



新說

第 一 期
陶 齋

小說新報

第一八期目錄

封面

名畫家俞斌人先生繪美人月夜對鏡圖

插畫

尤西堂畫詞真蹟

徐電發攝江漁父圖

吳梅村詩畫真蹟

吳墨井山水真蹟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風景

(三) 機器及實業鑛業陳列室

(四) 賽船處

海上名花文美小影

蘇垣名花周佩青小影

海上名花桃約小影

桃約之侍兒吟鶯小影

說林 短篇

目錄

清代之三傑湖女俠

清代之匹筭笠僧

歐戰中狗命錄

紅羊佚三紫羅衫記

羅世綺羅夢

真情情畫

紀事奇竊

俠情雪中救夫

偵探匪獄

偵探釘屍案

黑魚精

世守財庫

說林 長篇

歐美名天作之緣

說情仇變禍

(談民) (軼池)

(劍虹)

(樹聲)

(花奴)

(若狂)

(花奴)

(山淵)

(亮時)

(傲廬)

(駭存)

(劍山)

(天眞)

(之棟)

(定夷)

偵探環閣戕姝記

俠情破鏡圖

目情值水落石出

傳奇

霹靂

星劍俠

彈詞

芙蓉淚

野乘

嘉定孤忠錄

飄塵野獲誌

談屑

技藝遺聞補

無愁廬雜記

澹慮齋隨筆

綠野亭遊一草廬詩話

(易時)

(濁物)

(蝶衣)

(秋江) (西神)

(東園)

(醒)

(劍山)

(軼池)

(朱鴻壽)

(無愁)

(漁笠)

(山淵)

◎文苑

新秋賦

(東園)

瑞天雀鶴詞集序

(東園)

送劉社民先生之廣陵序

(東園)

吳門唱和詩序

(橋蟬)

瘦碧詞

(鄭叔問)

墨隱處詩選

墨隱處詞選

◎香囊

紅樓文庫

(朱雨蒼)

爲賈寶玉祭林黛玉文

絳珠仙冥昇離恨天謝表

文妙真人傳

妙玉綠玉斗銘

緬湘蓮退婚致尤三姐自刎判

◎豔牘

擬福蘭女士寄夫書

(漁笠)

擬陸君答韻蘭女士書

(漁笠)

擬女士寄長安征夫書

(野廬)

代某校書寄某君書

(漁山伯謙)

代某君復某校書書

(漁山伯謙)

◎歌譜

月餅

(軼池)

雁字

(軼池)

蟋蟀

(軼池)

閨中初秋

(軼池)

運動會

(軼池)

競立小學校歌

(軼池)

◎時調

鮮花調

(君益)

醒嫖曲

(寄恨)

學究歎五更

(寄恨)

◎諧數

中秋月宮遊記

(穎川秋水)

撒伯小傳

(穎川秋水)

討私販洋糖檄

(漁笠)

拍馬者言

(軼池)

滑稽新語十一則

◎譯叢

美洲 伍廷芳博士著(逢一鄭離合譯)

我之入世談 (易時譯)

春兩室叢譯 (樹聲譯)

易時雜譯

◎劇話

脈脈談劇

◎花史

過眼繁華錄 (蘇客(定亥))

◎補白

(名不備載)

尤西堂詞真蹟

尤西堂

家在吳江烟雨畔綠簾青箬垂綸
便游戲偶同濠濮玩披其卷於然一
幅玄真傳 明月為鈞虹帆綠錦鱗
釣盡靈螯現作賦凌雲司馬薦君不
見漁翁今上金鑾殿

漁家傲詞題似

電老年道先一笑 悟菴尤侗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題 徐 電 發 楓 江 漁 父 圖

徐 電 發 楓 江 漁 父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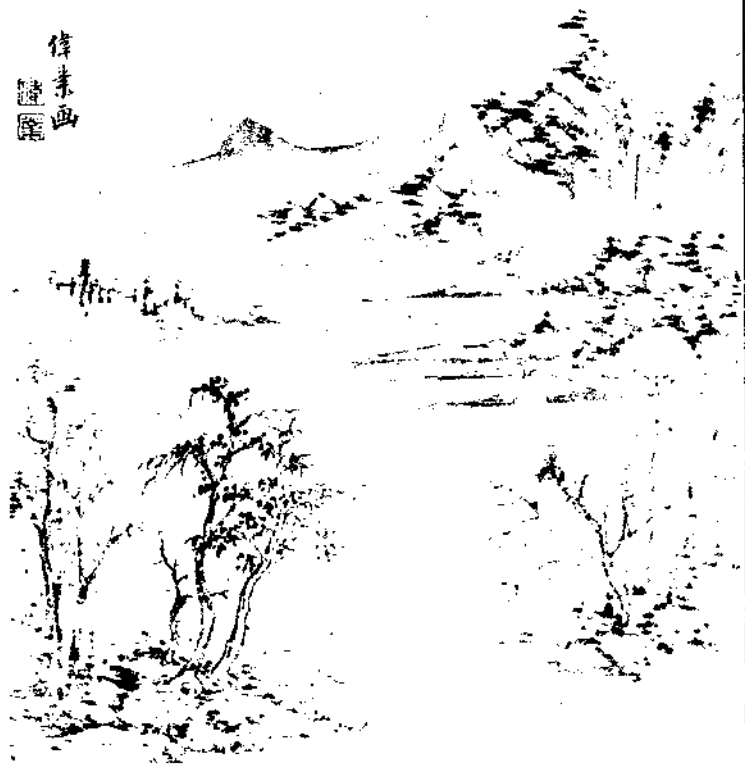
右半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徐 軌 字 電 發
 號 拙 存 又 號
 咀 亭 晚 稱 楓
 江 漁 父 吳 江
 人 監 生 舉 鴻
 博 授 檢 討 善
 詩 古 文 尤 工
 詞 善 畫 山 水
 有 南 州 草 堂
 集 菊 莊 詞 詞
 苑 叢 談 晚 歲
 成 本 事 詩 盛
 行 於 時

吳梅村詩畫真蹟



偉業畫
陸同叔藏

秋色滿寒汀

山石綠青幾年

倪雲士此地着茅

亭

丙申九秋 偉業



吳興陸同叔氏珍藏

吳墨井山水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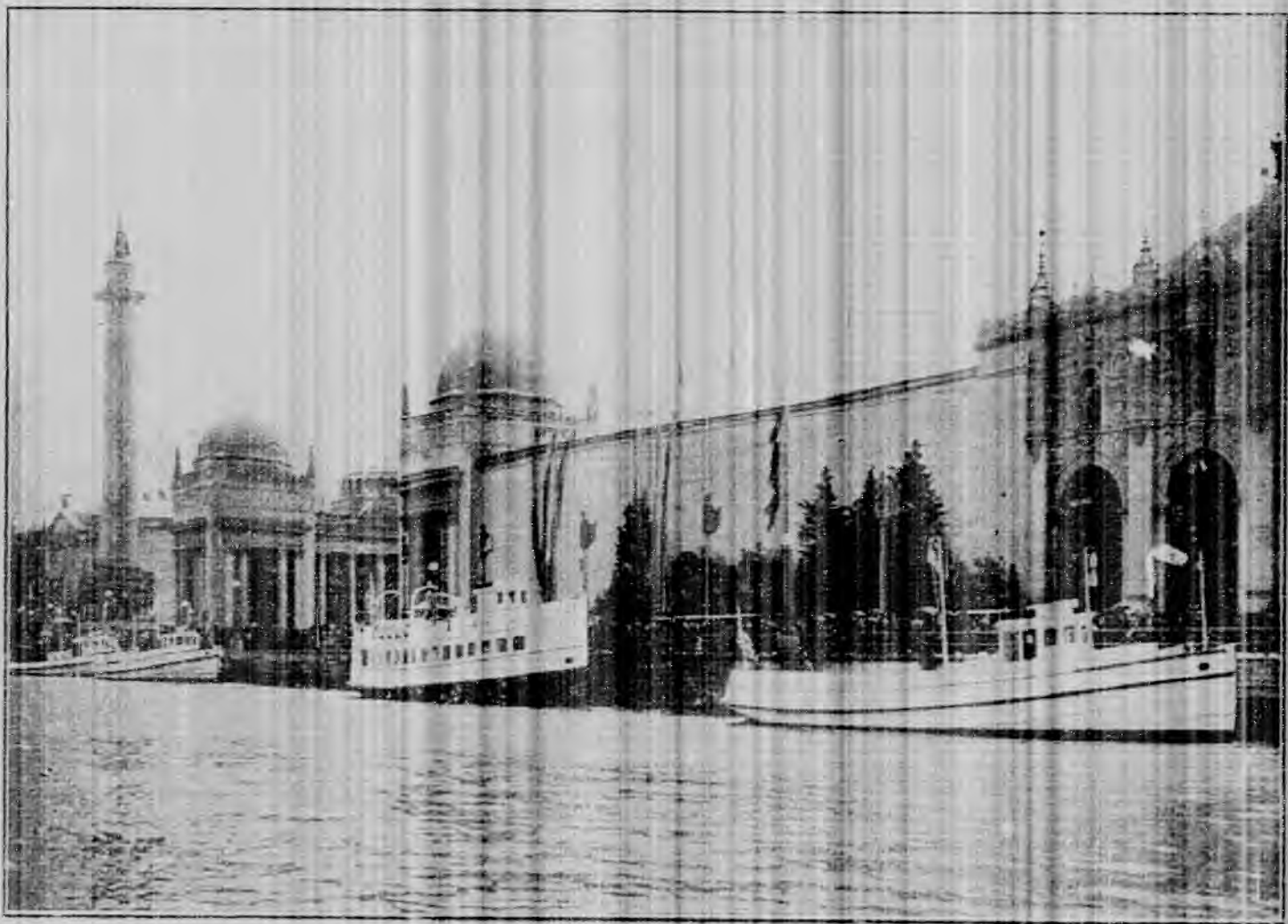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風景(三)



右爲機器陳列室
左爲實業
備業陳列室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風景（四）



賽船處

海上名花文美小影



蘇垣名花周佩奇小影





篇短

△洋裝一册

定夷叢刊

二集

了 版 出 經 已

△定價六角

定夷善為小說著作等身海內咸知前以斷縑零統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藝林詢購二集者紛至沓來爰又集新舊著作編成叢刊二集定夷自謂初集未盡愜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萬言刻已出版內容如下

● 一 卷 說萃上 ● 清秘史 之一 迷香洞

● 清秘史 之二 換珠記 ● 哀情 冤禽淚

● 小說 情願曲奇緣 ● 小說 倫理女兒劍

● 義俠 說 鴿原雙義記 ● 小說 情雙離福

● 二 卷 說萃下 ● 哀情 說情海潮

● 醒世 自由花 ● 三 卷 談 藪

● 小說 臘粉殘芳錄 ● 墨隱廬瑣記

● 課餘漫壘 ● 四 卷 韻 語

● 名人豔史 ● 蘭閨清芬錄

● 五 卷 趣 海 ● 也是文集

● 嚼舌談 ● 滑稽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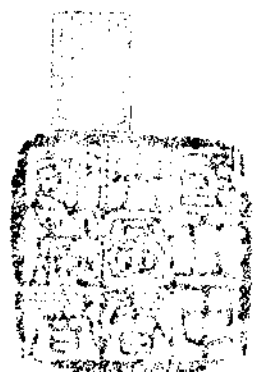
● 六 卷 文 贖 ● 文稿二十餘篇

侂 儷 福 徵 求 序 文 題 詞

是書內容已見於本報茲儘二期刊畢即印單行本敬乞愛讀諸君賜以序文題詞藉為覆韻文字生色刊入之後即以為本報定夷謹啓



說林 篇短



清代之三錢湖女俠

(蟄民) (軼池)

滿清入關之際。勝朝人士。以歷史上種族上之種種關係。慘懷故主。不甘覲顏。事仇誓死。不奉令復本。其忠義之心。發而為瑰璋磊落之行。為以圖恢復。雖天不佑。明終至一敗再敗。不可收拾。而千載下。猶懷懷有生。氣求之史冊。史可法。瞿式耜。鄭成功。其最著者也。雖然。中華立國四千餘年。素稱禮義之邦。士大夫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當國亡家破之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服官者之分內事。吾獨怪夫婦人女子。處男權專制之下。平日足不出戶。庭荏弱。無所展布。及至千鈞一髮之際。為家族上切膚之痛苦。所刺激。乃亦能奮其愛國熱誠。投身於鋒烟瀾漫中。以盡國民分子之天職。事不能成。則又效荆軻。聶政之行。謀殺一二仇我者。以為快其苦心。孤詣任骨。俠腸足為千古亡國史上增一異彩。詎不大可敬哉。惟是滿夷竊據文網。嚴密忠臣義士之盡節死而名不彰者。不知凡幾。更何論乎婦人女子。則其事之略焉。不詳亦固其所。今虜運告終。忌諱胥捐。徵沒世之令。譽發潛德之幽光。稗官家與有責焉。傳聞如是。濡筆記之。既足以振末俗。而挽頹風。兼以發當世野心家之深省也。

去吾鄉數十里。有東錢湖山水。環抱林木。葱蘢甬東之名勝地也。同治中葉。先大父曾館其地。某紳家每當春秋佳夕。邀二三知己。月下掉小舟。游覽其中。湖光山色。幽蒨迎人。頗足償烟霞夙癖。湖旁土地膏腴。兼含沙質。六七月間。鄉人多種瓜。味清脆。爲各地冠。消暑之佳品也。時正秋初。炎威未褪。雖月明露零。清風送爽。足以稍殺其勢。而頰背間汗猶刺刺。出不休。朋儕輩思購瓜數枚。浮水以消暑。夜因相將舍舟而陸焉。步行方數武。忽聞吟聲隱隱。自竹籬茆舍中出。靜聽之。杜工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句也。先大父性好奇。以夜深人靜。有此蒼涼悲壯之音。意必有高人逸士隱迹其間。異而迹之。抵一家門。見荒園半畝。柴扉虛掩。一幡然老者。閒步庭院。對月長吟。衆推扉入。謂曰。先生高潔士。長夜無侶。孤吟自賞。清興洵不淺哉。老者見客至。雍容問訊。坐次出瓜餉客。各展姓氏。老者自言黃姓。先世餘姚人。從外族遷徙至此。與之談。議論風生。娓娓不倦。而古今山川形勢。又瞭如指掌。揮塵良久。各恨相見晚。不覺東方之既白矣。嗣後凡詩酒宴會。輒敦請老者與席。老者宗崑山顧炎武學。頗能發揮民族思想之精義。人多趨之。往來既稔。與先大父交尤密。往往抵掌譚身世。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且嘗出其手輯家乘相示。先大父瀏覽之餘。矍然起敬。始知青山碧水中。有一部血肉橫飛之亡國傷心史在也。

黃之先世某碩儒也。負盛名於江浙間。一子名成業。年十二。聘四明王氏女。未娶也。王本四明望族。祇此掌中珠。極愛憐之。幼侍父弄筆硯。穎悟異常。兒書翰過目輒了了。其父嘗曰。吾有此中郎女。不患伯道無兒矣。王爲人又沈毅。有大志。時賊氛遍野。四野鼎沸。常抱手無斧柯之歎。及燕京既陷。馬士英阮大鍼輩擁立福王於陪都。二人利王之昏庸。表裏爲奸。羣疑滿腹。史閣部憂之。乃自開府揚州。以防清兵之南下。

卒以孤軍陷重圍。不敵而死。福王被執。魯王則由台州入紹興。王聞之喜曰：大丈夫殺身報國，此其時乎！乃摒擋家財，率邑中精壯數百人，同兵部尙書朱某、吏部員外郎錢某等，迎立魯王於紹興。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遊擊張名振等，以海軍應。割錢塘江東岸以守，聲勢大振。老弱婦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其吾族恢復之曙光乎！魯監國元年（順治二年）六月，因潞王已以杭州降，錢塘江之潮卒不能限清兵戎馬之迹。紹興不守，張名振以舟師扈王入舟山島，爲進取地。而王某則率其部下退守於四明山。寨以爲聲援，蓋四明山與舟山島遙相連絡，而便於攻守者也。部署既定，張名振以舟師扼吳淞，崇明以斷清兵南下之水道。王某則用兵西南路，頻破新昌上虞，使胡人不敢東向，而牧馬交通閩粵，經略蘇松。其功固不在禹下也。監國六年，清將軍某及總兵劉某，由水陸兩路窺四明，經十餘日最劇烈之巷戰，被禍者難縷指計。至八月十四日，軍破王某，遂被捕。魯王與張名振僅以身免，乃由吳淞方面揚帆南下，往依廈門。鄭成功於是而四明乾淨土盡歸滿奴掌握中矣。

王某之被捕也，清總兵劉某以彼積年抗命，恨之刺骨，乃不令其遽死，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額，或中肘，脅血液淋漓，慘不忍觀。彼毫不爲動，矢洞胸者凡三次。如貫植木，清兵大懼，梟其首，始仆。並聞其在獄時，每日束幘掠髮，無愁苦容，祇正色謂守卒曰：使者輩得復覩漢官威儀，寧非幸事。蓋守卒皆漢人，滿奴之獵獒也。其從容就義，有如此。

先是王之投筆從戎也，挈妻孥以從。女時年十六，常佐父治軍需。凡詔檄公牘，多出其手。且嘗佩劍作男子裝，騎款段馬，往營外勞軍，間或隨母看護，被傷兵及躬操補綴洗灌事，勤懇熨貼軍心，大動無不樂爲。

効死故爾。時各地義兵，率皆旋起旋滅，無成績可觀。而王獨能支持至七八年之久，從容規劃，徐圖進行。且絕無內潰，患者得女之臂助也。及兵敗，清將縱火四明山寨，烈燄數晝夜不絕。王妻葬身火腹，女則爲邏卒所獲。卒見女美，獻之主帥。清兵入關，見美婦人，女子必擄獻主帥。亂後，卽棄置習慣如此，不足怪也。主帥不知爲王女，艷之，命侍枕席。女不從，肆口謾罵。主帥矚其色，不忍加以威逼，惟命媪輕禁之。以俟其心回意轉，再圖魂銷真個而已。女至禁所，則見其從姑名綠雲者，先在綠雲尙氣節，工心計，爲三十許之徐娘，而風鬟霧鬢，楚楚動人。故亦在被擄之列。女大哭曰：姑何至此？吾儕其不得生乎？綠雲勸解之，并謂小妮子勿作態。若得主帥歡，則下半世之幸福正未有艾。拘拘節義奚爲哉？禁媪聞綠雲語，亦莞笑。擄言曰：夫人之言良是個姑娘。年輕而貌麗，一經得幸，珠玉錦繡何求弗遂，而乃任性使氣，冒瀆主帥，幸主帥洪恩，不介懷抱，不爾者殆矣。請夫人爲我慰解之。老身去備茶點來也。綠雲唯唯，乘媪去後，卽密謂女曰：實告汝，吾自被擄出門，早拚一死。利七鳩毒，悉在吾身。汝欲如何，便如何。請勿悲也。女破涕笑曰：姪女初頗以姑之改節，駭不何忍作是語。今乃知前言之戲也。綠雲曰：媪在不得不爾。若消息微露，則吾事立敗。爲是言，所以堅彼之信而去其疑耳。少選媪携酒果至，女及綠雲共飲之。且酌且譚，言笑自若。媪見二人情投意洽，應無他虞，防範因而稍懈。夜半，主帥傳命召女及綠雲，侑酒。女與綠雲欣然往。至則繡幃春暖，酒冽茶香，肴核羅列，滿几。案主帥見女至，笑請入席。女微以一笑報之。席間，主帥略詢家世，殷殷勸飲。二人亦各盡所長，更番侍酌。主帥大惑酒半，酣揮房侍輩出，昵聲趣女寢。女請更盡數觥，乃止。主帥不能却，爲重斟數觴。最後綠雲捧爵進曰：願主帥勉飲此杯。眼看團圓，講花燭矣。主帥嘉其言，引杯一吸，不

覺頹然醉倒。次晨婢僕入內奉盥櫛。陡見主帥屍橫地上。口鼻間血溢不止。綠雲臥於旁。猶一手持利七刺入主帥咽喉。似既鳩人而因自鳩。又恐毒不即發。而復加以利刃者。大驚徧告內外。大索女則杳不可得。總兵劉某以禁媼檢査溺職處。凌遲刑大小婢僕各有處罰。而綠雲之屍則醢爲肉泥。委諸東郊荒邨。間好事者飲女之貞烈。意其已死爲卜窀穸。於四明山麓。過其地者。輒憑弔唏噓。留連不忍去。然秋風衰艸。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飄零白骨。事過境遷。積久而人亦習忘之矣。

初綠雲既立志自戕。女即啓後戶。越重垣而遁。幸夜深人靜。俱未之覺。乃急至僻靜處。毀身作乞丐。裝黎明雜販。夫走卒中潛行出城。伶仃孤苦。偃偃無所之。決擬往壻家暫駐。再圖行止。及達餘姚。則黃氏父子俱往投唐王於福建。家中悉老弱無足與謀者。心大懊喪。居數日。村有儂黠者。聞其事。謂女爲犯齋。且係謀殺主帥之正犯。將縛而送諸官。以弋上賞。事爲黃氏老僕所聞。告諸女。女大懼。夤夜出奔。越紹興。渡錢塘。思往閩訪黃父子蹤跡。爲他日立功圖報計。而烽煙滿目。道塗梗塞。不得行。不得已。鬻身於杭城某紳家。以俟機會。某本東林健者。家頗小康。城破被逮。以十萬金賄上峯。始得免嗣後。散髮跣足。終日與兒女輩。叙天倫樂。絕口不譚家國事。見女冰心玉骨。眉宇間時露英爽。心竊異之。而不知卽大名鼎鼎之王烈士女也。一日主人接外來書。搔首蹙額。心鬱鬱現於面。家人共詰之。不言。女以鬻身久。盡悉主人行藏。知必有不可告人之隱。乃於更深夜靜時。潛入書齋。以覘其異。翻箱倒篋。始於文庫暗櫃內。得書緘一函。閱之。非他卽清總兵劉某索賄書也。蓋劉以破四明功。已由清廷擢簡巡撫。閩浙事宜。由甬回杭。而書中所述。則略謂。趣以萬金來。否則將奏聞上峯。重與黨禍云云。某紳以前此賄免羅掘已空。今復婪索力實。

不。逮。故。重。有。憂。色。也。女。閱。書。知。事。機。已。熟。次。日。乃。假。無。心。之。詞。向。主。人。瑣。瑣。詢。劉。某。身。世。以。話。之。主。人。心。大。動。似。有。所。言。而。中。止。女。乘。機。請。曰。主。人。負。重。憂。婢。早。已。窺。見。一。二。能。俯。采。芻。蕘。者。成。則。主。人。之。圍。解。敗。則。粉。身。碎。骨。自。當。之。似。不。至。累。及。主。人。主。人。其。許。之。乎。某。紳。聞。女。言。有。絃。外。音。屏。從。人。而。密。計。之。喜。曰。余。曩。者。以。尋。常。婢。目。英。雌。眸。子。其。真。眊。矣。因。相。與。鼓。掌。不。置。

翌。日。傍。晚。巡。撫。聞。浙。事。宜。劉。某。宅。門。外。條。來。肩。輿。二。乘。一。客。出。名。刺。授。門。者。門。者。持。刺。入。移。時。卽。出。告。客。曰。大。人。有。請。客。移。步。入。一。妙。齡。女。子。隨。其。後。劉。見。女。桃。腮。杏。臉。嬌。豔。絕。倫。乃。款。之。於。密。室。殷。勤。備。至。須臾。客。出。時。已。萬。家。燈。火。而。劉。宅。之。門。下。鍵。矣。又。翌。日。忽。道。路。喧。傳。謂。劉。某。以。暴。疾。終。詢。以。何。病。之。速。則。無。有。能。道。其。概。略。者。逾。數。月。始。由。劉。之。門。客。洩。其。事。謂。是。日。有。客。進。一。女。劉。大。愛。悅。更。鼓。未。動。卽。置。酒。房。幃。內。領。略。溫。柔。滋。味。女。善。飲。又。善。勸。劉。悅。之。甚。飲。興。倍。豪。不。知。如。何。而。酩。酊。忽。大。醉。次。晨。家。人。入。白。事。瞥。見。劉。身。首。異。處。血。肉。模糊。被。褥。浹。殷。如。落。紅。細。檢。之。且。失。其。兩。耳。大。駭。遍。覓。女。杳。如。黃。鶴。乃。大。索。客。入。其。家。則。門。戶。零。落。人。物。俱。空。詢。諸。鄰。右。謂。客。忽。於。昨。夕。朦。朧。間。束。裝。偕。家。人。遷。徙。他。去。不。知。所。往。劉。宅。以。事。涉。暗。昧。諱。言。其。實。乃。以。暴。疾。報。於。上。而。寢。其。事。故。外。間。鮮。有。得。其。真。相。者。客。爲。誰。卽。東。林。健。者。之。某。紳。女。則。其。家。婢。云。

女。自。殺。劉。後。大。仇。已。復。聲。名。藉。甚。顧。杭。城。不。可。居。乃。復。問。道。回。餘。姚。至。則。成。業。已。由。閩。旋。里。謂。唐。王。兵。敗。南。竄。獨。父。不。知。下。落。已。則。搭。商。船。由。水。道。返。甬。僅。以。身。免。母。痛。父。情。切。遂。至。身。殉。而。里。中。無。賴。子。以。孤。弱。可。欺。又。動。以。犯。齋。相。恫。嚇。伺。隙。而。動。不。時。作。索。家。况。因。而。日。窘。矣。女。聞。之。嗚。咽。不。勝。乃。相。與。計。議。擇。日。草。

草成婚禮。嗣卽隱姓名。頭項遷居於甬東。錢湖旁築茆屋。數椽力田。以自給。逾年舉一子。名繼。志及長。常以民族主義。勗勵之三。傳至永承。累世相衍。無不以國仇爲己任。老者蓋成業之五世孫也。時適咸豐末。洪楊事起。莫都金陵。老者曾以五百精銳。敗清兵二萬之衆於徐州石龍山下。且嘗獻直搗幽燕之策。惜洪楊昧於大勢。而不見用。卒至爭利攘權。晏安自斃。良可慨也。老者以挾策干時。終不能用。始知孺子不足與謀。乃退歸林下。灌園以自適焉。果不數年。湘軍順流。下半壁河山。拱手而仍讓他人。故老者感憤之餘。時發悲歌。蒼涼之音也。先大父解館後。老者猶數數來余家。余時年八九歲。見老者左額上有絕大黑癍。痕異而詢之。則謂當年大戰時爲毒矢所中。敷金創藥。經數月始痊云。

著者曰。甚矣滅國奴種之難也。滿族人關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殺戮不可謂不慘。駐防分軍文字。興獄其防範不可謂不嚴。庸詎知豆棚瓜架間。促坐閒談者。尙有如黃某其人者在也。吾草此篇。吾於以知民族主義。蘊蓄於吾民者深。而吾民族之特根性。亦於是乎見。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鐘 詩 軒 雨 話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集 徵 葵 蔭 郭)

鏡湖女懷

秋月 睡鞋

(分詠格)

盤轉碧天鴻影過。	江心弄影雙丸白。	如圭價與天涯共。	桂窺高懸金鏡朗。	影搖鸚鵡簾前桂。	牛渚一輪懷謝尙。	香滿輪中探桂子。	翡翠裘寒蟾影淡。
被翻紅浪鳳頭翹。	被底銷魂一捻紅。	非鳥何妨夢裏飛。	蓮鈎初透玉香溫。	香鎖鴛鴦被底蓮。	鳳頭三寸詠王馨。	魂銷被底蹴檀郎。	鴛鴦帳暖鳳頭香。

清代之四箬笠僧

(劍虹)

余祖今年八十七矣。幡然兩鬢。健飯善步。矍鑠翁也。中年時曾爲某公幕。某公清宗室也。恆與余祖遊。宮庭掌故。余祖於茶餘酒後。常以語兒孫輩。於是皇華逸史。遂得爲吾輩今日之談助。箬笠僧其一也。高宗南巡。駕至某處。風急不得渡。日且就夕。遂駐蹕焉。未幾風息。月明如晝。夜色如洗。惟聞行宮四周金吾禁夜之聲。與村堡中更柝之聲。遙遙相答。上至是好奇之心。忽動。携侍衛四五。作平民裝。微服出行。行宮之人。無有知者。間遇一二守者。侍衛則示以目戒。勿聲。出行宮里許。遙覩一燈。熒然隱現於林間。趨視之。豆腐肆也是間。爲一小村落。民家僅六七。而營業店則僅此豆腐肆。肆中男女二人。貧且老矣。上與侍衛就之。買漿飲。漿未熟。上與老者絮談。老者不知其爲上也。喁喁述其身世。謂設肆此村垂三十年。嫗爲其妻。有子一年二十。去聞今且爲提督。貴而忘吾。伉儷屢寓書往。均不獲報。語時以所吸淡巴菰之烟。杖擊地。硜硜有聲。上笑慰之。謂汝何不訴於官府。老者曰。官府皆左袒。吾兒訴終不直耳。有一長老亦嘗飲漿於吾肆。謂今上駐鑾輿之地。距吾村不遠。不妨往作叩闈之舉。而天威嚴厲。余又恐垂朽之骨。將立碎於金吾杖下。不敢貿然往也。上曰。長老何如人。老者曰。吾亦不知其居何寺。以其每夕必過吾肆。飲漿故與之相稔。村荒地僻。無可談者。故吾之瑣瑣家庭事。又常爲長老道也。豆香撲鼻。蒸氣騰然。漿熟矣。老嫗出黃泥碗四五。盛漿餉上。與侍衛上雖貴。爲天子然。村店豆腐生。平未嘗沾唇。飲之甘於光祿寺所製之牛酪。飲竟。付資欲出。忽有草履聲。瑟瑟然自林外至上視之。來者爲一

僧頭戴簪笠大如巨盆。上語侍衛曰：「星月朗天，無纖雲。」此僧乃猶頂簪笠而來，竊不大奇。正指語間，僧已及門。老者作歡迎之聲曰：「長老來乎？吾漿熟久矣。」僧置其簪笠於地，盤膝坐其上，謂老者曰：「汝奈何不告皇狀去？」老者嘆曰：「長老言之殊易，吾尙欲留此老骨以正首邱，不敢櫻天威也。」僧聞之，惟吃吃作鸞鷲笑。老者以漿至，僧連飲之，盡二十餘器。上大奇之，謂僧曰：「長老是何上下寶剎，距此當不遠也。」僧曰：「吾名忘之久矣，人以吾喜戴簪笠，恆呼吾爲簪笠僧。臥雲宿月到處爲家，既無佛像，又無鐘磬，野和尚耳。」笑曰：「長老之簪笠價值若干？」僧曰：「吾笠上可幕天下，可席地莽莽乾坤，無此快意，吾已忘其價，且忘其購置於何年何月矣。」

僧語竟，顧上曰：「客來從何方者？」胡爲深夜猶僕僕於此荒村窮野上？曰：「吾等居亦距此不遠，踏月夜游，偶過此耳。長老乃與吾等同調真巧遇也。」僧曰：「吾實告君，吾乃侍衛也，乘輿南巡，護駕來此。上聞之心大詫，意謂此僧必好爲大言者。」村夫僮父往往藉是以誇耀儕輩，僧殆其類也。乃啞然笑曰：「長老欺吾矣。今上英明神武，行宮不乏傑材，幾見有阿彌陀佛之侍衛哉？」僧曰：「誰誑客者？」上昨宵御某物食，某饌與某宦作某語，吾皆目覩之。上聞僧言，心怦怦然，知此僧非常人，卽同來之侍衛。斯時莫不默然相顧，僧忽向老者乞火，探懷出巨裹及烟桿一，燃火吸之，聲呼呼然不食頃而盡。此巨裹之烟屑，願謂上等曰：「客勿詫，吾癮甚鉅，非此不快。良夜無聊，將獻游戲之末技以娛客等。」語已臥地袒衣，以手摩挲腹際，頃之有烟縷縷然從口中出，漸揚漸高，繚繞空際，上與侍衛咸稱妙。又頃之烟痕漸合如雲片，中天月影漸爲隱蔽，一食頃許，竟如大霧迷漫五尺之內，相見如無所覩。方詫嘆間，烟痕忽滅，月色依然。僧則不知何往矣。上與侍衛

乃匆遽返。

翌晨上遍詢隨從者知豆腐肆老者之子果爲某省提督默誌之日午遂渡江然老者之貧苦無告與箬笠僧之來去飄然常縈洄於腦際甫駐蹕卽馳檄某省召某提督提督奉詔且驚且喜默念素無功績往則吉凶莫卜不往則又懼獲違旨之罪戾躊躇莫決而皇皇天使又促行期是日之某提督眞如坐針氈矣忽聞者入報謂有箬笠僧求謁某提督曰僧來何爲者聞者曰僧言從行宮來有要機須面告提督也某提督聞行宮二字知有異亟延之入僧見提督傲然不拜惟合十宣佛號提督則待之甚恭僧曰老衲此來無他相託足下此行終不可免今上素與衲相友善某夕同游某村上遺一玉扇墜足下入覲時乞將此物代呈上如相問可告以老衲行蹤無定會當有相見之期某提督聞之手足無措且探僧以召見之意僧笑曰此非老衲所敢知矣然君且放膽往前途無恙也僧語畢興辭去

某提督入覲上頗震怒謂汝官至提督乃棄父母不顧使以風燭之年操微業於鄉僻汝心何忍某提督汗流浹背叩首如搗蒜願迎養父母以贖前愆且謂有事密陳上乃屏左右某提督出箬笠僧物呈上上顏遽霽某提督乃述箬笠僧語上唯唯戒某提督秘其事使速迎父母歸且賜其父母以二品官誥豆漿因緣誠奇遇也某提督退上視玉扇墜果爲前夕所遺者益奇箬笠僧知其必爲當代巨俠且無惡意欲羅致之而又莫知其行蹤空存虛願耳其事忽忽又隔兩月一日乘輿方起程出行宮不遠警蹕森嚴街淨如洗上縱目山光水色聖意快然遙觀一錢笠影從天際來漸行漸近笠影亦漸大細矚之箬笠僧也僧行頗速視龍駕如無覩越田隴而去上傳旨駐輿命侍衛追僧僧至是行乃愈速侍衛者終莫能及皆

喘息而返。上知不可強致。乃置之。

上喜詩詞。乘輿所過。凡名山勝蹟。佛寺僧寮。恆有御筆之題。賜是日駐蹕某寺。僧求詩。上環視壁間詩。詞夥然。至迴廊盡處。得一詩。讀之。英俠之氣溢於詞句。再視其署名。則箬笠僧也。字蹟雄健。墨痕猶新。詩中隱述月夜豆腐肆相逢之事。且謂知上今日必過此。故題詩以待。上閱之。喜極。亟詢寺僧以箬笠僧之。行止。寺僧曰。此行脚僧來此。挂錫已兩日。上命召之。至寺。僧唯唯。出久之。久之。入奏。上謂箬笠僧已外出。來否。莫知。惟渠於瀕行時。謂上如相召。當於今夕來也。上頷之。是夕。寺僧皆秉燭相待。即侍衛等亦莫不徹夜梭巡。更漏沉沉。天且放曙。箬笠僧竟杳如黃鶴。寺僧議論紛紛。咸謂箬笠僧以一東募西化之。方外人安敢覲見聖顏。是必畏威而逃。翌午。隨從大臣入覲。上忽動回鑾之念。百官皆莫知其底蘊。蓋上晨興時。於枕際得一函。視之。箬笠僧書也。書中以回鑾相囑。謂南方多險。不如北還。爲愈自是。箬笠僧遂不復現矣。

之歐戰中 徇命錄

(樹聲譯)

一夕。勞倫絞精裂髓。研究精密繁複之潛艇圖。不覺過夜。午神志昏。瞥沈沈欲睡。遂廢圖熄燈。坐而假寐。不五分鐘。髣髴聞步履聲。若有人過其窗下。猛舉首傾耳聽。更俯身窗際。徧矚園中。而園中杳無人影。念此時焉。有不速客來。必係幻想。即亦置之。仍復歸坐。

勞倫之主人曰楷都。英之大製造家也。此潛艇圖。即係彼所新發明者。勞倫爲彼所信任之助手。故得與聞此秘密之圖。今作竟夕之研究。欲有以損益而改良之。此時其倦已極。不覺朦朧睡去。恍惚至其情人許情人伊誰。則楷都之嗣女懿薩也。是晚勞倫與之共桌而食。飽餐秀色。故懿薩玫瑰之頰。剪水之瞳。及風流旖旎之態。一一交鑿於夢寐。不禁心花怒放。樂倍恆時。思戰事一旦告終。各國皆棄仇修好。則我亦可與此如花如玉之女。耶給同心之禱。諸百年之好。今則主事方殷。非其時也。

自歐戰開始。勞倫即不樂鬱鬱居此。頗思作驚人之鳴。入行伍。赴前敵。建大功。立奇勳。顧念以力助國。不若以智留此。助楷都製造軍用品。日益精進。爲利於國。不可勝計。遠非一夫之勇比也。且楷都老矣。微人助之。將無能爲。奈何舍之去。懿薩亦深知勞倫一去。其父之榮譽。將隳亦力挽之。故勞倫迄未去也。

既而勞倫從夢中驚覺。則窗外步履聲。又作矣。此次聞之。甚悉。決非幻想。蓋及既驚覺。猶聞有人蹶足而行。觸沙礫。率率作響。急趨窗。前覘之。則洞黑如墨。又無所見。竊怪此聲。胡自而來。正徬徨。驚疑間。忽明月自雲罅中出。光燭滿園。突見一人俯首立門際。若有所事。此門爲入楷都之書室者。皮藏貴重及秘密之

稿件所也。勞倫見狀，心知必係巨盜，受敵國之賂，乘黑夜來此竊。楷都最近發明之件者，方籌思所以封付之策，而其人已將極堅牢之扇鑰撥開，推門塞身而入。勞倫大驚，立取案頭手鎗，悄然越窗而出。由洋臺木級而下，逕至園中，迹之入書室，立撥電機，使明瞥見其人，即以鎗擬之。其人不意，黑室突然生光，神魂俱喪，而電光力強，目幾不能啓。張皇返顧，申申咒詈。勞倫視之，體高而強，面貌凝重，儼然條頓種人也。悵望良久，驚始漸定，睨視勞倫，以德音操英語曰：「吾友，吾今爲汝囚，汝所謂當場捉獲者也。願將何以處余？」勞倫毅然曰：「汝胡以此爲問？告汝何害？吾將縛汝兩腕，驅汝赴警監。若敢違抗者，即以無情黑彈相餉，勿稍假借也。」

勞倫且言且趣近其身，仍以鎗擬之，迫其卸武裝。凡身之隆起處，徧搜歷遺，僅得鎗一桿。其人默不作語，任勞倫恣意爲之。惟凝視勞倫，不瞬傲岸之態，益甚於前。搜檢既畢，嗤然一笑，似嘲似諷。徐謂勞倫曰：「此爲楷都之室，處置余之問題，應由彼自決之。汝何人？斯而有此全權耶？脫吾爲彼所邀請而來者，奈何？亦如是款待我？」勞倫不耐，斥之曰：「汝母作嚙語，楷都先生之友，焉有以此時至而以此狀入其室者？」其人曰：「在今日不足爲奇也。吾知楷都先生，即臥其書室之上層，吾更知此電鈴，即通其臥室。言時，即往按之，指未觸機，室門已闢。楷都老人挺立於戶限，勞倫見其人，與此室審熟爲之，驚甚。見楷都至，若遇救星，心頓大慰。楷都視勞倫，更視其人，恐怖之狀，突形於面。謂勞倫曰：「此人在此何爲？」又曰：「汝二人在吾密室，究何所事？語調嚴厲，目光兇銳。」勞倫以簡單之語爲述，始末楷都聞之，其銳如鷹隼之眼下，垂不敢正視。一時決斷力盡，失中心，徬徨若不繫之舟，見彼慌亂之態，即可知其失敗之鉅也。」

彼德偵探雙目灼灼大聲曰楷都先生汝不能任余檻車入獄等於他犯果以是而入余罪者吾不難宣汝隱使天下共知之何去何從請三思之勞倫聞此言驚視楷都則仍俯其首平時傲岸之狀無復存者面色亦愈形蒼白徐移其身至勞倫前挈之反身而行至距德偵探稍遠之室隅背之而立此時二人身當室門不虞其遁也楷都悄語勞倫曰此人不可繩之以法必釋之其理由吾不能告汝要非爲我乃爲他人今彼不得吾許可謬然竊入吾書室其罪固無可道雖然吾終不能懲治之汝其導之出此室并送之園外俾得安然而去

勞倫唇吻翕張若欲有所規諫顧礙於服從之習慣不敢啓齒遂俯首不語楷都曰今日之事不可稍有洩漏汝能嚴守秘密乎勞倫疾應之曰先生勿慮吾決不宣露一字也楷都頷首不語忽狀甚麻煩揚手亂舞既復垂下若有機括縛之不勝其痛苦者勞倫曰楷都先生甚不適乎楷都曰否遂呼德偵探而低語之曰汝今可去不汝責顧汝若更來者決不汝貸勿謂我無情也德偵探頷首應之舉其頰喪之目凝視勞倫意謂非此公作梗者吾之大計成矣

勞倫遵楷都命導德偵探入室悄然而行德偵探卒然呼曰此仇吾永不忘也勞倫置不問導之出園門立而目送之及不見其影乃返經書室時電炬猶明昔時勞倫素尊視此室今則鄙夷之念不覺油然而生知楷都或尙坐其間勞倫欲往質問所以釋德偵探之故然知楷都決不能掬誠相告卽往質問徒費唇舌遂掉頭逕抵寢室神昏體倦覺惡運之神已責臨其前心中益忐忑不寧初輾轉不成寐繼則渾然入夢不辨天地之西東及日高三竿勞倫爲搗門聲驚醒似覺着枕猶未幾也急起啓寢門一僕人入白

謂有長官自鄰近之營中來有要事欲面先生勞倫遂急整衣冠隨僕下樓至客室見來客爲華留波少佐少佐審視勞倫自頂及踵殆徧威凜凜令人不寒而慄既蹙額而言曰勞倫此次吾奉命而來爲事甚惡顧吾不能不盡吾職昨夜在此鄰近逮得一著名德偵探名卡兒盧森白者搜其身畔得數紙詳審之乃楷都先生之秘密紀載也吾儕推斷必係彼所竊來及翰之盧森白供得之於此室且言彼之至此汝亦知之吾儕固知其言不情不實難信爲真故轉遣余來此探詢情由或有以證其言之誣也

少佐言已以其銳厲之目力注視勞倫驚皇之面勞倫如瘖如啞茫不知答心念己身之危險及德偵探之狡猾爲之慄慄危懼德偵探所藏楷都之秘密紀載必乘楷都與我轉身相商時順手攫得彼之竊此殘簡斷編希冀或爲至可寶貴之件卽無所用亦可與物主以困難蓋彼之心理不必其物有用於己而後取之取其物而能使人受影響者亦取之也彼於供詞中故意牽連我而不及楷都欲坐我以同謀之罪報我破壞其計之仇而使楷都反得脫然無累心計之狡誠無匹矣

勞倫固非愚騃焉能聽其事業其名譽敗於此意外之嫌疑顧此時辨亦無益不如使楷都自對付之或有補救自全之策且楷都之腦筋固夙以敏銳著者素稔楷都晨起極早此時當已在書室治事因邀少佐偕往面之至則搗門不應攪門而入窗幕張而未撤電炬亦未熄滅椅中坐一人默不作聲二人大驚却立不敢前良久驚定勞倫趨前審之則楷都也撫之已殭矣意者爲宵來事所驚心胆俱碎暴死於此未及呼救耶

勞倫本立其側自傷命運之惡值此無妄淚涔涔下蓋勞倫蒙此不白能爲洗此冤者厥惟楷都今楷都

已死雖有百口亦難自辨。即以昨宵情事宣布於世。而楷都爲通國所信仰。誰將信之。世且將謂彼懼楷都發其奸謀。出此先發制人之計。殺楷都以滅口。尙復何言。少佐發冷銳之聲。呼勞倫。勞倫不應。少佐大疑。益信德偵探之言爲真。囚之。歸報上官。而極力偵訪。不得。勞倫通奸之證。夷考其生平。復無他失。德釋之。然而嫌疑究不能釋。名譽從此掃地矣。自後朋儕皆不齒。獨薩信其無罪。聲言此案必有水落石出之日。願守此身以待之。倫勞倫之冤終不白者。寧終身不嫁也。

隆隆砲聲。嗚嗚角聲。雜以戰士吶喊聲。傷兵呼營聲。德馬悲鳴聲。喧成一片。上震霄漢。是非德與聯軍酣戰時。耶牆傾屋。崩草木。無萌屍橫。徧地血流成渠。是非法蘭西北部之戰場。耶當酣戰時。勞倫已易名勃倫。應國家之徵。投身行伍。開來前敵助戰之餘。偶舉目瞭望。兩軍大勢。殺戮之慘。死傷之多。不忍卒觀。吁。衡良久。見德軍之舉動。頗有可疑。着着莫不致聯軍死命。聯軍左右莫所可。勞倫頗嫻戰術。知聯軍之作戰計畫。必爲德軍所偵知。預爲之備。故致如此。既而聯軍之小隊伏兵復爲德伏兵所擊退。是非預知聯軍之計畫。而用以攻伏之法。破之而何。由此推斷。此戰之結果。聯軍不至敗績不止。正籌思間。聯軍有援軍至。包圍敵軍。成轉敗爲勝之勢。場中故有破屋。未經攻毀。德軍藉以安設砲位。羣奔匿其間。而以巨砲向聯軍之疏暇處轟開一路。乘此逸去。是役聯軍雖占勝利。然損失已不可勝計矣。

德軍既退。勞倫奉命搜檢各破屋。有無傷兵待救者。一一查察。幾徧至最後一室。驟賭之空。無所有。僅一隅有囊布一堆。轉身將去。心忽有所觸。舉鎗突刺。布囊陡有呼痛聲起。自囊間急發之。則有一人臥其中。撫臂呻吟。蓋爲勞倫所刺傷也。勞倫端視其人之貌。似曾相識。恍惚中憶其人曾來軍中。自承爲比利時。

人。顧。軍。務。倥。偬。之。際。亦。未。特。加。注。意。今。當。久。戰。之。餘。神。昏。腦。亂。記。憶。何。能。真。確。及。再。審。視。心。忽。大。疑。似。其。人。前。曾。相。遇。於。英。倫。遂。突。以。手。抓。其。髮。髮。應。手。墮。蓋。假。髮。也。至。此。其。人。之。真。面。目。盡。露。而。勞。倫。之。疑。團。亦。釋。其。人。非。他。即。勞。倫。因。之。身。敗。名。裂。之。德。偵。探。卡。兒。盧。森。白。也。

勞。倫。前。聞。其。越。獄。而。逃。以。爲。大。仇。將。終。不。得。報。不。意。相。值。於。此。大。喜。急。舉。手。擊。之。適。中。彼。未。傷。之。手。而。彼。所。執。手。鎗。砰。然。墮。地。稍。遲。片。刻。者。勞。倫。殆。矣。於。是。勞。倫。命。之。起。盧。森。白。即。覈。棘。而。起。曰。汝。欲。若。何。勞。倫。猶。視。之。幾。欲。啖。其。肉。而。寢。其。皮。以。快。其。忿。勞。倫。固。疑。必。有。奸。細。偵。聯。軍。舉。動。報。告。德。人。以。致。聯。軍。戰。難。得。利。然。則。非。此。人。而。誰。是。盧。森。白。者。勞。倫。之。私。仇。亦。國。仇。也。乃。忿。然。應。之。曰。汝。何。問。哉。以。待。遇。奸。細。之。道。處。汝。耳。

盧。森。白。聞。言。大。驚。身。戰。慄。如。風。中。秋。葉。額。際。汗。出。如。瀋。顫。然。曰。聽。之。汝。若。釋。余。去。者。吾。能。爲。汝。盡。釋。前。所。犯。之。嫌。疑。吾。願。書。一。證。書。授。汝。申。明。吾。在。英。倫。黑。夜。謁。楷。都。先。生。而。被。逮。之。案。與。汝。絲。毫。無。關。而。彼。則。與。我。另。有。秘。密。關。係。我。前。嘗。以。事。往。彼。書。室。私。以。蠟。印。得。室。門。鎖。鑰。之。式。故。於。黑。夜。摸。索。而。入。略。無。阻。礙。不。意。汝。乘。吾。後。破。我。妙。計。當。時。楷。都。先。生。懼。吾。揭。其。隱。私。不。得。不。釋。我。去。然。彼。雖。與。吾。交。不。知。吾。爲。德。之。祕。探。至。是。失。其。祕。密。紀。載。始。知。所。交。非。人。將。來。通。奸。事。發。禍。且。不。測。故。致。惶。急。而。死。至。於。我。與。彼。之。祕。密。關。係。暫。不。奉。告。倘。君。肯。捨。吾。命。當。一。筆。之。於。證。書。中。以。爲。交。易。汝。得。此。不。獨。可。恢。復。前。次。之。損。失。且。可。博。歡。於。汝。之。情。人。汝。願。之。乎。其。速。決。勞。倫。聞。可。博。歡。情。人。心。略。動。顧。念。懿。薩。之。於。彼。兩。情。訴。合。無。間。欲。使。之。加。厚。已。無。可。厚。若。允。其。求。徒。敗。楷。都。令。譽。求。全。一。己。無。毀。於。心。殊。有。未。安。因。答。之。曰。楷。都。先。生。老。成。望。重。

焉有隱惡之行。汝母逞其如簧之舌，以相誘脅。吾非黃口小兒，焉能置仇不報而受汝欺。其速俛首就戮。毋多言。盧森白曰：吾固辦一死，然吾死，汝亦未必有利。爲汝計，從吾言，便設汝聞楷都之祕密者，當咋舌不置。然後知非等閒。且將以不殺我爲幸，何去何從。惟汝擇之。勞倫轉念，是何祕密說得如此鄭重。不如此。祥允之俾洩其祕，密脫無價值者，殺之未晚。今彼已如釜魚砧肉，無虞其責我食言也。遂欣然曰：果利於吾者，吾何爲靳汝一命。其速以語我。盧森白曰：子言信乎。曰：信。盧乃探懷出一小冊子，檢示勞倫。勞倫瞥見首行曰：「某月某日，爲楷都暗殺其友漪頓於莫德里士。」勞倫大驚。蓋漪頓非他，懿薩之父也。當漪頓被刺後，僅遺一弱女，孤苦無依。楷都仗義養爲己女，不謂楷都即爲殺漪頓之主犯。勞倫急欲讀其下文，而盧不可曰：容吾將證書寫就，并此頁之記載，下與汝去。後携歸細細讀之，可也。勞倫漫應之。須臾，盧作證書畢，並於小冊子中扯一頁下曰：別矣。後會有日也。將證書及扯下之一頁，擲勞倫前。返身狂奔。勞倫追及之，提其耳而數之曰：汝既毀吾名，復敗吾國，更殺我情人之父，復背義逼死我主人。楷都言仇則有甚於不共戴天。言罪則有不勝誅者。猶欲逃死耶。遂執之歸。詳陳始末於上官。呈小冊子及證書爲證。及視小冊子，則皆彼在英倫作偵探及代人暗殺之祕密日記爲案。不下數十種，均未破獲者。至楷都之所以死，漪頓非有深讎宿冤，徒以漪頓發明一種水陸行舟將及成功，恐其名譽出己上，故購盧森白暗殺之費一千金鎊云。上官得盧森白罪狀，赫然震怒，立予鎗斃。

一禮拜後，戰事稍靜，忽奉少佐命召勞倫往。勞倫不知所爲，惴惴焉肅恭入。少佐獨坐帳中，貌甚獷厲。勞倫趨前爲禮，却立待命。少佐正色曰：勃倫，吾已保舉汝升爲禁衛軍隊長，並蒙今皇賜汝名譽獎牌。吾意

汝可復用。原名入禁衛軍。並以勞倫名承。受此恩賜。汝意云何。勞倫驚惶失色。期期曰。惟……惟……少佐汝……汝有所不知……少佐曰。吾焉得不知。聽之。汝前執盧森白時。吾在窗外親見之。凡汝所言。及楷都與盧森白之狠狼情形。吾亦均了。吾已將實情詳報上官。故汝始雖被嫌疑。而見囚。終得釋出也。勞倫驚喜。過望。徧體血脈。奔注於面。面赤如火。突頓聲呼曰。天乎。真耶。僞耶。吾亦有今日耶。少佐。吾將何以報大德。少佐曰。此汝分所應得。胡爲云報。今姑置他事。不論。同僚聞此事者。皆爭欲賀汝。少佐略舉手。軍官數十人。蜂湧出。皆高呼致賀。勞倫亦歡呼答之。此時。勞倫身雖在軍中心。已馳歸家園。報告其至愛之懿薩。謂此身已得昭雪。并爲彼復不共戴天之仇。將來戰事結束。可遂雙飛之願矣。



紅羊佚史之三 紫羅衫記

(花奴)

紅羊之劫。擾擾十餘年。蹂躪十餘省。其遺聞軼事。父老猶能口講指劃。話於豆棚瓜架間。作消暑曝日之談資也。以予所聞得紫羅衫記焉。爲身親其事者所口述。述之者爲一老嫗。嫗王姓。予隣也。年事約六十餘。雖雞皮已皺。鶴髮都霜。而精神矍鑠。好談軼事。拾劫後之灰。運粲花之舌。冬之朝。夏之夜。恆藉此籠絡小兒輩。有時話到傷心。亦陪折幾滴老淚焉。嗟乎。老去宮人。能談天寶。江頭商女。猶解後庭。舊事重提。悲歡已渺。殊令人感慨不置也。

王嫗曰。鄱陽湖畔。廬山之麓。有一抹濃林。鬱鬱葱葱。別饒靜趣。有人焉。結廬其中。偕妻共處。內無司炊之婢。外乏應門之童。洩洩融融。享盡清閒之福。伐山木以代薪。釣湖魚以爲饌。開闢荒田。植禾栽蔬。於是終歲無饑矣。暇則洗耳崖瀑。濯足湖流。以自樂其樂。噫。其人爲誰。卽吾女主人之父劉公逸賢也。公贛人。世居於南昌城內。爲閥閱大家。生而喪父。家以中落。賴母撫育成。人既長。娶某氏女爲室。公能文善武。於古書無不窺。於武技無不習。濟世才也。屢以所學干鄉相。乏援。不獲售。會母亦逝世。厭棄塵囂。傲居於斯。與夫人同作同息。樂天趣焉。夫人苦不育。結褵以來。既未兆熊羆之夢。又未卜弄瓦之徵。而伉儷間從未有反目之占。蓋夫人性至賢也。

一日晨旭初上。陽光從林隙漏入。直射劉氏居廬。廬門呀然啓。劉公探首外視。徐步而出。隨手閉門。匆匆向湖沿行去。觀其狀。若至忻悅者。時曉霧未收。籠罩湖面。擁護濃林。白漫漫大地。爲迷。劉公穿林越霧。雲

時不見其影爲霧所迷也。頃之沿湖岸上，又現劉公之影。後隨一老嫗，一離婢。既及家門，三人同入時家。家屋上已鼻炊煙，聞劉家有呱呱啼聲。蓋劉夫人產矣。所產爲女，與公同來之老嫗離婢，卽產婆炊婢也。公一朝得女，忻喜無已，視掌上珠不啻焉。時正初秋，涼颼已起，牆陰秋棠初試，新妝鮮紅，欲滴公卽以秋紅兩字爲女名。紅姑生而秀慧，未數月已能牙牙小語。年纔三齡，公教之誦琅琅上口，不訛隻字。如有宿慧者，以是年纔十齡已畢五經，劉夫人固擅女紅者，引鍼刺線，不遜針神，以授紅姑。紅姑能意解神會，工巧過於其母。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夫人歎弗如焉。

其時洪軍兵勢正熾，由長沙進武昌，已奄有長江上遊之地。勢將席捲而東，風聲鶴唳，閩里不寧，警耗頻傳。遙邇驚惕，江西一省適當鞞鼓之衝，而九江尤爲鄱陽之鎖，石頭之喉，用兵所必爭。劉公揆理度勢，知非安居之地，將挈眷他適。未果，而夫人病遷延數日，聞洪軍將至，倉卒間，率夫人紅姑出走。顧是時交通已梗，舟車皆不可得，行數日，忽聞男男女女，老少哭聲震地，蜂擁而來，詢之，僉曰：九江南昌已爲洪軍所得，洪軍隨後將至，言未已，見一枝軍馬疾馳而來，衆皆失色，四散奔竄。正喧亂之際，劉公回顧不見夫人，紅姑大驚，急於四處尋覓，不獲，後得夫人於難民隊中，已散髮跣足矣，而獨不見紅姑。到處探訪，當是杳然。夫人愛女情切，悲不自勝，公亦戚戚不歡，迺寄夫人於嶺南友人，家隻身外出，欲將所學施展，當世奔走數月，殊無所遇，乃至金陵，乃上書李秀成，李奇其才，以薦天皇。天皇耽於聲色，置而不用，李留之以參戎機，公見洪軍上下荒嬉，庶政廢弛，知非成大事者，屢爲李言諫勸。天皇李從之，而天皇不納，李亦惟嗟歎而已。公知斯地不可久居，意欲遠引，惟以受知於李，不忍遽去，頻彈劍，歛輒歎，髀肉之生焉。

紅姑自與父母失散後，雜於難民中，隨衆東西尋父，不見呼母，不聞泣泣啼啼，莫知適從。正行走時，爲軍馬所衝，難衆皆奔散，祇賸隻身子，影徘徊歧路間。一卒擄之去，至一破寺，見被擄者甚衆，軍馬亦憩於是。俄頃一老卒來，放乾糲紅飢，甚所得甚微，一嚼而盡。旁一女郎憐之分所得餉之，紅姑感之，與談知女郎亦於中途與父母失散者，同病相憐，各訴苦楚，意合情投，成知己焉。女郎爲誰，卽予是也。予與紅姑卽於亂離中識之時，紅姑纔年十一，予則十二歲也。從此吾兩人相依爲命，誓不相離。蓋患難之交，固異於平常泛泛者。惟紅姑爲闕閱千金，予則賣漿家女，在理予當下之，因請於彼，願爲侍婢。彼堅不允，仍呼予爲姊，予聽之，然已以主人視紅姑矣。彼行予爲之扶，彼病予爲之侍湯藥，髮予爲之梳櫛，衣予爲之澣浣，事無不以主人視彼也。

初予等咸不解被擄之故，後乃知其將軍之母隨子在軍，因乏人侍奉，將置婢十人，卒擄予等進焉。越數日，一老嫗來寺，相選予與紅姑，皆在被選之列，共選二十人，復聽將軍母親自選，閱嫗導予等入後營，見上坐一年邁老婦，卽將軍母也。一童子侍於側，將軍之子也。予等既入，嫗稟之將軍母，將軍母頷之，呼予等前。一一問詢，問至紅姑，紅姑泣然，淚下。將軍母不解將軍子，進曰：大母兒視斯女，非尋常小家女。將軍母曰：兒言然，因詢紅姑家况，紅姑約略告之，并述流離之苦。言次，泣下。將軍母憮然有問，願謂其孫曰：兒悅斯女，否？將軍子目視紅姑，俛首弄衣，默然不答。而紅雲兩朵，已暈上兩頰，越顯得唇紅齒白。將軍母微笑曰：吾當爲兒留之。將軍子仰視其大母之面，眉飛色舞，不勝愉悅。復回眸視紅姑，而笑。紅姑囁嚅言曰：兒尙有友，乞老夫入留之言時，以手指予將軍母，熟視予面曰：可留以侍汝，願謂其孫曰：兒可導斯女去。

見汝父將軍子曰。諾。引予等見將軍。將軍通文墨。與紅姑語。大悅。曰。真吾兒婦也。復謂予曰。好侍汝主人。予諾之。從此紅姑爲將軍養媳矣。乃知將軍羊城人。姓丁。夫人已亡。其子名佩玉。年纔十四。風姿秀美。彬彬有文。固一好少年也。

丁將軍能兵善戰。所向克敵。天皇嘉其功。召赴金陵。其母其子及予主僕兩人皆從。既至金陵。天皇賜將軍以第安置眷屬焉。未幾將軍統軍出戰。留予等居第中。第爲富室所構。式頗典麗。後有小園佈置亦佳。紅姑時與公子佩玉遊於園中。兩小無猜。情意融洽。雖未成伉儷。已不啻比翼鸞。顧紅姑念親心切。長日不豫。公子每曲譬善喻。以寬姑心。并允探刺其父母消息。紅姑感之甚至。零涕卽此。已可見兩人之情矣。予亦以尋探父母託公子。公子亦允諾無如。塵海茫茫。欲探無從。久久卒不得確實消息。公子每向紅姑道歉。紅姑明知公子非不出力而愁懷因此益添。予則俛仰身世。與紅姑抱同一之感也。

年華容易。裘葛屢更。紅姑已屆二九年華矣。丁將軍自戎行中歸。歎國事之日非。憤上下之昏。憤大廈之頹。卽在目前。欲爲公子完婚。以了心願。紅姑不允。曰。非得父母之命。不可。將軍嘉其孝。議暫緩。其時洪軍聲勢日蹙。敗耗頻傳。內訌紛起。而上下猶荒嬉如故。將軍蒿目時艱。數諫。天皇反遭痛斥。益歎國事之不可爲。乃私謂公子曰。時事日非。國亡在卽。吾受恩深重。義不容去。汝尙未食祿。事亟之日。可奉大母以去。莫以父爲念。吾丁氏祇汝一塊肉。一脈香煙。當屬之汝。公子曰。父言敢不從。將軍曰。如此方是吾兒事。聞於紅姑。紅姑悽然有感。出紫羅一匹。親手裁之。親手縫之。成紫羅衫。兩襲藏之。箱笥。予詢其意。紅姑泫然曰。以備日後之用耳。予終不解。曰。後當知之。予乃無語。

一夕月明天半。風送新涼。紅姑與佩玉話於園中。殘荷池畔。人影倒入池中。驚起雙宿鴛鴦。拍拍而飛。公子指而歎曰。國家多故。吾兩人何日能如斯鳥。紅姑曰。一日亂離。恐捧打鴛鴦兩處分矣。惟吾心已屬君。永矢靡他矣。萬一勞燕分飛。不獲相見。則吾能爲君。貞未知君能爲吾。義乎。公子曰。卿以吾爲何如人也。捨卿以外。無第二人能縈繞吾心。不得卿者。寧終繯耳。但願吾兩人心。堅釵鈿則天上人間。會當相見耳。紅姑曰。固所願也。第恐吾薄命之軀。弱如小草。未露而先萎耳。公子黯然曰。卿胡出此不吉語。紅姑曰。吾頃默占。適見敗荷當前。不覺觸動心懷。有所感耳。雖然。累君不歡。吾知過矣。公子仰首指天而言曰。吾意願如此。月莫有缺時。紅姑笑頷之。至參橫月落。始別。

更數日而蘇常陷。金陵已成釜魚之勢。丁將軍知事亟。詔公子曰。汝可奉大母去矣。公子曰。父將奈何。將軍曰。受國厚恩。國而亡者。與之偕亡。公子泣下曰。然則兒亦不願去也。將軍叱曰。汝胡言乎。獨不念大母年高乎。公子無奈。收拾細軟。奉大母出走。紅姑與予變易男裝。從公子行。將軍送母至郊外。出一函授公子。曰。汝持此函。可往上海。依吾友張君。及大事平定。再回原籍。沿途將慎。從事大母。受不起驚嚇也。公子唯諾受命。老夫人亦叮嚀將軍曰。吾兒莫以母爲念。一心爲皇家竭力。將軍唯唯。灑淚而別。臨去。猶時駐騎返顧焉。前行數日。清軍大隊。馳至公子。走失予等。相持而泣。正悲苦間。一簇行人。止步而詢。紅姑瞥見衆中一人。直撲而前。曰。阿父在此耶。兒秋紅也。其人揮淚曰。兒胡至斯。汝父尋汝多年。不道相逢於斯。紅姑乃略述離散後狀況。逸賢指身後人曰。是李王眷屬。吾受李王知保。其眷屬往嶺南去也。復指老夫人及予曰。斯何人。紅姑一一告之。逸賢允尋訪公子。議先率眷入粵。紅姑以此語。老夫人泣曰。吾已

無家可歸。惟尊翁命可也。逸賢乃挈衆行。既至嶺南。夫人無恙。夫婦相見。母女重逢。不禁悲喜交集。予等亦違家焉。

未幾。天皇死。李王擒。丁將軍不知下落。衆皆憂愁。而紅姑更甚。久之。不得消息。紅姑誓爲公子貞矣。逸賢憐其志。遣人四處偵探。卒杳然。時天下大定。逸賢挈眷回轅。仍隱於廬山之麓。事丁老夫人如已母焉。一日。因事至南昌。行經某街。見衆人圍視一丐。丐病甚。倒臥街頭。命將殆矣。逸賢憫而詢之。丐已不能言。惟指胸襟。問逸賢。俛視之。搖首不解。丐欲復指。已不能自主。長歎一聲。殞矣。目不瞑。猶灼灼視人。逸賢出囊金爲購棺槨。忽於囊中得其姓氏。伊何人乎。是蓋丁佩玉也。逸賢大賊解其襟。視之內襯紫羅衫一襲。衫內書曰。此衫爲吾妻秋紅所手製。逸賢始悟。頃者指胸之意。乃葬之郊原。歸而秘之。恐傷丁老夫人及愛女之心也。而卒爲予所聞。以告紅姑。紅姑往問其父。逸賢知不可隱。實告之。紅姑欲以身殉。經其父曉以大義。曰。丁老夫人在汝。汝母亦祇生汝。汝苟輕生。將何以慰老人。紅姑乃已。惟宵深人靜時。輒解已襟。撫紫羅衫而泣。曰。當年裁汝。原是雙雙。可憐今已孤單矣。是可見紅姑之用情也。未幾。丁老夫人亡。未幾。逸賢夫婦亦亡。紅姑遂以身殉。

小說世綺羅夢

(若狂)

紅樓一角低映斜陽。宿鳥枝頭啾啾噪。時則一美少年憑樓閒眺。笑容可掬。并肩而立者爲一絕世女郎。螓首蛾眉。時裝雅淡。時以玉葱掠其鬢雲。且指點窗外景色。嬌聲顧謂少年曰。郎盍觀乎。此非一幅絕妙畫圖耶。彼燦然天空。半規作圓橋形者。非蜃氣之磅礴而卽所謂彩虹者耶。而明沙閃爍。遠岫青葱。乃與之相掩映。直如一絕艷佳人披金縷衣。御白練裳。飄飄然遺世獨立。阿耶試觀其姿態果奚若者。既又西指曰。日暮矣。紅板橋頭得得蹄聲。中小牧童方騎驢弄笛。音韻悠揚。正得意而歌歸去也。其恬淡無機心。直與橋下游魚等。耶不見錦鱗時撥刺作態爲狀。至耐觀耶。少年笑曰。齒慧哉。卿狀物乃若是細膩。周昉寫生。當不是過。顧此彩虹也。板橋也。遠岫明沙也。與夫驢背笛音。湖中鱗影。其爲觀亦曾耳。少頃夕陽一沒。垂入地平線下。則夜色蒼茫。萬象俱寂。凡此形形色色。都杳不可見。又何戀之足云哉。且夫於人也亦然。卽以吾儕論際。茲好景當前。並肩細語。兩心相印。無影不雙。且或嘯傲窗前。齊吮生花之筆。狂歌月下。共傳絕妙之詞。其賞心快意。自以爲樂固未央者。然徐思之。則南浦之賦。爲日亦邇。蓋使君固有婦而陌上羅敷。亦非相逢未嫁也。且大丈夫志在四方。又烏敢以兒女私情自累。卿乎。此時此境。必不能免。蓋如夕陽之垂沒。孰又能揮魯陽之戈。拂若木之花哉。一日苟涉其境。其何以堪。眼前景色不幾爲我輩寫照耶。言次。噓吁哽咽。嚮之笑容爲頓斂。女郎笑慰之曰。聚散靡常。盈虛有數。固如所論矣。願能持以決心。要以信誓。則海可枯。石可爛。而寶貴之愛情不死。又安知散者不能復聚。虛者不能復盈耶。且也夕

陽雖沒一。至明日固依然。燦爛耳。慙哉。郎君人生。貴適意。何事遐思。綠醅熟矣。盍偕儂。一澆塊壘也。少年乃噉然笑。相將入戶去。

少年氏秦。悔菴其字。錢塘人。性敏慧。工詞章。弱冠已嶄然見頭角。嘗肄業省中學。試輒冠其曹。畢業期屆。又復以第一人列榜。而得最優等文。憑然悔菴意。蔑如也。每以未能深就。爲懷顧萱堂白髮家。非素封壯志。末由達焉。而譽之者。波湧雲騰。咸以綺年碩學。許之。蓋丹山雛鳳。早已譽滿戚鄰矣。風聲所播。遐邇爭傾。弱質深閨。願修到梅花。而侍夫子巾櫛者。固大有人在。然悔菴選擇殊苛。能爲青及者實鮮。久之克償所願矣。則夫人氏王。亦爲女校高材生。道蘊詞華。歐西象數。均兼而能之。閨房靜好。固久歌宜室宜家矣。顧爲衣食所驅。景行翩翩。遂依芙蓉。而泛綠水。其居停所主邑。隸閩省。地非繁劇。政簡責輕。公餘多暇。輒於波光如鏡中。棹歌抒志。蓋邑故瀕湖。擅烟水之勝。雅人深致。宜有取於此耳。惟親舍白雲。丈夫布褐。用是時形悒悒。一日會探幽興。發復駕一葉扁舟。遍搜五湖佳趣。輿盡歸來。儀舟綠楊陰下。熟斗酒。剖雙柑。手楚騷一卷。曼聲而讀。鷓鴣鳥多情。亦時引吭相和。頃之酒酣耳熱。感觸於中。乃擊楫漫吟曰。翩翩書劍走風塵。誰解寒窗鍊苦辛。我亦羊公塔下鶴。縱然不舞。豈由人。又吟曰。痛飲讀離騷。青年敢自豪。娛親少甘旨。困我尙蓬蒿。世局逢棋劫。名場借酒逃。匣中三尺劍。怒作不平號。

吟聲飛越。處林葉簌簌。爲動翻翻。玉人披拳而出。伊何人。蓋一時裝女學生。紅繩約。瓣儀態。萬方聆詩。若有會深悲。個郎落拓者。而衛玲豐姿。眩人欲暈。尤令芳心忐忑。不置不禁。咤曰。正始元音。何圖復聞今日。個郎癡哉。悔菴詩興正酣。忽鶯囀嬌聲。清徹耳際。雙眸陡舉。向發聲處。尋視則一妙齡女郎。芙蓉其面。楊

柳其腰。正亭。亭玉立。柳陰下。亦方舉眸。注視秋波。流媚情緒。撩人。悔菴。夙號老成。至是亦不得不傾倒。石榴裙下。而如電。雙瞳眈眈。不已。女郎爲其所矚。香腮微暈。俯垂螭。螭之頸。弄其白巾。欵儵橫雙波。睨悔菴。適與悔菴目光遇。不禁頰極嫣然一笑。扭其身如楊柳。經風馳向叢薄中。翩若驚鴻。去悔菴急跡之。則江上峯青玉人。何處鼻觀中。微辨異芬馨。郁乃爽然失一棹。碧波趁夕陽歸矣。

他日偕友某君談。輒舉前事以告。并道其狀。某君鼓掌笑曰。此名姬羅綺。香河陽一邑花也。君佳士。奈何不審其人耶。且彼姝者。子曩昔之日。郊游歸來。亦曾舉以詢余。固謂雅人深致。舍使君當莫屬者。今果然矣。佳哉。雙璧蹇修。敢吝一造。其妝閣乎。願他日何以爲故人勞耳。悔菴笑頷之。

至則修竹當門。長廊繞室。廊前碧草如茵。春光大好。旁植綠柳叢叢。紛披可蔭。日一碧。羽赤喙。鸚鵡。慙跳簷前。架上客臨。則高聲報主人。棗花簾底。聞聲曼步而出者。爲一絕色雙鬟。楚楚動人意。含笑肅客入。迤邐以達。則洞房深邃。湘簾捲處。見室內陳設。殊整潔。窗明几淨。辨而爲美人之居。篆烟裊裊。自博山爐出。而於此。爐香氤氳中。一美人斜倚湘妃榻上。香腮支以手。蓋方披香。匿小詠讀。既見佳賓蒞止。則拋書徐起。且微啓櫻口。致歡迎詞。既復舉郊遊邂逅事。并展詢邦族焉。悔菴斯時神迷意惘。如入迷香洞中。試舉眸視。綺香則方流波送媚。逸態橫生。視湖上遇時。益風流旖旎矣。可畏哉。美人而悔菴。遂墜入情障。然苟念及曩時所志。亦不禁怩怩而面頰。

先是悔菴伉儷甚篤。力主愛情專一。其友則稍涉泛濫。謂愛戀自由。固非絕端不可假借者。而悔菴則爭之甚力。雖然。由今而言。悔菴究何若耶。則悔菴方剖其神聖不可侵犯之愛情。一小顆粒。以畀綺香。且也。

此小顆粒。實具絕大之發生力。浸假而茁芽。浸假而蓓蕾。繼則綠葉紛披。紅花爛放矣。揆以植物。公率當亦不禁。橋舌者。其矣。情之爲物也。蓋美人名士。相見情傾。其締合間。靜思殊可笑。直如以鐵。傍磁石。各以自身含資之結果。相吸而相引。久至於不釋。苟一旦而釋。則非兩力支配之關係。卽受外力之排擊。梅菴之於綺香。亦猶是耳。初僅間日一臨。片頃卽去。繼則心目中無日無時。不有彼美。亭亭倩影。映入坐而飯。恍恍焉。苦彼美含笑勸進也。夜而寢。恍恍焉。若彼美殷勤覆衾也。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彼美俏龐兒。尤不可不日一瞻仰。彼美妙言語。尤不可不日一傾聆。苟不是者。則頭涔涔。若有所失耳。嗚嗚。若有所鳴。而悔菴將痲矣。病矣。雖然。綺香之近况。亦殊可憐。其所由之軌道。一如梅菴美人心事。固未嘗稍負個耶焉。個耶玉貌深鑄。儂心香夢。酣時猶依稀。絮絮情話。烟烟雙瞳。亦若凝注。儂面令儂含羞。驚醒也。蓋一枕梨雲。實僅爲個耶一人設。而夕陽影裏。關盼樓頭。日必有倩影。亭亭憑樓凝視。試向秋波凝注。處視之。則一美少年。履聲橐橐。方怡然來。且揮巾示樓中人。以意既至。則雙鬟迎門。歡然相將入。而是時樓頭美人。則嫣然笑。嬌語相呼一聲。砰然小窗闔矣。是卽梅菴綺香二人之實錄。而記事珠中。不妨日一書此。蓋非是則二人且不歡。雷同初無碍也。惟略須更易者。則風雨晴陰耳。

花香玉豔。二人者固極柔鄉之趣事矣。願美人身世。初末嘗一稍披露。而作者嘗聞之於梅菴。則一風雨之宵。花嬌解語。斜暉香鬟。綺香伸其玉臂。挽梅菴頸而言曰。雨急風喧。殘英匝地。愁雲密罩。身世感人。耶君乎。亦欲一聆儂薄命歷史。耶儂故閩產。生亦繡襦珠襖。父母愛之者。洵不啻掌上珍。家世簪纓。非幕門圭竇比。惟至父而中落。王孫歌式微矣。五齡讀唐詩。已琅琅上口。甫垂髫卽能文。老父喜極。笑謂阿母曰。

此吾家不櫛進士也。曾未料言未去耳。而椿庭已見背。熒熒母女而外。尙餘黃口弱弟。所幸者。薄產尙足。供餽粥耳。時邑紳適創辦女學。儂乃就彼讀。光陰荏苒。凡三易裘葛。而儂畢業矣。梅菴笑曰。卿頭銜煊赫。某校之得業士。耶。余固謂女學士。乃非常人也。綺香微嬌。嗔曰。耶母黷儂。復續續言曰。彼時之儂。尤非昔日阿蒙比。世家委贄者。乃踵至。顧雀屏虛懸。終末由中。則儂實有意中人。伊人吳其姓。亦嘗卒業於邑之高小學。把臂訂交。蓋非一日。而薄言巧笑。所以媚儂者。實無微不至。儂惑焉。而委身彼儉之心。乃決。顧伊家至無擔石資。儂雖審知之。然以爲貧亦佳。何足爲丈夫累。由今思之。則貧固非病。特病其貧。而不丈夫耳。老母素趨熱。意雅不欲。惟重違愛女意。則亦領首示可。於是鼓吹聲中。彼儉乃入贅。蘭房日煖。金屋春深。儂爾時。心頭如飲醕醪。如浸甜蜜。以爲比翼鳥。連理枝。特吾儕之肖影。而老母亦笑口頻開。喜佳婿之柔媚。卽戚鄰故舊。以及廚前婢灶下媪。亦切切相語。謂個郎美哉。誠佳偶也。梅菴撥言曰。鸚鵡情深。鴛鴦羹煖。豔福誠不淺哉。余亦神往矣。顧瑤島神姝。何由小謫人間。耶。綺香乃曰。耶盍稍耐。任儂舉其說。則名詞之易。初不審。乃至速。曾幾何時。佳偶乃成。怨偶雖半由儂之命薄。而彼儉薄倖。又寧能諱。初彼儉處境極窘。行檢故謹。迨既入贅。境較寬裕。於是一變其本來面目。事聲色。狗馬。消耗積不貲。老母以愛女故。頗寬假之。儂亦以爲偶爾荒唐。初無怨懟。既而債台百級。彼儉漸不支矣。梅菴急曰。然則彼人者。殆羞迫。輕生。作自戕之舉。動抑遠跡。高蹤作黃鶴之飛去耶。綺香曰。苟是者。寧非儂之幸。願神姝巨憇。又安肯出此末策者。彼審儂衣釵典盡。已無餘地。可商而郊外腴田。固尙足供其肥羊之一噉。乃佯言曰。省垣某公。與有葭莩親。現正炙手熱。苟往就之。則富貴可立就。願阮囊羞澀。隻身無翅。寧能飛往哉。女流無識。致墜入

術中則懲患之爲貨負郭田得千金以壯行色且閤家隨之往初不知憂患之來卽肇於是蓋所謂某公者初非有故亦未嘗一走謁彼僮日惟縱博挾妓揚揚如平時囊金則耗過半矣賊而窮之則反昏譏夜午挾金遁矣他鄉逆旅婦稚窮途阿郎試思其困難果奚若者幸母薄有衣飾尙足自壯惟長安居大不易故里遄返又愧無顏面乃輾轉思維來就阿姨於是問然姨貧且貪以奇貨視儂而患難餘生遂復作風前飛絮矣初計一死以了殘生願萱堂白髮稚子黃牙儂死又烏乎可且先人禘祀所在尤當力爲保存苟儂死而母弟隨之若敖氏之鬼不其餒乎乃覲顏作此生涯噫嘻耶君人孰無心而謂儂能堪此慘境耶而彼僮者則微聞麗姝別擁再賦好迷矣嗟乎此薄命儂之傷心史也得勿聞而酸鼻耶然儂惟自嗟失人於人無尤蓋在他人尙可諉爲父母之過而痛斥婚姻之不自由若儂則固自由結婚則固躬自選擇而以爲彼其之子實儂心坎情郎具有純美性質而堪仰託以終身寧知氣質之變竟若是者自由神自由神不其貽人以口實耶然恐所謂自由神者亦正背地吃吃耳時風狂吼屋雨冷打窗亦若助彼美之嚶嚶啜泣悔菴則慰喻百端且語之曰風塵墜落奚止卿卿所能收效桑榆者則懸崖勒馬耳以卿慧質美才苟致身學問不難大成他日者學就歸來擇如意郎君而事卽卿父亦當含笑九京甯特僕一人鼓掌稱賀哉卿意果云何至澆裏學資不慧固願任綺香聆言破涕笑曰熱心哉耶儂何福而獲此他日苟有就胥郎之賜風塵賤質寧屬他人哉且茫茫塵海舍郎外孰克當如意郎君之稱耶苟不欲者則儂將作比邱尼以終老惟學校林立管理學科果孰稱完善者煩阿郎爲儂選擇也

綠陰濃密結實垂垂黃鶯夾樹而飛蓋江南春暮矣一渠渠夏屋中乃有小兒女一雙作甜蜜之情話然

以狀下之則此一席話味初非甜且挾有至辛至苦之質而令二人形神愴惘者時則夜垂垂暮淡黃月色穿疏窗而入照見個耶面龐慘淡無光已失曩昔之奕奕神采時以鮫綃帕爲箇儂拭淚而箇儂珠淚仍汨汨下濕鮫帕殆遍聲哽咽不可辨微聞嬌語曰耶母悲數來復後儂當來視耶也噫斯悽悽慘慘者究何事耶則悔菴將他就而斯乃一幅話別圖耳

越晨朝曦初上水晶簾下美人正對菱花鏡理青絲髮雙鬟持函入美人嫣然取視則內貯一幅蠻箋書法殊疏放有致上曰

晨鐘動而余行矣翹首玉人無任悵惘惟耿耿前盟有如息壤余不負卿卿毋負我杭行何日至念至盼此致綺香慧眼悔白

美人得書瓠犀爲粲然露繼復折疊藏之書末所云杭遊何日者蓋綺香將就學之江而與悔菴有夙約者也

無何競渡聲喧浴蘭節屆悔菴行已匝月而美人消息殊杳如黃鶴不覺喃喃曰伊家用殊節是纒纒二百金寧不足摒擋一切耶顧底事珊珊來遲令人望穿秋水也而同時一精室中筵開玳瑁紅燭高烧一多金短髭奴箕踞中席坐儉態百出睨席傍一美人而笑美人則殷勤進爵狀至足恭一白髮媼侍立席前展其枯腊多皺之笑醫喃喃頌功德顧客心嫌其瀆則顧美人談惟微頷首以報媼殊憤憤以爲貴客喜益嗷嗷不已席終被宣侍寢美人爲狀殊卑焉凡此狀況盡由某君書中而間接入於悔菴之眼某君固值得之於雙鬢口中者而綺香書亦適至則備寫窮愁飾僞百端詞尾且微露稱貸意悔菴主是始勃

然怒曰。何物賤妮子。敢擲我。願念舊情。切綺香亭倩影。乃立映於眼簾。情火復熾。一腔怒氣。又徐徐從丹田出手。不禁握管而書。詞至擊切。惟諷以微詞耳。其書曰。

樽前小別。彌復神傷。重辱惠函。既讀且稔。卿性傲介。自余所知。道高而毀來。亦勢所必至。惟能閉門養晦。學以待時。則破壁飛去。要正有日。又何恤流言之有哉。且欲爭一日名於是中。亦正不必耳。幸善體此意。勿徒抑抑以傷其生。千里外。故人所馳書忠告者。僅此而中心懸懸者。亦卽此。至稱貸一節。亦已悉。夫以卿我之交際。復何貸之足。云且千金買笑。古稱豪舉。余雖俗。亦竊心焉。儀慕是。淺淺者。甯足道。惟時值午節。又以宿債待償。應付張羅。頗形支絀。涸轍之鮒。欲求不自瀕於死。已得矣。寧能分潤他人。耶。愛我者。幸諒之。凡此巽狀。本不必喋喋向人道。而卒持以示卿者。則以卿雅人。非流俗人。比貂裘。雖飲情愛。猶新。決不以黃金之多寡。而青白其眼耳。玉照有新攝者否。能惠賜一紙。則幸甚。蓋玉人翻翻。既不得。遽見。則影裏驚鴻。亦或足慰情勝。無也。杭行。究有日否。底事珊珊來遲。令人雙眼望穿也。際茲樹綠成陰。榴紅照眼。西子湖濱景色。至奇麗。倘得玉人携手。其間樂益無藝。蒼蒼者。天或當羨其豔福矣。我素心人。亦可所請否。耶。梅子黃矣。諸維自攝。此致綺香吾愛青及。悔白。

一封書去。果具有若何效力耶。則消息殊惡。蓋綺香意初。勿堅見金夫而已。志奪媼。又資以取多金持之。勿釋。見悔菴之將奪其錢。樹子也。則馳書恫嚇之。且假以吳某名。悔菴至是始憬然悟曰。是一齷齪美人計也。吾率而蹈。願殷鑑。資失馬。未始非福也。乃走筆絕之曰。

卿有夫之羅。敷耳烏能行動。自由小杜。雖狂雅愛名譽。幸各自愛。勿復多談。悔白。

風流歇絕仙路。惘迷是書也。實階之風而影事成。塵情場。却歷悔菴。篤志伉儷。亦不復憶及前事矣。偶有及者。則口吟以謝曰。

敢云書記自翩翩。小杜清狂已有年。夢幻揚州今始覺。尙留影事任人傳。

茗狂曰。綺香世族弱女子。以擇人不慎。誤入歧途。泊乎墮溷。飄藩始悔。自由誤我。亦已晚矣。而况其迷途不返者乎。若悔菴者。觀其人其品。亦濁世佳公子。一日路柳攀人。奈何遂爲所驅策。不至身敗名裂者。幾希甚矣。情之爲禍。而不可不求之正軌也。然則是篇者。或可作茫茫情海中一班癡兒女當頭棒喝乎。

話雨軒詩鐘

(集徵葵蔭郭)

綺
羅
夢

秋月 睡鞋

(分詠格)

香滿桂宮蟾吐魄。

雲行錦帳鳳顛頭。

宸渚金蟾形影淡。

秦樓彩鳳夢魂深。

銀漢高懸明若鏡。

錦衾暗握輓於綿。

玉鈎斜挂晶簾冷。

金縷尖翻錦被溫。

一鏡高懸銀漢外。

雙弓軟抱錦衾中。

清輝偏向砧邊照。

春興全憑被底勾。

蟋蟀籬邊光皎皎。

鴛鴦被底印雙雙。

五更吟罷冰輪月。

一握歡餘錦被香。

哀情
情 蠹

(花 奴)

一少婦斜倚窗欄。目注手中照片。不稍瞬。落照斜暉。從樹隙射上樓頭。映見婦玉容。顚頰眉峯。緊蹙似含無限幽怨者。忽雙雙燕子。從窗外飛入。止於畫樑上。呢喃而語。狀至甜蜜。婦斜眸瞥見。仰首微唱。疾迴其眸。不敢再視。而無知燕子。偏向人前。賣弄雙雙飛向窗前。迴翔婦之左右。不遽去。若欺婦孤單。故意傲之者。婦之秋波不覺復逐。燕飛而轉。置照片於椅上。欲執竿逐之。既復自語曰。儂雖孤單。何與燕事。胡忍使燕分飛。言次。棄竿於地。狀至憂鬱。斯時燕子已從窗中飛出。婦目送之。微吁曰。儂竟不如燕耶。返身取椅上照片。湊近芳唇。吻之者。再復癡視。照中人如失神。魄渾忘夕照之遲也。

暝色漸收。羣鳥噪晚。婦手中照片漸覺模糊。而婦猶竭目力。細認。卒至弗見。始喟然自語曰。郎乎。汝心愛之秀霞。盼煞矣。郎胡弗歸。陌頭楊柳。徒惹人愁。芳草天涯。王孫何處。暮暮朝朝。思量千遍。終不見郎回來。郎乎。奈何。弗歸。回憶與郎別時。正革命風雲緊急之日。黃鶴樓頭。硝煙彈雨。為英雄用武之地。其時郎與儂婚纔數月。郎固健者。聞風技癢。儂亦勸郎從戎。於是郎割却私情。急公赴義。去矣。郎臨去時。嘗謂儂曰。倘戰事速了。人唱凱旋者。定當趕回鄉里。視吾卿。卿苟殺身成仁。博得馬革裹屍者。卿可收吾骸骨。還枕首邱。當時儂親送郎上輪。曾手書為國犧牲四字於帕上。以壯行色。願儂雖若斯心中。終未免依依惜別。恃為大義所趨。不得不捨私情。自郎去後。寂處閨中。時時默禱。但願鞭敲金鏡響。人唱凱歌還國事。既定早叙家庭之樂。豈知儂望愈殷。而郎歸愈遲。迨革命告成。南北統一。郎猶不歸。豈已殺身成仁。為無定河。

邊之骨耶。果爾。儂胡獨未聞。卽耶魂有知。亦當來入吾夢。胡無影。無踪也。以意度之。耶必尙生。耶果生者。而今安在耶。胡弗歸也。嗟嗟。卜遍金錢。莫知生死。疑團一塊。打破何時。怎不教人憂煎。欲死欲破。此悶胡。慮除非親赴漢皋。婦念及此。行志立決。摒擋一切。明日遂作漢皋之行。香闈思婦。忽作征人。僕僕風塵。曷勝勞頓耶。

揚子江中有一輪船。溯江西上。卽婦所趁之輪也。婦獨處艙中。岑寂寡歡。加之波湧浪簸。舟搖搖如風中懸旌。以是頭暈目眩。嘔唾狼藉。惟有靜臥艙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亦云苦矣。一日風浪稍靜。婦正倚欄有思。忽聞有人呼曰。秀霞姊。曷爲來斯。婦回首視之。少時之舊同學沈映玉也。正苦寂寞。忽逢舊雨。且訝且喜。謂映玉曰。姊焉往耶。映玉曰。往遊漢皋。應紫霞姊招也。姊亦何往。婦曰。且喜同行。儂亦往漢皋。君所云紫霞姊。非武昌程氏之女公子曩時之舊同學乎。映玉曰。然。婦曰。許久不晤矣。正好順便一訪。映玉曰。善。儂當爲引導。婦曰。姊與紫霞姊近况何如。映玉曰。儂與紫霞姊俱出關矣。因指一少年曰。是卽吾夫也。婦隨映玉所指處望之。見一少年立於甲板。上氣概昂藏。有英爽氣。映玉曰。吾夫嘗爲革命盡力。馳騁沙場。率旗斬將。博得勳章。纍纍秀霞姊彼臉上之刀痕。卽健兒之徽號也。言次。驪然而笑。意至愉悅。婦不禁淒然有感。泣然欲涕。映玉訝曰。姊何悲之深。婦乃爲映玉備述尋夫事。映玉亦爲傷感。迺介紹其夫於婦前。婦始知其夫姓殷。名定邦。曾爲某師連長。尤爲婦探其夫。婦謝之。是夕。婦微有感冒。頭暈神昏。疲乏甚。蓋爲風波所致也。

婦姓王。名秀霞。世居於滬。嘗畢業於某女中校。在校時。與沈映玉。程紫霞。皆友善。映玉杭產。紫霞楚人。三

人同時畢業。初猶互通音問。迨革命軍興。消息久梗。今日輪船相遇。實出意外。秀霞嫁人。鄭亞伯爲室。亞伯無父母。子然一身。旅居滬濱。武昌起義。卽奮袂從戎。至今消息沉沉。生死莫卜。秀霞所愛。不忍釋之。照片卽其影裏情郎。鄭亞伯也。明日輪抵漢埠。秀霞與映玉夫婦。暫寓漢口某旅館。行裝甫卸。紫霞卽來過訪。多年舊雨。一朝相逢。歡洽之情。真是他鄉遇故知也。敘談多時。始悉紫霞已嫁。得金龜婿。其婿爲粵人。姓郝。名志雄。曾以革命戰功。遞陞爲某師師長。今已卸職。日前赴都遊覽。尙未歸也。談次。秀霞懇紫霞探聽亞伯消息。紫霞諾之。

客窗燈火半滅。半明。長夜漫漫。風淒雨苦。一斗室中。橫置一榻。榻上臥一病婦。兩婦坐於榻側。病婦爲誰。王秀霞也。坐於榻之側者。映玉與紫霞也。秀霞弱喘微微。睡正酣。映玉微吁曰。宵已深矣。胡不見定邦來。未知其事若何矣。紫霞亦微歎曰。儂意度之。其人果爲秀姊。夙者當不負情。若此苟爲秀姊。夙者而若此。負情者。奚怪秀姊病也。定君此去。當能探得確實消息。映玉無語。惟頷首耳。有聞室門。砉然一男子輕步而入。映玉回顧曰。定邦來耶。事如何矣。定邦搖首無語。惟曰。秀姊病體何如。紫霞曰。服藥後。睡正濃也。定邦默然久之。始喟然曰。予數詢之。其人實非亞伯。秀姊實錯認也。其人且艷然謂吾曰。吾與君爲知友。何事不可言。幾曾見有一事瞞君者。其言如斯。其人予亦知之。稔實非秀姊之夫也。映玉曰。秀姊云。其人面貌身材。實無一不相似。異哉。定邦曰。然則奈何。紫霞曰。弗如請彼來。此是否。立可辨別。定邦點首曰。除此無他法矣。既而秀霞醒矣。映玉告之。秀霞默然。定邦辭去。映玉與紫霞陪伴秀霞。秀霞曰。謂其人非亞伯耶。不信。貌之相似。有如此者。倘非亞伯。則吾亞伯果安在耶。嗟乎。兩姊儂心已碎。恐不久於人世矣。儂

有函一緘。煩兩姊收藏。倘遇見亞伯。祈爲轉遞。未識兩姊能允如所請否。映玉紫霞同曰。姊母慮還是靜養爲佳。秀霞若弗聞。但指其枕下曰。儂所欲言者。盡在個中。映玉紫霞頷之。

晨曦射上窗紗。室中大明。紫霞自夢中大呼曰。秀霞姊將焉往。開目四顧。己身臥於榻上。覺有冷物觸肌。轉身視之。秀霞枕已臂而眠。撫之體已殭。氣已絕。大駭。推枕而起。一紙裹物墮於懷中。拆視之花箋。一紙上書簪花字曰。

儂作此書時。儂心已碎。自知不久於人世矣。但得此書入吾夫之目。則儂願已完。無復餘憾。憶與吾夫結褵。祇數月。吾夫卽事軍戎。從此不復與吾夫相見。遙望鸚鵡洲前。輒黯然銷魂焉。至今存亡難料。探聽無從。吾夫果爲凱旋之健兒耶。抑爲沙場之雄鬼耶。二者必居其一。若果戰亡。儂復胡語若猶生存。一日得見此書。當知儂已爲泉下冤魂爲吾夫而死矣。吾夫苟憐儂者。祇須歲歲清明一臨視。吾塚足矣。他非所望焉。儂書至此。儂胸中已空。無所有。滿腔心事。傾吐無餘。儂從此絕筆矣。秀霞泣書。

紫霞閱竟。不禁涕淚滂沱。展視照中。人不覺玉容失色。頓然驚呆。仰首呼曰。天乎。急奔至隔室。搥映玉居室之門。映玉倒屣而出。問何事。紫霞且喘且呼曰。秀姊已矣。映玉大驚。偕紫霞奔往。撫秀霞屍。縱聲大慟。紫霞則不語。不哭。惟旋轉室中。容顏灰白如發。瘋顛定邦亦奔入。見紫霞狀。就詢之。若弗聞也。者映玉回眸瞥見。亦大驚。捨秀霞而就。紫霞紫霞熟視兩人。若不相識。映玉附其耳曰。紫姊映玉在斯。紫霞始呱呱而啼曰。映姊吾負秀姊矣。言未已。擲去手中書函。照片身向後倒。櫻唇中出血。似注噫死矣。映玉定邦大號。忽有人推門而入。定邦疾執來人之臂曰。好好汝自認來。照中小影明明。汝也。來人凝視照中人。詫異

曰。吾。貌。似。照。中。人。吾。實。非。照。中。人。照。中。人。吾。亦。認。識。言。時。引。睇。四。顧。見。紫。霞。倒。於。地。大。驚。曰。非。鄒。君。志。雄。之。夫。人。耶。奈。何。在。斯。定。邦。泣。然。曰。然。紫。霞。女。士。也。汝。何。由。認。識。其。人。歎。曰。鄒。志。雄。卽。照。中。人。也。嘗。與。吾。同。營。共。事。定。邦。忿。然。曰。予。知。之。矣。鄒。志。雄。卽。鄒。亞。伯。耶。紫。霞。之。藁。砧。卽。秀。霞。之。藁。砧。耶。果。爾。斯。等。負。義。漢。予。恨。不。手。刃。之。其。人。訝。曰。君。胡。言。歟。定。邦。曰。予。當。爲。君。述。之。因。語。以。秀。霞。紫。霞。事。其。人。始。恍。然。其。人。爲。誰。定。邦。友。楊。伯。雲。也。

秀霞紫霞既葬。殷定邦偕其愛妻沈映玉往弔其墓。見墓後叢草間有人自刎死旁遺一紙曰。予鄭亞伯也。亦鄒志雄也。既負秀霞復死紫霞。薄倖如吾爲世所稀。吾茲悔矣。一死謝吾秀霞紫霞。未知能蔽吾辜否。嗟乎。思量往事。雖悔已遲。世有憐吾者乎。苟曰。鄭亞伯雖薄倖。尙有良知。則吾死亦瞑目矣。

兩人閱已。楊伯雲亦馳至。見狀自咎曰。吾電招之來。不料竟催之死。罪過罪過。

鐘詩館仙梅古

(集徵士襄郭)

情
產

西施 美人乳 (分詠格)

窮巷幽姿花灼灼。	深閨弱質玉垂垂。
心計熟如勾踐毒。	爪痕嚴禁祿兒狂。
羅縠飾來瑤館豔。	碧紗兜處玉峯高。
烟水五湖餘豔跡。	雲霞一幅護酥胸。
響傳越女廊前屨。	滑擬胡兒塞上酥。
金粉亂銷吳越地。	玉峯高聳楚秦樓。
誰憐妃子顏如玉。	爭說嬰兒口尚香。
烏喙奇功成越女。	雞頭嬌態助楊妃。

小說會 奇竊

(山淵)

粵省盜竊甲海內梁上君子充斥市街行者囊中物往往不翼而自飛官兵警察目睹之莫能捕其竊技殊巧妙絕倫非尋常人所可思議者粵盜之盛莫著於某鄉鄉中人無大小長幼皆善竊而以某甲技尤神鄉人羣拜甲爲竊師每歲自元月一日至月杪甲集鄉衆於祖祠中鍵祠門而授竊技月盡闕然散循甲所授行竊於各鄉皆捆載而歸有遇疑難問題則亟請於甲甲至無弗迎刃解甲徜徉於城市萬人中若入無人之境有所欲無弗得直若探囊取物易若反掌由是名瘡噪人見甲來咸慄慄有戒心顧戒備彌嚴甲竊之亦彌易惟謾藏無防者甲或不竊曰竊之弗足以顯我技也

甲鄰鄉有趙某者年三十與妻同居一室夫妻性皆鄙吝一毫弗肯拔甲誓必竊之顧趙復懼甲昕夕防備無少懈一日趙購布一疋自城歸及夕趙躊躇曰余此布購自城必有知者今夕恐有人竊奈何婦亦懼良久趙笑曰余得之矣今夕寢時以布爲枕余二人首枕其上嚙得而奪之者婦鼓掌稱善是夕甲果來悄入趙室暗中摸索得布所在惟趙夫婦以首枕之無須與離甲笑曰是可以智取也然失之褻矣乃暗以手撫趙身繼撫婦體左右按撫漸近其私趙以爲婦也婦以爲趙也撫良久輒熾勃然不能自禁身一翻動布已在甲手趙陡覺失布驚呼曰布安在婦亦駭曰安在甲應聲於門外曰布在是感君盛情明日更當面謝也趙亟出門視寂然矣趙夫婦彼此互相怨繼互相詰始知中甲計悔無及矣

距甲鄉三十里爲某商埠甲黨所恆聚也埠居四衝水陸均有商賈來往故商業亦頗盛一日輪船至渡

客爭先登岸。有一客似遠方來者，撥行李，置碼頭上，招肩夫至，與議力價。其行李則皮箱一、籐籃一、革囊一、傘一而已。皮箱頗沈重，似貯多金。甲黨極涎之，思欲襲而取。奈客亦謹慎者，以身坐皮箱上，一足跨籐籃，兩手則一攜革囊，一持傘，無術驅之。起以奪其箱，甲黨窘甚，亟催甲至求計。甲略不思，索附耳語。其黨曰：「如此則得之矣。」時客方踞箱坐，口與肩夫言。目光則四顧，忽旁有一老翁與一老婦，雀角爭鬪，繼而互相毆。初距客頗遠，旋糾持到客旁。客側身避之，仍坐不動。叱速離，此勿逼我。顧翁與婦若弗聞，仍相毆。老翁忽揮拳中婦鼻，血流滴客箱。客恐血污箱形，殊惶遽，急以持傘之手驅婦。是時婦怒甚，陡奪客傘，擊翁。翁遁，婦持傘逐之。客急起，追婦大呼曰：「此我傘也，亟還我。」追及婦旁，奪傘返，回視行李，則籐籃猶是。皮箱已失，所在別有一皮箱，置原所形較己箱巨，箱面張貼封皮大書「兵部堂封字樣」。客駭呼曰：「我箱安在我箱安在！」力竭聲嘶，無應者。少焉有二人，至似僕狀，從容肩箱去。客惟目送之，不敢少阻也。蓋翁與婦皆甲黨後之皮箱，仍是客物，不過以假皮箱罩其上而已。

客箱被竊，失數千金，無人不知。爲甲竊，甲由是日橫行於埠中，商民懼且恨，思控之。官苦不獲贓物，卒不奈甲。何。然有時甲行竊處於極危之地者，甲卒以智自脫。甲自言曰：「是何害適長吾智耳。」埠中有富商許姓者，建肆於市，肆極宏敞，夥件數十人，執業肆前。許眷則寓肆後，由是出入者絡繹弗絕。惟肆祇一前門，無後戶。出入者必經肆門，許雖富，願勤謹，逾尋常事，必親經。雖未識甲，其人夙耳甲名，故戒備弗敢懈。日坐肆門，鈎稽盤詰，少可疑卒，弗能逃許之目。一日甲混身入肆內，竊取婦人珍飾寶玉束爲一大裹，肩之而出。僅及肆面，已爲許之利目所注。視許覩甲肩物出厥狀，頗類與夫僕役等。惟夙未認識，心頗疑之。

遽厲聲叱曰：止！若何人肩此？何往？甲神色不少變。若弗聞，亦弗語。徐置裹於地，已則踞地而蹲。由襟下出火石，投石取火，徐出菸吸之。噓烟氣成圈，吸畢又吸良久，良久自吸自語曰：有人命吾肩，吾始肩耳。否則余肩此奚爲者？語已，又吸其聲傲以厲。良久呵欠而起，徐置裹於肩，從容出門去。許目送之，默不語，意以爲肆後婦眷命之肩也。甲僅出門肆後，俄喧傳失物，許知中其計，急出門追之，則已杳矣。

甲行竊之迹，幾破於富商之目，危險極矣。卒從容不迫，以愚富翁而脫於險，其智洵不可及。倘別人處之，必窮蹙而就縛矣。然更有一事，其危險比此尤甚者。甲一日潛入某肆，既席捲其金錢，納諸囊中，方欲出而肆面，衆伴方晚膳，十餘人圍桌而坐。甲計出必爲所見，不出必爲所縛，與其縛不如出爲所見，再以術愚之可耳。乃由內疾趨而出，風馳電掣，突過十餘人之旁，衝門竟去。時衆夥伴驟見有人馳而出，知爲竊，大駭，羣起逐之，勢如潮湧，僅及門，忽有一人岸然入，手持洋幣一圓，擲於桌上，呼曰：先生乎？有小洋換否？衆急詢曰：若見有人疾馳而去，否？其人漫應曰：有之，彼行甚疾，如駿馬，奔馳已由西而去矣。疾追之，或可及也。衆聞言，急分半追之。其人易小洋畢，揚長而行。衆夥追逐數里，杳無人影，悵悵而返。始恍然悟，換銀之人，卽行竊之人也。彼僅馳出門，卽返身入肆，令人無可以疑之。否則一人之奔，斷不足以敵十餘人之逐，必成擒矣。

時有乙丙二人者，亦以竊著，與甲鄰鄉居，年略長於甲。甲視之若兄弟行，願乙丙馳名遠在甲前，而甲後起，竟壓倒前輩。乙丙殊不服，私議欲窘甲。一夕，三人共行竊於某家，越崇墉，登屋瓦，俯瞰地下，深逾數丈，共推甲下竊物。乙丙爲外援，甲岸然諾之，以長繩縋甲下。甲竊衣飾珍寶十數篋，亦一一縋而上。最後一

奇 竊

四

篋。乙丙俯問曰。祇此耶。甲曰。然。遂縋而出。乙丙密議所竊者。已盡於此。甲尙在內。余二人可區分之。而遠颺視甲。若何能出也。計議已決。遂挐篋而遁。置甲不顧。行半里許。忽聞大呼捕賊聲。起於左右。乙丙惶恐。棄篋逃。甲笑由篋中出。拱手盡受之。蓋甲知乙丙有窘。已意故匿身於最後之篋中。縋以俱出也。由是甲以竊名家。凡鼠竊狗偷輩。無論遐邇。靡不登堂受業。北面稱弟子。於是乎甲之徒盈天下。不祇抗顏稱師於一鄉矣。顧甲體殊粗豪。無以異於衆。惟衆所弗能者。甲必能之。此其所長耳。一夕。甲方與其徒數輩。席地坐。侃侃談竊技。忽有數徒歸報曰。頃偵悉某富翁。購一白狐之裘。值踰數百金。思往竊之。詎料蒞其家。彼美麗之狐裘。時蕩漾於吾儕之眼。簾卒弗能竊。奈何。甲敏其故。徒曰。裘掛於最後之壁。有牀榻以隔絕之。室主人方與客橫臥榻上。吸阿芙蓉。手既弗能及榻下。又弗能過欲竊之。非登榻不可。而主人與客固高談而未寢。余儕於是術窮矣。甲嗤之曰。是何難若等。少俟於此。余卽取之來也。攘臂而去。未半小時。甲已身披白狐裘。施施然而返矣。衆爭詢其何術。之神。甲笑曰。無術也。余直登其榻。取裘以歸耳。主人與客烏足以阻余耶。衆驚且疑。甲正色訓之曰。余儕行竊所恃者。胆智其次也。胆壯則何物不可竊。胆不壯則遲疑焉。徬徨焉。瑟縮而趨。起焉。適足爲人縛耳。余入人家。視若己家。余取人物。視若己物。予出入予取。予携。唯予意之所欲。卽白晝攫金。見金不見人之理也。稍有人之見存。則金無從攫矣。雖然。竊。竊。竊。國。同一技。倆小子。其識之哉。衆歎服。

小說情雪 中救夫

(亮時)

紅日西沉。朔風怒號。枯樹數枝。撼動不已。隱見岡巒。樹起處。茅舍數間。柴扉半掩。有一青春少婦。面帶愁色。蹀躞室中。時或探首門外。享享玉立。作遐觀狀。朱唇啓合。不已。低語曰。日暮矣。天寒矣。胡爲乎。個郎不賦。歸去來。辭抑知汝之愛妻。倚閨而望。秋水將穿。耶不見。朱霞將隱。墨雲四起。西風緊吹。微帶雪花。乎吾愛。縱不念及閨中人。獨不畏寒氣。耶語次。微唱不已。

少婦名蕙芳。瀛洲北鄉人也。家本望族。父章毓良。賦性清寂。不求聞達。祇生蕙芳。明眸皓齒。秀豔天然。稍長。父教之讀。琅琅上口。便能了悟。復涉獵詩詞之學。深得其旨。每有吟咏。常驚耆宿。於是蜚聲遠近。有掃眉才子之稱。邑中貴介公子。羨女才貌。登門求婚。戶限爲穿。毓良均宛却之。會同里有韓生者。家况清貧。父母俱亡。好讀書。學博道廣。尤長於詩詞古文。負才求售。屢試不中。旋絕意仕進。生平慕淵明青蓮諸人。故與蕙芳爲緣。以澆胸中塊壘。更喜遨遊名勝。以抒鬱塞。悲涼之氣。雖簞瓢空處。之如飴。毓良深贊其氣節。欲以東床屬之。倩柯說於韓生。生素耳女名大喜。過望。當卽納采。定聘。逾歲卽賦于歸。結褵之後。伉儷頗篤。未嘗作牛衣之泣。而有勃谿之聲也。

生性好山水。聞黃山天都蓮花之勝。甲於東南。蓄志往遊。徒以長途無伴。既賦好逑。乃挈妻蒞皖。鬪山傍隙地。結屋椽數以度。其幽靜美滿之歲月。每於清風白日之下。履山涉水。或捕魚蝦。或探幽巖。於興會淋漓之際。沽酒一榼。登高長嘯。臨流賦詩。其樂誠不啻世外桃源。然朝出暮歸。從不勞及閨中人懸念也。

連日陰雨。道途泥濘。韓生倦處茅屋。或抱佳兒啞啞。教語或擁嬌妻絮絮。情話以消遣。寂寞之光陰。然於破曉之時。必披衣下牀。推窗四望。見愁雲四佈。則長吁短嘆。頽然若喪。失望者數日。一日之晨。濃睡方醒。斗見曦光射入窗櫺。豐然起曰。今日可以出遊矣。乃促其愛妻速理早餐。幾若遷延一刻。卽少却一分。幸福也。既御早膳。卽携犬整衣。昂首出門。庸詎知魔運將臨。禍不旋踵。耶卽其嬌妻蕙芳亦目送其出。并道耶君早歸。余當煮酒以助汝餘興也。不料於晚煙四起之時。天色驟變。黑雲四起。不見生之倩影。歸來芳胸兔起鶻落。忐忑不已。默念曰。殆縱覽湖山未盡。遊興乎抑流連風景樂而忘返乎。旣而轉念曰。吾夫雖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從未夜以繼日。殆有不測之風雲乎。乃頻頻默禱。但願個耶安寧。抵家消却意外之變。故豈知極誠之願。終屬幻想。呆坐牆隅。不覺神往。嬌兒高聲喚母。蕙芳以爲啞啞鵝。置若罔聞也。良久始覺寒氣襲膚。毛骨爲悚。乃徐步爐側。持炭置爐引火。取暖未幾。火光融融。反映蕙芳面龐之上。雙頰暈紅。略呈慘白。宛如枯萎之海棠。憔悴之梨花。秋水盈盈。潸然下淚。偶一回顧。瞥見一犬奪門徑入。蕙芳熟視之。乃生之愛犬阿靈也。阿靈入室。或匍匐爐旁。或輾轉牀側。或銜其女主人之裙角。力曳向外。唁唁哀鳴。淒惻動人。蕙芳心知有異。斯時心亂如麻。幾欲暈絕。乃強自鎮定。俟神志稍清。擬欲冒夜而行。往尋其夫。然虞夜闌人靜。風急雪飛之時。纖纖弱質。踽踽獨走。脫遇強暴。何濟於事。沉思良久。決意躬蹈巨險。奮不顧身。盡祛逡巡之念。攝袵褰裳。手持篝火。步至阿靈之前。以最慈祥之顏向阿靈發極懇摯之言曰。阿靈汝苟知主人之行踪。當導我往也。阿靈若悟其女主人之意。搖尾掉首。徐徐出門。緩緩前行。蕙芳緊隨其後。甫出室門。猛風橫吹。竟滅燈火。一若造物故意。肆虐虐陵。此婦人蕙芳擲燈嬌嗔曰。封姨胡不情。乃

爾尙幸雲薄之處微露夜光與地上之白雪相映稍可辨視途徑蕙芳終以不健於步未幾足痛矣踉蹌矣更兼雪滑如冰搖搖欲墮行行重行行已至黃山之麓阿靈止步不前昂首仰視蕙芳知生必在此山之中豫計於此一時之內定可與吾至愛之夫覲面矣偶憶及此頓易憂懼之念而生愉快之心轉不覺向之足痛踉蹌也

巒岡崢嶸壁五千仞巖壑深邃覓不見底蕙芳步於羊腸之坂拾級而登路旁怪石嵯峨若欲迎人而噬且偏生荆棘手指誤觸每現殷紅碎石充斥輒絆人足而虎狼時嘯狐兔亂竄林中宿鳥格格欲飛蕙芳不啻入恐怖之窟雖使膽豪力壯之偉男子臨此亦將望而却走况弱不禁風之少婦乎卽樵者獵者於光天化日之下尙不敢貿然而來况在風雪交搏之夜乎而蕙芳毫不畏却鼓勇前行約步百武峯回路轉別開一境道路歧岔崎嶇難行私慶幼時常隨父漫遊山水故能履險如夷否則殆矣正于前行遙見一黑影橫前蠕蠕而動蕙芳疑爲鬼魅幾欲驚號凝神注視似有一人酣臥雪中蕙芳粉臆趨趨逆意韓生乎抑行人乎乃騰而狂奔急欲辨爲何人詎有一澗前橫蕙芳四顧傍徨而不審道之所由唯見水面已結堅冰試履其上幸能勝重然險滑萬狀偶一失慎卽遭滅頂之禍蕙芳既涉斯澗卽至雪中人之側鞠躬俯視果韓生也而生之面色灰敗軀體已僵氣息奄奄微如一縷外衣凝雪成冰淅淅有聲蕙芳觸景傷情縱聲大哭生於昏迷之際忽聞哭聲睜目而視陡見蕙芳已至力振枯澀之喉發斷續之言曰嗟乎余意必不復能生面愛卿今夕之會天賜之耶神助之耶今經骨已折腰脅已傷安能偕卿生返故廬將以此地爲夜臺寔吾骸骨耶愛卿趣歸速籌喪葬幸勿與猛風寒雪相抗也蕙芳慰之曰郎幸安寤

妾當出死力援耶。抵家。倘有不測。妾亦不獨存於世也。生慨然曰。余已盡失自動之力。卿烏能援余去。此險地。幸勿蹈險。買禍。蕙芳曰。耶母出斯言。妾之迴腸爲耶寸寸斷矣。耶如疑妾矯情。雖搥心肝以示匪所惜也。語竟。力扶生起。輕拍其衣上之雪。挽其柔臂而叩其遇險之故。生徐曰。余出室門。趑足趨行。隱見山上竹林深處。人影憧憧。遂啓余好奇之心。趨往探視。則睽違數載之故鄉。舊雨也。偶爾重逢。握手言歡。於是席地而坐。出所携酒。縱飲劇談。迨興盡。思返不覺日薄。嶠嶷瑞雪飄飄矣。亟忽忽話別分道。馳歸中途。誤蹴一石。石不勝重。輾輾墜下。余不及攀援。與之俱下。幸有山岬一石。作中流之砥柱。不則軀骨糜矣。斯時。余神志昏惰。良久始醒。萬念俱消。瞑目待斃。獨有阿靈蹲坐。余側。伴余寂寞。余苦噤口不能言。向之頷首者。再而阿靈頗靈。警似悟。余之命意。搖尾捷去。然余不過作慰情勝無之舉。仍慮事成。畫餅不能副余之厚望也。不意事出望外。竟作書郵義哉。犬乎。余誠生死繫之矣。唯滿身鱗傷。不能跬步愛卿。烏能援余離此險地乎。蕙芳曰。耶稍安。毋躁。妾犧牲吾力。負耶而行。生聞言默然。蓋深知其妻體力尙健。今作孤注一擲。或能有萬一之希望也。

生假身於蕙芳之背。蕙芳解帶緊縛生之腰際。使不搖動。束紮既竟。乃循視來徑。展其雙足。努力前行。未幾五十步矣。百步矣。涉冰澗。履巉巖。方欲去險道。蒞康莊。陡聞虎嘯聲甚厲。若邇在左右。蕙芳戰慄。穀棘猛前。狂奔倉猝之間。不計山之夷險。路之高低。亦不知走却幾何路程。忽遇一狼前阻。蕙芳自度必膏虎狼之牙。不能倖免。窘極而號曰。爲之奈何。言未竟。而阿靈突出。奮力撲狼。狼不敵。犬負痛而遁。於是蕙芳驚魂稍定。席地休憩。欲與生慶更生之喜。而生因播盪過甚。痛極而暈矣。蕙芳亟拍之醒。復努力就道。羣

山。攢。聚。荆。棘。遍。地。幸。有。阿。靈。嗅。地。前。導。得。循。故。道。下。山。

月。落。兮。參。橫。黯。兮。無。光。風。急。雪。飄。砭。人。肌。骨。有。一。少。婦。足。踣。沒。雪。蹒。跚。而。來。力。撼。茅。屋。之。門。越。戶。直。入。伊。何。人。伊。何。人。非。蕙。芳。負。其。夫。壻。歸。其。故。廬。乎。蕙。芳。步。入。臥。房。輕。解。帶。結。置。生。於。牀。終。以。困。憊。過。甚。仆。地。暈。絕。生。親。妻。之。暈。五。內。崩。烈。悲。極。亦。暈。當。此。之。時。妻。暈。於。地。夫。暈。於。牀。燈。光。淡。淡。閃。搖。欲。滅。阿。靈。哀。啼。悽。愴。欲。絕。一。若。燈。之。光。犬。之。啼。皆。足。點。綴。此。可。憐。家。庭。中。之。一。對。可。憐。蟲。者。迨。東。方。瞳。矓。公。雞。高。唱。此。一。對。可。憐。蟲。始。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對。視。秋。歎。不。覺。涕。泗。之。滂。沱。移。時。蕙。芳。出。覓。良。醫。得。徽。邑。曹。君。曹。擅。岐。黃。術。投。藥。數。劑。著。手。成。春。調。攝。月。餘。生。健。飯。健。步。如。恆。矣。從。此。以。後。生。遨。遊。之。志。爲。之。稍。阻。且。以。窮。鄉。僻。壤。視。爲。險。地。遂。喬。遷。於。五。都。之。市。變。易。高。尙。之。志。習。染。塵。囂。之。氣。每。值。風。和。日。暖。生。抱。兒。擁。妻。並。坐。閒。話。偶。爾。言。及。遇。險。之。事。生。輒。面。露。驚。色。曼。聲。曰。余。之。復。生。皆。卿。與。阿。靈。之。所。賜。也。因。以。復。生。爲。號。焉。閱。八。月。阿。靈。病。瘳。死。生。親。荷。鋤。瘞。之。并。勒。石。於。其。塚。題。曰。義。犬。阿。靈。之。墓。客。自。皖。來。者。多。能。道。其。事。也。

蘭 閨 唱 和 詩

雪 中 教 夫

(一)

● 南朝懷古

黃葉江南一棹歸

蘆雪葢煙燕子磯

不知賭墅人何處

吳絳珠女史

撫今感昔淚空揮

孫楚樓臺沈碧瓦

一局殘碁已解圍

松雲蘿月獅兒嶺

謝家門巷認烏衣

● 前題和絳珠

夜半羊曇帶酒歸

捉月人懷采石磯

大江誰說限南北

鮑蘋香女史

西州門下淚徒揮

王受燕封加白帽

雁陣橫縱似打圍

拳煙兵扼黃天蕩

帝膺貳號痛青衣

● 前題和絳珠

塵起西風庾亮歸

牛渚然犀認舊磯

誰家小步青紗帳

許碧霞女史

謝公扇又為誰揮

山洞薔薇紅盃袖

對客如今解議圍

鷺洲泛鷁浮新漲

臺城楊柳翠沾衣

小紀事 誣獄

(傲廬)

浙東王予經公先世以木商起家至公益富有資財雄一方時人有王百萬之稱名則轉不傳常置舟運木往來南北洋航行生涯輪運世業幾百年於茲某年某號運船自閩運木回途經某洋昏夜中突有物浮水近舟觸舟作響舟人異而引之起則一方桌一汲水桶也完好猶新桌面桶底書有思本堂楊字樣以曾髹漆不能去舟人方嗟謂同舟遭風覆沒而漂流來者恐尙有人浮海因逆駛而瞭覓之既無所得亦逕東歸詎知儻來之物便爲禍水耶。

同邑楊某作宰於閩以獲賄誣盜被參免因攜眷賦歸去來兮長途萬里一葉飛駕波瀾浪詭較宦海尤險惡也。

楊固酷吏工刮地皮術者於任上剝得民脂膏殊厚雖觀職賦閒自樂囊中多金能面團團作富家翁則初願便慰捐資納官本借此爲發財終南豈真有功名熱哉以故不悲而樂豪概猶昨於省垣聽參候罪時輒微服作狎邪行曲院章臺固貪囊之報効所也。

蕩妓花笑儂與楊有嚙臂盟楊以罷官無拘時從之宿花屢泥楊納之作金屋藏嬌計楊素有季常懼懾於獅威未敢應且鄙花之賤也故陽諾而陰給之以惑其色又未能與絕花有客李某者盜竄也欲納花而花惑於楊拒之李因銜楊而未發楊不知也時與晤於花處漸陰狎李偵知其貪囊豐厚思局篡之楊固奸猾難致不墮其彀且竟與花絕密授意探捕欲得李而置之罪李遂約花亡去。

會楊圖東歸。李乃會黨航乘尾追之。已則另爲一軍。迨後接應。而指揮之懼已。面目爲楊識破也。適王運船來。聞受儼(另一舟)與李舟遇。遂先遭劫。李以空舟無貨。利其船大而行速。遂易舟乘之。仍命舟人爲之駕駛。而不之慮。舟人末如何也。

李黨既追近楊舟。便蜂上劫之。楊驚暈之餘。惟以資贖命盜。既鑿所慾。以未拒捕。亦不之傷。既得手。李舟亦掠而過。呼哨逕去。楊登艙瞭窺。則運船斗大金字之船。號固燦然耀目也。因默識之。既歸里。遂以王爲盜告發。

李既劫楊。旋棄舟登岸去。王之運船得脫險。歸王素長厚。以舟既安。歸無恙。亦未呈官請緝。

時邑宰阮公就土稱義兒者。閱楊詞。噴之斥爲誣。楊進署面訴。所見阮譏之曰。王公邑之望者。爾乃誣之爲盜。既無證據。強予緝捕。欲予效爾厚誣良民。獲題參耶。擲詞於地。拂袖自入。楊忿甚。晉省上控。且聲訴縣令袒盜。不理詞省。批發郡澈究。郡守白公王之盟兒也。以案關省飭。遂星夜密邀王上郡。以省札示之。王閱竟不知所措。因訴己舟亦被盜。據情事。白知楊所見。指此。亟營王疏察。不先呈詞。備案。然以王爲盜。任執路人與言之。必皆掩耳却走不之信也。鄰里聞信。駭甚。爭請保證。誣白爲王計。令亦具詞。訴辨。且請反治楊。誣告罪。一面批飭捕役。偕楊就王運舟之在埠者。指認之。則前舟具在。旋於他舟得方桌。汲水桶。楊便指實爲賊。舟人任辯無効。以王爲主盜。並下之獄。案遂成立。

阮白二公既與王有誼。且明知其冤。竭力爲之營脫。僅以審無確供。覆省。而王徧歷邑郡道。輒特自建獄舍。以居。幸無所苦。

道憲徐公亦深悉王無辜。因利其有風示郡守轉語。王令以十萬金爲壽。願爲反雪。事幾大白矣。道幕某亦涎之。索五萬金。王未之應也。某怒。嗾楊京控。且爲計畫。時楊亦漸悉王寃。惟勢已騎虎。必欲置之死地。受某唆。遂赴京部控。於是道以獲賄府縣。以初盜並免官候審。省委某道幕之從兄也。鍛鍊周章。以實王罪。王遂誣服。論絞。

案達部時。仁和夏相國與王有素。且悉案爲誣。陷爰論刑部。命提京覆訊。以無重贓凶器。難遽定讞。訊知出事。洋面爲閩境行文。閩督會查。真凶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果獲李於花所。

先是李既獲。巨資不復更操舊業。遣散同黨。偕花匿居閩垣。方欣案已定讞。已得逍遙法外。漸嶄然露頭角。豪闊無倫。花則珠飾滿頭。炫動人目。皆楊物也。捕役前以楊同黨案未獲。今忽見其暴富。不類固數疑之。部文下逕前捕之一鞠。果服。旋續獲同黨若干人。併解部歸案。訊辦於是黑幕揭去。直道斯彰。讞既定。王與舟人無辜。昭雪。李與黨論斬。楊誣告。應反坐以盜案未虛。且未刑及無辜。論從末減。贖家產蕩然。旋竟瘞死獄中。承審是案者。印委僚幕。降革有差。凡二十一人。云誠巨獄也。

傲廬曰。公子族人。也財既雄厚。性尤慈善。慷慨明大義。好施與。無富豪鄙吝習。地方公益類多。獨力爲之。推而惠及一邑。一郡。輒有求。必應。往往千金無吝色。名亦愈著。愈廣。公幼失怙。因棄讀。理事。事既長。自恨失學。乃就族設義塾。以教。以養。族子弟。爲公所手植而成名者。且若干人。尤禮重。儒者貧寒者。資濟之。勤劬者。獎進之。懷才而未遇者。播揚之一時。士者多重其行。而感其誠。歸附恐後。門下客常盈。座宰是邑。守是郡者。聞公名。亦多禮重之下。與交納其黠者。且利公有遇國課。不應時。就借貸甘稱門。

源 獄

四

下拜。義兒者有之。公亦從。無拒絕者。然公素不與地方事。不一入公門。干請託。蓋能輕利而不求名。捐除名利。而能自潔。生平有足多者。公工心計。不必節流。而能闢源。以故任揮霍。不損其所有。毫末且增益焉。晚年好結納。方外交竹杖芒履。時出沒白雲深處。而富有如故。好善如故。誣獄案起。士林譁然。多有不恤身家生命。爲公證。誣者卒賴。故人力寃以平反。詎禍患之來。每偶而不單。縲紲甫釋。而回祿旋遭。時公甫自京南歸。夜行鳳凰嶺。距家猶三十里。忽迎面火光燭天。公由高遙矚。顛而大慟。曰。吾家休矣。輿夫慰藉之。謂數十里而遙。南北且不辨。何便知爲公家。公曰。逕東百里內。無高廈崇宅。與吾望者。今火勢猛烈。不可向邇。必吾家也。倍程趨歸。則餘火猶燼。已可憐焦土矣。一訟一火。而鄰右之葬身火窟者。命案且五六起。家遂中落。又抱伯道之戚。益灰心世事。既善後。承立有嗣。竟棄家入鶴峯寺。修養惟不雜度。年九十三卒於寺。善人多歎。天道抑何憤憤。至今談者。猶爲感傷。不置云。

偵探小說 釘屍案

(競存)

法禁森嚴。生命綦重。片言折獄。世有幾人。若果光怪陸離。案情奇幻。恐非搜查真確之證據者。必不能廉得其情。而永昭信讞。然而五日京兆。視如傳舍。爲父母官者。幾人人以此存心。又孰肯微服出巡。不假手胥吏哉。司法獨立。誠哉不可緩。吾因是不得不服膺前清之觀察梁公。

梁公微時。出宰阜寧。政簡刑清。人稱上理。每於自公之暇。微服巡行。某日往謁太守。途次山陽。邑境陡見一少婦。服縞素之衣。大帛之裙。手持楮帛。前行度必爲新喪。嫠婦初不置意。俄而旋風起處。捲襟袪之。長裙而露。襪紅色。褻褲焉。心大異。隨之行。自東東之。自北北之。則見上下衣縞素如故。然距離稍遠。則旋風之作劇也。如故。褻褲之示豔也。如故。旋見黃土一坏。斬焉如新。婦至是而尼足。且奠且焚。冥鏹然而哭之。不甚哀。彼無情之封家。姨又吹舞。其冥鏹而四散。婦神色張皇。伏地而默禱。良久。公愈疑。仍尾隨。婦行抵婦所居里。密訪近鄰。僅知新喪者爲其所夫。無病暴卒。草草完葬而已。偌大疑案。仍無端緒。可尋也。公至是更番裝販。夫市卒不辭勞悴。盡情偵察。始微聞婦有不貞名。然亦或知或不知。或疑爲誣陷者。而不知公之持意。乃愈以堅決矣。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况山陽民風刁賴。歷任宰官。視捕務均如具文。梁公第爲毗鄰之百里侯。亦何勞越俎代謀。轉干非分乎。乃梁公不畏煩勞。誓必撥雲霧而見天日。至郡謁太守後。卽以所見。顛末盡語。山陽令而某山陽令官習甚深。除趨媚上峯外。悉置民事於不問。若語以某缺之肥瘠。年可得若干金。或方引

爲同調。今乃語以不亟之務。且有關治下之名譽。得毋笑其太不解事。類書生之迂腐乎。公憤甚。還以告太守。不料太守乃官官相護。一鼻孔出氣者。遽曰。此山陽事也。何勞君越俎爲公。愈憤。乃不辭跋涉之勞。詣袁浦進謁。孫寄圃節相悉陳所見。時孫尙開府江淮。與梁爲世誼。且知梁問民疾苦深。得清慎勤三昧。平時雅重其人。乃曰。君遇事熱心誠親。民官中之佼佼者。然此時尸骨已寒。證據無着。縱欲辦理此案。將從何而措手乎。梁曰。據愚見而論。是必謀斃本夫。無可諱飾者。我公愛民如子。務請速檄山陽令會同本邑檢驗。懇予限一月期。必可水落石出。盡得此中之真相。孫曰。開棺檢驗。情罪重大。茲事非可兒戲。設有不實。將若之何。梁毅然曰。偷限滿而不得直。願如律反坐。孫嘉其壯氣。且知其極有成竹。乃許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寂寂之彈丸中。忽聞有驚天動人謀斃親夫之案出。又得青天父母官爲死者於沉冤海中。不憚冒險開檢。以務得其平反。詎非詫爲創局。奔走賊告。由是一人傳什什人傳百。開審之日。幾乎萬人空巷。觀者塞途。泊乎開棺驗視。則死者奕奕有生。氣微特全。屍未腐。且亦竟體無傷。一時觀審者譁逐叫囂。聲沸達於極度。有謂梁公之虛構蜃樓者。有謂其慎重民命。心實無他。然不應輕舉妄動。一至於此者。而山陽令已與梁有隙。且爲之推波助瀾。盡情窘辱。幾令梁公無置喙之餘地。而某婦則反曲爲直。悻悻然不假辭色。且攔公輿而堅不釋行。謂須償生者橫被之惡名。及死者暴露之冤苦。而就地梟棍之疾視。良吏者乃適假以羽翼。而助桀爲虐。公四面楚歌。惶窘萬狀。不得已厲聲叱責曰。余爲一介命官。既有疑竇。分應查察。事果不實。國法具在。汝輩人民亦知陵辱父母官罪有應得乎。至是諸惡少始稍稍引去。而公乃免於辱。效蜀漢馬謖故事。詣袁浦聽節相參處。遂以平生引爲知己之孫公至此亦不免。

操皮相之詰責曰吾曩者曾勸君少待勿遽妄動今果如何然而梁公遇事雖掣肘而志固未灰心固未死也復免冠曰如荷公矜憐乞再予一月限當爲最後之偵察前者辦事騷擾固難辭咎然而獨有見地不甘冤獄此心可質天日設再不實息壤在彼自甘反坐也蓋此時孫與梁均成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作縮腳計劃以更觀究竟乃謂梁公曰茲事闔境皆知若屆限而仍無端倪我無如爾何矣梁公乃唯唯應命而退

公歸署後神色自若仍喬裝他服買其餘勇四出偵訪匆匆兩旬來仍茫無所獲末後僞爲經營小商者徘徊於山阜間時當暮色蒼然炊煙四起復前行里許則爲一村落人家臨水茅屋數椽熒熒燈光自黑暗裂縫中射出躡足而往則柴扉虛掩推扉遽入見一老嫗箕踞而事縫紉訝不速之客來亟起立曰客何爲者公曰商人沿途販賣無棲止常所頃者日暮途窮距旅邸甚遠又聞此間爲互鄉盜風素熾分屬良民畏行多露值此長夜未央可否商假尺寸地以聊蔽風雨乎至賃金多寡可不計也老嫗察其來意頗誠乃曰賃金乎勿需此惟我兒非長厚慷慨者平日里人商假有無均難首肯不如不告而匿於他所之爲愈也言時乃導引至竈下之柴屋中謂姑在此間假寐可乎公乃頷首作謝狀以示且住爲佳也無何而夜色沉沉計魚更已三躍驟聞叩門聲甚亟心度必嫗子歸家矣旋聞某子取火謂欲赴竈下覓食又似聞某嫗柔聲微語曰隔壁柴屋中有外來行商權請假寐一宵汝宜慎之而善待之某唯唯果携火入熟視公者再乃笑顏相向曰若爲君子長者阿母胡以此不潔場所爲下榻地乎亟促公起改容爲禮公知其意良不惡乃互詢邦族而此時公蟄伏竈下腹已雷鳴飢不可耐某子亟盛置酒肉與公對酌

意頗相得。公見某子吐屬豪爽，雖少謙抑儀注而多露誠坦意，旨乃於酒酣之頃詢其所操業，則支吾以對。公復詢曰：「僕爲客商，所謂入境問禁，入國問俗，意有所請，每不憚許。子之煩聞此問，梁公作宰，歷有年矣。平時政聲何如？」某正色言曰：「清慎廉明，愛民如子者也。今乃爲德而蒙禍矣。公驚問何故？」某微哂曰：「汝不聞山陽近案耶？」梁公誠慎重，民命明察秋毫，然身陷濁流中，爲衆宵小所播弄，始終未得真相。其奈之何？今已成騎虎勢矣。言竟若不勝其憤惜狀。至是公故給之激之曰：「道聽悠悠，人言藉藉，僉謂梁公喜事而偵事，此案固莫須有。今聞子言得毋真有此冤獄天網恢恢，竟至疏漏耶？」某太息而不答。狂飲如故，公乃不敢相偏徇。左右而言他，蓋恐黷之久則神龍見首不見尾，轉至弄巧成拙且恐某與是案有關，宜以坦率無意出之，固不可露絲毫偵察之破綻也。及乎既醉以酒，既飽以餐，乃延公至別室而就寢。公就寢室後，不數分鐘而鼾聲已大作。實則故作此鼾聲以達彼母子之耳鼓，以示了不經意之狀。至若何哄誘某子以務盡其詞之念，正轉轡於方寸中而不能自己。翌日乃答謝某子曰：「余僕僕道途，閱人多矣，未有如子之坦真示懷慷慨可風者。是以一見傾心，勝逢故舊，不揣唐突，敢與子訂金蘭，可乎？」某甚表同情，乃相與焚香頂禮，交拜。老嫗談次，復一再詢及前案，謂子於此事未及告終，何殊宣講說書，憂焉中止。令愛聽者大爲掃興也。言時故作不耐意，而某仍不答。如故公盛怒曰：「吾儕誼訂金蘭，分應甘苦同嘗，肺腑相示，此事與子無干，僅可假作談資者。子尙隱秘不宣，然則何賴此異姓義弟爲哉？余誤相人矣。請從此辭。言畢拂袖而出。某復挽之回而謝過曰：「語云惟口起羞，此事關係甚巨，故不敢妄言耳。兄既不耐，敢爲一一剖之。然請守秘密，遂復扁篋門庭，公入而笑語曰：「兄頃詢弟所操業，實不敢買然相告。今觀

兄。目。光。明。銳。試。察。言。觀。色。究。視。弟。爲。何。如。人。公。曰。光。明。磊。落。不。讓。關。中。豪。俠。也。惜。無。用。武。地。耳。某。曰。誠。然。然。平。日。臨。財。苟。得。差。堪。自。信。者。必。擇。他。家。之。劫。取。不。義。財。者。始。敢。一。試。其。伎。倆。用。以。贖。己。身。而。周。貧。乏。日。前。聞。山。陽。某。家。吞。沒。他。人。貲。千。餘。金。弟。幸。有。機。可。乘。乃。亟。逾。垣。而。往。不。意。倉。猝。間。誤。入。鄰。家。姑。匿。後。庭。正。俟。隙。而。動。時。忽。見。有。男。婦。二。人。持。樽。對。飲。意。態。閒。甚。形。狎。褻。俄。聞。門。外。剝。啄。聲。婦。髮。時。收。匿。飲。器。手。足。無。措。而。所。謂。男。子。者。已。不。見。踪。影。俄。見。一。似。醉。似。病。之。男。子。踉。蹌。入。房。後。卽。息。候。在。牀。又。久。之。不。聞。聲。息。未。幾。見。婦。復。出。喚。前。飲。之。男。子。持。巨。釘。一。入。內。猛。向。扶。東。倒。西。某。男。子。之。髮。際。中。揪。入。某。男。子。輾。地。大。號。不。久。卽。聲。浪。寂。然。余。爲。之。不。寒。而。栗。乃。仍。來。時。之。路。徑。而。出。又。未。幾。聞。婦。人。躡。踴。號。泣。聲。振。瓦。屋。比。鄰。咸。來。集。視。余。亦。混。入。羣。中。僉。謂。必。罹。暴。疾。而。卒。余。初。擬。盡。揭。毒。謀。以。雪。死。者。之。恨。乃。恐。因。吾。業。之。窺。破。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暫。爲。容。忍。前。數。日。開。檢。時。余。小。目。見。行。兇。之。男。子。在。場。中。暗。伸。中。指。爲。符。號。而。山。陽。作。役。驗。及。髮。際。時。亦。含。混。報。曰。無。傷。余。此。時。積。不。能。平。又。擬。興。發。繼。思。堂。堂。阜。宰。令。尙。力。不。從。心。不。克。平。反。此。冤。獄。諺。云。黃。金。鑿。盡。青。天。有。何。能。力。而。可。以。援。手。乎。况。弟。本。如。手。兒。若。不。度。德。量。力。螳。臂。當。車。一。旦。爲。毫。棍。所。疾。視。則。頻。年。之。積。竊。案。同。時。併。發。矣。故。又。默。爾。而。息。可。哀。哉。此。爲。民。請。命。之。良。有。司。幾。乎。衆。口。鑠。金。不。爲。天。眷。卬。反。爲。人。困。也。尙。何。言。哉。乃。相。與。太。息。而。已。

翌晨公遂不別而行往謁孫公請復檄山陽縣會同清河阜宰公行檢驗一時觀者羣集較前訊尤盛羣件遵令檢驗果於髮際檢出巨釘一枚長可六寸許復傳訊姦夫淫婦始尙不認經喚某至案前令陳當夕情形某乃繪聲繪色爲之一一僕述案無可遁始從實供認而依法執行人心大快由是節相益重其

經 局 畫

人。奏。保。於。滿。廷。以。為。僚。屬。之。勸。而。梁。公。官。聲。亦。於。以。暴。著。竟。得。不。次。超。擢。不。數。年。進。秩。道。員。觀。察。淮。陽。矣。
 某。子。與。疆。亦。復。迎。養。署。中。厚。給。賞。財。以。為。酬。報。且。始。終。呼。為。昆。弟。而。不。名。云。

大



小說 黑魚精

(劍山)

吳興縣板橋村。驟患疫。男女老幼死已二十人。臥而呻者如其數。村長陳姓。邀村農集其家。議除疫之法。村長曰。余昨夜夢一道人。謂吾村有妖。故有疫。我求道人作法。道人已允之。道人裝飾古樸。今猶憶之。特不知世間果有道人能應吾夢否。諸君如見異人來吾村。宜善款之。言畢。有某曰。今日入市爲吾子市藥。於村外一里。遙見一人作道裝。村長聞言。忻然出村尋之。不得。方欲歸家。道人忽歎步。村前。村長曰。是矣。率村人近前迎候。道左。踞而請救。道人固辭。村人固請。道人乃曰。姑爲若儕一察。乃環巡村四圍。不得致疫之由。既而行。至村前井旁。道人忽大詫曰。井中有黑魚精。若不効。禁死人。且無已時。村農聞言。咸愕然。甲曰。道人之言是矣。余日前夜飲於鄰村歸時。見一好女子立井旁。余念吾村無此好女子。且夜深無汲水理。直前趨視。一無所見。惟聞井中有聲而已。乙曰。吾所見則異。是余一夜往田間。見井旁立一黑醜婦。被髮及地。搏膺狂呼。余近其側。則入井中而沒。道人曰。魚精變化萬狀。美醜俱能。既能現形。造孽必多。余當爲若儕除之。余前在蘇州某紳子爲狐女所魅。日漸羸。効禁無效。余經其門。見白烟自內出。知爲狐也。余入見紳。紳喜。囑余下榻。其家以伺狐。夜半。狐至。余入公子室。狐女多方誘余。余終不動。狐與余鬥。余先黏符門上以防其逸。門法良久。狐復原形。弭首就縛。又余在鎮江時。某富翁女爲狐魅。村人聞言至此。咸以道人爲神。急欲消一村災。不欲道人繼續陳說。村長乃請曰。吾儕聞命矣。然則井中魚精。道人盡施法力除之。道人笑曰。非酬我四十金。不可。村人曰。吾村貧也。請以十金爲酬。道人搖首曰。此豈十金能辦。

者若儕當知吾學法時費千金若儕閱人甚多能治鬼狐者曾遇幾人不我允者我且去行看汝村家破人亡也汝儕欲我體諒貧苦不知彼黑魚精亦能體諒汝村貧苦否掉臂竟去

村農中有名阿義者有胆力欲自入井捉黑魚精村老止之議曰得道人力除去此精吾村可以平安無事四十金何足惜否則日後損失何止此數乃決議請道人劾治時道人已至鄰村村長又往延之來如其言設壇道人命村人下井捉捕村人瑟縮不前道人曰無害我在壇上作法精靈神通廣大亦當俯首就擒阿義告奮勇村人問道曰此魚重量若干道人曰富不過五斤阿義下井初不見黑魚蹤跡旋魚忽跳躍水面活潑異常義東則黑魚躍於西義西則黑魚躍於東入井二時許未就擒義奮力掣其鱗忽被黑魚咬破一指血淋漓滴痛不可忍乃呼救命村人撈出之道人曰此精真可惡不知死期已在目前尙如此兇惡乃更命一少年入井少年固有胆力曾不推却既入井不見黑魚蹤跡遂伸手入泥中摸索多時得黑魚之尾少年力拔之魚又掉尾而逝

時有自稱王半仙者來指道人曰此人在此何爲村人曰捉黑魚精耳半仙曰汝儕曾聞道人談及此魚之重量否村人曰聞之云不過五斤曰是也據我所知此魚左鱗已損傷右目已突出當不致如何兇怪斯時少年忽在井中狂呼曰黑魚精已得矣村人援之出見黑魚左鱗確已損傷右目果突出遂尊半仙爲仙羅拜其前道人旁視大恚村人之黠者在旁憇憇二人曰一爲半仙一爲道人畢竟半仙本領高道人欲吾儕四十金者何不與半仙鬥法半仙直前批道人頰曰汝非許淇樵耶今乃在此騙人道人欲強辯半仙又曰尙欲強辯耶遂喝村人縛之語村人曰余昨入市見淇樵買一黑魚重約四五斤當時余細

視此魚見左鱗損傷右目突出淇樵直出市梢而去余甚疑焉方今天氣炎熱淇樵一人寄跡異鄉焉用此俗大之黑魚不意其即將此魚投入村前井中以為行騙之計而余今日適來此村診病否則若僥受欺矣余雖以半仙名然一生未嘗欺人至於醫術則傳自先祖自問不致如庸醫殺人余所以喜著道人裝者蓋余為前清廩生今民國肇造吾輩老朽已無用處乃效古人之佯狂自放度此餘年人以余能藥到病除遂以半仙名余余亦因為號余豈仙人哉且世間亦安有仙人所謂仙人者大都今日之許淇樵耳有疾宜速診視信狐鬼無益也村人聞言咸切齒欲將淇樵送之警局淇樵再三哀懇始罷村人乃烹黑魚具酒飲半仙云

古梅仙館詩鐘

郭襄士徵集

西施美人乳 (分詠格)

淡妝濃抹湖邊景。軟玉溫香塞上酥。

吳王苑裏迷花草。唐帝宮中損木瓜。

魂銷菡蠶游湖日。響起楊環出浴時。

珠幌月明嬌似玉。蓮花水暖滑如酥。

越女捨身揮慧劍。吳兒染指玷肥瓊。

吳國君王誤鳥喙。唐宮天子弄雞頭。

採將蓮實心仍捧。拈到桐花指亦香。

最是捧心邀帝眷。不堪印爪怕君知。

小世守財虜

(天真)

渠渠夏屋中琉璃明窗畔。坐一老者。面團團。髮斑斑。蹙其眉。低首沉思。一若重有心事者。俄而門帘啓。處一侍者入。老者顧而詢曰。若從內室出耶。大公子之疾如何矣。曰。然。聞主母言。大公子患熱益甚的係。勞心過度。特來請主人進內商酌。老者喟然曰。吾亦作如是想。老冬哄畢。竟迂腐書獸。賊人真不淺哉。若速爲我致師爺。謂大公子已因讀書專心身羸致疾。切勿再賊。二公子侍者應命趨書房。老者亦起而入內。見其妻淚盈兩眶。中頓足怨之曰。讀書小事耳。我原不欲苦吾子而汝必欲陷玉玲兩兒於不幸之書房。先生又迂腐甚事。事求全責備。阿玉病矣。阿玲且將從其後也。老者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又傳命之書房。令二公子入。未幾而玲兒至。阿母撫其額。復以手撫己額。更撫牀上之阿玉。額有頃。嘆曰。噫。阿玲殆亦有些兒焦熱矣。殆與阿玉相去一間矣。向老者曰。如何如何。復向玲兒曰。汝真孩子。氣尙不自覺。頭疼耶。玲兒則嬉笑曰。我不疼。我不疼。我不像阿哥之好逃學也。阿哥乎。先生特命弟來喚汝去。設汝生書背不出者。殆又欲嘗老筭干滋味矣。母曰。咄。先生真豈有此理。賊告玉兒。至於此。尙欲曉曉筭干不筭干耶。老者曰。我倩彼來原爲使伴兒輩靜心怡養。今若此。夫烏可以再留。當速辭其館。明日而先生去。自是以後。阿玉聞讀書則必病。玲兒又從而效尤。遍請名儒宿彥。終不及三日而他去。會有邑士之無聊者。艷老者薪厚。不惜低心下氣而往。遇兩生如上賓。終日授以奕。奕而倦。則弄鸚哥以取悅之。玉兒自是不復病。視書房如樂土焉。母氏喜謂個生。生真解人也。乃於每月致送正薪外。另於例外餽酬金以示優待。老者亦

曰。個先生着實不錯。

光陰如駒隙。蹉跎已三年。兩兒之技已大進。有時居然戰勝先生矣。未幾先生中疫死。玉兒哭之慟。父母相勸不爲動。久之。言曰。兒除已死先生外。不願再從人師矣。父母鍾愛甚。亦無如之何。既而玉兒商其弟曰。鬱鬱居鄉。無聊實甚。吾聞海上繁華國。盍借一游乎。弟曰。諾。遂相率白父母。父母不忍使愛兒離膝下。頓現躊躇態。玉兒逞其利齒曰。兒曩聞先生言。男兒當志乎四方。人非木石。自不甘終老於一隅。阿父阿母果愛兒。願得三百金。俾兒游學海上。三年有成。阿父亦可稍吐守財虜之氣。贊一聲富貴雙全矣。老者曰。洋出身果然好。其如吾兒嬌弱。不能歷彼旅程。何。玉笑曰。張家景哥。不常旅居滬濱乎。兒如有不便者。可往詢之於彼也。父母不得已。祇得稍領其首。玉兒狂喜。不數日而玉玲兩兒行矣。父若母慮其年少。無知特飭幹僕周升送之行。既抵滬。當卽往詢張景園。張固洋行小鬼。窺玉玲之來意。終日引之混跡於歌場舞榭間。玉玲血氣未定。初到花團錦簇之上海。金迷紙醉。不知所從。正所謂野人兒。見了花木屐也。於是舉凡瘟生曲辯子。豬頭三。阿木林種種之雅號。靡不加之於玉玲之身。以爲特別之頭銜。玉玲日惟渾沌於銷金窟。喜笑怒罵不之顧。俄而旅費告盡。倩張代書致父母。父母正在依閭望。一旦得兒書。如從天。上降來。急啓而誦之。老者之色遽變。嫗詢之。則兒輩來索費矣。嫗曰。若真昏憤。若精明計較。以蓄積者果爲誰乎。兒輩居滬。上既得張氏提携。異日發洋財。一反掌間事。而汝必吝之。殆非所謂有心拆去上天梯耶。老者雖吝。吝至是。亦無如之何。况彼固素抱爲兒孫作馬牛之宗旨者。故對於佃戶及他人。必銖銖計較。獨對於兩兒。則力竭吝吝之念。此亦世之甘爲兒孫作馬牛者。心理所同具。吾亦無暇深責夫斯老。

也。

玉玲兩兒一封書去。不數日而款如數匯來。酒地花天。大肆揮霍。且也海上流氓。數多於腳。耳玉玲昆仲之徽號。如蟻附羶。靡不以一交玉玲爲大幸。而玉玲銷魂未已。繼以構蒲狂嫖。濫賭日益沉迷。一刻千金。妄知愛惜。一若不知而父之辛勤一世。以積得來者。謂不如此不足。以顯闊綽也。不給則徵之於父。而父必搜括佃戶集以應之。予取予求。毫無吝態。既而家中之動產。棄過半矣。老者欲止付而。媪猶不忍。暗自典質以解滙。未幾。媪之私蓄亦將盡矣。老者時時遷怒於媪。媪既憂且憤。遂成心疾。已而疾劇而逝。老者作書告兩兒。并將家中狀況。懇切述之。冀有以憬兒。迷津激動。歸思願兩兒大不然。方家書之至。滙玉玲昆仲適赴北里。讎寓中人以書明火急字樣。特專足以報之。同席皆目瞪不知。此中何事。詎知玉兒願玲兒而笑曰。吾以爲彼老死矣。乃媪死耳。媪死又何與於我輩。彼老年長。豈不知料理哉。且彼老死。吾輩尙有利權之希望。媪死亦無分毫之利權到手。空走一遭耳。抑未審彼老之設計。以招我輩歸歟。玲曰。弟正作此想也。玉笑且呼曰。爲了一封書。使我少喝幾杯酒。遂取巨觥飲立盡。友人稱豪。玉玲俱自得。既歸寓。玲告其兄曰。日間來信。微論其真假。第人情亦不可不顧。當作書以慰之。玉頷首。遂倩友人執筆代表其意。老者方盼遊子歸來。及見郵筒。老者嘆曰。殆不歸矣。遂展箋讀之曰。

兒輩久離膝下。不克躬親奉養。正以酬應之纏繞耳。今日適在歡讌。忽接家中來書。驚悉母氏仙逝。在我父從此形單影隻。無聊甚於孤鴻。傷悼過於楚雁。炊白之夢。兆堪驚。鼓盆之歌。音太慘。然而人生若浮夢。爲歡幾何。衣食既無缺。大堪優游以卒歲。兒輩心爲形役。酬應太繁。不克奔回鄉里。遵制成服。悵

也何如還祈節哀順變以保餘年則幸甚矣。

老者閱此書覺其不倫不類似勸慰似譏諷乃氣憤填胸悲淚狂流痛恨太息曰兒輩溺情滬上疾不可爲矣不得已揮淚以葬老妻之遺骸草草而已。

遊子不歸老人形毀其暮景亦太可憐矣老者不知自適猶必粗衣糲食人或笑之則曰吾子不肖惟利是視吾不如是恐步若敖氏之鬼矣留此殘羹預備爲將來作祭祀資耳蓋窺其意猶將以利動兒輩思親之念也於是每逢蠶事方罷鄉之人抱布買絲如火如荼之日光下必有老者之影蹣跚於途纒額汗點點喘息如牛鳴老者意在收斂不及顧身之熱也或於田事將畢嚴寒徹骨雨雪滂沱間亦必有老者之踪跡絡繹於道上肅風怒吼中隱約猶傳老者之咳嗽有見之者則謂其身披敝裘足履木屐真彷彿當年之踏雪尋梅其實則索逋耳或告以年事已高正可圍爐享福老者必曰吾爲錢不得已耳或有爲之劃策者曰云何不雇人經理老者必謝曰世風日下吾不敢信人耳談者語塞老者則風塵僕僕如故每抵佃戶家必嘵嘵擾不休佃戶無奈甚至有典衣質物以應其徵者又常乘人之急出資貸之貸者必以田產房屋或絲或葉等品以相抵押利息則三分四分不嫌重約期以償不則取其抵押品而沒入之輾轉間不啻以低微之值購得各種產業鄉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者致富之術誠奇矣。

一日者老者又策杖而臨逋者之門農之兒驚且啼農之婦泣且詈農則偏促不自安踞戶側而太息老者見斯狀疑婦之詈己也則揚其聲曰咄……邨婆敢罵我耶語未畢農人之踞者起婦人之泣者笑力白曰否否家人自相爭耳幸翁息怒老者悻悻曰汝輩欲求安速奉子母來四十三金五角弗稍吝否則必

不休。婦目注其夫。一若曰：數何其多也！夫則低其首而淚如縷。衣襟且濕透。老翁曰：若見我來，始則申。申。詈。繼且作對泣。何狡詐至此！須知我之來爲汝款來也。不償吾不汝宥。薄田數畝，非汝家物矣。何趨何從。惟汝自擇。

嗟乎！閱者諸君，抑知農人之何以泣乎？農婦又何以泣且詈乎？蓋是年春初，鄉中賭風熾，毒之所及，遍於各邨。而農亦受害之一分子。農初恃遺產，習游蕩。今春染指，果失足焉。負債纍纍，不得已奔於老者之門。以田數畝抵貸四十金。老者利其急，固抑之。旋訂期十閱月，起以四分半息。且以月計焉。屆期而不清償者，則所抵沒入。農則如飢者思食，不擇精糲，但求能致四十金者。雖更苛刻，亦必承受。不待老者言畢，一允之。轉瞬及期，償無所出。婦恨夫也。不良切齒，以詈而農。則既有室人交謫，復遭債權催逼。債台高築，室如懸磬。撫心內疚，能不啜泣而老者又具鐵石心腸。面如冰霜，巖峻有加。農正在無可奈何之時，適鄰右張老聞聲至，則見農夫婦雙雙跼於老者前，泣求展限。而老者不爲動色。且加厲焉。張老故善講因果者，和顏悅色向老者致敬禮。顧農而慘然曰：哀哉！若夫人之子，翁固長者當憶及十年前之徐貴也。老者微頷其首曰：徐貴昔年之故友也。張老曰：是矣。然則彼非徐貴之子乎？老者遽曰：銀錢交涉，骨肉且不願矧故友乎？彼欠我爲銀錢，我所索亦銀錢，固不涉交誼也。張老知其誤會，笑曰：徐貴在日，亦嘗以翁頃之所言如口頭禪。逢彼之怒，邨中人嚙不穀。棘徐貴，錙銖積蓄，計及分毫。臨死之日，固儼然一邨中之殷富。奈一坏之土，未乾家產已喪其半。蓋彼不肖子，抵押於他人者，券可盈寸矣。及今僅十載，且遜於吾輩矣。然則以金錢庇子孫，曷若積福德以蔭子孫耶？翁年幾何矣？令耶何如矣？區區數十金，亦勞長者玉趾耶。

翁聞其言亦覺動容。喟然曰：徐貴之後，其若是乎？方欲續言，張老亦長嘆息曰：天理循環，固宜如是。今翁之對彼，正如徐貴之對人也。今其子亦受長者之催逼矣。此中非有天理存耶？老者曰：然則吾其捨彼哉？張老躍起曰：否否。吾非爲彼緩頰者，恨長者之對彼，尙不及徐貴之對人耳。老者聞言，不覺黯然神傷，俯首不言者有頃，飄然而去。張老追之曰：翁遽赦之耶？老者絕不一回顧，有見之者，則謂其滿面淚痕矣。張老既不及歸，語農人曰：彼翁心理中，已受老夫感悟，農人莫明其故，猶惶悚不能安。翌日，有人自鄰邨來，齋二包，封授農家。農故略識之無者，趕請鄰右張老來，張老啓農書，得銀十兩，又田單數紙，既又啓自封，則亦有銀十兩，并書一通曰：

昨蒙點化，已恍然前非。茲備銀十兩，以酬長者，固知長者不嗜，倘來物亦聊以表微忱耳。又璧徐某田單數紙，并銀十兩，望長者大施點化，使彼得小本營生，毋永淪於塵劫。

農益不自安，而張老則欣然曰：彼已受點化矣。農疑貪銀而喜，遂相偕携銀至老者家。至則方之使者揮淚出告曰：主人死矣，主人死矣。農人驚，張老且笑曰：佛法真無邊哉！彼其懺悔矣乎？雖然，老夫以數言而致彼死，亦罪過哉！乃與農人俱進內室，則老者危坐革製背椅上，俯其首而垂其目，目緣滴滴，尙含淚痕。高齋豐宇，盡變紙色，清潔齊整，四座無塵之琉璃室中，陡爲慘霧愁雲所盤繞。農人見此，不覺駭然。張老之色尙鎮靜，旋於死者身畔之書案上，發現一紙，視之似絕命書，似懺悔書，自怨自艾，蓋守財虜之伏罪供狀也。未幾而左右鄰人咸蒞止，僉稱死者鮮親屬，首宜急召兩子歸，問有以兩子母死不到爲病者，張老曰：無傷也。母之死，財權操父手，今父且死，必爭先恐後來領遺產也。

已而二子果至自滬歸。距死之日五日矣。衆出老者之遺筆以示兩子。玉則注全神於簿記契券。區區遺筆。膜不關心。玲尙有人心。讀遺筆及撫育兩兒之辛苦經營。盤剝之劬勞。以及兩子之滬後之荒蕩。冶遊。殆爲眼前報應。諸語已不覺眼角悲淚狂流。末又讀至盤剝之罪過。一死不足以蔽其辜。云云。心頭陣陣。酸楚不覺。暈去昏沉數日。始稍稍省人事。問哥哥則已杳如黃鶴。侍其側者僅鄰家之老嫗二人耳。更數日病已稍瘳。起牀理賬牘。則已損失大半。詢鄰人始悉玲方病時。玉挾其資圖逸爲鄰人阻。始剩一二分。於玲乘鄰不備而宵遁。玲頓足嘆息曰。叔寶真全無心肝哉。父死不知哀。弟病不爲恤。禽獸而馴者尙不致此。安知非吾父魚肉鄉民之所致哉。天意好還。報施不爽。可不懼哉。六根淨盡。方證菩提。滅絕七情。是爲大智。吾願懺悔去矣。遂燬諸債券以示不追。既往又盡散殘資以濟邨中貧乞。一肩行李。逕向西子湖邊某大叢林而去。而玉兒自挾資去後。音信杳然。越五年歲癸丑。二次革命起。滬上勞働界如人力車夫輩之死於難者不可數有。自滬上歸者謂玉兒亦此中一份子也。年來里人輒舉老者之事以相勸誡。老者地下而有知亦當悔煞當初矣。

蘭 閨 唱 和 詞

守
財
壽

● 別銀燈 檢書與陳琴仙夜話

絳珠女史

一。夜。芭。蕉。滴。雨。幾。度。薔。薇。盪。露。盞。燼。香。殘。花。箋。粉。漬。重。檢。舊。時。簫。譜。紅。暉。碧。蠶。一。篇。
守。不。曾。拋。去。不。道。萍。踪。又。聚。始。信。蓮。心。忒。苦。銀。蠟。光。寒。銅。龍。漏。永。兩。地。離。懷。重。訴。
鶯。儔。燕。侶。猶。記。得。翠。樓。高。處。

● 前調 和吳女史絳珠檢書之作次韻

琴仙女史

燈。下。連。宵。話。雨。鍾。底。非。秋。垂。露。翦。翠。裁。紅。紆。青。拖。紫。重。讀。碧。山。詞。譜。芸。香。辟。蠹。纒。食。
字。化。仙。飛。去。難。礙。今。宵。懽。聚。忘。却。經。年。愁。苦。大。捨。多。才。小。憐。續。命。花。下。舊。情。重。訴。
命。儔。嘯。侶。須。記。取。海。天。闊。處。

● 前調 和吳絳珠陳琴仙兩女史

蘋香女史

日。日。櫛。風。沐。雨。夜。夜。戴。星。披。露。荷。芰。愁。紅。薔。蕪。慘。綠。不。入。羣。芳。舊。譜。神。仙。一。蠹。化。脈。
望。挾。書。遁。去。說。甚。蓬。飄。萍。聚。說。甚。薺。甘。荼。苦。百。種。柔。情。千。般。幽。恨。除。却。天。公。莫。訴。
蘭。閨。伴。侶。攬。手。認。萬。花。深。處。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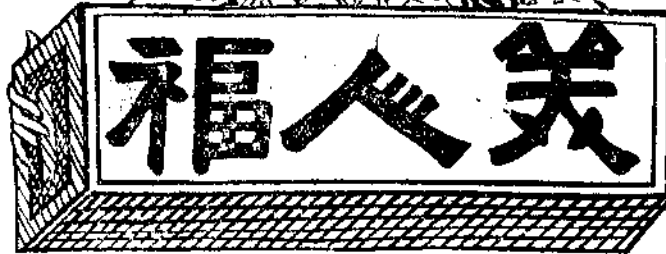
林

篇長

本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現已再版

▲欲購從速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定夷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誦 初版三千册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茲再版業已出版是書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美人讀之可以吐氣可以慰情少年夫婦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 讀者手微一編當信斯言之不謬也全書共十二萬言洋裝一册定價大洋六角

本局緊急要啓事

本局出版各書猥蒙海內外人士歡迎不脛而走有口皆碑如李著鴛湖潮霞玉怨紅粉劫湘娥淚窗淚影等書尤為社會所稱許乃近日廣東方面有人翻版盜印屢申警告置若罔聞日所印各書即用本局鉛印之紙本局照石印紙張既劣字跡更壞是既不特侵犯本局權利抑且妨礙本局名譽今特為絕假冒起見特約廣州雙門底林記書棧為本局廣東代發行者購書諸君務各注意凡字跡模糊紙張粗劣者皆翻印之書也 國華書局謹啓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歐美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續)

由塵周之棟譯

第三十一章 結縭

如是者約二小時許。余心地不甯。故所見所聞。均模糊不甚了了。舉家上下。舍余一身而外。無一人不驚動。余之表姊妹。此呼彼喚。余不知其人在何所也。姨母白禮。姬氏。嘗聲咄咄。不知何人又觸其怒也。而製衣之匠。取衣為余穿之。口中喃喃則議論余衣之長短大小也。時或立而遠之望。而大喜則自矜其手段之勝人也。此外則風聲大作。直吹入烟囪之內。而禮拜堂內之鐘聲。與聖母利石之波濤聲。又隨風而俱來。餘如馬蹄聲及車輪聲。更瑣碎不能細辨矣。余之結婚禮服。以象牙色緞製之。繡以銀花光澤可鑑。冠綴芙蓉丹橘之花。面覆紗巾。寶石為簪。明珠為項圈。人皆謂余烏雲蓋頂。與明珠寶石相輝映。黑色現作綠色。余自知心雖不樂。而貌則尚可觀也。時余在房中聞衣聲。粹掠余房而過。同時有多人自樓上而下。喋喋而談。繼之以馬車閉門之聲。吾父作沉重之音。問曰：新娘妝罷乎？行矣。時至矣。家中之人。惟吾父不事修飾。衣履如恆。即鈕間鮮花。亦不之佩。與余同坐馬車中。雖語言寡默。而意頗自得。時風暴而狂。余

恐悸不能制。吾父慰余曰：勿過驚。此乃斜風僻雨而已。庸何傷乎。

既抵禮拜堂。見坐位盡滿。幾無隙地。卽正面望樓之上。已坐滿學童。村姑樵子。啾啾耳語。如燕鳴樹上。余倚於吾父臂。上行至堂之中央。於琴聲之間。聽旁人之談論。一人曰：嘻。何彼面目之與其母酷似耶。又一人曰：然。是何異。其母再世耶。第三人則曰：彼母身世至不幸。今其女可謂福緣雙修矣。時蠟貴人駕早至。觀其神氣。似較晨間更懈。彼雖力自振作。不欲稍露破綻。而面色之間。一若有甚心事者。然視疾貌剛。望之可畏。其友伊脫克利。鈕上懸一大菊。立於其旁。其姑麥格來。手携一花球。與蠟貴人立甚近。美蓓奢及耐奢。首頂巨帽。帽上高矗羽毛。立於余後。二人皆衣淡紅色之衣。衣裾飄拂之聲。及語言答對之聲。以至姨母責其勿言聲。余皆聞之。姨母所穿者。爲黑色綢衣。帽形如上下弦之月。未幾鐘聲大作。琴聲終止。咳嗽聲笑語聲。同時均息。有人呼曰：請貴人就位。蠟貴人笑問曰：立此乎。遂與余向祭壇並立。祭壇之上。遍插鮮花。監督與祭師均穿制服。旁立一小牧師。手携聖經一冊。聖水一杯。禮乃舉。嗚呼。聲氣不投。性情未諳。余與蠟貴人不啻歧路相逢也。乃受人所迫。無端結夫婦之緣。此境孰能堪之。余能不五衷寸裂耶。雖然。當舉禮之後。余心忽轉困爲甯。轉愁爲喜。一切身世之鬱結。如隨流水而俱去。蓋余心已爲聖靈所感動。神往聖境矣。監督先讀禱告文。求神祝福。謂仗神威靈。二人乃得結同心之結。時滿堂寂然。禱告聲之外。惟聞戶外之風聲及聖母利石上之鐘聲。與吾心之自言自語。一若曰：吾不愛彼。吾不愛彼而已。是時余心已爲聖力所擊。一若天帝倚於吾身。爲余嚮導。自念此次婚事。苟出帝意。所主張。余何懼焉。且帶力甚神。凡結婚之在禮拜堂者。其事爲帝知之。縱使逆情背理。彼必有以挽回之。心中既起。是念卽覺。

神力可賴。萬年無憂。雖然。余與蠟貴人所存意見。却自不同。余方因禱告之力。心意爲之一安。而蠟貴人興致。反因之而索然。陽露矜喜之容。其心不堪問也。移時。監督下祭壇。呼蠟貴人之名而問曰。孟世端。汝念遵從聖母遺訓。娶美利爲正配乎。蠟貴濡滯答之一若默。自言曰。余乃叛本教之人也。豈能守聖訓乎。次乃以相同之語問余。祭師恐余慌張。或有失言。細語謂余曰。靜而心定。而志勿畏。羞勿驚。恐余乃以清亮之聲答之曰。固所願也。其次吾夫以指環及金銀幣少許置盤中。初則於腰間束扯西摸。似物失而求之不得者。次又持之不慎。環幣落入盤中。鏗然有聲。監督取盤中物祝福畢。仍置盤中。授吾夫。吾夫受之。忽遽如前狀。彼自覺失儀。失聲而笑。嗚呼。視大禮如兒戲。其人之輕狎。可想見矣。

於是監督導吾夫而言曰。受此指環。汝爲余匹。此金此銀。余以俾汝。吾捨吾身。吾以愛汝。吾有吾家。吾有財帛。汝爲吾主。吾夫隨監督言畢。卽以指環授余。願作輕浮之狀。故意緩緩放入余手。然余受而納之。殊無殼棘之狀。以爲蠟貴人平日品行。雖不端。今既當神前立此嚴誓。則其人爲我所有。必非他人所得。誓奪之矣。雖然。天下事之神奇不測。固有出人意料者。余當日心境之變易。何以能如是之速。卽已亦不知其因。以余一生遭逢。而論奇境雖多。而此境之奇實爲首出。祭師恐余驚慌。頻頻向余慰問。如慈母之撫。驕子之聲氣。柔和顏色。霽藹。豈知余於其時。氣強神爽。自持却有餘裕乎。事後聞人議論。謂行禮之際。新夫婦二人。眼色互相規避。未嘗正視。然余之所以不視吾夫者。以余於其時。想及密烈特當日在羅馬而立之情。靈魂早已飛入羅馬禮拜堂。結婚之事。早已忘懷矣。及結婚禮拜既畢。更行彌撒及洗祓之禮。余之神往聖境。至是更進一層。祭師唐諾文。先於新約中刺取使徒致友人書而讀之。其起語曰。俾爲妻者。願

其夫監督又刺取福音讀之。其結語曰：是故形爲二人。其實一體。凡帝意之所結合者。非人力所得而解散之也。當婚禮未舉以前。余靜坐悶思。覺婚禮舉行之際。對於此種嚴重之誓語。將必有所不堪者。今親歷其境。則又神清氣爽。一無所難。監督讀福音既畢。余與蠟貴人夫婦之分已定。遂同入旁室。於登記簿中簽字。余取筆書名。從客不迫。簽名畢。語聲大作。最初發言者爲監督。其聲甚侈。次吾父。次吾夫。次乃餘人。語聲之外。雜以笑聲。嗚呼。此惡狀之婚姻禮拜。今已告終矣。其後聞人言。余於舉行婚禮之際。淚盈盈滿兩眶。自始迄終。未見其乾。然余固未知之也。祇覺婚禮畢時。如飲醉藥。而方醒。神智始復。心中又跳突不已矣。未幾。琴上奏進行之曲。吾夫乃取余臂。置諸彼之臂間。謂余曰：來時滿堂男婦皆呆坐如木鷄。余出門時。人人向余而笑。面貌怪惡。余無以名之。名之曰鬼臉。不獨笑而已也。又刺刺相議論。余仔細聽之。一則曰：何彼面白無人色。耶。一則曰：彼父之所爲。或非其女之所欲。歟。惜哉。余雖不注意於觀人。而麥丁之母坐於後端。余實見之。余見彼時。彼方取巾自拭其目。與旁坐之一人對談。旁坐之人必爲醫生。康查特聞也。無疑。余聞康母言曰：願上帝降福女。子女公子爲人謙厚。勿以貧富貴賤視人也。此時風雨更劇。出門之際。司祭器者爲余等啓門。須用強力與風勢相抗。門方不闔。乃開門之際。適大風自門外來。余不及堤防。面巾及花冠均爲風吹去。盤旋入堂內。旁立者一人。卽湯姆之友約翰也。驚而言曰：嘻。奇哉。論事者得毋謂此爲惡兆哉。村中樂師排隊列階下。見新人出。卽奏百年偕老之曲。余與吾夫遂上馬車。取道歸家。

吾夫久待於禮拜堂。厭倦已達極點。故入車後。卽半戲半真而言曰：此種多禮之數。余初不知其何時始

畢也。時風勢未退。馬車之窗。與風相抗。其聲格軋。途中有一大樹。爲風所折。橫絕去路。御者下車移之。車方可過。吾夫見之。乃縱談風雨。謂余曰。當夫風起浪湧之時。海中巨舟。逐波上下。雖習於海者。亦莫不自危。余望明晨抵倫敦。然看此風勢。未必卽平。惟卿慣於海行。當不至於畏海也。此時馬車之後。有樂師奏樂之聲。馬車之前。有樹枝相擊之聲。而又雜以禮拜堂之鐘鳴聲。天空之雷震聲。與遠處之海嘯聲。嘈雜使人頭暈。及抵吾父之門。見湯姆端容正表。手持大帽。鞠立於花坊之下。花坊之花。半已爲風刮去。地上花葉散亂。見余車至。湯姆祝曰。惟上帝降福於新人。及車抵正屋前。又有無數女童。在堦前相逐。人手持頭上之帽。恐其爲風攝去也。而裙裾飄舞。空中欲抑之。而不得見余。下車則夫人。夫人之聲。盈於耳際。而海中鳧鷖。繞吾屋而飛。而啾啾鳴。吾夫與余。同入客室。行至火爐前。於鏡中照見余面。雙目瞳瞳。白無人色。有落日方沈之象。頸間珠串。及髮際寶石之簪。已凌亂無秩序。遂面鏡而整理之。未幾。馬車大至。親戚故舊朋友之來賀者。踵相接。肩相摩。最先至者。余之表姊妹也。二人來自驚風怒雨之間。形容憔悴。急欲整理衣冠。不暇與余多作周旋。其次爲姨母白禮姬氏。手捧半月形之帽。入而謂余曰。快哉。女兒幸福哉。女兒雖然風烈矣。其勢之急。與汝生日之風。正復相類。更次爲吾父。吾父匆遽之狀。一如颺風之怒。起入而謂余曰。吾甚喜汝態度。能從容不迫。乃爾。吾願足矣。次爲麥格來女士。與余接吻爲禮。而語不煩碎。最次爲大隊鄰友。衣飾鮮美。男貌雍容。女嬌欲滴。語其門閥。皆世家巨室也。與余相談。不知呼幾許。夫人一似夫人之名。多呼之於彼。亦預有榮者。余尙記余與吾夫並立於火爐前。氈氈之上。受諸客之賀。時方者聖靈潛附之功。如寒夜海潮於月色。沈沒之後。漫然而退。心中之疾苦。又逐漸發生。中間余止笑。

一次。然因何而笑。今已忘之矣。吾夫對於客之來賀者。皆簡慢不甚爲禮。余靜坐而觀。覺其虛驕之氣。有使人不堪者。吾父則立於屋之彼隅。目灼灼然現矜誇之狀。見諸客之向余道賀者。皆昔日自視不凡之輩。似欲有言曰。彼輩今果來矣。賴上帝之力。余果戰勝彼輩矣。余觀二人之狀。心中實不謂然。一再沈思。不知吾父見其女之身。曳華衣。首簪寶飾。作新婦裝。而容顏憔悴。與彼以金錢購得之夫婿。兀然並坐。心中作何觀念也。嗚呼。男婚女嫁。本屬至理。而今日之事實。同兒戲。吾父欲藉此以自誇。且以報當日橋下之仇。遂不惜贈送其弱息。吾不知吾父天良。亦有所感動否耶。雖然。今何言哉。而今而後。萬事定矣。以國法論。以人情論。以教律論。余爲蠟氏婦。孰得而挽回之哉。

附康麥丁日記一則

余非玄學家。亦非宗教家。而余之所以言此者。乃以見知己之間。形骸雖分。天涯地角。而彼此精神。獨能互相感召。此其神奇。有非吾人所能揣測者。當余情人夢入冰天雪海之中。欲寫信而人破其筆。困苦顛連。無所控告之際。正吾舟行抵南緯七十六度間。凍洩於犬谷海灣之內。偃臥不動。如倒地之巨木。欲進不能。欲退不得。交通盡絕。希望已窮之時也。每聞船旁格軋之聲。則魂飛膽裂。惟有呻吟禱祝。束手待斃而已。然余於其時境遇。雖困而魂夢之間。未嘗不神往。情人往往於夢中禱祝。縱令他人以甘言蜜語勾引我情人之心。我情人決勿可以一朝之樂。而變其初心。至忘懷於其所愛也。

第三卷 蜜月時期

自監督及祭師既至。午飯鐘始鳴。於是主客同入膳室。膳室爲新建之屋。落成而後。今爲第一次作用。屋既寬大。裝飾又精。燈台高擎。玻鏡明懸。壁間畫架。皆飾金邊。使人視之。幾於目迷。五色屋之造法。及其中布置之法。皆摹仿蠟台。然失諸穿鑿。如豔裝婦人。欲與天然絕色相比。賽裝愈豔。而其不似者愈多。吾父就桌之一端。與監督並坐。麥格來女士及姨母白禮姬氏。坐於其右。余與吾夫及美蓓奢及伊脫克利。坐其左。兩律師及吾夫之保護人。坐於桌腰。祭師與耐奢。坐於桌之彼端。鄰友之來賀者。胸前及鈕洞中。皆滿插鮮花。散坐於桌之兩旁。餚饌豐盛。烹飪合法。其中如巨魚如獸肉。如布丁。如土斯。皆盛以大碟。主人卽席間宰割。由侍者一分獻。侍者雇自黑水鎮。一例通穿黑衣。其數約得席間客數之半。食時暴風怒號。席間人聲幾爲所沒。風入烟囪中。如猛獸之呼嘯。而牆外之聲。如滔天巨浪。互相衝擊。室中燈光閃閃。意當時聖母石上之鐘。當翻覆顛播如水中貝也。其時姨母又以預兆爲言。謂今日風勢不下於吾出世之日。或者上天之所以垂戒吾人歟。吾父曰。婦人勿多言。吾輩生當二十世紀。豈尙拘泥於此種愚夫愚婦之謬說乎。吾父當日甚爲喜樂。而村言俗說。亦落落而來。時或大張厥目。觀望屋之四周。及席上諸貴客時。或低聲囑侍者。伺服稍勤。時更高舉其聲。出於風聲雨聲之上。作鄉人聚飲之鄙言。問客以食味之如何。曰。愷福先生。君覺可口乎。愷福先生曰。甚善。先生自覺何如。吾父曰。上帝之恩。余頗健食。嗚呼。哀蘭一島。自有生民以來。從未見於。偌大盛舉之中。而雜以鄉土陋俗。如今日也。吾夫見此情形。頗鄙視而嗤笑之。而又故爲藏抑。不使見者知之。席間屢次向其友伊脫克利作色。伊脫克利亦作色示之。并取巨

航白蘭地。與諸客共飲。當時諸客之所談者。無非一種涉及婚事之趣語。以及一種發笑之吉利語。而余所至不解者。則以監督之尊嚴。而亦隨同他人作種種輕薄語。是也。計余在席間時。方者禮拜之威靈。尙憑式吾身。故心寒而膽褻。惟在羣客之前。不得不稍事敷衍。強爲歡笑。余尙記得余當時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能力。卽全席人之談論。余能同時並聽之。有所可笑。余亦隨之而笑。正閒談間。一風陡起。其聲至大。一客謂如此大風。未將屋頂揭去。不得謂非上帝之仁。吾父曰。客勿多言。此屋木料堅實。且以鋼鐵爲繫。安有風揭屋頂之事。豈若汝家古屋。卽無風雨之飄搖。而椽柱曾不勝承瓦之任乎。吾夫聞言。向其友一視。願謂吾父曰。如是則一入寶屋。卽不患有落頭之厄矣。吾父曰。然亦問彼來時帶一頭來否耳。美蓓奢坐於伊脫克利之旁。謂伊脫克利既有至友在哀蘭島成婚。自可常至哀蘭島。俾吾輩當得與之相見。吾夫曰。吾愛之蓓奢。此天之棄地。使非必不得已。孰願居之耶。吾父曰。子謂是爲天之棄地耶。鳥有杜鵑者。入他鳥之巢。食其卵。而遺以糞。出而譏其巢之穢。子之言。何以異於是。姨母白禮姬氏。以悲慘之聲。與麥格來女士談。吾母謂彼於吾母。彌留之際。力任護我之職。及吾母死。彼視余如己女。而更過之。隨在令彼之親女退處。後至於彼之親女。端閑都雅素爲余所推崇。今蠟貴人既娶。欲爲擇壻。島中實妙其人矣。吾夫又向其友一視。願謂姨母曰。馬立特夫人擇壻。何難夫人。所謂妙者。特妙其能力。能備一馬車耳。吾父曰。子言誠然。彼能力能築債臺者。車載斗量。奚可勝數耶。

久之。筵畢。侍者皆出。吾父起而言曰。衆賓在此。新夫婦二人。將卽刻辭別。趁午後開駛之汽船去矣。中有一客見天色昏暗。指燈光而言曰。如此天氣。將遠行乎。吾父曰。勿多言。此特斜風僻雨而已。曷何足畏。吾

已對吾女言之。吾婿蠟貴人（時聞吾父「吾婿蠟貴人」之稱者，莫不鼓掌稱賀。於是笑聲大作，甚至有以拳擊桌以示榮者。）曾言明日必抵倫敦。吾女亦服從之。已於今晨說妥……雖然，吾言服從二字，特取其相似而借用之。其實不甚貼切。夫婦之間固當和同一致，勿相阻梗。吾女隨吾婿而行理之正也。諸君各宜斟酒滿杯而飲之，以爲新夫婦賀。於是衆客各舉杯相敬，飲既畢，吾父更言曰：今日爲余生平最榮幸之日。吾一生之所工作，所奴隸，所節縮者，皆爲今日。而今日者，余之希望圓滿矣。吾父言至此，諸客又鼓掌稱賀。吾父更言曰：愷福先生今日在禮拜堂中，君豈不曰時至則仇報乎？此言甚是。諸君試舉目視余，吾父言至此，以大指插腋下而言曰：諸君皆知余爲何如人，與余之何自來。吾夫此時取獨目品置眼上，舉首視吾父。吾父曰：吾來自叩拉夫平原中一草舍，距此不及百英里。吾父則見殺於……但此事今不必追念矣。吾所欲告諸君者，吾父逝世之一日，一家大小度日維艱。吾所作之工，即在屋旁數畝瘠地之上，而吾母則傭爲人家割草之人。雇吾母者，或即諸君之父。祖綜計每日工資，晴天九辨士，餘日則六辨士。余方成童之日，曾在大道之上爲御一大馬車之貴紳所詈辱，而吾母則被鞭於……但此事今不必追念矣。自此厥後，余之被人傾軋，實非語言所克形容。雖然，今日之晨，余竟以吾女嫁諸島中第一大家矣。此時諸客又同聲贊頌，惟其時雨甚大，故贊頌之聲爲戶外雨聲所壓抑。吾父又用更高之聲謂監督曰：君在羅馬，曾有上帝磨機之譬，此何意乎？監督手撫頸間所按之珠飾十字形，詳述上帝磨機之旨趣，謂上帝磨機者，謂其磨雖緩而所出之粉獨細也。吾父曰：旨哉！是言余當十九年之前，自謂所求者之可以必得正與今日早起時之念慮相同，使吾子而生而爲男，則此刻蠟貴人所坐之地位。

卽爲吾子之所坐。雖然凡事之成敗。但問其結果。結果既善。尙復何求。余生子雖不生男。而既得一婿。何異有子。將來外孫一生。仍屬余之血統。富爲蠟臺。歷代宗祧。所不及貴。爲島中未加冕之王。是亦足以榮矣。至此而稱頌之聲。又大作。益以風聲雨聲。耳鼓幾爲震破。吾父又曰。今之論者。往往分別父女。視爲渺不相涉之人。諸君思之。誰家女郎。其爲已計。有勝於吾之爲吾女計耶。吾女資產豐富。其夫名氏盛大。得此而兼有之。人生於世。尙何他求哉。於是衆客羣相和曰。無他求矣。吾父又環視己身。作滿意之狀。笑而言曰。鄰里諸君。乎。吾言過長。使諸君如渴飲。而口渴。余欲請諸君更飲。然余尤欲先請監督與諸君一言。監督爲此事之要人。余苟不得監督之助力。則此事之成否。實在不可知之。數監督仍以指按十字形。莞爾爲笑。藹然而言曰。余確信今日之晨禮拜堂中。實成就一極恩愛之佳偶。雖異教不婚。幾成通例。然使措置得實。亦吾教所不禁。况貴人（監督說至此。向吾夫深深一鞠躬）見解清明。絕非膠柱鼓瑟者可比。至於主人方者。所稱論者之言。分別父女。視爲渺不相干之人。此種見解。誤謬殊甚。而今之論者。尤有以夫婦爲異人者。此貽害社會之談。其危險不可勝言。夫夫婦隨古。有明訓。今晨禮拜堂中。讀保羅前書之言曰。俾爲妻者。從順其夫。其後禱告。亦有言曰。爲妻者。宜以誠信待其夫。聰穎宜如賚皮。加盡職。宜如撒拉。見愛於其夫。如勒切爾夫婦之關係。其密切若是也。姨母聽至此。低聲謂麥格來女士曰。監督言甚善。此卽當日余對於吾夫之情也。監督重申前議曰。諸君諸君。試飲此一杯。慶賀酒。更請貴人答飲。（監督又向吾夫深深一鞠躬）然諸君未飲酒之前。余欲請兩律師略致數言。兩律師盡力於其事者甚久。遂使經濟上及法律上各條件。得以圓滿解決。使無兩律師者。則此事之成。未能

若是之速也。於是吾夫之律師以新剃之面，作驕慢之容，起而答曰：「俾余得輔翼哀蘭，島未加冕之，是余之大榮也。」吾父聞之，高呼曰：「誠然，其聲甚響，致律師面色勃然而變，其卒也。」愷福先生起而致辭，長鬚古貌，先向吾父及吾夫致賀，又謂彼意以爲嚴氏爲歷史上著名之大姓，今日暮途窮，家勢漸非，苟不能得少許之資財以接濟之，則其勢不能不敗。吾父擁有巨貲，見其困急，卽起而救之，用財之道，未有善於此者矣。愷福先生言畢，吾父起而呼曰：「新郎新婦，而室中之人，亦盡盟立，同聲歡呼曰：『貴人貴人，吾夫當各人致辭之際，坐於椅中，轉輾反覆，狀至不安，恆取杯中物而飲之，以自解遺，及起立致覆之時，已無清醒氣矣。』」故氣急聲微，先謝監督而言曰：「余既立志聘娶宗教之關係，初未嘗夢想及之。然夫婦之道，以近世自由主義而論，則我爲我，爾爲爾，各不相涉，即使女子生長於修道之院者，亦決不以教律之不同，至與其夫有違言。吾父聞之，間言曰：『是必不爾。』」吾將明白曉諭，不使吾女稍存疑慮於其心也。吾夫曰：「如是吾深感謝之。吾尤爲吾全家感謝之。且……不惟此也。」（至此吾夫轉身向麥格來女士）吾當爲吾妻謝姑母矣。且……吾言畢矣。余是時既病且冷而恥辱之心，尤勃然而起，面上熱血潮擁，兩面通紅，直至髮際。夫今日各人之言論，乃專言吾之婚事，未嘗有一人言及吾身者。吾身所應有之歡樂，自今日始，乃盡拋諸危途中矣。余又不知當時受何感觸，故於吾夫言畢就坐之時，忽爾大笑，其實吾於其時不欲笑而欲哭也。嗚呼！顧影堪憐，憂懷莫釋，捫心自問，慚憤交加，余當其時恨不能逸出室外，逃至草野之間，一吸自由之風，然余方起此狂念之時，突覺室中又有發言者。余舉首望之，始知出言者爲祭師。祭師本坐於桌之彼端，今其起立發言，不由他人之介紹，余見其衣裾之邊較日前更破，余見其團團之面較吾

面更紅。吾聽其聲震震。如有所感。余見此情形。卽垂首而坐。余固已料及祭師所欲發之言矣。

第三十三章 諍言

祭師曰：嚴先生君之鄉里有老牧師焉。今不由介紹攬擬致詞於諸客之前。先生其許之乎？吾父親之曰：可於是室中又寂然無聲。余覺戶外風聲當時亦稍稍殺抑。非風聲之殺。余心慌亂。故風聲雖在。而余獨不聞之。亦未可知也。祭師曰：今日婚事諸君論之詳矣。然亦有未經論及之旨乎？諸君思之。婚姻之意。究竟何如乎？立一婚約之謂乎？抑登記之而在祭壇前立一誓而已乎？非也。婚姻者神聖之締盟也。精誠所感。夫之心卽婦之心。婦之意卽夫之意。翕合融和。形體殊而精神則一。夫世間女子多矣。而爲男子者。獨於衆女子之中選此一女子爲己妻。男子多矣。而爲女子者。獨於衆男子之中選此一男子爲己夫。此何故歟？使非兩情相契。何以至是？情既契矣。士也。何至於罔極？女也。何至於異心？縱使福命乖違。禍臨不測。或者彼此舉動。誤蹈愆尤。亦必推心相諒。萬無半途相棄之理。諸君諸君。婚姻之正義如是。如是。今日之禮。正所以上質諸天下。質諸人。以爲此事之佐證而已。余聞祭師之言。心跳甚劇。舉首觀之。見監督面色微露嫌惡之狀。余自念當時眼淚必盈盈兩眶也。祭師又續前議曰：嚴先生君不謂令媛資產豐厚。其夫名氏盛大。合此二者而兼有之於人世。不復有他求乎？我今請正告君。資產名氏而外。彼尙有所求者。卽愛情也。非一人獨具之愛情。而二人互施之愛情也。夫夫婦婦之間。不有愛情。何以能利。好安樂。然愛情爲無價之寶。無論資產爵祿。皆不足以購之。彼苟已得愛情者。已得一無價寶矣。祭師言至此。余首復垂然於睫毛之間。窺見室中之人寂然危坐。如被咒迷。惟吾夫仍轉輾不寧。監督亦手拈頸珠不輟。祭師又

引監督之言而言曰。監督方者之論。謂爲夫妻者。以從夫爲宗旨。必使其夫見之。認爲聰穎信實可愛之人。而後爲妻之職。始盡。雖然。妻之待夫。若是爲夫者。何以待其妻。耶。抑爲夫者。受妻之施。獨可勿之。報耶。經典有言。爲夫者。以妻之故。宜拋棄一切。而專心克意於其妻。且與其妻同心合力。成爲一人。此吾教之戒律。諸君豈不聞之。耶。余是時心跳更劇。祭師下文之言。不復能聞。及神情既爽之時。復聞祭師曰。諸君更思之。婚姻之事。與女子關係。若何。使其人爲少年女子。其關係更若何。此非解斷其舊家庭之結。而更始就新家庭之生世也乎。此非猶之欲赴人迹不到之區。而今始首途將一往而不復歸也乎。以女子之荏弱優柔。隨在需助而言。是爲舍舊日之所依賴者。而更卽新者。舍父之保護而易以夫之蔭庇也。至於女子之所以挈以奉其所嫁之人者。果何物乎。靈魂也。血肉也。以及其身之所已有。或其身之所當有者。無一不爲娶之者。之所得。儘壽命之長。不復能以待其夫者。待他人矣。余至是以他事之關係。擬欲脫身出室者。已復不止一次。祭師又言曰。諸君。諸君。新郎非本地產。彼之身世。吾輩不甚了了。然於新婦。吾輩固無不知之。彼之歷史。如何。彼之人品。如何。諸君知之。吾尤知之。嚴先生君爲彼親生之父。而余爲祭師分亦猶父也。（西人稱父爲Father。而稱祭師亦爲Father。故有是言。）彼生之日。余實在此屋中。彼之受洗。余爲主禮之人。余曾於祭壇之前。親手於其母懷中。抱出彼爲君女。實不啻爲吾女也。吾願上帝降福於其身。……祭師言至此。其聲中斷。而余心則漸安。惟祭師坐處。與余離已遠。故其聲曾高。余亦不過僅能辨其語。且余垂頭而坐。不能見其面之如何。惟由聲浪辨之。知其必向吾所坐之一方面而言也。祭師又以手指吾夫而謂之曰。以是之故。彼實不啻吾爲女。今吾女將行矣。今君將取彼而去矣。貴人吾

今囑付。貴人善視賢妻。勿令抱不良之戚。且天聽甚聰。誓語在耳。念之念之。勿可忘也。此外祭師尙有何語。余不能知。以余當其時。目似盲耳似聾。事有過我前者。輒不之覺。所覺者。則祭師語畢。後室中寂然者久之。余意諸客對於祭師之言。心中未免驚疑。監督則作怨惡之狀。吾父則露不甯之貌。而吾夫則暢飲白蘭地。酒口中喃喃譏祭師之言。爲露傳教之原形。既而又見伊脫克利與美蓓奢略有言。蓓奢遂告余。謂伊脫克利備有短詩若干首。本欲讀之以娛客。惟今時已不早。室中羣客皆不耐再有所言。故不得不秘之。少頃。吾父取時辰表觀之。謂汽船開駛之時。漸迫。吾輩如欲搭船。宜卽預備。於是余乃上樓卸裝。更出行之服。衣以黑貂之皮。爲裏。取其暖也。下樓之際。見羣客仍在膳室。議論風生。似無一人不言者。其聲之嘈雜。正如壩旁水聲。及見余。羣起向余道珍重。甲未畢而乙又言。輪流酬對。頗費周旋。耐奢竊竊贊余。幾身修到此。慈父蓓奢低聲告余。謂伊脫克利舉止風雅。儀表可人。而性度趨向。又與彼酷似。囑余於蜜月後歸里時。必邀之至蠟台小住。而姨母白禮姬氏。時爲無數女客所圍。（麥格來女士此時亦在其間。故示款洽之概。）方取巾拭目。具述如何愛我。如何厚我。見余立其旁。顧謂余曰。美利吾愛汝。吾方與諸客言。汝去後。不知使我如何是好也。時吾夫亦在旁。穿一極厚之外套。衣領高提。與島中搢紳相酬酢。言者頗怨天。不成人之美。使雨師風伯與人爲仇。其中一人曰。貴人如此。風雨長途不嫌穢濁乎。吾父曰。勿多言。今日之風。來自西南。不久自息。且此地。去船埠不遠。少頃卽得蔽風雨之所矣。言時。一汽車先至。吾夫之侍者。卽押行李而行。及第二汽車至。則吾輩動身之時至矣。余記得當時。余曾與人人接吻。又見人人有別時爲難之狀。依依不舍。一若欲哭者。然眼中無淚者。惟余一人而已。酬酢既畢。方欲動身。而風

雨之勢陡見增。大湯姆啓門。（時湯姆借得一大衣而穿之。余幾不之識。）風隨而入。其疾如箭。余與湯姆說過珍重。遂出門至廊下。始念及未與祭師作別。時祭師默然立於門旁。面色憂愁。衣服舊破。一似有心立此以待余者。余本欲以吾臂抱其頸。以示愛慕之忱。然當衆人之前。露此愁態。實不雅說。乃跪而一吻其手。祭師則囑余以前程多福。時吾夫立於汽車之旁。頗不耐煩。顧謂余曰。卿速來。勿令余久留雨中也。余遂上車。吾夫亦隨而上車。車甫轉輪。屋內福星福星再會再會之聲。爲風所攪掠。余耳而過。其聲甚銳。車過轉角之時。似有事觸余心。余回顧之。見吾母房中之窗。不禁想及初次辭家入學之景况。及抵橋下。又念及康麥丁擊紅威廉與余作別之情形。嗚呼。一閃眼間。車入大道矣。

第二十四章 啓行

吾夫曰。謝上帝之恩。此事亦竟有終了之日也。繼又作自恕之辭。顧謂余曰。愛人卿之不能耐聽。恐亦不下於余也。車抵村界。有人無數。站立路旁。見余車至。卽鳴鑰爲禮。路中又有無數女童。執繩而畫地。而兩旁人家窗上。多插小國旗。以致敬。惟旗則濕而且破。不堪觀也。間有一二婦人以圍巾蒙首。立於遊廊之下。以看吾車之過。夫此種鄉村陋俗。實非吾夫所欲觀。余但見其將車前之窗一再啓之。手持銀幣一握。擲諸路上一面。囑司汽車者。加急開駛。車既出村。吾夫乃偃仰而坐。顧余而言曰。天乎。天乎。何余之昏昏欲睡耶。是殆昨晚臥太遲。而今晨起太早乎。頃之呵欠大作。不覺兩眼緊閉。更頃之。已睡熟矣。睡時形狀。猶惡兩頰忽而鼓起。勿而收縮。口張而不閉。氣喘急。忽而作呻吟狀。如水中鯉魚驚而跳躍。余欲轉睛他向。而別無他物以觀之。故心中雖不欲觀。而余目仍凝視不移。當此之時。余之感覺。究竟若何。實非楮墨

之所能述。所可言者。則覺吾身卑微。已達極點。一生榮譽。喪失淨盡而已。祭師嘗曰。夫婦名爲二人。其實一體。今我目中之物。卽我所與爲一體之人。嗚呼。我之所與爲一體者。乃爲若是之物乎。余於是自怨自責。因自怨自責。而余目乃轉而他視矣。

自吾家至黑水鎮途中。必經一山脊。脊面西南。適與風相觸。車近脊時。余見黑雲自海中升起者。如大兵之赴敵。雨亦狂倒如急流。之赴壑。車頂接筈處。有水流入車內。滴於坐客之身。睡者始驚覺。出聲欲罵。忽又中止。目瞪口呆。呆如罪人之見執縱。又作自恕之詞。謂余曰。我熟睡乎。我自知必熟睡。非笨漢。豈貪睡若是。卿當恕我言次。屬屬閃目似欲藉此一傾眼中之睡氣者。然繼又徧觀吾身。哂然謂余曰。愛人。汝今與余爲夫婦矣。余心驚體戰。不能作答。而彼視余更專。又謂余曰。將來之事。今日固未可必。卿意以爲何如。余仍不答。雖其言並非逆耳。而余心甚恥辱之。繼又力贊余貌之美。曰。愛人。卿貌何其動人。歟。余聞斯言。如觸蠶蠶。體戰更劇。然實不自知其爲何故。或者斯言之入吾耳。使吾疑其言爲對於其他種種。下流婦人之常言歟。余是時目已他嚮。彼又曰。勿他顧。俾余得細觀之。余所最羨卿者。以卿有此一雙黑眼耳。卿以此黑眼視人。不啻以錐刺物也。彼言時。伸手持余臂。欲拖余坐近其身。余大震。力推而開之。彼作驚疑之色。而言曰。吁。此何爲者。更頃之。彼又大笑。變其聲。改其度。用其平日對待婦人之手段。施諸吾身。謂余曰。卿誠絕代佳人。余安得粗疎。若是大凡女子之性。必先得男子之逢迎。是固然也。言至此。力拖余近其身。并以臂拖余腰。余仍固拒。推彼而遠之。彼面色登時大變。然不久卽復其故。又言曰。惡。吾知之矣。吾逆彼意。彼能不怒乎。以彼其人。而余不急。急獻媚。彼能屈志順我乎。是誠吾之過也。是誠吾之過也。彼無罪。

也。雖然卿勿怒。卿有此麗色。余何能勿愛。余今日卽小有過犯。余必於蜜月期內。重重報效。以贖前愆。卿勿怒。卿吾愛之。卿其近坐我。勿介介也。於是。一手挽余。一手按余胸。欲與余接吻。余復力拒。轉首而避之。彼遂大笑。似深知余之心事。及己之失着者。復自言曰。咄咄。彼守禮法。重貞潔之人。今余鹵莽若是。豈不壞其道德乎。雖然。久而久之。彼將自忘其所以然。此種尼姑之態。將消滅於無形矣。姑待之。勿急急。余是時。驚戰已極。靈魂幾不附體。居之不安。逃之不得。心緒之怪惡。實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嗚呼。由是日之前。余每一念及嫁事。心中忐忑不寧者。以余與蠟貴人。夙無愛情。是已然。余心中所謂愛情者。非夫婦之愛情。乃余對於貞母之情也。所不同者。余與貞母同爲女子。而夫婦則一爲男子。一爲女子。意以爲體類不同。其間感情自較同類者爲深。今乃知其大誤。婚姻之事。與他事不同。余心中所謂愛情者。與男女之愛情亦不同。嗚呼。吾夫挾其一雙渴眼。對余曰。姑待之。勿急急。此何意乎。蓋可不言而喻矣。余見事漸急。心愈慌。冀得一事以爲之解救。假使當時有可逃之機會。余必逃之矣。乃逃既不能。則維有希望。車抵黑水鎮時。船已開駛。或因風急浪湧。船不能開之。二事至於此種。希望就使圓滿。無失得在。黑水鎮作一日一夜之勾留。究竟何濟於事。豈動身不果。余得乘夜歸家乎。余未之計及也。惟心中旣作是想。卽對天觀雲。聊以自遣。祇見當時之雲。自西南方起者。濃蜜深黑。層疊環結。蔽山塞谷。而風聲猖獗。如巨獸將就刑戮。狂慘不堪入耳。雖然。風雲可畏。實不及吾心所預計之事之可畏。余嘗觀可畏之風雲。而不願與所預計之事相遭。值也。吾夫旣爲余所拒。卽坐於己之坐位。作色罵曰。此天之棄地智者。必不居之。赴鎮之路。又遠。若是抵鎮之際。恐船已開駛矣。余明晨於倫敦有夢事。苟不能往於余。爲大不便也。

未幾。車過一轉角。狂風突起。一窗被撲而倒。大雨傾入車中。吾夫乃力持窗簾。以承其罅。使雨不沾衣。如是者。直至黑水鎮。始放手中之簾。探首窗外。遙望灣中之水。雖雨零零滴其頭。亦所不顧。余見路漸近。心中驚躍不已。而吾夫則誓必上船。及車抵碼頭。則碼頭之上。水泛如漕。寂無人跡。吾夫之侍者。穿橡皮布之衣。至車前。啓事曰。稟貴人船主。以近岸風勢過猛。今日不欲啓旋。彼謂苟啓旋者。必不能安渡。吾夫仍誓欲登船。余念如此。天氣安能固執。見其倔強之概。不免心傷。然方者之希望。今已達到。則又欣然喜之矣。侍者曰。機緣不偶。無若是者。爲今之計。惟有一策。吾夫卒然問曰。汝有何策。侍者曰。今夜暫且在黑水鎮住宿。一俟明日天晴。即可開駛。侍者既存此意。早在喬治客館看定房間。吾聞其言。心甚喜之。靜待吾夫之置答。吾夫答曰。霍伯孫（侍者之名）如此辦理。甚善。舍此自無他法矣。舍此自無他法矣。余是時欲有所言。然實無可言。於是欲言而又不言。頃之。車抵客館。客館主人及司事者。以至館中之服役者。見余等。至皆欣欣然慰迎焉。

（未完）

小說情 伉儷福 朱蓉華女士口述

(定夷)

第十五章

桃穠梅熟之子。于歸是年二月。巖山與光妹結婚之期。屆矣。杏花時節。春醉欲眠。真是絕好風光。最適宜於結婚也。余以坤宅方面有樺姊爲之助理。乾宅方面棠姊既已鵠化。樺姊又難賦歸。余母年事漸高。以一身理此繁劇。精力必不能支。余乃不得不歸寧。余父母僅此甯馨兒。一切婚儀。俱主繁華。余之歸也。在吉期前半月。爲此正務。余夫婦乃不得不暫時小別。然和哥意興所至。猶輒來岳家視余。自余于歸而後。朱氏門庭和哥月僅一至多。亦不過二至三。至今則復如余未出閣時之情形。不啻重觀漢宮威儀也。

一日和哥又來視余。余母款之晚膳。余及巖山俱同席。余母以和哥不喜花雕。京莊之屬。特以玫瑰酒進飲。次巖山諄諄勸酒。酒情中酣。和哥微帶醉意。余恐其飲過於量。歸途實覺不便。乃目視之。禁之勿飲。和哥豪情勝概。正極濃熱。未嘗留意。及此。余不能耐。逕奪其觥曰。汝可飯矣。俟巖山花燭之夕。可多浮幾白。謀一飽醉也。和哥笑曰。余恐吉日不及前來。故預謀一醉耳。余方欲語。巖山急語余曰。阿姊亦太關心。今夕非做新婿時。勿庸著急也。余笑曰。汝速爲自己留些餘地。平日靦然作小兒女態。到得那日。恐非易挨。汝今夕灌得姊夫爛醉。不怕彼報復乎。巖山曰。蓉姊利口如劍。大非昔比矣。進步何其神速。殆皆出自和哥之教乎。余母聞余等相與笑謔。貌極歡慰。亦撻言曰。巖山汝還讓步些。罷騙得老婆到手。再去與師問罪。巖山笑而不答。余夫婦亦嫣然置之。余母遂呼侍者進飯。飯已。和哥始歸。

吉期之前三日。余復返夫家。蓋舊俗敬祖等事。須於三日前舉行。故余不得不歸。所幸母家各事。時已粗具梗概。且戚族中又有數人來助余母。不復需余爲力。余乃得脫身而去。是夕。余爲光妹整理服物。既畢。所事相談於闈中。余戲語光妹曰。余初來時。家中諸小姑。無人不與余戲。長厚如妹。亦戲余曰。『余邀汝來。汝堅不允。今日不由汝不來矣。』余今可以此語轉戲妹。曰。余邀汝往。汝堅不允。後日不由汝不往矣。光妹笑曰。嫂長於余。那亦如許。孩子氣若是者。殆卽所謂報復乎。余曰。妹母認真。余偶憤及聊博一笑耳。言次。媪母忽至。觀光妹檢理奩具。喟然曰。探盡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斯二語也。以喻天下生女者。可爲切當之言。憶自孩提至今。以長以教。不知費却多少心血。勞碌碌。徒代人作嫁耳。光妹聞言。爲之泣然。余慰之曰。媪母此普通之慣例。生女之家。莫不如此。若必撒其環瑣。如北宮嬰兒之以丫角終者。殊非造物生人之本意。媪母其母戚戚於心。吾兩家親上疊親。彼此相知。有素。光妹此去。當無所苦。媪母曰。姑如大姊。婿如巖山。余復何求。特廿年母女一朝。異居人情。於此終不能無所戚戚耳。余笑曰。余來歸時。阿母寧非如此。今則積久成習。亦淡然忘懷矣。言次。余恐媪母有語囑咐。光妹遂卽辭出。入余寢室。和哥方調弄琴影。若病余之姍姍來。遲而借此爲解頤者。余旣至。和哥笑語琴影曰。汝母來矣。快多呼。幾聲。媪母余卽問曰。乳媽何往。和哥曰。彼有私事他去。卽當來也。余乃前抱琴影。琴影已能。牙牙學語。爹爹媽媽。信口漫唱。余指謂和哥曰。汝愛之乎。余視汝似較初生之時。稍愛彼矣。和哥笑曰。妹旣溺愛。乃爾余以妹之心爲心。敢不云愛。余笑頷之。和哥又曰。余雖尙未生子。然有女如花。聊勝於無。余曰。哥能如此解嘲。余心慰矣。和哥曰。余縱能以此自慰。恐堂上未必亦能如余也。余聞此語。中心大受激刺。著

有所感。陰念蓉影之生。已將雙週。余非自乳。應有娠象。乃迄今毫無朕兆。意者余以產後劇病。竟不能復育耶。茲事體大。非可等閒視之。余思及此。乃語和哥曰。余非不知堂上意。余必謀所以慰堂上也。和哥曰。敢問何謂。余笑曰。今日勿論。俟光妹姻事畢後。余當再與哥談。和哥亦一笑置之。似解余意者然。繁文俗禮。傷財勞神。吾國嫁娶之制。余殊病其瑣碎。光妹之事。歷落數日。匆匆過去矣。余乃踐前言。與和哥談。余數日內。欲言未言之事。一夕。余笑語和哥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哥願效之乎。和哥毅然曰。是烏乎。可吾輩愛情如膠附漆。如磁引針。其間不容毫髮。雜居如妹所言。斷乎不可。余又曰。余雖不賢。尚非妬婦。哥自知之。此言實由衷所發。哥未嘗或拂。余意胡此事獨不可從耶。和哥曰。余非好拂妹意。余實不願他人分余愛力。人之一生。愛力有定。此增一分。則彼減一分。娶之而不之愛。余何苦累人家。好女兒娶之。而分妹之愛。更非余所忍為。妹意殊令余感激。惟有心領之耳。余曰。哥見其小。未見其大。務其近。未務其遠。余嘗謂哥有書生硜硜之見。卽以此事論之。足徵余言不謬。和哥急答曰。請將不成。又用激將法矣。余曰。哥且畢聆。余說。余言實具至理。非徒激將已也。何謂見其小而未見其大。嫁娶之本。義在於嗣續。故七出之制。不育其一。爲尊長者。莫不望抱子弄孫。苟娶婦而不生子。何以慰尊長之心。和哥徒溺於私情。小節爲諒。君子不取。且翁姑生子。惟哥若有昆季。猶可緩待。既無昆季。則余之所言。哥實義不容辭。乃竟期期以爲不可。非徒見其小。未見其大乎。何謂務其近而未務其遠。吾輩今當壯年。自不覺無子之苦。異日而老而衰。倘有伯道之悲。必至追悔無及。諺云。生子原爲老來計。斯言洵是的論。和哥汝胡知。願目前之歡娛。而不一念及異日耶。非徒務其近而未務其遠乎。和哥聞竟笑曰。妹言侃侃而辯。余不願再

申無謂之駁詰。惟妹既能生養，影安見不能復生子。余年正富，俟諸十年之後，如妹猶不育者，再申此議。何如？卽不然，至早亦當在五年之後。余曰：哥言未爲不當。吾輩視之五年，一霎殊易易耳。特恐翁姑含飴心切，不願久待。彼繼愛子，愛媳不忍，明言而旁觀者必竊譏。余之不賢也。利哥此時意似稍動。余復進語之曰：今可不用猶豫矣。余意已決，斷無後言。皇天后土實鑒余心。此後倘二三其德，當雷殛火焚，以死和哥。急起立，手掩余口曰：妹胡設此重誓。余寧不知妹之誠意，所以不遽允者，欲長保吾輩固有之愛情，勿使稍趨淡薄耳。余聞言，乃執其手曰：今可定奪矣。惟俟請命於翁姑耳。利哥長歎失聲，置之不答。余亦自覺慄然，深恨身不能育，致貽利哥以戚也。

第十六章

詰朝，余至翁姑處，晨定。翁已出外，余卽以昨日所談告諸余姑。余姑沉吟久之，笑答余曰：今以家庭幸福論，余家父子姑媳長幼一心融融，怡怡從無間言，雖不能謂已極家庭之樂，而美滿兩字足以當之。所缺者，祇汝尙未生子耳。然汝年方壯，安見不能復育。余誠恐娶妾而後生子，未必可保。或有三言四語轉將我和睦之家庭破壞耳。余曰：姑可母慮。處家庭之間，不外一誠字。彼而馴良也，余以誠待之，自必能合爲一氣。彼而不良也，余以誠格之，至誠而不動者，除非積年虔婆，甘齡以內之小女子當不至有如是者。余見人家嫡庶之不相安，每由於嫡者陵下，庶者傲上一陵。一傲一陵，遂如冰炭之不相容。若二者之間有一自甘讓步者，何至同室操戈哉。至於生子一端，余雖非麻衣神相，然肥碩而壯健者，必爲宜男之相。余之不能復育，實本於羸弱。以余爲例，卽可知也。余姑聞言，又曰：蓉兒，汝誠賢矣。然少年人血氣未定，所爲或有

出於一時之意興。至過後。生悔心者。汝能不如。此乎。余意事且稍緩。汝歸寧時。可商之。汝母既得各方面之同意。然後行之。較爲周到。余曰。此事可勿商之。余母姑曰。商之爲佳。余見姑意如此。遂唯唯而退。旋往樺姊處。逕以此事語之。樺姊顰蹙久之。語余曰。妹胡性躁。乃爾。余視汝夫婦之愛情。實在余夫婦之上。華哥倘欲納寵。余心猶覺不憚。而况妹乎。非余以小人之心。度汝愛河。浪惡醋海。風狂余恐。妹異日悔且無及也。余姊妹同胞。所生固無語。不可談。此實阿姊之忠言。妹母河漢視之。余曰。余無阿姊之福。自不得不割私愛。而重大義耳。樺姊曰。余再爲妹言之。妹其平心靜思。愛情者。無價之寶也。妹何幸。嫁得如意郎君。秦樓雙影。好夢正濃。無端而自行破壞之。捲土重來。殊非易事。余急辯曰。濟和固非薄倖者。未必納妾。之後。卽棄余如敝屣也。樺姊曰。妹且畢聆余言。諺云。癡心女子。負心男。此言的是。不謬。天下惟男子之心。最不可測。而血氣未定之人心。尤滑溜。和哥固非薄倖郎。而到得爾時。其心自有不願變。而必變者。蓋喜新厭舊。人性皆同。男子之於女色。尤甚。諺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儻。可見男子之心理矣。妹其三思之。余曰。阿姊所言。固是同胞心復之談。其如余不能育何。樺姊曰。汝既能生。蓉影安見不能再育。卽曰。以產後久病之故。已失生育能力。然妹固本能生育者。因病而失此能力。安知其不可醫治乎。余意妹今當以調養身體爲先。苟六脈和平。要是石女賦形。有缺。否則斷無不能生育之理。余聆樺姊所言。頗有咀嚼之味。乃曰。余姑頃囑余往商。阿母不知母意。又如何也。樺姊曰。汝不必告阿母。免得老人又多一罣慮。余知阿母之意。必等於余。妹卽視余言爲阿母之言可也。余又唯唯而退。

入室。余以余姑及樺姊所言。詳告和哥。和哥曰。善哉。嫂言妹病非不可治也。余曰。今旣如此。盍不雙管齊

下一面爲余醫。治一面物色。人才和哥曰。祇求醫治可耳。治之不效。再申他言。未爲晚也。余曰。哥自爲余醫。治余自物色。人才兩不相犯。不必論也。和哥頷之。自是厥後。余遂延醫診治。春盡而夏。歷夏而秋。余幾無日不與藥爐爲緣。黃湯黑水。不知喝去幾許。而希望所在。猶是毫無消息。彷彿入水撈月。緣木求魚。徒費却幾多心血。終無達到希望之日。一日。余乃告和哥曰。守株待兔。免可得乎。余能生子之希望。今已盡矣。不毛之田。雖有善稼者。亦無所施。其能余徒負哥耳。哥可不復推却。事到如今。方始踐行。哥實不負余。倘再事延宕。余殊無以對江氏。余惟自殺其身。讓哥續娶。以贖余愆耳。和哥曰。妹母作激烈之談。余當從爾命。惟切勿擇貌美者。此舉爲後嗣計。非爲獵色計。妹當以爲然也。余曰。貌惟清秀。品惟端方。余本此八字。已託施媽代爲物色。施媽爲江氏老僕施容之妻。施容已故。其妻猶時來叩安。渠曾有兩度報告。一爲十八村王某之女。年僅十七。略識之。無人頗安詳。性亦和平。一爲趙家村趙老六之妹。年約二十。貌無王女之美。而較之有福相。余俱未之親見。不知果否如何。今第就年齡言之。哥意如何。和哥曰。余無定見。一切惟妹所命。惟切勿擇冶豔妖姬。以戕賊我仇儷之福。余曰。余當往告阿姑。囑施媽。挈二人來家。由阿姑揀定可也。和哥唯唯。余又曰。鄉下女兒。易於就範。余益無後顧之憂矣。和哥又唯唯。彼惟以唯唯爲報。彷彿表其不贊成。此舉之態度也。

一星期後。施媽挈二女來。由吾姑擇定王女。以其年少而易於安居。且略解文義也。議定以百五十金爲身價。俟擇日後再行禮。事前不免略有預備。余責無旁貸。以一身任之不願。以私事勞他人也。吉期定於十月初十日。先一日之夕。和哥與余同寢。和哥語余曰。明日便須伴生人眠矣。余殊不願也。余以事已成。

熟故戲之曰家常便飯已是咀嚼無味得此佳品眞膏粱珍饈也和哥曰此皆出自妹之恩賜妹亦戲余耶余方覺無地自容今如此更不知所可矣余曰哥母然男女居處全在愛情濃篤乃能生子若強與爲歡恐又徒耕不穫也和哥曰余與妹何等相愛而竟不穫其又何說之辭余爲語塞乃不復談一枕雙夢眞至明晨方覺

明晨賀客蒞止者亦不少王女至即見余翁姑及余叔父母華哥夫婦等如禮旋及余母以次諸戚長既畢衆人洩余上前受禮余赧甚却之者再余姑曰蓉兒自當與濟和全受禮余不敢違始與和哥向南立王女下拜余夫婦答之以揖事竟余隨和哥向諸尊長叩謝是日並未廣邀賓客而設筵已有十餘席之多王女之房即在余室前曲廊之旁向以貯米穀者今已粉洗一過儼然有洞房氣象矣翁姑爲便於和哥往來故擇定此屋也晚入洞房和哥尼余親送之余是日意興頗佳竟從其意入房戲語和哥曰今獲良田矣汝其努力耕之會見明年報最產得佳種和哥笑存之余乃掩戶而出

第十七章

余自爲和哥納寵而後翁姑賢之戚族亦美余勿置謂余名淑賢二字足以當之無愧余聞之不僅無自得之色且益增愧赧使余而早已生子者何至多此一事乃人不可以不育咎余轉以娶妾賢余溥夜捫心能自安乎職是之故余遇瓊娘益加和顏悅色（王女名瓊珠既來歸家中人悉以瓊娘稱之）使彼而果能如余所望夢熊弄璋繼我嗣續余之所不安於心者當可因之少安彼豈非余之恩人哉且瓊娘爲人外既和藹內無城府余既愛之如妹彼亦事余如姊雖相處尙未多日而其性情已畢露和哥亦深愛

之。惟彼自謂飲水當思源。斷不願因有新寵而冷落舊人也。

新婚之第五日。和哥卽欲與余同寢。余力却之曰。新婚燕爾。忒好無尤。且遲至十二朝後。再申此言。和哥曰。余已屢爲妹所擯。今再退却。實太矯情。殆妹實有不悅於心者。故不願復修夫婦之好。耶。余笑曰。信水適至。獨處爲佳。和哥思少頃。亦笑曰。妹欺余矣。潮期過去。尙未半月。胡又至耶。余無如何。勉從其意。和哥又曰。余於校中。僅告假一星期。假滿之後。卽不能夜夜歸家。曩時無人分愛。余且懼疎余夫婦之情。今既有分愛者在。余夫婦之愛情。不將墮落無存乎。余曰。翁姑生哥爲嗣續也。哥娶余亦爲嗣續也。余旣不能盡職於嗣續。哥又何必床第之愛。是務且夫婦之愛。斷不能在此暮夜之事。如爲暮夜之事。而愛愛色也。非愛余也。哥儻然。余言自後。星期歸來。可常與瓊娘寢。余愛哥之心。斷不因此而上下也。和哥曰。信如妹言。余永無與妹同夢之日。夫婦之好。盡此一夕乎。余曰。是何言歟。百年夫婦。茲方伊始。譬如窗外芙蓉。正嬌艷欲滴之候。而謂遽若曇花之謝乎。和哥笑存之。是夜和哥遂臥於余室。彼故詳談與瓊娘數日來之情。好似述瓊娘之隱。以媚余。又似美瓊娘之色。以探余。余俱笑領之。和哥忽請於余曰。妹旣大度恢恢。休有容余。今有非分之要求。能從我乎。余請其說。和哥曰。余旣必一星期一歸。歸而從妹。妹不余允。歸而從瓊娘。余心不安。無已。余使瓊娘卽設小榻於此。乎。余曰。此事斷不可行。昔有婦人因無子而爲其夫納妾者。吉日之夕。新人就寢。大婦卽與同眠。哥試論之。此婦果何如人也。余今儻從哥言。不與彼婦等乎。就使翁姑知之。亦必拂然於心。和哥和哥汝當知汝妻固讀書明理者。斷不願受人雌黃也。和哥唯唯。此言遂罷。

一星期之婚假既滿。利哥復入校辦事矣。瓊娘無事。則常來余室。彼雖出自小家。而針繡極工。見於爲蓉影縫衽。卽請代任其勞。余力却之。彼堅欲分余之職。余乃告余姑。請以所製衣服授之。余姑欣然。自後瓊娘遂專爲余姑任縫衽事。余於女紅之暇。常好搨管。披書瓊娘意頗羨余。恆持書就余問字。余亦悉心以教之。間嘗尤喜道故事。裨官所紀野史。所載凡儲余腹笥者。皆閩中人清談之資料。瓊娘亦時舉鄉中父老所告者。以報余村婆夢話。鄉婦盲談。語雖不中繩墨。而極可解頤。顧余素不信神權。瓊娘或談及狐鬼之說。余輒辭而闕之。彼心神穎悟。頗能領解。余言以故。投機之言。十居八九也。一日。余與之談。余述一事。曰。有某姓婦者。嫁已三年。夫死無子。再醮於人。不一年。後夫又死。仍無子。婦哀毀成疾。竟以身殉。此婦不貞不淫。亦貞亦淫。汝以爲貞乎。抑淫乎。瓊娘曰。前夫死而再醮。淫也。後夫死而身殉。貞也。不有前日之淫。何有後日之貞。淫之於先。貞之於後。已不得爲之貞。而况後之殉。夫特爲情所感耳。非義動於中也。余聞其說。頗驚其識。見之高嘖嘖。稱許者久之。旋語之曰。此婦臨死之時。曾與人曰。前夫以路人視余。同室三年。未嘗作一心腹語。故余不能爲守。後夫雖同室一載。而愛我殊深。不因再醮而輕余。故余願以身殉。汝意又以爲何如。瓊娘沉吟久之。木然不能答。余曰。此亦遁辭也。女子從一而終。不能因情之厚薄而存去留之思。豫讓衆人待我。衆人報之。國士待我。國士報之。之說。究不足以爲訓。瓊娘喟然曰。善哉。夫人之言。此定論也。余又述一事曰。昔有士子讀書鄉中。丰儀殊美。鄉有女郎惑焉。夜奔。士子讀書處。兩人遂以私通。女性極淫。不一年。士子竟以瘵死。女已有孕。卽不復嫁。後果生子。士本未娶。女竟撫子成人。爲士守節以終。此女之事。汝以爲何如。瓊娘曰。此事亦極可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使士而不瘵。死安

見其不娶妻生子乎。妾意以爲功不掩過。夫人於意云。何余笑曰。汝言失之太苛。尙論古人當本忠厚。若茲所云。世間人盡可議。恐無完人矣。瓊娘亦笑曰。世間那無完人。完人卽在眼前。若夫人者。待人以寬。律己以嚴。非完人而何。言次又相與一笑而罷。嗚呼。余竟瑣瑣述此閒談。非敢以拉雜之言。濫充篇幅。於此足見嫡庶之相安。閨中之和睦也。

惱煞閒人。齊說笑鳳凰。明歲可將雛。此余當日懷孕之情景也。今者瓊娘又孕矣。此種亦喜亦惱之心理。當必與余等也。余見瓊娘已報喜信。益不願使彼操勞。誠恐偶一不慎。或至流產。則余心愈弗自安矣。自是厥後。和哥以胎教爲名。常就余眠。余無以却之。而耿耿私衷。益憐愛瓊娘。晨窗伴妝。月夕偕遊。幾疑瓊娘也者。非娶之爲和哥妾。乃爲余娶一閨友也。余偶歸寧。以瓊娘孕信告知余母。余母亦爲色喜。且知余夫婦嫡庶之間。儼如一人。無絲毫之芥蒂。尤爲欣慰。由是江朱兩家。無人不切盼瓊娘獲雄矣。

從來著書着墨。凡述夫婦之事。最難鋪寫。蓋夫婦間之歡愛。夫婦間之事實。隱然有一範圍。述一月一年之情形。如此卽述十年百年之情形。亦不過如此。如此而已。故余書所述。皆舉其要者言之。苟無要端。不如不述。重複繁衍。適增贅旒之嫌耳。時序匆匆。轉眼又丁未年矣。是歲八月。瓊娘分娩之期已屆。一日午後。余至瓊娘室中。見彼伏枕呻吟。面色陡變。余趨詢之。瓊娘曰。腹痛殊劇。奈何。奈何。余曰。汝殆將分娩矣。余當往告太夫人。速召穩婆。至瓊娘曰。蓋少待。妾頃卽欲走告夫人。誠恐並非分娩。鬧成笑話耳。余曰。汝旣腹痛。召穩婆來診之。以定是否。將產。又胡不可。瓊娘唯唯。余乃趨告余姑姑。姑立飭僕婦往喚穩婆。亡何穩婆至。是時瓊娘痛勢益劇。穩婆驗之。確係分娩。余姑又復焚香膜拜於祖宗之前。願祖宗保佑。誕育英

物一如余產時之。情狀。然顧瓊娘。產育。頗艱。將及。明日卯正。兒方墮地。穩婆。又曰。恭喜。恭喜。又獲千金矣。此言一出。舉室之人。莫不垂頭喪氣。余則心雖不樂。而身既不能生子。不忍以此責人。仍歡欣如初。與樺姊。照料產婦。安寢時。樺母亦在室中。卽攬余姑之腕。出慰之曰。瓊娘既能生育。敢保姊姊明年必抱孫兒。遲早何害。余姑曰。妹已得兩孫矣。余無妹之福。恐難如願也。蓋是年三月。樺姊又產一兒。兒名蘅。香貌頗英俊。故余姑極羨之。今者驟然失望。亦無怪老人之拂然於心也。是日和哥適歸。聞所產。又係一女。亦覺忽忽不樂。余力慰之。和哥曰。余本無所戚。余特因堂上之戚。而戚耳。余請爲嬰兒取名。和哥曰。汝女名蓉影。彼女卽名瓊影。可也。余然之。和哥告諸堂上。堂上亦然之。瓊影之遂名定。

(未完)



墨漫廬隱墨

(夷 定)

仇
價
編

●寶熙譎諫

前清庚子之禍。純由於朝廷任用小人。以至犯八國公忿。釀成從古未見之奇辱。回鑾之後。孝欽后召見侍讀寶熙（後官至學部侍郎）。寶熙跪誦諸葛武侯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及。此。事。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桓。靈。也。孝欽大聲問曰。你是誰。你說什麼。寶熙免冠叩頭曰。奴才寶熙。孝欽默然。

●張文襄慢士

前清張文襄公之洞羅致人才。不遺餘力。故幕府英俊稱盛。一時論者常以禮賢下士譽之。然文襄性情怪癖。以余所聞。尚不足當此名也。方其督兩湖時。慕蘇州曹叔視先生名（先生為經學大師）。電聘之。往。先生至。詣轅投刺。文襄方讀書畧一展視。默然無言。材官不敢前。漬先生待久之。悵然而返。明日又往。又如之。如是者凡三。先生忿甚。即束裝歸。文襄始憶及命材官追之。先生終已不顧。文襄雖悔亦無及矣。

偵探小說 瓊閣妝妹記

(續)

(易時譯)

第十五章

是夜余輾轉床褥思警長書中所言多不可解其間諒必有詐不覺中懷躍躍久不能寧既思杜命獄居音耗久寂警長意在言外亦似不甚注意則竊嘆其桎梏之苦恨不能一爲庖代以節其憂一時愁緒紛紜如潮之來直達東方既白始克朦朧入眠晨次余循例赴吾職務亦知葛女慧黠過人必將詢余以故然余萬不獲也亦惟力矯倦容懵然任之耳余今猶憶葛女詢余曰歐埃士姑娘抑何疲罷豈汝昨夜坐守我旁終宵未返已室乎既續曰我實從未見人疲倦一至於此者噫……汝爲我故勞劬若是我心碎矣余時方溯昨夕所爲咀嚼其味聞之如針刺心幾爲不能自持然彼覩余不寧益致疑慮乃微笑曰姑娘豈聞我言而不愜乎嘻是汝之不任獎語也是又汝美德也汝能如是益令我欽慕矣徐見余仍不答益復爛漫天眞噉然而嘆顧余曰噫我今覩人思已殊不能無嘆矣姑娘富有美德而我則所能自信者僅忠於朋友一端耳余第覺彼娓娓而言誠懇之情洋溢言表即思彼能若是殆已稍瘥亦爲心慰移時侍者忽以所置日報入室授余余謂其中必有佳耗不禁趨而受之詎侍者不慎入室之頃爲女所見女竟如渴見水翼然詢曰姑娘所受得母今日日報我與緣慳一面者久矣乞畀我一閱可乎余笑曰誠如姑娘言惟醫生有言非經首可清恙雖瘳亦不得閱日報也葛女意殊怏怏嘆曰我誠苦矣略染小恙而醫生即困我若是彼之權力固大彼爲人亦云暴矣我今不敢怪姑娘然我終當書以質之余聞言如久

囚。被。釋。始。敢。攜。報。外。出。藉。爲。葛。女。置。備。晨。飧。然。爾。時。情。狀。葛。女。似。欲。得。而。甘。心。及。今。思。之。心。猶。不。能。無。憐。
 憫。也。余。今。猶。憶。余。自。病。室。趨。出。行。近。退。憩。室。時。匆。匆。逕。前。適。與。葛。萊。相。值。閃。讓。不。遑。幾。爲。傾。跌。其。事。尤。使。
 余。歷。久。而。不。能。忘。焉。葛。萊。爲。人。謹。飭。自。持。爾。時。手。披。日。報。且。閱。且。行。余。固。不。能。怪。彼。有。他。然。余。一。念。曩。情。
 思。彼。注。意。若。是。或。者。報。中。所。云。足。使。神。爲。之。馳。則。心。良。不。能。無。疑。余。本。欲。先。爲。遜。辭。以。謝。失。察。之。咎。然。葛。
 萊。殊。狡。警。余。紅。暈。徹。顛。知。已。不。勝。慚。慙。不。逮。余。言。卽。先。致。謝。既。且。飾。辭。詢。曰。歐。埃。士。姑。娘。謂。吾。女。何。若。者。
 其。少。瘥。乎。抑……余。不。耐。曰。少。瘥。矣。葛。萊。意。若。不。能。遽。信。復。曰。信。乎……誠。如。汝。言。彼。爲。吾。女。診。治。之。醫。
 生。亦。莫。不。謂。其。少。瘥。然。我。終。慮。若。曹。所。言。或。不。可。恃。余。辯。曰。我。謂。諸。醫。生。均。博。於。學。者。其。所。言。必。無。虛。飾。
 我。齒。雖。稚。執。業。亦。未。久。然。此。區。區。者。自。問。或。尙。不。致。訛。謬。也。葛。萊。聞。言。長。眉。微。蹙。旋。始。作。歡。慰。狀。持。報。別。
 余。而。行。余。既。入。室。閱。報。迄。復。獲。一。報。益。披。閱。之。見。所。述。斐。百。爾。助。夫。人。案。情。寥寥。數。語。爲。狀。彌。復。冷。靜。殊。
 以。爲。悶。徐。觀。其。文。或。謂。案。中。要。人。已。經。探。得。今。方。密。查。據。證。或。謂。要。人。云。云。業。已。嫌。疑。冰。釋。又。泰。半。明。日。
 黃。花。無。一。稱。旨。則。憂。悶。之。中。益。增。無。限。悲。觀。蓋。余。之。不。惜。身。歷。艱。辛。而。來。此。者。爲。欲。拯。我。杜。命。耳。今。警。長。
 既。阻。我。探。察。日。報。又。沈。霾。如。昔。言。念。已。身。萍。飄。無。屬。誠。有。不。禁。戚。然。以。悲。者。矣。余。旋。意。久。離。病。室。葛。女。或。
 且。不。耐。遂。置。報。扁。門。匆。匆。逕。詣。其。地。時。葛。萊。方。往。視。女。已。先。余。在。倚。身。牀。柱。狀。至。泰。然。見。余。遽。入。傲。不。爲。
 禮。以。目。向。余。斜。睨。一。過。既。卽。他。注。余。謂。昨。宵。入。室。之。事。已。爲。所。覺。不。無。愧。然。職。是。之。故。余。求。去。之。心。亦。
 因。以。益。急。矣。幸。也。余。伯。父。如。有。先。知。午。膳。既。竟。遽。以。書。來。囑。余。三。時。返。省。余。如。奉。綸。音。乃。得。向。葛。萊。乞。假。
 以。行。余。時。未。嘗。不。思。伯。氏。之。書。別。有。用。意。或。者。彼。已。知。余。至。此。之。志。將。欲。攫。歸。痛。責。然。余。心。厭。葛。萊。爲。人。

久處。狂狷。不勝。悶苦。今得。偶覩。天日。雖苦。亦甘。矣。三時。既屆。伯氏。以車。迓余。余卽。一躍。而登。並肩。而坐。瞬息。啓行。但聞。蹄聲。得得。輪聲。隆隆。車行。如飛。而車頭。驅者。已載。余至。一素。未戾。止之。曠衢。余見。衢名。甚奇。意此。行或非。返家。不覺。笑詢。伯氏。曰。伯父。吾儕。此行。將奚。往乎。豈。伯父。謂兒。念念。杜命。將欲。載兒。往見。乎。伯氏。笑曰。否。然。語氣。單簡。貌亦。沈靜。否字。之下。再不。爲續。余旋。探首。窗隙。張目。外窺。見紐約。警署。已赫然。矗立。於前。驅者。亦勒。韁不。進。則失。聲曰。噫。伯父。吾儕。胡爲。至此。伯氏。以手。攬余。下車。笑且。言曰。我欲。視一。友耳。既復。附余。耳際。微語。曰。我以。汝至。此實。奉警。長達。爾士。命爲。之蓋。彼急。欲與。汝爲。數分。鐘之。談話。也。余聞。言甚。震。既思。達爾。士長者。此往。或得。佳耗。則逕。毅然。追隨。伯氏。直入。警署。越彼。氣象。森嚴。之警。衛隊。及各。辦公。室而。由警。導入。警長。私室。時達。爾士。知余。必往。警既。入白。卽出。相迓。面色。和藹。恍如。老者。之見。其幼。令余。疑團。頓釋。迨。伯氏。既出。余卽。鄭重。致詢。曰。警長。見招。殆有。佳耗。示我。乎。昨。頒手。示已。詳展。閱警。長囑。我弗。疑。葛萊。豈謂。杜命。之罪。已得。昭雪。之據。而葛。萊之。嫌疑。卽不值。探亦可。釋然。乎。警長。以手。攜一。圈椅。行近。余旁。坐且。笑曰。未也。我前。之以。書白。姑娘。者特。緣我。探得。另一。嫌疑。犯耳。是犯。罪狀。較著。一經。蹤跡。或可。水落。石出。故我。之視線。業自。杜命。葛萊。而移。注其。身。余曰。然則。警長。可以。是犯。之名。示我。乎。警長。曰。茲。事尙。未證實。我身。爲警。長固。不能。擅洩。秘密。然姑。娘爲。斐百。爾助。夫人。案艱。苦備。嘗。要亦。非局。外人。卽爲。言之。當亦。無傷。吁。姑娘。豈已。忘瓊。司其人。乎。瓊司。爲賴。姆斯。台爾。第中。廚舍。之管理。人。前日。法庭。開審。彼亦。蒞臨。且入。證人。座侃。侃出。陳所。見。姑。娘。矜。猶憶。之乎。余曰。然。惟警。長頃。謂嫌疑。犯者。豈卽。其人。乎。警長。曰。否。是實。另有。人在。彼特。因疑。生心。告我。以故。耳。余曰。然。則其人。何人。嫌疑。又何。在乎。警長。笑。

曰。姑。娘。弗。躁。容。我。徐。言。之。須。知。茲。事。雜。而。無。緒。卽。以。其。名。告。汝。亦。無。裨。也。既。曰。前。日。之。晨。瓊。司。詣。是。告。我。謂。彼。所。轄。廚。舍。中。有。一。烹。飪。手。不。辭。而。去。其。人。方。一。月。前。賴。姆。斯。台。爾。第。中。開。跳。舞。會。時。亦。與。衆。僕。兼。任。侍。役。以。是。彼。甚。異。之。意。其。與。斐。百。爾。助。夫。人。被。戕。事。或。不。無。關。涉。我。既。震。于。其。辭。當。詢。所。見。瓊。司。曰。其。人。之。去。已。幾。一。星。期。矣。我。爲。賴。姆。斯。台。爾。先。生。家。主。烹。飪。事。于。今。數。載。所。雇。庖。丁。不。下。數。十。人。然。迄。未。見。有。行。藏。詭。秘。如。彼。者。通。例。庖。丁。欲。行。必。先。辭。職。顧。其。人。則。否。我。意。彼。或。病。于。逆。旅。躬。往。訪。問。而。逆。旅。主。人。乃。亦。以。不。辭。遽。去。聞。此。不。立。之。又。立。乎。當。是。時。我。意。其。人。怪。特。若。是。原。擬。置。不。之。究。惟。一。念。彼。烹。飪。之。技。實。有。足。多。此。行。或。爲。他。人。盡。惑。心。終。不。甘。故。卒。多。方。以。訪。之。我。有。袖。珍。書。一。冊。凡。我。所。雇。之。人。一。一。抄。錄。其。上。我。意。其。人。之。來。必。有。薦。保。按。圖。索。驥。不。難。白。諸。其。人。囑。爲。探。訪。詎。既。展。彼。書。乃。見。白。紙。一。方。黏。附。其。中。紙。上。所。書。寥寥。數。語。僅。謂。惠。爾。戈。以。三。月。十。五。來。耳。我。于。時。既。驚。且。疑。不。覺。竊。嘆。自。咎。失。察。顧。思。他。人。來。此。均。有。薦。保。且。均。詳。錄。書。中。此。人。獨。無。其。咎。豈。盡。我。之。失。察。乎。抑。彼。實。未。以。薦。保。至。乎。倉。卒。問。心。房。欲。裂。若。不。勝。煩。然。更。一。轉。念。思。其。日。適。賴。姆。斯。台。爾。第。中。開。跳。舞。會。晨。次。廚。中。事。冗。我。以。有。庖。丁。二。人。病。不。能。興。匆。迫。中。有。人。適。來。覓。事。我。嘗。諾。而。屬。令。佐。我。烹。飪。則。又。日。視。袖。珍。書。而。語。曰。豈。其。人。卽。惠。爾。戈。乎。果。爾。則。爾。時。事。繁。殆。真。已。忘。其。薦。保。而。未。錄。矣。言。至。此。余。警。長。攬。言。曰。然。則。汝。乃。併。其。履。歷。及。薦。書。而。俱。忘。之。乎。瓊。司。曰。否。否。是。固。尙。在。惠。爾。戈。投。我。之。日。我。未。將。其。薦。保。之。名。錄。諸。書。上。信。爲。失。察。然。彼。之。薦。信。我。固。收。而。藏。之。當。雖。事。冗。未。閱。卽。夕。我。且。略。視。一。過。插。入。信。夾。中。特。惠。爾。戈。爲。人。技。實。甚。高。且。藹。然。令。人。愛。慕。故。我。一。見。傾。心。卽。諾。其。請。及。今。思。之。鹵。莽。之。罪。實。難。道。耳。余。曰。然。則。汝。今。已。得。彼。薦。信。之。所。在。乎。瓊。司。

曰。我。遇。之。以。德。而。彼。乃。以。怨。報。我。我。雖。愚。烏。能。忘。其。薦。信。我。行。執。其。保。薦。者。而。控。之。矣。既。瓊。司。如。被。奇。辱。目。眦。欲。裂。口。張。如。盆。勃。然。續。曰。雖。然。我。言。及。此。我。乃。更。不。能。恕。彼。儉。余。賊。曰。瓊。司。何。為。瓊。司。曰。警。長。聞。我。言。竟。當。必。詫。為。創。聞。而。益。疑。惠。爾。戈。其。人。矣。何。則。蓋。惠。爾。戈。誠。巨。奸。乃。敢。鼠。竊。狗。偷。俟。我。不。覺。陵。咎。侍。僮。潛。取。薦。信。以。去。余。曰。此。又。奚。說。瓊。司。曰。此。我。實。向。侍。僮。詢。得。之。我。檢。取。薦。信。之。日。僮。辭。職。者。已。一。星。期。矣。檢。信。不。得。我。即。意。其。被。竊。且。必。侍。僮。所。為。故。數。日。中。即。飭。人。覓。僮。至。詢。以。所。為。僮。不。能。隱。乃。哀。我。寬。恕。陳。謂。彼。事。悉。出。惠。爾。戈。意。彼。特。利。其。多。金。遂。為。竊。而。畀。之。耳。蓋。彼。之。為。此。惠。爾。戈。嘗。以。美。金。十。元。為。報。吁。警。長。試。思。之。以。一。庖。丁。而。揮。金。若。是。從。可。知。其。人。格。為。何。如。矣。余。曰。然。則。汝。嚮。謂。一。執。保。薦。者。而。控。之。一。說。又。將。作。何。理。解。瓊。司。曰。是。日。我。既。詢。侍。僮。廉。知。惠。爾。戈。竊。信。事。遂。益。詢。以。信。中。所。云。僮。為。我。賊。初。尚。期。期。徐。見。我。聲。色。俱。厲。因。復。以。其。大。意。白。我。而。我。乃。挾。之。出。探。矣。警。長。述。言。及。此。稍。憩。既。憮。然。視。余。（埃。司。黛。爾）曰。姑。娘。其。謂。若。曹。出。探。之。所。得。為。何。如。乎。嗚。呼。茲。事。誠。詭。我。今。言。之。猶。不。能。無。悸。蓋。惠。爾。戈。之。保。薦。人。乃。名。西。曷。士。而。其。住。址。即。吾。邑。第。八。十。六。號。街。之。某。崇。廈。也。余。詫。曰。警。長。乃。謂。其。地。即。斐。百。爾。助。夫。人。居。第。乎。然。則。西。曷。士。又。為。何。人。警。長。曰。瓊。司。至。彼。後。亦。嘗。詢。于。閤。者。顧。閤。者。憤。憤。僅。謂。彼。第。有。僕。名。西。曷。士。今。已。隨。斐。百。爾。助。入。山。矣。余。曰。然。則。瓊。司。嘗。入。第。一。探。乎。警。長。曰。自。斐。百。爾。助。離。家。遠。遊。內。室。各。戶。即。已。扃。閉。僮。僕。亦。散。給。假。星。散。瓊。司。聞。閤。者。言。意。怏。怏。亦。惟。攜。僮。別。去。耳。余。曰。瓊。司。返。後。又。復。何。作。警。長。曰。彼。以。惠。爾。戈。故。亦。嘗。致。電。三。泰。斐。旅。舍。然。旅。舍。復。電。則。謂。斐。百。爾。助。所。攜。僕。從。中。並。無。其。人。也。余。曰。茲。事。誠。出。意。表。警。長。笑。曰。即。我。亦。曷。嘗。預。料。及。之。者。雖。然。吾。儕。今。日。急。須。研。究。之。點。當。為。西。曷。士。之。行。蹤。與。

其不侍斐百爾助入山二節此可姑置吁姑娘乎我言及此我乃益不能無疑于斐百爾助之爲人矣身無侍從扶病入山其境遇之苦爲何如而斐百爾助則甘之如飴試問姑娘果能富埒其人亦肯灑脫若是乎余昂視曰我意其中亦必有故警長續曰我自瓊司別去輾轉籌思謂西曷士其人一日不獲案情沈寤終難大白即囑署中偵探分出訪察二日來幸已略獲其概今願卽爲姑娘述之余笑曰願聆鈞誨然則各日報豈猶未披露及此乎警長曰茲事體大我曷敢輕洩于彼卽我今日預告姑娘亦欲使汝前疑冰釋耳汝前日語我堅謂葛萊實卽兇徒是汝心志已決我今不卽以故相告勢且夷猶弗信反爲過甚則我又將奚辭以解余隱憎其言但笑頷之促令卽告彼始恍然曰吁姑娘謂西曷士乎西曷士素日行止殆至怪僻彼年亦高矣以貌度之當可爲斐百爾助夫人父行願彼於夫人乃時監視而尾綴之狀若有所戀愛姑娘思之此不大可怪乎彼于斐百爾助第中位不過僕從之總管耳然彼視其主亦藐然若不介意識之者且謂自夫人析居第之後園彼常往來園中日窺夫人所爲儼如偵探之視兇犯爾時第中僮僕銜之者亦嘗謀發其覆徒以斐百爾助時方倚任且礙聲譽因而屢罷然及今詢之明日黃花固猶能津津道之也我初以此耗均偵探所獲雖于斐百爾助夫人案不無微補意終不能遽信願今則已得證人能言其確彼且聲稱目覩西曷士劣迹蓋一日之夕斐百爾助夫人自外返第款款入室彼嘗見一黑影憧憧踵隨握拳作勢若欲猛擊夫人而其人實西曷士也言次警長微笑不語余因詢曰然則警長今已決其爲行刺斐百爾助夫人之兇徒乎警長曰此我實尙難預言惟西曷士邁而勇健五十餘歲時尙從事舊金山之挖鑛事業今以其劣迹證之要與是案不能無涉耳我今以其人不能卽得已囑

吾署警探多方偵察。昨因巴萊塞山有電詳報。斐百爾助病瘥狀。且曾致電前去。囑令即答。言至此。警長即自其公案上取一黃色電紙授余曰。此即斐百爾助自巴萊塞山遞至之覆電也。余急展視之。但見電文爲（西曷士尙以斐百爾助君未離愛爾馬羅旅舍時。別去近狀。若何。今實渺無所知。密司西賴代斐百爾助覆）不覺詫曰。尙在愛爾馬羅旅舍別去乎。然則光陰荏苒。去今已數閱月矣。警長曰。此我所由益疑也。然非是彼實不能躬與賴姆斯台爾耶之跳舞會。斐百爾助夫人亦不致被戕矣。

第十六章

余爲之橋舌而不能下者久之。徐警長續曰。執是以觀。西曷士爲此案要犯也。益信矣。我茲派出之偵探。咸審慎而富經驗。若曹對此。或能不負吾屬。即于今晚略得端倪。是實我警香以祝者也。我今至抱樂觀。故亦頗望姑娘與我同情。葛萊長者。姑娘視彼。尤當盡釋前嫌。慰我老懷。余曰。然則杜侖奚如。豈西曷士一日不得。彼亦將長以無罪之身。坐困狴狴乎。警長笑曰。是瑣屑事。我爲警長。責無旁貸。又胡得不爲之地。任其無辜久羈。特彼今既入獄。誼當俟昭雪後。訊釋。桎梏之苦。人所難堪。我亦未嘗無知。所望彼豁達自喻。有以靜俟之耳。警長爲此言時。貌良誠懇。然余則覺當此擾攘。靜俟匪易。不特如此。余言念杜侖。且覺此靜俟之一說。實有足以制吾愛與余之死命者。警長見余躊躇狀。亦知余意。則進握吾微顫之手。來相慰曰。無謂之思。不如不構。姑娘慧人。乃復昧此乎。既又起立言曰。西曷士爲斐百爾助夫人案中要犯。我頃已縷晰言之。然案中要犯。猶不止此也。彼廚丁惠爾戈爲西曷士所薦引。曩者瓊司與我言時。嘗謂葛萊墜落鑽石。惠實拾之。由是以觀。則若爾人者。吾亦不能任其道。遙事外也。余不覺失色曰。惠爾戈乃

嘗拾取彼石乎。警長曰：此言在瓊司鞫視之，殆亦常事。然我知姑娘，于是當有爲之色。然以喜者，然乎。余曰：奚故言次，念得此一言，卽足爲杜命開脫。果不自覺而輟然笑。警長亦笑曰：此故姑娘自知之。我今敢問方葛萊墜石時，姑娘殆目覩其墜乎。果爾，則惠爾戈以石返葛萊。姑娘必見其貌爲何如矣。余審彼言實有故，而苦不能追憶。則逕答曰：我恨不能鑿警長望，蓋我爾時距彼遠，且日光僅注葛萊而未遑他顧也。警長微嘆曰：然則我滋恨矣。余詫曰：警長果何故，乃必詢是曰：我……警長方手披一紙，作誦讀狀。而戶次忽有一人入，遽令彼茫然忘余絮絮詰詢其人，抑若其人之至，乃有要事，斯須不能略遲，而其人亦額汗涔涔如雨下，彷彿重命之在躬。徐警長慮余久坐其旁，或礙所事，卽啓側室，使坐。且謂余曰：幸姑娘恕我無禮。我今乃有大要事，遲一刻鐘，當再爲姑娘續前言。余不獲已從之。惟一念彼人貌似偵探，此來或將稟陳案中事，則入室之際，乃不覺目視警長。若乞其憐，俾扁閉室戶，使余無聞。警長初殊憤憤，既悟余意，亦卽款段逕出任余自扁，而余于是乃得佇立戶際，凝神以聽偵探所語矣。余時但聞偵探發言曰：我此次出探，幾瀕于死，今得再覩警長，我誠不能不感上帝之默佑矣。警長命我偵探之人，今果猶在城中。我于一昨之晚，且目覩之，而其所至之地，則彼八十六號街久扁之某崇廈也。警長曰：然則汝已得之乎。偵探曰：否。茲事言之至猥瑣，願警長姑聽之。既曰：我今未能逮彼，殊負警長委任。然警長果知茲事顛末者，或當恕我蓋彼奸詐多智之惡棍也。警長命我往取其小照及所書信札，我當意彼嘗役于斐白爾助家，或猶有廢棄者存臥室中，因即乘夜潛探之。爾時我氣甚盛，膽亦甚壯，固謂彼必不在室也。而孰知其不然哉。我慮外人側目，是夜與崗警接洽後，乃故繞道八十七號街入其後戶，斐白爾助居第屋宇

宏敞警長當亦知之其前戶有二皆在八十六號街戶上之鎖均不易啓顧其後戶之鑰匙我乃于無意中得其同樣者一枚故我既至其地以匙探鎖啓之殊不費力而一剎那間身遽入矣我時並不料有人窺我蓋時雨下正急途上甚寂卽有行人亦攢首傘下之不暇故我心甚欣慰既入後戶卽反扃之縱步至廳拾級以登其樓我于第中布置啓行時卽已悉其梗概故爾時雖昏黯不能辨物我亦能歷見不爽西曷士臥室卽在第一層樓我初意本欲逕入探訪以竟吾事顧我甫至樓顛乃見一可異之火光徐徐自一室射出使我逡巡久之不敢燃吾電筒我非不知是第久無人迹然此時何時既有火光胡能無燃之之人我機智遽動念此或卽西曷士其僮而我遂不得不摸索登樓姑避其鋒藉爲以逸待勞之謀矣我時因慌心亂所至何地殆已不暇置慮惟覺所越樓梯似已三層因卽茫然自解謂爲第三層樓而已時猛雨猶未全止簷前鉄漏中滴滴之聲尙清脆可聽而夜色迷濛益較前爲沈霾我佇立梯端默伺移時覺第三層樓上並無聲息因卽放膽燃電引照四際我謂有此崇廈其內必甚可觀而孰知張目之次所見竟越意料梯前左一大廳第至廊闊而朽敗之象觸目皆然廳旁小室甚繁而室內空空類無陳飾亦竟有若懸磬我心欲姑入一室稍事休憩並籌進行之策而環顧各室卒鮮當意不得已邁步逕前忽于廳之一旁得一小梯因卽扶檻潛下復事探訪小梯可達第一層樓以勢衡之我由彼以下殆至危險蓋梯末各室環列彼西曷士所居亦在其間使彼果在我實不啻鳥雀之自投羅網顧我此際急不暇擇乃不之介意徐見室中火光業經消滅思彼或已出佳機一失將難再得竟復直趨其門見未下扃啓門以入縱步逕造書案偵探言至此語氣雄偉恍如千軍萬馬奔逐其敵又如狂風疾雨胸息自天際傾注

颺。嘯。澎。湃。之。聲。渾。壯。不。可。嚮。邇。警。長。若。甚。躁。切。則。譴。詢。曰。然。則。汝。其。盡。得。所。欲。矣。乎。偵。探。曰。否。既。曰。雖。然。彼。手。書。之。件。我。今。已。檢。得。一。二。子。此。矣。言。次。即。以。數。紙。授。警。長。曰。我。至。書。案。時。初。謂。室。戶。未。扇。案。上。各。屨。諒。亦。未。鎖。顧。我。以。手。試。之。乃。盡。牢。鍵。我。無。如。何。遂。出。所。攜。鎖。匙。一。一。投。試。並。憑。小。及。之。力。悉。下。其。鍵。檢。得。此。紙。警。長。曰。照。片。何。如。偵。探。曰。照。片。乎。我。亦。措。意。及。之。然。言。之。心。疚。我。搜。檢。書。案。時。方。欲。取。其。箱。篋。之。屬。一。一。查。視。而。一。可。驚。之。事。乃。即。以。是。時。發。生。使。我。意。雖。戀。戀。爲。生。命。故。不。得。不。暫。置。弗。顧。焉。警。長。詫。曰。然。則。此。又。何。事。偵。探。嘆。曰。此。事。之。至。誠。出。意。表。蓋。數。十。步。之。內。乃。忽。有。一。人。似。笑。非。笑。捲。舌。作。聲。潛。來。襲。我。後。也。警。長。駭。曰。噫。汝。其。殆。矣。偵。探。曰。信。然。我。時。亦。備。與。背。城。借。一。矣。而。詎。知。上。帝。默。佑。使。我。藐。藐。之。躬。竟。克。出。險。入。夷。奄。有。今。日。哉。警。長。曰。然。則。汝。又。何。由。脫。險。偵。探。曰。我。既。聞。人。聲。知。其。人。必。已。離。我。不。遠。即。先。發。制。人。急。滅。電。光。伏。地。匍。匐。出。室。以。觀。其。異。時。我。遽。不。得。光。兩。目。雖。張。乃。如。盲。人。頗。慮。其。人。襲。擊。故。一。出。室。戶。趣。即。隱。身。垣。表。默。辨。聲。之。所。在。我。初。謂。此。或。吾。邑。檢。察。廳。所。派。之。偵。探。不。然。亦。必。穿。窬。者。流。將。欲。乘。罅。蹈。隙。有。所。攫。取。耳。顧。默。伺。久。之。乃。聞。小。梯。之。上。窸。然。有。聲。且。若。有。人。類。燃。燐。火。火。光。如。螢。隨。約。自。遠。送。至。未。幾。其。人。行。近。梯。顛。小。門。見。門。已。啓。似。忽。色。變。復。燃。燐。火。環。照。我。時。昨。彼。既。灑。火。光。之。下。亦。能。略。見。其。面。然。彼。手。足。至。捷。偶。一。回。眸。即。已。將。燐。火。擲。去。我。雖。急。欲。識。其。狀。貌。而。竭。我。目。力。所。見。者。祇。一。影。耳。警。長。至。是。復。似。不。可。忍。耐。趣。詢。曰。然。則。其。人。果。西。曷。士。乎。偵。探。笑。曰。容。我。徐。言。之。既。曰。爾。時。我。未。見。其。貌。心。至。快。快。然。我。伏。垣。凝。思。意。彼。影。實。甚。怪。特。決。非。檢。廳。偵。探。則。心。之。所。疑。乃。決。其。即。爲。我。所。欲。得。之。人。神。思。竟。爲。大。振。我。時。並。不。敢。離。垣。他。之。或。冒。險。前。進。顧。其。人。如。有。急。事。既。擲。手。中。燐。火。乃。急。縹。絳。上。樓。似。猿。猱。樹。

如鳥攀枝。陶息逕入西曷士臥室。而彼沈沈之地。至是乃有一煤汽燈。遽放綠火光。大如炬。使我黯中見之。纖屑靡遺。立審其卽我所偵探之人。我時欣慰之情。自不待言。本欲出吾手梏入室。逮捕。然遽一凝思。憶我此行職務。僅在檢取要證。西曷士既有南走新墨西哥之耗。此際廳焉遽至。必有他故。或者足爲余案關鍵。我乃復伺垣次。屏息以觀其異。我未始不知此人漏網得之匪易。或竟不復可得。然我思彼既已入室籠中之鳥。雖猛易制。且彼罪狀未著。是時所爲。或轉足助吾解釋案情。我乃卒不自制矣。偵探言次。微微嘆息。若誌其未卽逮捕之憾。警長見狀。亦爲惘然。既偵探曰。雖然。警長亦知其此來之志果安在乎。時已午夜。萬籟俱寂。彼獨不惜其身。冒險犯露。以至其行徑。又抑何可怪乎。我知警長果與我易地而處。卽景論事。亦當恕我當日之鹵莽矣。至彼既入室。舉動益敏捷。鼠目獐首。環矚不已。其狀殆尤足令人生疑。我初見彼。忽離書案。揭紙啓篋。若有所覓。尙不甚措意。顧不剎那。彼忽行近我。頃所注意之巨篋。而我一片心旌。乃爲之搖動。震蕩不復能自持矣。我時但聞簌簌軋軋之聲。競作於巨篋之旁。默辨之。篋似已啓。彼翻檢篋中藏物。亦甚迅疾。不數分鐘。似已得其所覓之物。旋即唏噓而歎。繼以長吁。卒以其物貼近口邊。與相接吻。若示戀愛。又復擲之于地。拾起再吻。一種愛戀怨憤之狀。溢於眉表。使人惻然。既復嘆謂。『我今吻吾所嫉。誠爲大愚。然我之所愛。我且殺之。以是擬彼。適稱其量耳。又何足異哉。』而我乃如聞孀婦呼天。又爲愴怛迷離。不知所措矣。自我今猶憶彼言『吻』『殺』二字時。聲遽高揚。若有無限淒涼之情。含蓄其間。今偶思及。猶弗能自制其心。而不爲所動也。警長聞言。神筋大震。良久。願謂偵探曰。此殊有味。然汝亦愚矣。得此佳機。乃不立加桎梏。其殆有感於彼言乎。偵探曰。我胡昧是我特囊無手槍以助。

威耳西曷士入室時。我本可卽加逮捕。然由今思之。則我幸不逮彼耳。逮之者。彼有手槍。而我鮮利器。我其不反爲所殺者。幾希。警長茲或不信我言。將謂我或誑。上然此。我實可上告神明。蓋我爾時。固目覩彼實彈槍中。若欲自殉。特旋踵之間。彼乃持出室戶。趨詣小樓而遁耳。我時既怪。彼舉止之忽促。又慮彼隱伺梯下。將以襲我。則凝思移時。趣卽匍匐入室。行近巨篋。置處摸索。地板上。偵其所遺。偵探言至此。稍止。以目注視警長。若使猜彼所遺之物。徐喟然曰。吁。警長亦知西曷士所吻之物。爲何其所云云。又指何人乎。警長默思有間。笑曰。以意測之。殆斐百爾助夫人之遺容耳。偵探亦笑曰。達哉。警長吾儕所見。殆相同矣。雖然。我今猶有一問。敢質警長。西曷士之眷戀斐百爾助夫人。已非朝夕。茲忽嫉之如仇。且裂其像。抑又何耶。警長不答。既呼偵探名曰。斯惠德。此節事涉愛情。吾儕可姑置弗問。我今敢問汝。獲見彼像之後。汝又何作。斯惠德見警長不答所問。色微不齊。旋思彼實欲知後事。卽一笑置之曰。後事乎。我知警長又躁不可耐矣。既續曰。我旣拾斐百爾助夫人遺容。深慮西曷士先我而遁。因卽趨詣小梯。躡步拾級以下。行且後顧。杜彼襲取。詎昏黑之中。辨徑至艱。前昂後顧。眩目迷神。稍一不慎。竟至失足。下墜。同時西曷士聞聲知變。乃撥其槍機。劈拍示威。若欲得我甘心。我時惶駭之狀。自不待言。逆臆西曷士時。或潛伺梯末。此墜不啻魚投網罟。必無倖免。中心悲戚。蓋如凌遲之犯。恨不卽死。梯腰免貽。後人譏笑。自分丁茲劫運。一蹶難振。而此生偵探英名。亦自茲已矣。而孰意上帝佑善。不禍無辜。我身自梯徐下。彼西曷士已早他之。我伏梯少憩。還我故吾方慮西曷士乘間脫逃。而彼細碎之履聲。若示我以偵探之道。轉瞬已在耳畔。我於是乃復起立。隨聲潛行。手撫壁垣。如入深淵。且行且思。所以捕彼之策。不一剎那。而步入廳事矣。我

念西曷士狡黠性成今既知我在室當已早有準備或且隱伺我旁卽左右環顧以偵其迹前進之率因亦少遲本欲燃電一照其人藉以自慰然後一轉念意彼茲果見我勢必弗捨我一己之生死雖可姑不置慮吾偵探界見我洞胸暴斃必且引爲奇恥則又急抑吾念冒險前進抑若盡忘有人伺襲手抵一門用力推之推之弗動急復依壁少憩凝神測西曷士履聲我時但覺身前條焉大亮似有一發光物倉卒過我頗謂其卽西曷士所持探燈故方寸間又爲大餒然此實一巨鏡耳特長夜將午四望如漆此鏡橫亘於前昂首視之鏡中彷彿有鬼實令人不能無懼我因是卽復前行未幾又得一門覺尙可以力關急關之入探囊出吾電筒閉戶燃之以圖飽覽廳中佈置我之爲此亦知甚險且足引起西曷士殺我之心然我思不識廳中佈置萬難收一鼓成擒之功二難相權不能因險中止卒毅然爲之此際我頗謂西曷士必將以彈丸餉我顧彼殊狡我待之久彼槍乃再不作聲我謂槍已彈罄不復能用方以竊喜而我所處室中之側戶忽砰然加鍵我知變趨詣入室之戶戶亦遽闔礮礮之聲若有彈簧工作其間蓋令人噴耳心碎而我乃禁錮其間惘然如囚狂狴矣斯惠德言次懊喪不可名狀旋忽詢警長曰吁警長亦知彼室之內幕爲何若乎警長澹然曰以我度之殆甚可怖然乎斯惠德曰然彼室蓋誠一囚犯之狂狴耳惟狂狴之中尙有窗戶鐵柵之屬遍布四壁藉通空氣彼室則並此無之且扭其門則門裂於軸鎖處亦不見有纖微鎖痕仰觀室頂則白漆之蓋板上隔層樓惟中空一洞貫一巨柱柱高直達屋頂囚者苟習猱援之技猶得假此爲助以自脫險耳警長駭曰然則爾時汝又奈何斯惠德曰我時自分外無輿援生命早置度外惟我一念西曷士乘此出第崗警不察或轉謂我事藏返署坐縱巨憖我乃不能不切齒彼僉

自慙無謀。奮我精神。抱柱以登。姑圖出險。於萬一。警長聞言。不覺色喜。笑曰。勇哉斯惠德。洵可敬人哉。斯惠德亦笑曰。警長贊我心甚喜。然此猶未可贊也。室中之柱。巨可合抱。蓋板之洞。寬僅容人。其上則層樓如織。均與柱作垂直線。攀登柱端。固非難事。欲上層樓。決不易。此猶須待熟籌也。矧柱係鐵製。抱猿以上。偶一失足。卽有下墜之慮。其中雖洞。並無階級。可以着足。苟無利器。尤難。猿升種種險象。又有令人不能不預作準備者。警長怏怏曰。然則汝其奈何。斯惠德曰。我旋詳審巨柱。知抱猿之法。決不易行。因卽運我神思。專注柱中。空洞思得一物。橫亘洞中。藉爲梯級。徐圖猿升。既而回視室中。尙有椅桌各一。機智遽觸。卽探囊出我所携鎖匙。復憑小刃之力。啓桌而出。其歷巨履柱中。適成梯級。循級徐登。恍如蝸牛緣牆。蟻螳。猿樹。歷一小時許。而臨柱顛。我之猿升技亦神矣。既及柱顛。自謂事已有濟。而孰意及顛。昂視乃復有巨鐵片數事。與口緊合力擊而不能除。而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我竟復困於彼。寬不二尺之鐵。襲中乎。警長又駭曰。噫。可怖哉。斯惠德曰。此猶未也。我當時所懼。特恐西曷士之襲我耳。警長曰。然則汝又奈何。斯惠德曰。我時旣臨絕境。知進退均屬一死。卽寧神以思。昂首而視。翼柱口合處。或有罅隙。俾我有所憑恃。徐圖脫險。久之。天不絕人。我所凝注之地。有泥斑。然似係塗痕。撥之。簌簌以下。而小隙一線。光芒射入。我之希望。竟以遂矣。我於是出。及於囊。以擬小隙。猛鑿。初可納拳。旣覺額汗涔涔。全身汗出如漿。則出巾。且拭。且鑿。緣塗泥。鬆換之。故不一小時。卽抵柱外圍牆。警長擊節曰。佳哉。斯惠德嘆曰。佳乎。吁。我時初亦謂旣越柱口。大功告成。而抑知圍牆堅厚。勝似鐵製。我此後四小時之光陰。驚恐惶惑。忍飢耐熱。上則風嘯。有聲如見鬼魅。下則室戶闐闐。若有人至。竟以消磨於艱難辛苦中。哉。嗚呼。警長我今言念及此。

心猶不能無悸。使此四小時中。我或不能越牆。以出。則我手足已疲。指趾盡裂。身且搖搖。不能自持。其尙有脫險入夷之望乎。言次。嘆息不止。徐續曰。此四小時中之所爲。我今殊不願白。諸警長重創吾心。且傷警長老懷。彼時我但覺小。又觸處似有琉璃碎裂聲。再一注視。已見小窗一面。隨牆磚以倒。窗後數武。復有一窗內爲精室。若有人居。急卽奮吾已頽之神。舉拳向窗猛推。窗脫於軸。復一奮力。自外躍入精室。而精疲力竭。身不自主。遂如巨樹被風。胸息栽倒於地。沈沈睡去。時則室內時計鐺鐺以鳴。已下午一旬鐘矣。言次。又嘆。警長亦爲憮然。既斯惠德曰。我沈睡者可二小時。醒時猶謂尙在圍牆中。瞥見柏製之窗。飄搖風中。始憶曩事。然趣竟途外。出已三時許。西曷士詎我之狀。雖歷歷猶在目前。而黃鶴杳如已成漏網之魚矣。言至此。斯惠德泰然躺臥椅中。若甚憔悴。警長審其所言已終。因曰。此誠奇績。我當誌之。以酬汝勞。徐見斯惠德神思少定。復詢西曷士出第之狀。媿媿共語。又可十餘分鐘。余兀立側室戶次。但覺斯惠德所言。輒耐人尋味。而余意所欲爲之事。則已渾忘之矣。

(未完)

蘭 閨 唱 和 詩

(二)

蘭 閨 戎 妹 記

●南朝懷古 和絳珠

陽碧珠女史

過江名士總來歸。笑指僞荒手一揮。紅染野花悲雀桁。

綠拖水藻上魚磯。祇愁福祿脂成酒。莫使忠貞血濺衣。

送盡六朝青未了。蔣山無樹不成圍。

●前題 和絳珠

張碧琴女史

迎得金川老佛歸。牟尼百八智珠揮。頽垣散壁獅兒嶺。

斷碣殘碑燕子磯。京邸日傳加白帽。城門風動怕紅衣。

鐵祠何處香飄雨。荷芰清池水四圍。

小俠情
破鏡圓 (續)

(瀨江濁物)

第十章

縹緗萬軸。典籍成林。玉笈牙籤。琳瑯滿目。鐘鼎彝器。古色古香。此韻仙內書室也。非風雅之士。及夙昔相契者。不得涉足。其間滄波以漠。不相關之人。初次晉謁。卽得至此。皆嬌杏力也。嬌杏導之入內。微笑言曰。君得至此。緣分不淺哉。且略俟片刻。吾當往告姑娘。滄波點頭領之。迨嬌杏去後。細視此室。結構雖小而布置咸宜。幽雅無匹。四周繞以樹木。青青深翠。掩映窗間。幾疑碧油天幕。覆蓋於上。檻臨小池。水石粼粼。萍藻疊疊。游魚唼喋。波紋自動。窗前假山堆積。高與檐齊。如巨崖峭壁。突兀眼際。而又玲瓏剔透。絕無砌壑痕跡。室內爐篆微薰。瓶花欲笑。芸香隱隱。簾影沈沈。名書古畫。充滿壁間。令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滄波瞻覽之餘。欣然色喜。曰。覩其室。卽可想見其人。使非有道韞。易安之才。西子太真之貌。而更加以風流倜儻。性情蘊藉者。安能有此書室哉。余相思經旬。夢寐系戀。殆不枉矣。語際。忽聞蓮步瑣碎。直入室內。回首視之。則嬌杏偕一鬟齡小婢。手持青花白底定陶細磁茶杯。滿貯武彝名茶。置於書案之上。微笑言曰。相公請坐用茶。滄波聞語。始恍然省悟。入室以來。植立至今。未嘗就坐。爲嬌杏一語提醒。頓覺兩腿微作酸痛。遂倚案而坐。急欲詢問韻仙情形若何。能否來此會晤一面。甫欲啓齒。嬌杏已知其意。亟謂之曰。吾至妝閣。枯娘適在梳洗。婉致君意。姑娘似甚喜君之來者。命吾與紅兒持茶先來。渠梳妝後。卽來見君矣。

滄波殷勤致謝曰。余之得至此地。皆卿力也。此恩此德。當永銘心版。沒齒不忘。嬌杏嫣然一笑。亦不致答。惟謂紅兒曰。姑娘此時梳妝當已完竣。汝可速往伺候。母呆立於此。令其獨行踽踽。無人扶持也。紅兒應命而行。嬌杏俟其去遠。始低聲謂滄波曰。交際之道。必先揣知其性之所喜。因勢利導。乘機迎之。然後可以水乳交融。相契無間。吾主性愛風雅。最惡輕薄。君若與之談論詩詞。自能使其傾心相向。頓成知己。若仍如前日園中相遇。隔花窺視之狀。則逐客令下。無可挽回矣。滄波謝曰。承卿關切。謹當書紳。決不敢重萌故態。致辜雅意也。語未畢。已聞環珮之聲。自遠而近。嬌杏亟趨至門前。高揭湘簾。側身佇候。滄波迫不及待。起身離坐。隔窗諦望。見韻仙手扶紅兒蓮步。輕盈柳腰。婀娜娉婷。亭亭直向書室而來。行未及堦。已覺一陣香風。非蘭非麝。直撲鼻觀。沁入腦海。令人肢體酥麻。心神無主。幸已受嬌杏囑咐。竭力鎮定。不敢略現輕薄之態。韻仙步入書室。秋波微轉。略一顧盼。適滄波亦舉目斜睨。四條眼線。互相激射。如萬道霞光。輝映波面。澆漾不定。韻仙頓時紅暈雙頰。粉頸低垂。櫻顆微露。俯首言曰。憶自園中相遇。時光迅速。已經旬矣。滄波此際。祇覺韻仙如寶月祥雲。明珠仙露。照耀眼簾。幾致迷離。愉恍不能出語。矜持片刻。略定心神。始回應曰。誠然。誠然。余已奉訪兩次矣。韻仙笑曰。此地繁擾。不便叙談。倘不嫌褻尊。請至內室一坐。滄波曰。辱承不棄。使余得造香閣。何幸如之。惟恐俗骨凡夫。有污仙境耳。韻仙答曰。君何謙遜若此。妾來時。已預命小鬟。掃地焚香。恭候佳客矣。語竟。卽令嬌杏引導。而讓滄波先行。同往內室。

韻仙與滄波。步出書室。繞過花架。渡至橋西。逾木香棚。越海棠軒。一路分花拂柳。曲折而行。至一小小院。落峻垣。粉壁潔白。生輝碧戶。朱門金采。耀眼三間。精舍面南背北。院中芭蕉數株。修竹一叢。雜植梅蘭桃。

杏芬芳之氣沁入肺腑。房屋建築極華美。然於富麗堂皇之中。自寓清淨幽雅之致。滄波知爲韻仙起居之地。步入院中。嬌杏已與紅兒捲起湘簾。韻仙讓滄波入內。於上首坐定。自於靠窗椅上相陪就坐。始輕啓朱唇。緩吐嬌音。向滄波詢曰。昨日偕來之人。是否爲蔣逸仙君。滄波曰。正是逸仙。今日因急於過訪。不遑守候。故未與之同來。韻仙曰。逸仙君雖不時枉駕。妾以嬾於酬應。未嘗與之細叙。既能與君友善。想亦爲風雅之士。而非俗客矣。滄波答曰。逸仙文章風采。冠絕儕輩。較之於余。高出萬倍。誠一時之俊傑。當世之英豪也。卿何得目爲俗客。而輕視之。韻仙笑曰。君謂妾以俗客待逸仙乎。君試爲調查。能有幾許俗客。得涉足於水鏡樓中耶。滄波聞言。遽曰。卿之臥室。想在樓上。何不登樓一望。以擴眼界。韻仙點頭應諾。命嬌杏引導上樓。

滄波既至樓上。遙見一帶遠山。正對窗前。蒼翠欲滴。青蔥可愛。遙岑遠樹。忽隱忽現。憑欄而視。園中風景。歷歷在目。佳哉斯樓。誠大觀也。其時韻仙猶未上樓。遂向四周詳細審視。樓共三間。東首一間。隔以雕花文木板壁。其中繡幕沈沈。錦幃疊疊。知爲臥室。其餘兩室相連。寬敞無比。窗南排一大理石長案。案間亂疊書本。畫絹詩箋等件。西首窗前。設列香梨琴桌。上陳梅花段文七絃古琴。左右均列書箱畫架。陳設之品。悉係珍玩。立置楚楚。秩序井然。滄波覩此形景。不覺暗暗點首曰。風雅之人。自是不同。凡俗卽此樓之布置。色色皆宜。已足見其胸中邱壑。前日於園中。聞其所吟詩句。大有飄飄欲仙遺世獨立之概。想其平素吟咏。必多驚人佳句。幸其不棄鄙陋。遽垂青眼。使余得入妝閣。必索其詩稿。浣薇雜誦。使齒頰生香。始不枉却此行也。

第十一章

情緣二字。誠有不可解者。以漠不相關。絕不相識之人。初晤一面。卽情致纏綿如膠。如漆。歡若平生。此其理。惟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若欲爲之詳加詮釋。申明其理。任爾慧思。如泉妙舌。生花亦難爲之判決。分割且也。緣締三生。因聯隔世。雖卿處天涯。我在海角。相距千里。萬里之遙。亦必如破拾芥。如針引線。自然而然。聯合無間。此其理由不特不能解釋。且亦萬難擺脫。古往今來。英雄豪傑。聖賢仙佛。能勘破富貴功名。參透生死關頭。而一縷情絲。纏繞此身。縱有慧劍。亦難斬除者。不知幾許。此佛家所以有隨緣之說。仙家所以有塵緣難斷之虞。而英豪賢聖。所以不能背乎人情。擺脫一切也。然情緣關頭。雖不能聳身跳出。脫然無累。但能略看破緣至。則留緣盡。則去不爲情溺。不被情迷。已可省却無限煩惱。無數憂愁。世人不明其故。誤會其義。以肉慾爲情。以野合爲緣。非謬附情。種卽自誇良緣。實則何者。爲情何者。爲緣。毫末領會。惟向慾海情網中。奔驟馳逐。致爲情緣二字所困。不特沉淪難返。添出許多煩惱。甚且傾家蕩產。身敗名裂。而猶不悟。不可慨乎。吾書中之滄波韻仙。亦其一也。

韻仙性情孤辟。身價自高。雖門前車馬往來如市。而心如止水。不起波瀾。富商大賈。聞其美貌。耳其才名。恆擲千金。以求一見。韻仙率以婉詞却之。苟有出於強迫手段者。則揮諸門牆之外。任其若何恫嚇。亦不爲動。非特浮浪子及輕薄兒不得登其妝閣。雖丰度翩翩。文名藉藉。之墜鞭公子。慘綠王孫。苟非所愛。欲與之通一語。晤一面。亦非易事。卽素日契合之人。偶有不慎。一言誤觸。卽以白眼相加。甚且以閉門羹待之。以是之故。生涯落寞。車馬喧闐之場。忽現蕭條冷落之象。而韻仙藉其祖父餘蔭。饒有貲財。雖朱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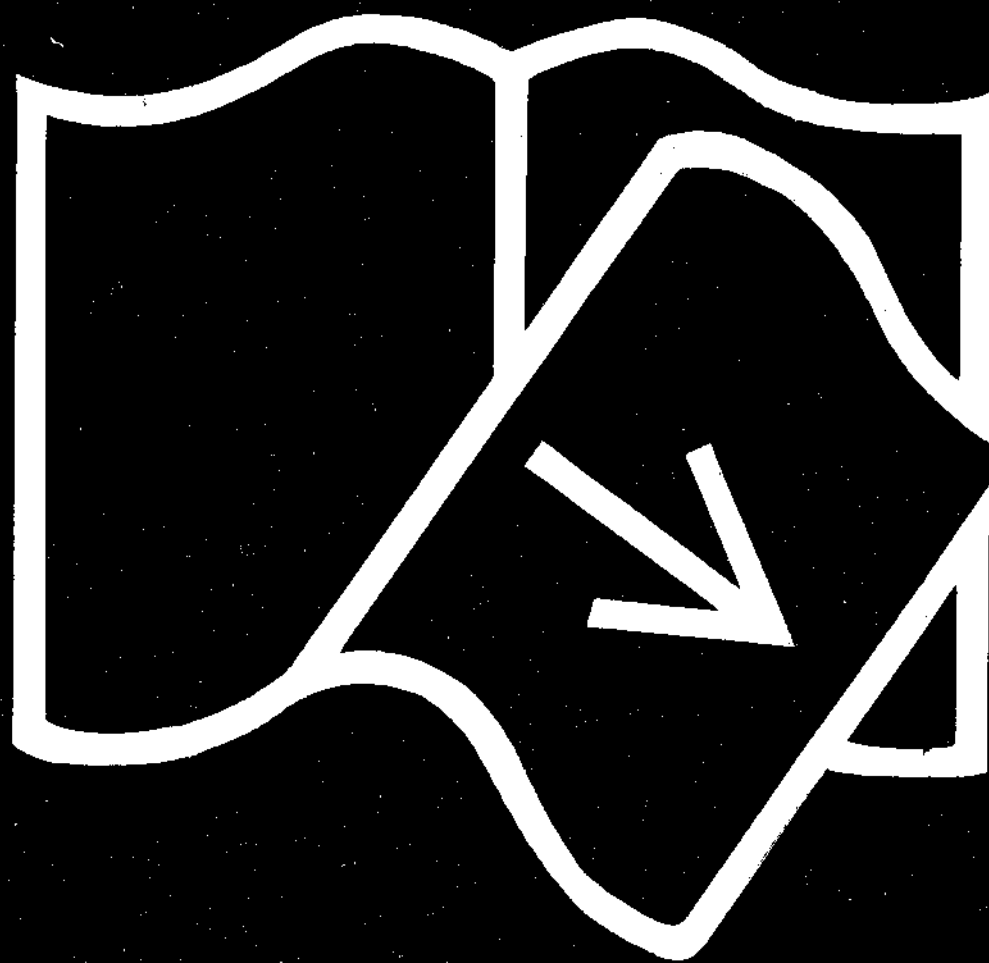
掩重門。深鎖亦無凍餒之虞。故終歲不接一客。渠亦毫不介意。惟以詩詞陶情。日於尊罍中尋生活而已。蓋韻仙本大家閨闈。不幸椿庭早逝。母也無良。雖富有餘資。而淫蕩成性。鶉奔鶻躍。難滿其慾。竊玉儉香。未饜其求。蓋身處鄉關。清望素著。衆目所視。不敢恣肆也。於是拋却故里。另闢蹊徑。忘廉喪恥。築香巢於滬江。送舊迎新。樹幟於歛浦。作倚門賣笑之生涯。以償淫昏無恥之私願。爾時韻仙猶在髫齡。不識不知。一任其母之處置。及年華稍長。漸知其非。而花早墮。溷絮已沾泥。母也若此。誰更憐之。祇有儉揮傷心之泪。自悲薄命之尤。守身如玉。力圖振拔而已。第以天性純孝。不忍拂逆母命。故尙沉淪樂籍。然外雖將順內實堅。誓不肯隨波逐流。受人汗辱。雖身處曲院之中。自抱冰霜之志。祇以題詩度曲爲應酬之具。司酒侑觴博纏頭之資。至於留髡送客之事。固未嘗有也。是以抱璞全真。猶是完璧。連城千寶。居然無瑕也。然韻仙既不願流落風塵。何及早回頭。脫離苦海。仍徘徊瞻望。栖栖於中康而不去者。其意蓋欲借此枝棲擇人而事耳。故性雖高傲。不屑奉迎。而下顧者若爲文人學士。風雅名流。尙肯稍稍接見。未嘗斷然拒絕者。卽此意也。意之所在。無可告語。恆託於詩。以見其志。嘗有詩云。

畢竟桃花薄命同。傷心無語怨東風。阿儂願作長門女。不向御溝咏落紅。
身雖歷劫志猶賒。飄泊誰憐落溷花。染得守宮砂一點。須知白璧自無瑕。

其詩若此。其意可知。蓋深願得一風流蘊藉。溫潤如玉之人。以託終身。然而志願雖賒。人才難得。凡作北里游者。非執梃子卽大腹。買雖勤於物色。終鮮如意。郎君願切。從良孰是。知心伴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歲華易逝。素願難償。攬鏡自照。嘆容光之憔悴。顧影生悲。慨命途之偃蹇。芳心抑鬱。翠黛含愁。憂能損人。

帶已滅於纖腰。愁堪銷骨。劍更褪夫玉臂。蓋三春之方居。已二豎之旋侵矣。病象深沉。勢極危迫。熱如猛火。灼肌冷似寒冰。徹骨纏轉。呻吟不殊。驚啼鵲泣。纏綿床席。幾致玉碎香消。不良之母。手足無措。始拜佛而求神。知心之婢。涕淚頻揮。惟算命而問卜。韻仙則瞑目昏臥。任爾地覆天翻。總是毫無知覺。蓋已身臨絕地。無可挽回矣。其母忽憶及虹廟之神。靈驗素著。有求必應。偷虔心往禱。乞取靈方。藉菩薩之法力。奪性命於垂危。當不難也。乃齋戒沐浴。潔誠而往。果也。天命未絕。神佛有靈。求來一紙仙方。無殊九轉金丹。韻仙之疾。竟一服而減輕。再服而大愈。三服而霍然矣。

韻仙病愈之後。精神未復。尚須靜養。遂借安居養病之名。爲閉門謝客之計。未病之前。度曲侑觴。徵歌選舞。尙肯略略應酬。既愈之後。則藉疾病爲護符。非特瓊箋飛來不能速。駕卽前度劉郎。重來問津。亦閉門不納矣。其母親此行爲。雖深不爲然而。鳥已傷弓。聞聲自懼。狐恐墮水。顧影生疑。倘過之過急。則舊疾復作。又將奈何。惟任其俊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韻仙得此機會。只惟坐擁書城。拈弄筆墨。或吟詩作賦。或填詞譜曲。嘯傲餘暇。則與嬌杏閑步園中。躑躅花間。撲蝶尋芳。鬪草遣興。閑愁盡去。俗事都拋。其樂無窮。神仙不啻也。



原件短缺

掩重門。深鎖亦無凍餒之虞。故終歲不接一客。渠亦毫不介意。惟以詩詞陶情。日於簪笏尋生活而已。蓋韻仙本大家閨闈。不幸椿庭早逝。母也無良。雖富有餘資。而淫蕩成性。鶉奔鶻躍。難滿其慾。竊玉偷香。未饜其求。蓋身處鄉闕。清望素著。衆目所視。不敢恣肆也。於是拋却故里。另闢蹊徑。忘廉喪恥。築香巢於滬江。送舊迎新。樹幟於歛浦。作倚門賣笑之生涯。以償淫昏無恥之私願。爾時韻仙猶在髫齡。不識不知。一任其母之處置。及年華稍長。漸知其非。而花早墮。涵翠已沾泥。母也若此。誰更憐之。祇有偷傷心之泪。自悲薄命之尤。守身如玉。力圖振拔而已。第以天性純孝。不忍拂逆。母命故尙沉淪樂籍。然外雖將順內實堅。誓不肯隨波逐流。受人汗辱。雖身處曲院之中。自抱冰霜之志。祇以題詩度曲爲應酬之具。司酒侑觴。博纏頭之資。至於留髡送客之事。固未嘗有也。是以抱璞全真。猶是完璧。連城十寶。居然無瑕也。然韻仙既不願流落風塵。何川及早回頭。脫離苦海。仍徘徊瞻望。栖栖於半康而不去者。其意蓋欲借此枝棲擇人而事耳。故性雖高傲。不屑奉迎。而下顧者若爲文人學士。風雅名流。尙肯稍稍接見。未嘗斷然拒絕者。卽此意也。意之所在。無可告語。恆託於詩。以見其志。嘗有詩云。

畢竟桃花薄命同。傷心無語怨東風。阿儂願作長門女。不向御溝咏落紅。
身雖歷劫志猶存。賒飄泊誰憐。落花染得守宮砂。一點須知白璧自無瑕。

其詩若此。其意可知。蓋深願得一風流蘊藉。溫潤如玉之人。以託終身。然而志願雖賒。除人才難得。凡作北里游者。非執粉子。卽大腹賈。雖勤於物色。終鮮如意。郎君願切。從良孰是。知心伴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歲華易逝。素願難償。攬鏡自照。嘆容光之憔悴。顧影生悲。慨命途之假蹇。芳心抑鬱。翠黛含愁。憂能損人。

帶已滅於纒。腰愁堪銷。骨釧更褪。夫玉臂蓋三春之方。居已二豎之旋。侵矣病象深沉。勢極危迫。熱如猛火。灼肌冷似寒冰。徹骨輾轉呻吟。不殊驚啼。鵲泣纏綿。床席幾致玉碎。香消不良之母。手足無措。始拜佛而求神。知心之婢。涕淚頻揮。惟算命而問卜。韻仙則瞑目昏臥。任爾地覆天翻。總是毫無知覺。蓋已身臨絕地。無可挽回矣。其母忽憶及虹廟之神。靈驗素著。有求必應。倘虔心往禱。乞取靈方。藉菩薩之法。力奪性命於垂危。當不難也。乃齋戒沐浴。潔誠而往。果也。天命未絕。神佛有靈。求來一紙仙方。無殊九轉金丹。韻仙之疾。竟一服而減輕。再服而大愈。三服而霍然矣。

韻仙病愈之後。精神未復。尚須靜養。遂借安居。養病之名。爲閉門謝客之計。未病之前。度曲侑觴。徵歌選舞。尙肯略略應酬。既愈之後。則藉疾病爲護符。非特瓊箋飛來不能速駕。卽前度曲郎重來問津。亦閉門不納矣。其母親此行爲。雖深不爲然而。鳥已傷弓。聞聲自懼。狐恐墮水。顧影生疑。偷逼之過急。則舊疾復作。又將奈何。惟任其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韻仙得此機會。只惟坐擁書城。拈弄筆墨。或吟詩作賦。或填詞譜曲。嘯傲餘暇。則與嬌杏閑步園中。躑躅花間。撲蝶尋芳。鬪草遣興。閑愁盡去。俗事都拋。其樂無窮。神仙不啻也。

探情偵
水落石出

(續)

(蝶衣譯)

(九) 泥溝裸尸

倫敦奇案層出不窮。達而摩電廠中。自漏電停止後。相安無事。習久若忘。第有一人。獨面壁沉思。忽而點首。忽而支頤。忽而愁。忽而笑。者則總理秦博士也。博士畢業大學中。富有學識。性尤好奇。凡他人所不經意者。博士必絞盡腦汁。尋求源委。於電學尤多發明。故社會信仰備至。

博士與達而雅子爵爲莫逆交。銀行與電廠經營上之關係。既具如上節所述。茲不復贅。銀行紙幣案發。現博士曾命駕探訪一次。斯時倫敦市政廳大偵探皆主先從嫌疑犯刺探其來源。博士唯唯否否。獨以爲不然。故不置答。嘆曰。肉食者鄙。不足與謀。吾行見暨子輩。一一墮入迷障。大海求針。刻舟求劍。茫無痕跡也。博士爲此大言。諸偵探聞者皆目笑之。子爵知博士獨深縱談案中關鍵。卽不敢以此席相煩。偶作茶餘酒後之閒譚。殊無妨礙耳。

博士擬廠中總試驗室外。別築一總理研究室。棟榱楹桷。泥磚聖粉。方從事工作。不日成矣。牆外溝渠擬節合而通於總溝。以達於海。總溝爲達而摩街鄰近各衢甬道。水深尺餘。萬脈同匯。溝爲圓筒形之石渠。鞏固非常。雖電機汽車震撼。亦不能損其毫末。蓋工廠四周固不能不益求堅實也。開口初口。忽有腥膻之味。旋有陳血流出。工人知有異。稟於博士。掘開口上流之石溝。以備濬其積穢。俾免有礙衛生。忽見殘肢裸露之尸。面目模糊。形骸狼藉。幾不辨其爲男女。但骨格偉大。則可斷爲男子耳。工人大驚。棄鋤而走。

水落石出

博士躬驗其骨相既無衣飾又無標識終不知爲誰氏第可呼之曰冥漠君博士購一玻璃之箱盛尸其中澆以淡硫強水陳之倫敦大博物院中門首加之標識曰泥溝裸尸并誌其發見之地址及梗概倫敦之居民不少好奇之客泥溝裸尸一出又增彼都人之研究就中尤以偵探醫士爲最注意博物院時有峨冠博帶之醫士與獐頭鷹目之偵探發現裙屐不絕戶限爲穿經多數名望隆重之醫博士驗過證明尸身確無傷痕斷非謀殺棄屍可比然胡爲不埋骨黃土而委身溝壑哉或者係貧寒人民或鰥獨之夫無子嗣無資產爲備棺衾故以寸絲不留之體填之石渠耳掘溝工匠屢蒙大偵探家光顧詢問種種與以燦爛之金幣工資之外復得犒賞亦厚幸哉

達而摩街左近各案件如漏電也如失幣也如侯門侍婢逃逸也如石渠發現裸屍也皆爲無頭之案即蛛絲馬跡亦不得尋各案線索及着手處更無要領但以廣告標識爲訪求之手續恐永不得了奸徒惡幕不揭國家法律何存市政廳遂特派偵探八人分巡達而摩電廠倫敦大博物院及巨達雅銀行竊各侯爵邸四處輪跡往來以拘蹤跡可疑之人就中四案以銀案失幣一節爲最要所捕嫌疑犯亦夥與兌款少年同囚一室爵邸及電廠兩處一無報告博物院適偵探上一報告書述某日清晨忽來童子見尸體注視數四張皇失措駭然狂奔約半里許復蹣跚而回對尸流涕復諦察而去市政廳送登倫敦日日新聞都人士亦不甚留意云

博士見書沉思有頃躍然起立曰此一線光明也亟傳命各偵探加意偵察有獲此奇異之童子者博士願界以二千鎊乃博士之令甫下曾不半日而童子足跡復現於博物院門外矣探詢童子地址姓氏及

與尸身關係。童子。瞳目。不能。答。淚。泫。泫。下。手。爲。探。所。執。不。得。遁。探。屢。以。甘。語。試。之。亦。無。以。對。探。知。爲。啞。者。乃。送。之。於。達。而。摩。電。廠。中。博。士。如。約。犒。探。厚。待。啞。童。食。以。餅。乾。果。品。童。子。曠。就。博。士。殊。無。所。懼。博。士。以。手。語。試。之。童。子。亦。不。解。惟。以。手。指。口。而。已。

(十) 賭窟盜穴

倫敦東郊。荒烟寥落。野草蔓蕪。燕樑梗塞。途與繁華之都市判爲天上人間。去市五十英里。老樹槎枒。怪巖嵯峨。斗然突現。一綠草之別墅。四壁塵封。與世隔絕。鐵扉兩重。獸環剝落。忽懸一鞏固之鍵。鍵作工字形。狀態古樸。不類近製。鍵面鐵銹。作棕赤色。惟其鑰口。則似新磨之鋼。無絲毫纖垢。蓋此沉沉之老屋。曾蒙外人枉臨。猶留遺痕於此鑰口也。

夜深天黑。零露如珠。忽有一客。短衣窄袖。上下皆黑。躍草而過。目炬灼灼。遠矚四周。突向此古屋而來。手執一黑色之燈。玻璃模糊。幾不能辨人影。至屋左。探囊出鑰。啓鍵。闖門而入。鍵套門扣。闔門而入。自門外視之。若仍係鑰扇者。不知鍵僅套一環。其一端乃附於他環。粗視之。幾不辨客入室。劃火燃燭。以手捫壁。復入。復室中。臥少年婦女三人。面色瘦黃。癯骨支離。略具媚態。客一呼之。出囊中黑麵包。投之三人。睡眼朦朧。手足顫動。見客驚悸。震醒起。啖麵包。欲立。又仆。客又投以濁水。少許。三人飲之。甚甘。忘其汚濁。客不顧。置燭几上一手破瓶。塞傾酒杯。一手探囊。出脯。飲已。拔刀割脯。徐嚙之。杯空。復傾。約盡五六瓶。酩酊醉矣。伏案假寐。沉入黑甜深處。

須臾。忽聞叩關聲。客措眼起。呼曰。三七三。客應曰。七三七。遂啓門。復入。年少之客。姿容華瞻。不似前客之

水落石出

四

莽撞態。少年曰。老髻酒飲未。前客曰。飲矣。少年又曰。天魔未來耶。彼又爽約矣。前客作怒狀。鬚卓立。斥曰。老夫誓不復與。若博杯中物。遠勝撲克戲也。昨日偶入局。不幾喪盡。老夫杖頭資。耶。少年笑曰。若勿憂。予與天魔當分假。若資備若一醉。并與彼等背城一戰耳。前客復斥曰。若前許之。養資尙未。如約。若與老夫等耳。母貧兒作態。驕人也。少年出金幣十鎊。畀前客曰。卽此足乎。前客摩挲醉眼曰。夢乎。老夫夢乎。奪金幣。置之囊中。以手掩面。作鷓鴣笑。

少年推壁入複室。室中驚醒聲。子調侮聲。女子詬罵聲。笑聲。哭聲。不一而足。前客置之不聞。洗杯更酌。浮三大白。愉快萬狀。忽復聞叩關聲。前客微愠曰。何物。頻頻作響。擾人清興。不淺。少年破壁出呼曰。天魔來矣。彼當復畀汝十鎊矣。前客曰。信耶。辭未畢。足已至門後。門外呼曰。三七三。門內應如前狀。門啓。見一中年紳士。後隨童子一人。警吏四人。前客愕然。以手格門。勁健有力。紳士不得入。童子遽失聲呼。老髻汝亦在此耶。前客舉足作欲踢狀。童子驚避。紳士命警吏縛之。童子先入。紳士隨之。警吏二人侍紳士後。二人邏守門口。及被縛之前客童子。拾地上之燭。導紳士入室。中一手持燭。一手推壁。複室似已闔。外客不復出。笑聲第聞一少女嚶嚶泣耳。

第一次叩關之少年。伏室隅案下。童子以手牽呼曰。勃朗司先生。博士來矣。會當請若向公庭走。一遭汝亦忘祖。助天魔手。按吾耳於使麻人木之機輪耶。爾時曾納吾求救一言否。警吏以一手牽之。出童子。燭其面。呼後來之紳士曰。博士同座之客。卽勃朗司先生乎。後來之紳士諦視有頃曰。好一個愛爾蘭紳士。別來無恙。八字之鬚。豈爲媚少艾而剪盡耶。

閱者諸君必能懸揣後來之紳士爲誰矣。秦克敏博士既得啞童子。迄無起啞返瘡妙手回春之術。乃自付曰。電浪震動過劇。既能使人失其神經之效用。而凡受正電流之刺擊者。以他電流通之間。能治其痼疾。博士乃以最劇之電流通於啞童子之兩耳。啞童子張口一呼。卽能發言。求止博士。遂關閉電流。而童子感激之忱。睽面盎背。俯躬作謝。博士一笑。頷之。自是童子遂能言語如常。蓋耳官司聽喉官司言。兩官本屬相通。故能立奏神效。至其所用之電流及其玄理。則當詢之博士。非作者所能窺其窠竅也。

博士命童子休憩三日。卽令述家世及與裸尸之關係。童子曰。余卽摩洛之次子。摩洛生之異母弟也。裸尸卽予可憐之老父。摩洛也。聞鄰人言老父初頗有蓄積。繆後無聊。尋歡枇杷門巷。得識吾母。遂結墮歡。不二年而生余。老父牀頭金盡。母也不良。復識馬勃朗先生。遂棄老父。老父佗僚孤歡。挈余歸摩氏。諱言曰。子吾兄摩洛生。以奴待余。則鄰里亦以余爲奴矣。顧老父雖嫉勃朗。而吾兄則頗類與。通款曲。情好甚密。老父戒之不悛。憤極成疾。卒以忿死。老父彌留時。吾母偕馬勃朗司來。撫視余。述余之身世。余大慟。馬及吾兄以怒目視吾母。驅吾母屏之門外。兩人切切絮語。作鼓掌大笑狀。旋以電流通余兩耳。余耳官喉官。遂木然不能出聲矣。老父逝後。一日夜半。兩人導余至一石壁邊。一人聳身上屋脊。以手提余手一人。從下推之。如是者七次。至一最高之頂。舉目四矚。全市在望。兩人休憩。有頃。吾兄旋轉屋頂之電鍵。則見衢中萬線。徐震電光大滅。余亦不明何故。第見屋背現圭竇大小。僅容余身。兩人各不得入。勃朗司呼余。蛇行入內。見紙幣纍纍。知爲銀庫。吾兄命啓門。小子初欲弗允。彼卽閉竇。黑暗如漆。驚悸欲死。余以手擊竇門。作允狀。彼乃放一線光。余如命啓門。門外有一窗。勃朗已立窗前。以手演啓窗式。小子又啓之。二人

水落石出

六

側身躍入。揀取出紙幣三萬餘張。以去。余亦得染指鼎中。取得三張。語至此。徐出夾袋中鈔票。則赫然巨達雅銀行所失之幣也。此案關鍵。博士乃恍然大悟。

童子又續曰。兩人命余閉窗戶。沒其痕跡。掖余兩臂。從竇中出。下地如前。潛返廠後宅中。使我伴老父之。槽二人。頻出。頻入。勃朗司常挾積。以歸。所貯何物。所謀何事。余亦不得而知。至老父逝後第六日。兄旋去。槽上之螺勃朗司助之去。其蓋出老父尸。解其衾。焚之以尸。置石溝內。卽廠中工人發見之屍體也。勃朗司發積出金銀珠玉之類。盡儲槽中。覆蓋而加螺旋焉。命余以各積納郵局。分寄各飾舖。余又不解其意。第七日晨。舉行發槽之禮。昇至東郭。執紼諸客去後。吾兄及勃朗司破棺內金珠判分之。各取其半。售之郭外某鎮。聞得金約各萬鎊。時余寄蹤郭外古堡中。依一垂髻之老者。及三數之婦女。回思老父逝後種種心悸。猶未釋也。五日後。兩人皆歸。則己面有得色。予已揣其挾金而返。僅髻者未知耳。嗣後常有惡棍出入。兩人一擲百鎊。豪態若狂。博畢挾余同返。隨勃朗司及母氏共居。不數日。而老父之裸尸。遂現於倫敦大博物院中。今蒙垂救。不殊再生。故敢瀝陳一二。以備復父之仇。博士聞童子語。頻點其首。嘆曰。漏電失幣露尸。同爲一案。不亦奇哉。乃爲種種之準備。集偵探警吏。命童子爲導。乘夜捕犯。此卽賭窟緝犯之原委也。博士與童子入盜窟。幸得回復自由。免於殘廢。字之曰復生。

(十一) 池邊罪人

摩洛生自侯爵邸中池面電燈裝畢後。卽絕跡於達而摩電廠及其故居。斯時元惡勃朗司等既就獲。博士命緝之祕室。匿不宣布。蓋恐摩洛生聞風而遠颺也。郭外別墅亦仍其舊觀。以警吏二人持鎗守室內。

暗布網罟俾大愁之就縛博士之神算亦妙矣盜竄捕賊各節不特倫敦新聞靡得而知即博士密友與本案有涉之主人如籟各侯爵巨達雅子爵佛勒許倫輩博士亦不以告恐關鍵泄漏也

斯時達而摩電廠從事擴充以備漏電及意外之恐慌博士新築之總理研究室亦已落成博士自晨至暮手不釋機身不離座埋首於研究室中鼓其浩大之發電器忽而向巨達雅銀行忽而向籟各侯爵邸神出鬼沒手舞足蹈忽喜忽愁忽嬌忽孽作種種狂態幸禁人參觀不然者必驚爲癩矣如是者一日有半電流方向恰指籟各侯爵園中電表針旋轉大速須臾折斷矣室內機械忽發一極大之弧光博士赫然躍起呼曰中矣中矣亟命駕至侯爵第中於時夜方半玉漏初殘曉星未稀倫敦雖不夜之城然侯門似海彼公侯貴爵黃梁猶未熟也博士何人乃欲擾人清夢御者亦相與目視而笑惟博士燕居御下嚴工作中尤貴有約束令出必行故僕從不敢諫阻耳博士又命繫復生以從

抵第博士叩關入命侍者持施入園中將及池邊鼻中忽觸硫池硝氣侍者欲退呼曰何來此味何來此臭味博士置不聞挺步前進不少衰侍者不得已鼓餘勇以隨與復生並肩行復生目力甚銳驟指一暗物曰彼何物耶胡爲乎來哉博士以手額首謝上帝曰吾志遂矣嗟乎復生此非汝兄摩洛生之身耶汝父草草下世家子不肖遂令其骸骨暴露吾略施人造之電力以代上帝之雷霆上帝疾惡若仇當能恕予擅行天討也予蓋前早知此獠之死矣夫巨達雅銀行及籟各爵邸俱爲貨幣刀鏗珍寶重器之府彼不歸盜竄必留倫敦作骷僂之生涯私幸無人揭其惡幕不知予乃伺其後而斃其命方如黃雀之捕螻螂也語次已至尸邊焦頭爛額肢體殘缺與裸尸摩洛老人之慘狀略同

斯時侯爵及弗倫夫人上下僕從畢集。侯爵含笑謂博士曰：長夜淒其，博士乃惠然肯顧耶？僕睡夢中似聞霹靂之聲，怪此凜秋而轟劇雷，疲懶不起，復入睡鄉，不知卽博士之惡作劇也。支那相傳左道呼風召雨之術，博士庶幾近之。僕與姊氏特來賀大功告成也。弗倫夫人亦前致其欽佩之辭。博士謝曰：人之疾惡，誰不如我。上帝鑒赫，俾竟微忱。僕敢貪天之力以爲己功乎？博士復述破案之梗概，并指復生謂衆人曰：諸君知獵乎？僕功狗也，復生獵者也。此案當以童子爲破案之主人，衆人皆撫掌大笑。復生慙然，侯爵厚慰之，出囊中之金表賜之曰：此本欲贈磨洛生逝者，不可生汝爲磨洛生之介弟。破案有功，舉以早汝聊表老夫寸衷。博士方欲代復生致謝，許倫忽蹇裳跋履徙倚而來，謂博士曰：紙幣案已爲老博士破耶？佛勒哥許久不晤矣。一日案揭露，銀行無要務可與儂作濠上遊矣。微哂作謝，慙態絕可憐。又曰：二重公案一旦齊破，皆博士一人之功。第不知我家婢子何日璧返耳。侯爵笑曰：電學博士業已改作電學偵探。吾家失婢案情節離奇，付之博士，必能水落石出。第不知博士肯勞千金之軀爲吾家覓一婢子乎？博士曰：固所願也。未知朽材能肩此重任否？許倫亟曰：博士弗謙，博士遂受命。

摩洛生致死之由，出人意象之外。許倫好聞海外奇談及神仙鬼怪不經之說。摩洛生作惡之歷史，博士命復生述之。許倫目光弈弈，蓋忘中夜失眠矣。又叩博士述電術殺人由。博士述曰：吾初意天下殺人之物皆可以生人，天下生人之品皆可以殺人。水火可以生人，亦可以死人。猛獸毒蛇出其利爪，毒牙俱足噬人，然其皮骨牙爪莫不可用爲利器。以備衣服藥材之用，今而始能確證吾說矣。除害之法莫若以毒攻毒，視其所長投其隙而制其命，鮮有不濟者。摩洛生善用電術，吾故以電殺之。吾能起復生之瘖疾，卽

能制摩洛生之死。命摩洛生方謂已瘖之童不能復言。不知其惡幕之揭曉。即由於此。啞童實爲彼始料所不及。至我殺彼之術。即彼眩筮之策。彼以無線之電鍵。利用廠中之電流。吾以廠中之電流。利用彼無線之電鍵。接電器與輪電器。反用其理。一也。言次。即覓牆頭無線電鍵。分爲二。一置牆內。草際。博士震動電鍵。則牆端轉移。一石適容一人之出入。復生呼曰。此石與銀行庫頂之寶相類。第面積稍大。可容頂碩大之博士自由出入耳。博士及許倫復生。僕從好奇者。一一鑽出牆外。博士注視草際。亦露一鍵。博士曰。外鍵以入內鍵。以出狡哉。此獠彼之死。所乃彼自構也。許倫聞博士述畢。懇博士曰。有味哉。此不可思議之電學。博士欲收弟子乎。予其一也。許倫又謂侯爵曰。阿父何不學電學乎。侯爵莞然而笑曰。汝何不爲銀行之掌庫。乎人各有能有不能焉。得盡如博士萬能哉。許倫垂首。目知失言。

於時曙星已稀。曉色迷離。博士恐侯爵倦怠。且須往巨達雅銀行倫敦市政廳警察廳等處。通知案情。故匆匆作別。侯爵以博士勤勞。厥務造福股東。良非淺鮮。懇留博士早餐。命典膳者立辦佳肴。舉杯頌博士萬歲。侯爵弗倫夫人及許倫亦起立致敬。博士答謝已。謂侯爵曰。恕僕不克久陪。僕俟塵務擱擋稍竣。女公子却扇之夕。當傾杯痛飲也。

(十二) 四案同揭

博士出侯爵邸。即命駕至警廳。告以擅誅摩洛生之理由。警長以博士破案有殊勳。摩洛生精於電術。奸謀甚神。一日。遁逃。何從弋獲。且摩洛生棄尸之辜。不特辱及先人。抑且有損公衆衛生。電殛之誅。有餘辜。遂與博士特赦狀。褒嘉狀。各一紙。并將全案罪犯及證據。移交審判廳。定期集訊。復將全案歷史披露。倫

敦朝日新聞。而三案黑幕。遂同時揭曉矣。

巨達雅子爵及佛勒。亦由博士分道報知。莫不稱快。銀行感博士破賊之功。博士謝電廠造孽之罪。各致歉意。共表謝忱。自是而巨達雅銀行與達而摩總電廠。又添一重密切之關係。往來益密。博士勘視石庫之寶。撤去電鍵。人力絲毫不能移動。侯爵邸第。草際電鍵。同時撤去。此不祥之物。一日被除。石壁鐵庫。依舊復其金湯之固。博士特置電機兩具。保護之。於是英國劇賊海盜爭傳。摩洛生電殛之事。相戒不敢犯。皆博士之功也。

博士措置甫畢。而審判廳庭訊之期至矣。巨達雅子爵佛勒。各侯爵皆爲原告。惟禿頭之老博士。獨以一身兼原告偵探證人之職。復生亦爲證人。勃朗司及烏拉南（盜竊髯客之名）爲罪犯嫌疑。犯數人。觀者萬餘人。弗倫夫人許倫。摩洛後妻。亦連袂偕往旁聽。席中坐客爲滿。博士至庭中。座客一鼓掌以表示敬仰之忱。博士脫帽而行。原告證人述畢。勃朗司起立向審判官鞠躬。畢北面誓曰。謝上帝。予造惡有年。今始伏辜。禍水早絕。不至以害衆生。皆上帝好生德也。予名勃朗司。與摩洛生烏拉南同爲英人。三人之中。烏拉南有脅力。摩洛生有學術。予有小知。同惡相濟。乃成大禍。烏好飲。摩好博。予好獵豔。三人賦性不同。其罪一也。摩洛老人執務廠中。携子以隨。如左右翼。而老人一生名節。遂爲此子及予喪盡。予識摩洛生。自老人與後妻伉儷失歡時。摩洛生背父與予友。彼取銀行紙幣。予欲取贖。各侯爵侍婢。遂畫策並舉。紙幣之案。復生已證之。葉詳予一一承認。拐婢案則未之及。予請述之。予僑裝紳士。購買金珠郵返。珠積破棺納寶。棄尸溝渠。無非欲掩人耳目耳。而拐婢一案。卽老博亦當場錯脫。至爲可哂。予赴宴後。傾心

婢子重託摩洛生於裝置侯爵邸中池面電燈之末日傍晚余候於牆外摩洛生誘婢至牆端啓鍵轉石納婢石罅中予於牆外塞其口承之以囊負之自間道返摩洛生仍自前門出故侯爵僕從俱不生疑彼可憐之侯門嬌婢已隨予同出窟中卽三少婦之一也婢外貌雖狡獪內實堅貞今猶保其冰霜節操也審判官命取三少年婦於博士廠中須臾皆至許倫狂呼曰還我婢子矣弗倫夫人以目止之侯爵遂命僕領婢去婢瘦骨柴立卽許倫亦幾不辨其面目矣

勃朗司續曰可怖之賭窟及窖中之婦女皆賴烏拉南守護之予輩分以酒食而已烏拉南嘗染指賭博偶作僕克之戲然殊無大罪惡幸長官加罪予躬弗累及烏拉南至三數之嫌疑犯尤不足入其罪彼皆城實之商人彼所用之幣乃自予手而入於金珠之舖自金珠之舖輾轉流行帳目失載故不能答幣之來歷及出處也惟首次兌款之少年所持之幣乃得於予輩賭窟以僕克贏得者蓋予輩除大宗之幣轉兌外尙餘二千磅之鈔票分儲予及摩洛生之手故爲彼少年所得來歷不明故倉黃失措也言次出九百八十餘磅紙幣呈之堂上

勃朗司又續曰予尙留此數摩洛生已盡罄紙幣於僕克戲中餘爲金鎊及飾品彼乃不忍契置割離貪多務得復欲發竊谷侯爵之匱屢爲予言予力止之不聽讜言卒死於難予亦不忍更言矣審判長證以種種證據知非妄鑿乃宣布定案科勃朗司以十年之徒刑烏拉南以一年之徒刑嫌疑犯皆一一釋去賭徒指名捕逮科以薄罰盜窟化之一炬使罪惡之種子永永消滅首次兌款之少年以禁錮一月已成瘋疾審判長釋其從賭之罪秦克敏博士自陳爲之醫治連其靈脛通以電流須臾告痊少年名蘇耳其

水落石出

二二

愛而蘭寒士眷一少女家貧不能娶就業倫敦博得巨金方欲兌款榮歸乃蒙嫌疑相思不釋繼以驚惶遂成癩疾天下不少紅豆種子風流冤孽安得博士一治之然電術療病之術自博士創之亦神矣哉不可謂非紙幣案之餘波也自是倫敦學電之士愈出愈盛羣推博士爲泰斗學術昌明永永無窮皆此案推波助瀾之功摩洛生初在造孽反以造福萬惡之門卽衆善之府耳

巨達雅銀行得勃朗司之報告取得二人所蓄金幣珠寶皆拍賣之摩洛氏之宅亦售去適得三餘萬鎊之數由股東公決贈博士三千鎊以酬其勞博士提出三百鎊以一百鎊摩洛父子老人遺骸仍返舊棺倫敦人士過郭外荒塚者莫不歎歎憑弔致其哀思或且作爲詩歌咏其遺事以資諷勸至所贖二百鎊博士舉以畀復生及摩洛老人後妻母子同居相依度日摩洛後妻癡改前非儼志守貞鄰里稱爲善人復生成年博士錄入廠中從事電工授以學識俾繼父業摩洛老人有知亦當含笑地下感謝博士始終裁成之恩德於無既矣

勃朗司命烏拉南象養之三女珠還合浦劍返延津各得其所四案并爲一案而線索大明全案披露倫敦大偵探家自以碌碌無能因人成事不敢輕相天下士矣少年偵探同請博士教授電學梗概是爲電術捕犯之始嗣後巨慙遠逸亦得以無線電捕之明如溫嶠之犀長如終軍之索亦偵探界之一段掌故也

全案既水落石出而籟各侯爵邸園中水月電燈之下雪泥鴻爪瀟留大盜之足印者今亦秋盡冬來水落石出矣弗倫夫人觸景生情謂侯爵曰人生如朝露吾與若以風燭垂暮之年亦如歲暮凋落之象許

兒及佛勒公子年事長矣。多此一番磨折。即增一番閱歷。公子典守之責亦已少減。不妨抽暇而享伉儷之樂。少年春光一刻千金。蹉跎復蹉跎。秋至可奈何。吾又來作說客。若當早爲之地也。侯爵曰。姊言是也。弟亦有此心久矣。前以案情離奇。人事倥傯。卒無須臾之暇耳。遂相與定期而散。前失之婢。隱於巖後。仍如潛聽。佛勒許倫一人私語之狀。聽畢。奔告許倫人影一閃。侯爵驚問。謂誰。婢已不見。佛倫夫人笑曰。弟勿驚。摩洛生之幽魂已入地獄。必不能復來。吾家園中也。侯爵亦一笑而罷。

婢至許倫前。嬉皮笑臉。手指足畫。遂將一段春風消息。漏泄入小兒女之耳中。許倫本不知男女居室之爲樂。爲苦。第知老父之意。既使佛勒入贅。則意中摯友。得以常聚。與心愛之園亭及池底之魚池。面之燈。仍無離索之苦心。中殊暢適。美滿耳。佛勒聞侯爵命更爲愉快。蓋一對鴛鴦侶。已被摩洛生打散多時。侯爵復開一跳舞會。宣布二人結婚日期。跳舞歌唱。即於池面舉行。築玻璃屋一所。即爲他日結婚之用。先作此夕跳舞之臺。臺上煙以燈光烘。以電鑪水晶宮殿清涼。世界亦無凜冽之致。許倫更花氣濃。薰酒香。襲人。倫敦士女相顧却步。推爲仕女班頭。弗倫夫人笑指許倫曰。莫怪佛勒公子屈膝求婚也。

至期。牧師證婚禮畢。侯爵邸水晶宮重開夜宴。再召羣芳。倫敦公子王孫貴嬪名姬連翩而來。巨達雅子爵。秦克敏博士相繼致頌。博士果踐前言。浮白大醉。子爵起立曰。今夕座中較之中秋跳舞會有過無不及。獨少一嘉賓。侯爵性問爲誰。子爵笑曰。卽愛而蘭紳士耳。許倫曰。可厭哉。勃朗司彼所贈鑽扣吾早已擲之地。片片碎矣。彼眩篋所得。賊不足污我衣襟也。博士致辭曰。微子爵言。吾幾忘之。新夫婦何不作愛而蘭之行。度此蜜月。彼喬裝之紳士方允作東道主。開館延賓也。侯爵鼓掌大笑。佛勒正就許倫詢消。

遣。蜜。月。之。法。苦。無。佳。境。不。如。認。假。作。真。將。錯。就。錯。竟。作。愛。而。蘭。之。行。侯。爵。允。之。子。爵。博。士。及。弗。倫。夫。人。均。願。偕。行。蘇。耳。其。聞。博。士。至。感。療。疾。之。德。偕。新。夫。人。迎。之。導。之。遊。愛。而。蘭。全。境。於。是。喬。裝。之。紳。士。乃。爲。縲。絀。之。罪。囚。而。疑。犯。之。倉。黃。少。年。反。代。其。職。作。東。道。主。矣。蘇。耳。其。夫。婦。愛。情。亦。篤。不。減。於。佛。勒。許。倫。兩。人。多。情。種。子。少。年。嘉。偶。兩。番。春。色。并。作。一。番。看。可。也。

侯。爵。子。爵。博。士。弗。倫。夫。人。及。新。夫。婦。等。返。英。京。後。子。爵。年。老。告。退。別。營。菟。裘。以。娛。暮。境。推。選。佛。勒。爲。總。經。理。蕭。規。曹。隨。壁。壘。無。改。貨。殖。日。茂。老。博。士。逝。後。佛。勒。以。侯。爵。婿。兼。主。達。而。摩。總。電。廠。倫。敦。工。商。兩。大。事。業。統。歸。一。人。掌。握。許。倫。研。究。電。學。漸。得。博。士。衣。鉢。佛。勒。經。營。電。廠。半。出。內。助。至。今。巨。達。雅。衢。達。而。摩。街。猶。見。銅。牌。燦。爛。危。樓。高。聳。烟。塔。矗。立。粉。牆。斑。剝。之。銀。行。與。電。廠。云。巔。各。侯。爵。邸。卽。許。倫。承。襲。池。面。水。月。燈。纖。手。躬。爲。裝。置。池。中。春。夏。水。漲。秋。冬。水。落。每。當。臘。鼓。報。殘。池。底。石。出。卽。是。佛。勒。許。倫。二。人。結。褵。紀。念。時。而。亦。此。案。之。紀。念。也。

星。移。物。換。風。物。年。年。中。秋。之。夜。皓。月。仍。圓。桂。香。重。飄。兩。人。絮。絮。話。舊。婢。子。進。曰。主。人。尙。憶。跪。求。定。期。完。婚。乎。許。倫。以。掌。拍。婢。肩。曰。予。將。以。汝。遣。嫁。愛。而。蘭。紳。士。勃。朗。司。使。汝。復。嘗。復。壁。中。黑。麵。包。滋。味。也。婢。慙。然。狂。奔。紅。暈。滿。面。佛。勒。附。掌。作。鷓。鴒。笑。顧。許。倫。曰。愛。卿。三。寸。之。舌。遠。勝。十。萬。之。兵。彼。鶯。聲。之。慙。慙。總。不。如。解。語。之。花。耳。狡。獪。哉。是。婢。師。愛。卿。之。餘。智。已。足。使。人。捧。腹。有。其。僕。必。有。其。主。也。許。倫。曰。哥。過。譽。矣。

婢。返。入。室。中。手。捧。一。博。士。之。小。影。禱。曰。謝。上。帝。謝。博。士。吾。主。人。及。吾。一。切。之。幸。福。皆。由。博。士。一。手。挽。回。再。生。之。德。永。矢。不。忘。佛。勒。許。倫。二。人。關。門。入。見。狀。額。手。致。敬。曰。婢。子。亦。知。感。大。德。况。吾。夫。婦。乎。博。士。小。影。鬚。

若活動嫣然欲笑似領略三人之敬禮也。

(完)



水落石出

美人福題詞

(園 東)

本書石出

沁園春

李定夷先生以所著美人福見貽披而讀之莫名心折倚此謹

題藉以鳴謝

鐘鼓聲齊琴瑟聲希金鏗革絲有河洲荇菜關雎起興漢江桃李
 巢鵲歌詩潔比繁蘋采言芡苢葛纒膠縈福履綏堪豔羨恁鳳毛
 麟角蝶首蛾眉流觀麗句清辭正玉潤珠圓翟葦輝又裁紅翦
 翠花皆並蒂儂黃妃白樹靈連枝仙羨鴛鴦夢酣蝴蝶樂府新章
 入楚茨香盥處甚綠衣多誤彤管輕貽

傳

奇

余崑編 商業學 校適用 中等商業算術

本書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等商業算術教科書，內容完備，詳明且廣，且足為現任商業職業者自修之良書。書中絕無後章之譯著，上篇為公債票及股份票，下篇分二十章，內有利息、複利息、算術級數、幾何級數、現值、保險、銀行簿記、對數等強半，更為完備。方根、平方根、立方根、算術級數、幾何級數、現值、保險、銀行簿記、對數等強半，更為完備。方根、平方根、立方根、算術級數、幾何級數、現值、保險、銀行簿記、對數等強半，更為完備。

商務印書館 定價八角

周越然編 英文共和新讀本

我國英文讀本向以華英進階，華英進階後乃為英人滅印度其用意在於造成奴隸，而國學英文編亦文數十年前教授最著然，早不適用於我國。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前安徽高等學校教務長周越然先生編纂，以國幼雅之用，早不適用於我國。本局有鑒於此，特請前安徽高等學校教務長周越然先生編纂，以後願受各學堂歡迎，不稱謂。有一無二之善本，已茲四版，內分生字、文法、句語、三門取材優美，字句新奇，適合共和時代之用。定價三集四角五分。



傳奇

蘇臺雪傳奇

(續)

秋江居士原著
西神殘客補訂

第七齣 成豐庚申閏三月

雨冰

(旦杜阿寶引婢春喜上)

(正宮) (破齊陣) 小院鶯啼初曉重衾蝶夢偏饒梅子低垂桃花亂落底事韶光易老瘦影怯臨明鏡攬愁思空憑濁酒涼那可意人兒難將紅袖招

(坐介) (醉桃源) 天時人事日相關紗窗驚夢殘羅紅滴翠逗餘寒低徊春色闌排恨迭怯衣單臨風誰解顏別時容易見時難偷

將珠淚彈奴家杜阿寶小字琴思紅顏薄命浪傳南部佳人青眼鍾情省識西川才子漫塗脂粉靦翠眉雖墮烟花不灰志氣自從與金老爺梅癡定情之後三生纏兩意綢繆儂就傾心委事知伊是翰墨裏英雄伊亦另眼相看許儂是風塵中豪俠烏絲粉本兼綜摩詰之才綠顏紅腔常冀周郎之顧探梅換酒冒雪隨君踏月賞燈吟詩贈我正是情長紙短書難盡俸硯添香夢亦甘今

歲二月杭州失守蘇州籌辦防堵金老爺奉委修城儂家閒閒多時當深懸望兼之儂家久有終身之托當此干戈逼近急欲相依

免至一介女流飄零靡所。今朝乃閏三月上巳。諒他踏青出遊。必無到我這里。春喜。你可去烹茶伺候者。婢應下。(生金梅慶便服上)踏青爭上要離。慕訪翠。閒尋杜韋娘。(入介)(旦笑迎介)金老爺多久不來。今日是甚風吹到了。(生)一向督修城垣。不得閒空。楊柳曉風。久隔崔娘之面。杏花春雨。實牽杜牧之思。意自相關。情原一樣。(同坐介)婢送茶介。(旦)金老爺一向不見。就憔悴了許多。(生嘆介)咳。這樣時光。教俺如何不憔悴也。

(刷子序犯)春深恁寒峭。都來幾日。意悶情焦。向誰言。祇孤哀抑鬱。無聊逍遙。怎禁得處堂嬉笑。甚法兒珍。瘡除鼻滿腔熱血。爲誰澆。猛思量。把擔子一肩挑。

(旦)如今做官的人都只圖混帳。過去金老爺你就一個人。焦殺了。也不濟事。何必自尋苦境。致滅精神。

(朱奴兒犯)你熱性兒。怎不冰着。急急兒。何妨寬了。這些爵位。巍巍沒分曉。枉費了你寸腸。縈繞。你再休。悄趁韶華未銷。落得他放懷。詩酒自飄飄。

儂家久欲乞老爺畫梅一幅。留爲供奉。今日就煩老爺一揮椽筆。稍減愁煩。少刻還邀梁四兒一同小酌。爲君消遣。

(普天樂犯)他本是潔清姿。神仙貌。壓羣芳。開獨早。想前生結下根苗。算今世現成寫照。把繁華富貴。看破了。恁樣風霜。堪獨傲。肯學那春光媚。杏艷桃嬌。一任着輪迴轉。天荒地老。待畫出他幾枝冰雪。丰標。

(副末)敝齋便服。同貼梁四兒上。(副末)好同。豔友詩清友。(貼)恰許張郎見李郎。(入介)梅癩兄。原來在此畫梅。(生擱筆介)獻醜了。(貼福生介)金老爺許久不見。幾乎把寶姐姐想殺了。(旦福副末介)奴家備有小酌。爲金老爺解悶。難得老爺與四妹同來。正好彼此暢談。(副末看畫介)梅癩兄。對名姝寫奇葩。尤覺分外精神也。

(雁過聲)輕綃把墨兒點綴。筆尖兒淡掃。輕描這梅花呵。出落得天然蒼老。和你情性兒。恁地肯一任朔風號凍雪。飄硬枝。極堅固。難彫這苗條。寫來奇樣好。算佳人端許。心相照。這一幅畫呵。可的供蘭房。真墨寶。

(又看介) 芳姿未許俗塵侵。骨格清奇醞釀深。一任磨礪冰霜裏。從知不改歲寒心。古苑花癡又墨看。這題詞。吾兒嶠嶠骨格悲。憤填懷。歷歷如見了。(生) 小弟心緒無聊。勉強塞責。桂軒兄。何須如此過譽。(旦) 酒席已好。請二位老爺入席。(婢設席。副末貼生對坐。婢送酒介) (副末) 梅癡兄。前日所上條陳。聞得中丞與朱臬司。到有感動之意。却因蔡藩司從中牽制。致吾兄先事預防。一番良謀。竟成畫餅。實為可惜。(生嘆介)

(玉芙蓉) 朝恩計阻。撓虛杞心。陰狡便游移。次律權柄難操。俺諫徒薪翻。受狂夫誚。謀支廈。還貽豎子嘲。莫聽忠言。告任籌謀。枉勞眼睜。睜。把一座綺羅城。甘斷送與春潮。

(貼) 金老爺日前李七姐跟陳老爺往浙江。前番杭州失守。七姐罵賊不屈。視死如歸。到足為儆。發生色。

(傾杯序) 含笑向春風。碧血澆。算解脫輪迴。早任翡翠衾寒。鴛鴦夢杳。佩冷湘妃。魂返回嶠。將來這里若有變。故奴家縱不能效費宮娥。將仇報。也要學他方芷。把楊君携了。便雙歸蓬島。就是那顧橫波。柳如是。兩夫人。恁嬌。嬌。愧煞着雙。尚書。姓字。貳。臣。標。

(旦) 李七妹不染黃巾。甘殘紅粉。到是儂輩青樓。佳話足仗。諸公形管。流傳只是奴家。與金老爺。誓久盟。誓極未遂。倘值長蛇肆。虐。遠。虞。孤。雁。無。依。謹。祈。垂。憐。弱。質。得。許。同。居。將。來。思。難。相。隨。不。至。飄。零。失。所。(酒。介)(婢。送。酒。介)(內。作。風。雨。聲。介)

(山桃犯)(旦) 多謝你垂青。照肯許我同樓。好便是終身。靠死生相保。則李衛公。早紅拂心。傾倒。就奴家呵。學朝雲。捧硯。隨坡老。莫任他浮萍。逐水柳絮。紛飄。

(內作風雨聲急介)(生副末起視介)(生) 哎。嚇。怎麼這箇時候。還下起冰來。

(尾犯序)(生) 陰盛轉陽。消怕的是風光明媚。要變做景象蕭條。則俺呵。兀自愁孤身。莫保那穀箇金屋。藏嬌心。焦。漫。輕。圖。眼。前。歡。笑。到。臨。時。還。成。丟。掉。(旦。淚。介。生。視。旦。欲。泣。介) 待分交。禁不得愁容。愁態牽掛在心苗。

(副末)梅癡兄卓識高才。這勝侯生。幾着阿寶。深情絕艷。不啻香君。復生小弟。到要做個楊龍友。成全好事。等將來有人譜入傳奇。也是一段佳話。容日邀張天羽來。大家將阿寶硬送到梅癡兄寓所便了。(貼笑介)俞老爺當真做楊龍友。奴家就要做方世了。

(副末)你再不要哩。囉能。

(鮑老催)這遇合天然。巧成就的姻緣。好便影兒交肉兒團。又魂兒繞。算前生緣。待向今生了。漫許狂。聽花樹鼻。休道好物不堅牢。包管你樊素永隨居易老。

(看介)這個冰下得不住。少刻還要凍路了。大家散席罷。起身介。(貼起身扯副末衣介)路不好走。俞老爺就到僕家裏住。莫等凍壞了脚。(副末)也好。就此告辭。叨擾了。(生旦同起介)想未遠送。(副末同貼下)(旦)天冷得很。金老爺請到內裏去坐罷。

尾聲(合)今年枉却春光好。把歡娛暫且消煩惱。只怕一刻千金盡此宵。

(生旦同引婢下)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春游 第五齣

(外絳袍扇上)

萬里春游笑寄公。衣香扇影夕陽紅。物華獨愛中原好。且訪軒轅舊日宮。

我天福星是也。一轉瞬間。歐非亞美。游覽已周。(笑介)呵呵。(唱)

(北中呂)(粉燒兒)月弄風。嘲莽天涯鬢絲吟。老小神仙竹杖花瓢走。歐非游亞美河山看。飽開笑口問

答漁樵奇閒身送迎僧道。

(丑扮大副作駕海輪引外上船介)(行船介)(丑指介)前面已是東洋海面(外)呀。

(南泣顏回)恁梗泛萍飄莫問神泉佛島豆分瓜剖休談帝國王朝蓬壺昨夜又東風吹綠瀛洲阜怪金山著手全消怪冰山轉瞬全消。

(回望介)(丑指介)已入中國境界(停船介)(外上岸介)(行介)正好游目騁懷。

(北石榴花)看江天白茫茫一抹海雲高碧澄澄萬疊海山遙探芳信二分春色到花朝蝶兒尋舊夢燕子覓新巢不住的去如梭不住的去如梭織紅紅素素知多少錦天繡地是丹青畫稿恁幾許好春光恁幾許好春光休辜負春光好真旖旎柳眠棠睡百般嬌。

我天宮星浪迹越中恁西湖正如白香山詩所云。

湖上春來似畫圖 亂山排闥水平鋪

松連水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碧毯綠頭抽早稻 綠羅裙帶展新蒲

未能拋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咳。大好湖山(唱)

(南泣顏回)頭遊遊三日浙江潮無奈鶯昏燕曉岳王墳墓奏槍佞臣跪倒騎驢何處覓清涼側身反覺乾坤小泛西冷畫舸湖心過南屏嫩展山腰。

(下)(末扮舟子搖船上)(外喚介)渡我渡我(停船介)(外上岸介)(指介)海氛甚惡海氛甚惡(渡江介)(上岸介)(外笑

介 又渡過險境來了。且坐海輪向天津一走。(唱)

(北翻鶴鷄) 曉陰陰海立雲搖。曉陰陰海立雲搖。晚蕭蕭山高月小。鬧轟轟虎臥龍跳。慘悽悽猿啼鶴嘯。驚起他怪蟒神蛟。逐怒濤直待向扶桑杪。挂弓刀血纍纍幾陣腥。風血纍纍幾陣腥。風纍纍得把妖氛盡掃。

下(老生紫袍執拂笑上) 你看天富星南北東西風塵僕僕。總因存救世之熱心。輕財重義。他以有貝之才濟衆。我以無貝之才警衆。許多塊壘。且覓酒鄉。澆之以大斗。(下) 外上咳嗽。天津自那年浩劫。慘不可言。(遙舉介) 嘆。陸軍學堂諸生來了。(唱)

(南撲燈蛾) 貌堂堂兵家新學。超氣昂昂商家利權。好急攘攘定方鍼。定時表好端端操衣操帽。生擦擦快槍快礮。笑孜孜信口唱英豪。喜沾沾趁蘆溝春曉去匆匆。卻一鞭殘月馬蹄驟。

(衆雜扮學堂生持械逐台下) (外) 外觀有耀。(行介) (嘆介) 咳。咳。咳。(指介) 這楊村一帶。

(北上小樓) 驚彈雀枝頭。噪漏網魚水底。迷管甚的約縱連橫。武窮兵戰國風潮。是何人原富原強。是何人原富原強。學何人學。教何人教。法何人法。道何人道。

他一片皮毛犬羊之韜。虎豹之文。改良呀改良。(遠舉介) (笑介) 好了。好了。天喜星降世了。他由北而來。得我戲弄他一番。撞他一撞。(生便服上)

滿衣香露聽宮鶯。又駕飛車出玉京。
十五年來塵夢醒。看花徒自說春明。

我文運昌伴食中書。毫無建樹。因此乞假南旋。日昨出都。一肩行李。滿眼飛花。春色撩人。可堪作客。(步行介) (外撞生介) 呵。嗚。嗚。你撞我甚事。(生) 你來撞我。反說我撞你。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外笑介) 你說我撞你。我說你撞我。這是糾纏不清。也不分辨了。貴客今將何往。(生) 將往南京。貴客何往。(外) 本擬到京師。探看名勝。忽轉念頭。爲之裹足。今先生從京的呢。(生) 來自京師。(外在

京幾年(生)在京六年(外)京都情形自必熟悉(生)自然熟悉(外)如此我也不入都了附驥南行以耳聞代目見較爲詳讀
(生)好極了正是青春作伴好還鄉(同行介)(外指介)前面園林花木繁盛(生)此華林園也(外)好一座華林園且進去游
覽一遭(入園介)(游覽介)(合唱)

(南尾煞)春來徧地生芳草。恁荳蔻香清。休化茅。這般的園花一半兒解語。一半兒含笑。

(生)游覽一周我們趕路罷好趁晚班火車(外)是是(生先下)(外)中國貧窮已爲極點從何處著手得醫國良方
陶朱致富有奇方。卜式輸財報漢皇。
濟困扶危須著力。眼前經濟只通商。

陳琴仙評

慮周濼密仰承俯注走雲連風

詠 雜 樓 紅

(蝶 癩)

傳
奇

● 黛玉

魔幻遠年年。花殘月缺天。早知香夢誤。嫁與自行船。

● 寶釵

太上不言情。三生石證盟。何堪花燭夜。刺刺喚聲卿。

● 晴雯

兒女亦英雄。情絲一縷中。雀裘留手澤。曾不寄禪叢。

● 襲人

公子賦仙遊。琵琶別抱秋。回思雲雨夢。記否舊風流。

彈

詞

廣東朱普太和號 國產良藥 太和丹

感受邪疫 霍亂吐瀉 四時感冒 中風中暑 不省人事 各種痧症 嘔吐不安 急絞腸痧 瘋症鼠疫 頭暈眼花 心腹飽脹 寒熱並作 止渴消暑 風火牙痛 水土不服 小兒驚風 各種瘡癤 虫蝎毒傷 醒酒解吐 肝胃氣痛

愛國同胞爾知今日商業之競爭乎夫工藝之不
振以至倚賴舶來之品故國產因而廢棄豈不痛
惜哉今本號言念及此特創扶危轉安太和丹用
白銅匣裝載其藥品純用本國土產製煉而成凡
屬時邪癘疫各症但照仿單服用無不立效蓋以
本國之藥治本國人之病無遷地弗良之患而又
得以維持國產庶免金錢流出豈不兩全其美乎
愛國諸君注意注意

大匣 洋壹角半

小匣 洋五分正

總發行所 上海 朱普太和號
分舖 開封 城北土街
南京 城行口街
濟南 城芙蓉街
徐州 城二府街



芙蓉淚彈詞

(續)

(醒)

第十五回 訝癖

再說當雲岫小姐定親這一天他母親看見鮑家送來的聘金禮物極其豐美而且那新郎的面貌也會經寓目心中十分快慰當下由沈明府代表陪奉媒賓飲喜酒姚部郎徐孝廉和周廣文等俱各盡歡而散是日女家的回盤無非是冠履袍褂筆硯文房毋庸細表過了兩天沈夫人因為接到祖瑞公子的來稟說是會試期迫得難待母親回家方行北上不得已於日前束裝首途一切瑣務暫交與王升管理祈母親即告知舅父母迅速返里云云沈夫人將信瞧完後不覺默然思忖道我那瑞兒是(唱)都緣亟欲試春闈 故而不憚辛勞赴帝畿 未可稍稍把時日誤 致使鵬程萬里願多違 因此上勿勿走向長安道 叩別難從膝下依 門戶謹持權付僕 稟函來速我遄歸 (白) 噢原來瑞兒已獨自登程進京應試自古道男兒志在顯揚望奢科第哈哈這倒怪不得他性急的不過那王升老頭兒雖然一

彈 詞

同歸去。我。不。就。在。這。近。日。上。動。了。身。呢。主。意。打。定。忙。走。入。裏。面。房。內。把。方。纜。接。到。瑞。郎。書。信。便。要。回。蘇。的。緣。故。說。與。姜。夫。人。知。道。姜。夫。人。聽。到。家。裏。沒。人。照。看。似。不。好。強。留。他。嫂。子。再。住。下。去。惟。對。著。雲。姐。同。歸。這。一。層。覺。得。非。常。難。捨。極。想。和。沈。夫。人。商。量。囑。令。且。勿。同。行。既。而。一。思。瑞。郎。現。正。不。在。家。嫂。子。也。須。得。有。個。女。兒。陪。伴。陪。伴。故。此。要。說。了。幾。回。竟。然。說。不。出。口。(唱)這。叫。做。事。到。其。間。沒。奈。何。纔。欣。歡。聚。又。唱。驢。歌。所。恨。的。嬌。娃。非。是。親。身。養。祇。好。相。擊。而。行。一。任。佗。話。別。中。堂。情。戀。戀。爭。奈。光。陰。駒。隙。易。消。磨。

數。日。間。已。逢。嫂。氏。歸。期。屆。狂。令。人。握。手。臨。歧。惆。悵。多。(自)那。沈。夫。人。這。時。候。恰。另。有。一。種。心。緒。他。是。(唱)差。幸。此。番。來。相。壻。果。爲。愛。女。締。絲。蘿。可。見。是。良。緣。真。屬。前。生。定。料。後。來。鳴。協。鸞。鳳。韻。自。和。

這。時。間。同。賦。歸。歎。春。正。好。且。辭。鄂。省。返。姑。蘇。佳。音。又。向。皇。都。望。待。吾。兒。喜。詠。霓。裳。記。大。羅。(自)沈。夫。人。想。到。兒。子。入。都。家。中。乏。人。照。料。巴。不。得。頃。刻。動。身。回。去。瑜。甫。知。道。他。姊。姊。定。要。還。家。仍。吩。咐。陸。福。屆。時。送。往。到。了。二。月。初。五。那。一。天。沈。夫。人。便。和。他。兄。弟。及。弟。婦。作。別。携。了。雲。岫。小。姐。和。侍。婢。梅。芳。由。陸。福。陪。著。仍。循。舊。道。言。返。金。閩。那。分。袂。時。光。兩。方。面。各。有。黯。然。銷。魂。的。情。景。自。不。必。說。過。去。無。話。沈。夫。人。到。家。後。王。升。見。主。母。同。著。女。公。子。歸。來。異。常。欣。悅。忙。恭。恭。敬。敬。的。請。了。兩。個。安。並。叩。賀。小。姐。聯。姻。的。大。喜。沈。夫。人。問。了。他。幾。句。話。隨。命。他。招。呼。陸。福。在。門。房。內。休。息。數。天。再。行。去。鄂。王。升。答。應。了。出。去。那。洒。掃。房。間。鋪。設。床。帳。等。事。自。有。梅。芳。同。幾。個。僕。婦。們。料。理。在。下。也。不。瑣。瑣。贅。敘。了。且。說。陸。福。和。王。升。乃。是。沈。姜。兩。家。的。老。僕。當。沈。明。府。未。到。省。以。前。陸。福。原。住。在。宅。內。兩。姓。房。屋。距。離。不。遠。他。們。兩。個。人。奉。了。主。人。的。差。遣。常。常。往。來。早。成。了。相。熟。的。朋。友。去。年。陸。福。來。接。姑。太。太。的。時。候。因。爲。耽。擱。得。日。子。太。少。沒。有。和。王。升。暢。叙。此。時。又。

值相逢自然是。(唱)歡然道故倍殷勤。說說談談意共欣。東扯西拉原不定。有時議論也紛紛。

(自)談了一會。王升忽問陸福道。聞得我家小姐的婆婆家裏。狠有些財產。可是真麼。陸福覷著王升。默不作答。王升道。陸大哥。我問你話。你怎的不講。陸福始慢。余余的說道。財產總算有些可惜……王升聽到可惜二字。不覺得便生了疑竇。不待陸福說完。忙問他。可惜些什麼。陸福悟到自己不應該錯漏了。言語越吞吞吐吐的。不肯接續下去。後經王升問得無可奈何。方才直言道。祇可惜不能長久。王升道。料是刻薄之家。理難久享。陸福道。這倒不是。這倒不是。王升道。既然我猜的。不是你何妨把其中緣由講給與我聽聽呢。陸福因輕輕的說道。講到雲小姐這頭親事。說他不好似算不得不好。說他好又似算不得好。若祇就眼前而論。不獨住著自己的房子。那屋賃田租。每年進益也收得不少。但是據我看來。(唱)那鮑家景况。縱堪誇。消耗其如用度奢。問道是日費萬錢猶未足。幾乎要進難敷出數頻差。况兼繼起無賢嗣。公子年輕未克家。更有一樁新嗜好。是橫陳短榻臥煙霞。(自)王升道。原來新姑爺是喜遊山玩景的。有甚不好。陸福笑著道。錯了。錯了。那里有這般高雅。那鮑郎是。(唱)吞雲吐霧爲消遣。呼吸靈通癮乍加。(自)若然要說得隱藏些。他(唱)吹的是一曲。餉簫添靜趣。看的是滿園罌粟發奇葩。我今暗把情形告。望吾兄切莫輕言動齒牙。(自)王升道。莫非小少年紀已吸了雅片。我們太太受那媒人的欺騙了。這便如何。陸福道。做媒的喜說謊話。本來是不足爲奇的。况且姚太太是鮑公子的姨母。那有不爲他掩著醜處。揚著好處呢。王升道。雲小姐何等品貌。何等才學。這種消息。若是到了他耳朵裏。一定要悶悶不樂的。陸福躊躇了半晌。說目前親已定了。彷彿生米煮成熟飯。說他何用。就是姑太太

彈 彈

四

太面前也不必提起了。王升一面答應著，陸福一面想：太太這一回真是太不留意，好好一個小姐，弄得嫁了個吸煙的丈夫，可不是冤枉？就使有幾個錢，有幾處房產，恐怕也未必靠得住。當時雖不接下去說些什麼，其實仍預備著要稟問夫人究竟。陸福的語言是否真確，何以小姐未締姻以前從無一人道及這定是旁人冷觀故意瞞著的。陸福去後，王升把這件事放在心裏，有時耐不住，背地裏和媽媽們講論講論，大家都替代主母耽憂，并爲女公子的終身可惜。幸虧各各守著秘密，沈夫人還沒有知道。不料一日間，王升因爲舅老爺任上有書信遞來，又動了他想起鮑家的念頭。在廚下講了幾句，恰巧被梅芳從門外聽個明白，暗中訴知了夫人。沈夫人一聽了梅芳的話，倏時間（唱）愁痕陡起，上眉稍，心緒如焚，憤恨交（自）因，唉聲歎氣的自言自語道：雲兒……雲兒（唱）似此姻緣真誤汝。做娘的當初深悔念紛紛（自）唉，但是也不好十分怪我（唱）誰料他後生小子已耽烟癖，故爾射雀屏前許中標。今日事偏成大錯，豈不是算來也自命中招。最恨的姚家婆子工心計，誑語訛言慣逞刁。既說他姊家財產富，又稱他宅相學程高。那知就裏有難言隱，那鮑郎竟致童年把印土燒。此憾如何能補救，祇令我獨耽憂慮苦無聊。想去年相攸特向耶湖去，曉得貌取徒然仔細瞧。這其間究屬是真還是假，待將情由急急問同胞（自）沈夫人愁悶之餘，又嘆了一聲氣道：唉，這意外事叫我那裏防到，祇是我兄弟和那漢紳士往來，難道竟未經預悉麼？想畢便立草數行郵寄湖北，至那沈明府接信後，作何答復，待做書人探聽一番，再講給看官們聽便了。

第十六回

喪母

列位知道從前有句要緊話叫做破人婚姻四個字你道怎麼講就是說的遇着別人有議婚的事倘然被我插了幾句真實言語累他們不愜於心忽爾作罷這便是破人婚姻造孽不小的因此上那般怕造孽的人每每聽到人家互談親事他在旁邊無論深曉得新郎新娘有甚歹處他恰抱定那不造孽的宗旨總是一個不說但是像這樣心地雖似可取在下實狠不謂然因為世界上巧妻拙夫美男醜婦的怨耦都被他們冤枉弄成的况且這般人又生就一種性情等到兩家結好而後他便不怕造孽要一五一十的在背後講出來到那時木已成舟別人已處於無可挽回的地步你道可恨不可恨唉這才是真真作孽哩閑文少贅再說沈瑜甫自從派陸福送了他姊妹和乾女兒動身後無日不遠遠記挂姜夫人尤萬分馳念過了兩星期光景見陸福回來詢知平安一路順抵蘇城方始放心下去不意上半月忽接到沈夫人一封掛號的書信瑜甫啓緘閱看原來所寫的是（唱）事關鮑氏太離奇語有由來劇可疑怪煞小郎成酷嗜那燈光簫影日相隨芙蓉膏盒難離手深恐從茲樂不疲爭奈當初疎主見匆匆選婿未為宜為姊的自聞婢子傳消息真覺得苦慮焦思無已時最恨沐媒多詭計故將就裏掩人知不顧著人家女子終身大妄把婚姻撮合施這事荒唐非小可望吾弟亟行探究莫遲遲回函緘口須從密為祇為恐被雲兒先自窺（唱）瑜甫讀了一過不由得不咄咄稱怪趕忙拿著信走進上房對姜夫人道夫人壞了事了壞了事了雲岫的終身可是被我們誤却了姜夫人聽丈夫說來一時茫無頭緒祇說老爺你講什麼話累我一些兒不懂得瑜甫隨把那封信遞給他看姜夫人纔看了兩三行便愁眉不展連呼負負暗想若是果有此事我如何對得住嫂子和乾女兒既

而一想梅芳怎的會曉得鮑家公子已吸了煙呢。那天陸福從蘇州轉來也沒有向我提及。真是可怪。當下就着個老媽子去喚了陸福進來。把信上相言語告知了他。陸福料想是已經洩漏便也不再隱瞞。逕把同王升說的話稟明了太太。姜夫人聽了忙問他這信息是從那裏來的。陸福道家人本來並沒有知道。乃是雲小姐定親的時候。周公館裏的管家講出來的。姜夫人（唱）一聞老僕話分明。頓覺心中喫了驚。料得周家多耳目。那個郎近狀夙知情。不然何事傳蜚語。故使蹊蹺意外生。這時間欲悉其中真確否。定然是還須訪謁一親行。（白）姜夫人籌思了片刻。隨交代陸福招呼輿夫。伺候急急的乘了轎去拜會。那周太太和姜夫人是素常往來的。自然是歡迎得狠。不料此次相見之際。纔寒暄了數語。忽聽得姜夫人問他鮑公子有無煙癮。倒不覺得一個突兀。說縣太太爲何問起這話來。姜夫人就詳細的將所以然說給他聽。周太太道講起這樁事。我恰有些抱歉。當初姚太太在貴署求婚的時候。可惜我在旁邊沒有同縣太太道講起這樁事。我恰有些抱歉。當初姚太太在貴署求婚了。我我斷不勸我家嫂子把雲姐許配與他。目下可是悔也無用了。周太太聽到這裏爭奈沒甚話好拏來譬解。祇得含糊答應着幾句。姜夫人因無心久坐便也告辭而歸。看官們那周太太這個人可不是就是在下所說的怕破人婚。嫻麼可惜雲小姐終身祇爲他不肯說話就喫了冤枉咧。（唱）這叫做迷信由來最誤人。祇因深怕破婚姻。故教恪守三緘戒。未肯將人漫品論。違問因緣分美惡。但求口孽不到吾身。那知道世間多少夫妻恨。胥被他們暗組成。有的是彩鳳隨鴉遭不淑。有的是文鴛伴鶩嘆非倫。倘然早白其中隱。又何至燕雀難求銖兩均。（白）你想想鮑景模那樣個有了煙癖不務正業。

的人那里，夠配得上，多才多藝的雲岫小姐，不是周太太口齒緊，替他瞞着，倒已早經作爲罷論。豈不是好。呢。姜夫人回署之後，想起當時真是越，想越，心中難受，只在房內，呆呆悶坐，恰巧沈明府從簽押房走了進來，見妻子面有憂色，知道到周家這一趟，又得了什麼憑證，連忙向姜夫人動問，果然不出所料，因對姜夫人道：夫人，你不用多愁待我，寫幾封信去復了姊姊，罷橫豎也不是我們有意弄成的。不過周太太這個人，未免太無熱心，哩談論之下，沈明府便將信寫就，書中言語寫得極其宛轉，祇可惜新郎吸煙這一層不好，再假託不知。(唱)也祇得說明就裏不能藏，曲折而言盡達將，既願自承疎忽咎，並責那汝南眷屬太荒唐。措詞更代寬和解，道是嗜好猶新，尙不妨，但得鮑郎能撇却，自然可脫離黑籍了。無傷。擬爲說法相規勸。或者心地聰明志轉強，草草書完封固密，付郵迅即寄金閨。(唱)隔了幾天，沈夫人接着了這件回函，登時間憂憤填膺，悶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幸虧這時光雲小姐沒有坐在旁邊，未經見得到，以暫時瞞却，可奈自己心裏終抑鬱得了，不得，又不好在女兒面前露一些兒風聲，真是滿腔心事，訴與誰知。一天一天的悶着過去，那時瑞郎在京，又以抱病入場，不克終試，待到病勢略愈，方始修稟來告知他母親，沈夫人得信後，更是耽憂耽恐，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激刺。(唱)遠覺的神情愉悅，異平時，腕悶難舒，體不支，飲食無心，常少納，懨懨莫振，漸成疲。有時間無端兩頰升紅暈，五

內煩焦熱，度滋，有時間發噤，連連身打顫，儼如寒疾，被風吹，日間是倚闥，祇盼佳兒返，夜間是噤語，模糊噩夢，旬日之間，加委頓，急得那膝前嬌女，屢求醫，那知症屬肝陽起，竟木旺生刑水，已虧遠使，緩和俱束手，都說是凶多吉少，事難期，雲姐是愁眉不展，嗟無策，祇背地悲啼，狀若癡，湯藥留

彈詞

彈詞

八

心親侍奉。朝朝默禱向神祇。無如病入膏肓裏。枉冀參苓奏效奇。牀席纏綿纔半月。已形容枯槁。勢瀕危。自沈夫人當著個時候自己也料知病難起色。祇是對着女兒不願意便說那些傷心話。但連日催促雲姐。飭王升拍電去喚公子回來。雲姐一面遵命而行。一面仍竭力安慰他。母親請他安心靜養。不料到了四月十三那一天。沈夫人唱病情益覺增沉重。倚枕無言兩淚垂。乾嘔頻驚痰欲塞。苟延殘喘氣如絲。晚間竟爾歸瑤島。幾要哭死床前孝女兒。可恨無多遺囑語。自但含淚吩咐了一聲。唱往依寄爺寄母自相宜。片言永訣真淒慘。自莫怪那雲岫小姐。唱搶地呼天不自知。自王升見雲小姐哭得悲慟不休。無從勸止。又想到公子在外太太的後事没人担當。趕忙要替小姐去請幾位親戚們來代為料理。要知王升所請的是那幾個人。且俟下回奉告。

(未完)



野

乘

粵中 華西 樓餐

本樓開設上海四馬路麥家圈口歷有
年所專聘優等名廚烹飪英法各國大
餐房間清潔陳設幽雅價目公道應酬
周到喜慶大宴隨時關切即可拆通門
售洋酒洋點比衆格外克己公館衙署
堂宴可倩廚下到府做菜並令侍者攜
菜飲食器具趨前侍候紳商政學各界
賜顧方知予言之不謬也

粵華樓主人謹啓



野

乘



嘉定孤忠錄

(明末嘉定人之死難者)

(劍山)

張錫眉

張錫眉字介茲高橋人舉崇禎三年鄉試徙居嘉定南門外之項村與龔用圓兄弟相友善用圓兄弟嘗憂貧錫眉乃慰之曰石崇之富庸如顏子之貧吾輩讀書人當憂道之不明不宜憂財用之不足也又用圓兄弟因屢困場屋常自慨歎錫眉乃又譬解之曰吾等丁此國家多故之時何必斤斤科第當為數千百年之一人則功業垂於史冊令傳於無窮矣觀此二端已可知其抱負事親以孝自待儉約生平不苟取友人嘗因事株連錫眉白以免友感其拯救欲以百金為壽惟知其清介覲面不敢出潛置書笥中而去翌日錫眉檢出急還之且曰吾與君為多年知己尙不知吾之性情耶其生平節操有如此宏光乙酉四月揚州破未幾江寧亦相繼陷乃泣謂用圓兄弟曰欲為數千百年之一人者此其時矣於是錫眉及用圓兄弟乃佐黃公溥守城時滿兵自太倉來攻錫眉率鄉兵迎戰至葛隆遺鄉兵之敢死者分道

野乘

二

進。且沿道設伏。居二日。遇滿兵於外岡。錫眉與用圓當其前鋒。衆軍乘之。伏發。滿兵大潰。次日復戰。則滿兵之來者三萬人。錫眉且戰且却。乃退保婁塘。六月成棟弟成樑率師來攻。亦爲鄉兵擊敗。七月成棟自將來攻。并檄太倉崑山諸路兵會攻錫眉。乃棄婁塘而率鄉兵入城。與用圓兄弟守南門。滿兵來則下石以擊。以故滿兵五攻不下。後連日大雨。守城民兵咸兩眼溼。溼溼然欲仆。然錫眉一呼。兵士無不氣壯。百倍奮勇。爭先滿兵。雖驍勇亦不能。即日破城。滿將憤錫眉與用圓之死。守不降也。乃命士卒之善射者。射之用圓。矢貫喉。血流而死。錫眉仍特立不懼。指揮自若。後聞滿兵入東門。知大事已去。乃入城樓。自縊。其衣襟書云。位非史督師之位。心存史督師之心。蓋錫眉早有死志矣。

●陳耀忠

耀忠先本瀏河楊氏。家世業儒。至耀忠則絕意科第。喜習武技。後贅於嘉定陳氏。因改姓焉。其人身長七尺。力大能挽強弩百步。外射飛鳥無虛發。稱一時絕技焉。至其他武具亦精博無倫。然耀忠從未以此自豪。待人接物一以和厚。間或遇不遜事。輒容忍弗較。人問其故。則曰。此些小事。吾安忍與較。古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耀忠雖不才。亦嘗聞教於君子矣。於是人始歎服。邑中士人若侯峒曾。張錫眉等咸樂與之交。久之請示武具。耀忠遂立舞長刀。舞時梁柱震震而響。庭樹葉瑟瑟。落峒曾與錫眉見狀皆大驚服。且曰。今盜賊蠶起於中原。滿人侵略於關外。吾等雖無用。此然甚願城中子弟稍習武技。以爲他日報國。用君既精。此其勉爲之。於是錫眉乃集城中子弟之年壯有力者三百人。朝夕肄習。而耀忠亦盡心教授。不遺餘力。居二年。徒衆咸能挽弓以射。未幾賊破燕京。崇禎殉國。南方民心惶惶。有朝不保夕之概。耀忠乃

集其徒而告之曰。今國破君亡。時世危急。賊兵旦夕且將南下。汝曹習弓矢。學技擊。已二年。餘雖不能挽。強弩扛巨鼎。然當爲國一戰。庶不負所學。耀忠願爲前驅。衆皆哭。明日又選城內外精壯之少年四百人。合爲一軍。城中父老流涕送之行。至京口。方欲渡江。北上。忽道路喧傳。滿人入主闔賊。西奔。耀忠乃泣告其衆曰。事無可爲矣。夫闔賊一流寇耳。徒以庸臣誤國。遂用猖獗。今滿人借討賊之名。入主中夏。舉朝臣子。徒知其殺賊之功。而不知陰懷叵測。吾知不出三月。滿兵且渡江南。下爲今之計。不如歸保故鄉。再圖進取。耀忠乃卽拔隊南歸。時爲宏光乙酉四月。進士黃淳耀。通政侯峒曾。建義旗爲明拒守。耀忠卽以其徒屬之滿兵數次來襲。無功而還。一日耀忠遣其部卒名金兆鰲者。僞降成棟。成棟信之。兆鰲遂自請爲內應。約於某日舉火爲號。既入城。卽往耀忠所告。變耀忠遂嚴陣以待。卽日舉火。以誑成棟。成棟率兵千人欲入城。而門扃不得入。始知受欺。時鄉兵登城疾下。矢石成棟大敗而走。又數日。滿兵大舉攻城。義兵莫不股慄色變。既又大雨。城外滿兵益衆。攻亦愈力。耀忠分投勸勉。作一死戰。民兵哭應。乃滿兵已從東門入。耀忠聞城破。乃卽啓關。城中男婦悉向西南而走。於是耀忠噴舌血書牆壁云。大明百姓陳耀忠報國處。遂自剄焉。

(未完)

軼廬野獲志

(軼池)

許子蒞

野乘

保定許子蕤。任四川藩司時。篤於鄉誼。直隸同鄉中。不拘州縣佐雜。幾無一賦閑者。省城有燕魯公所。卽直奉旗東會館。每省有值年二人。均不及數月。輒獲優缺而去。故官場中。謂成華兩首縣。不如燕魯兩值年。蓋其酬報之優。調劑之速。不在兩首縣下也。值年無所事事。不足以展布其長。惟公謙或團拜時。必設戲局。許對於梨園子弟。最爲注意。故值年必廣集名伶以娛之。又許雖注重順直同鄉。然官場中捐納一班。多以南人冒順天籍。取其印結便宜。減於他省也。故每遇冒順天籍者。許必問其原籍何處。若實告以南省籍。則神色頓爲之不怡。有某大令。於許問原籍時。對曰奉天。又問由何處入奉天籍。對曰哈爾濱。許始無詞。蓋連答以原籍兩處。皆係北省。許遂信爲真也。

翁常熟

翁常熟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翁視瓶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愛不忍釋。卒以二千金購得之。大喜過望。亟爲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賞玩。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薰染硬紙而成者。衆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命人棄去。

某侍郎

拳匪亂後。和議旣成。兩宮將回北京。時某侍郎總辦鐵路。應備車輛。給軍機諸大僚乘坐。車已備好。軍機諸大僚尙未登車。恰值無聲望之貝子貝勒多人。蜂擁而上。某侍郎旣不能阻止。又慮無以伺候。各大僚焦灼萬狀。忽得一計。商通兩洋人。執杖登車。逢人亂打。貝子貝勒等均抱頭鼠竄而下。某侍郎喜不可支。

暗向洋人稱謝不已。遂得辦差無誤。後某侍郎每逢讌客。輒自述此事以爲譚助。誇其計策之妙。

●劉穎生

劉亦菴學博。詠諧善辭令。東方曼倩後身也。子穎生。纔七歲。出語輒驚座。大有父風。一日。讀論語。至在陳絕糧。下注絕糧七日。詫問劉。孔子何以未死。劉曰。天縱聖人。豈口腹所能制其生命耶。穎生曰。否否。堯舜伊周。誰是吸風過活者。此章子路慍見一節。明明道破。朱熹不解事。故作驚人語。又不能自圓其說。遂令後之人難索解耳。兒意當時德行。四人高譚道學。不解謀生。游夏錦繡文章。饑不可食。宰我子貢。雖會吹牛皮。苦無人與語。雖冉有具用。矛絕技。而白日強搶。孔子決不認。可祇子路向來最慘。見師友奄奄欲絕。慨然乞食於野人。故得苟延生命。終以四體不勤。受人冷誚。緼袍一領。龐吠易驚。激刺於外界之潮流。遂有最後之慍見也。聞者無不驚奇。謂其有夙慧。

●秦簪園

嘉定秦簪園先生。未顯時。續娶一婦。却扇夕。見新婦悲啼不已。怪問之。對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逼休改嫁。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痛耳。秦悚然曰。曷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以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盞。當舉以相贈。李感泣。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隆癸未。秦遂大魁天下。

●方恪敏公

方恪敏公。年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親送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

野乘

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爲此女所攜詩則其祖父作也公驚曰吾少時與此女祖父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卽還其家助資嫁之及公年六十乃生子維甸焉

六



𠄎𠄎

𠄎

顧無為教授劇學

陽歷九月二十號開學就學者速來報名

新劇爲社會教育之一種 故新劇家卽爲教育社會之大教師 所以新劇家在社會上立最高貴的地位 西人稱新劇家爲第一流人物 雖總統皇帝亦無其高貴 人孰不願爲第一流人物 是人之願爲新劇家也必多 但新劇是綜文藝美術而成 精微深奧研究爲難 苟無良好之教師 循循善誘斷不能得其微而窺其奧 若僅扮扮丫頭 做做二爺 又何樂而爲新劇家 是欲爲新劇大家之必須從師而學也明矣 顧君無爲 當世惟一無二之新劇家 學問淵深 經驗宏富 言論表情 俱臻極頂 無論激烈莊嚴諷刺風雅等派老生小生滑稽生 莫不超羣軼倫 世無與比 而於悲豔花豔潑辣諸且角之道 尤有心得 且大有編劇才 所編各劇 無不名重一時 經驗既富 學識更深 一般羨慕新劇而想做新劇家者 紛紛執贄 咸願受業於門 顧君自視極高 不肯輕授 同人等 以新劇人才 日形寥落 若不速爲造就 前途實堪憂慮 再三以大義相請 始蒙顧君金諾 允設劇學館 傾其所得 悉心教授 三月卽可畢業 畢業後定可在劇界佔一重要位置 惟定額祇有八人 須有中學程度 逾額不取 顧君爲新劇前途起見 不得不取精用宏也 有志爲社會教育家者 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至白克路聚興坊五百零二號無劇學館 向書記員接洽 取閱詳細章程 納費入學 千載一時 難得難得 幸勿闕來遲 致抱向隅之憾 介紹人 陶天演 朱雙雲啓

天演雙雲先生鑒來書殷殷以急造新劇人材以維前途相屬顧吾菲材涼德烏敢好爲人師然既辱以大義責之吾又何敢固辭爰遵台命立劇學館將傾吾心得以公諸世惟爲首劇重學問鄙意非有中學程度者毋入吾門如是則舉一或可三反事半而能功倍至於畢業期限已得一秘法三月可矣額則僅能八人多恐精神不逮反致誤事餘則悉依公命爲目擊時艱眷懷前途不鳴則已鳴則志在驚人盡吾所知竭吾所得絞吾心腦拚吾精神務使爲新劇家放一異彩既以盡吾之心復以副公之望卽以此函爲息壤如何此復卽頌公安 顧無爲頓首



談



屑

技擊遺聞補

寶山朱鴻壽著

楊步

楊步住居寶山縣之劉行鄉。性慷慨爽有膽略。父愛之甚。十五歲時延請精於拳技之教師。主其家授以武術。至三十歲乃盡得其術。自後莫敢侮之。即鄉之號稱拳師者亦均師事之。一日有賣技者來。當衆侈言曰。予足跡遍大江南北。覺拳勇無出我右者。故賣技十年。甚形落寞。步聞言不禁大怒。於人叢中趨出。向賣技者曰。若所言真耶。賣技者握拳相向曰。若謂我不真耶。曷嘗此。即以拳擊步步。爽兩指斫其臂。舉足蹴其腹。賣技者遂仆地不能起。乃哀懇曰。讓孺子覓一噉飯地步。步曰。誰教汝自誇也。今且去。勿妄言。自是步聲名大噪。鄉中愚少有不樂步名者。欲辱之而未得其間。一日適步入市。飲於肆。大醉而歸。愚少探得其竟。以二十人伺途之。兩旁手持麻繩橫貫於途。欲使步躓而顛也。步行經繩側而執繩者咸掩口笑。以爲楊步今日必中計矣。孰知步行經繩側而執繩之二十人反隨之而奔。步乃笑曰。汝等何人亦敢惡。

作劇耶。於是惡少咸服。是年江北大饑。壯者乃糾黨來江南。一日鎮中亦來饑民數百。紳董見其人數衆多。恐擾閭閻。集款賑之。以速其去。而首領少之不肯去。且多方挾勢。將用武。市民怒。縛首領。卒不就縛。步舉手拍其肩。則肩骨已下陷矣。乃就縛。蓋首領實江北之健兒也。某年夏。苦盛暑。步至市中。汗流如沐。渴甚。乃買瓜解渴。時有賣瓜老人。江甯人也。亦精技擊。知買瓜者爲楊步。故昂其值。藉欲以此試其武力。步不知也。如其言付之。有旁觀者笑曰。今日瓜價賤。老人何得昂其值。而君又不知。豈不受欺耶。步聞言。乃實賣瓜者曰。汝爲小販。當誠實。今敢欺我楊步乎。知罪否。賣瓜者曰。余向誠實。惟知汝爲楊步。故昂其值。汝其奈我何。步怒曰。汝既強硬。敢與我一較藝乎。賣瓜者曰。吾亦不願與汝較藝。汝果有能。我請袒腹受汝一拳。汝能不呼痛者。我服汝矣。步如老人言。以拳力擊之。如中鐵石。拳痛不可忍。賣瓜者笑曰。孺子後當慎之。步自是絕不與人較技。居家以拳技授其子。臨終時謂其子曰。習練拳技以之防身。則可。若意氣豪縱。鮮有不敗事者。吾以武力雄一鄉。尙敗於賣瓜老人之手。今汝等拳技未精。幸勿多事。以自取侮。辱余。今得以老死。牖下不可謂非賣瓜老人之力也。汝等其凜之。今楊氏子孫雖仍習拳技。然皆溫文爾雅。不以武力自豪。蓋猶遵祖訓云。

●胡大榮

胡大榮。寶山西鄉胡家村人。嫡姓石。贅於胡姓油坊主人。因改姓胡。有勇力。善拳藝。朝元派。（此爲專名詞。拳藝中一派）之入門弟子也。尤善鐵攬。其鄰有大村落。曰譚巷。者村人咸習拳技。然爲下乘法。專使氣力以打椿。拔釘。磨掌。插沙等法爲事。每欺大榮之異姓。入贅。坐得胡氏偌大之家產。思欲有所分潤。大

榮自恃勇力不與某夜夜正半有多人叩門大榮披衣起欲啓門而門闔重異平常大榮知有異回身取坊中石研輪用力推之研輪破門滾出於是人皆逃竄燃燭視之乃有石條十餘堆門側蓋當時衆舉石條置門上欲俟大榮開門而壓斃之也大榮又有田在譚巷畔棉花常爲譚村人竊取某年秋棉花盛開大榮故意不摘知譚村人必來竊某夜月明如晝大榮持攔往田中偵竊棉者同村孟義欲同往大榮不允孟堅欲同往以爲偷竊棉人多者我代汝呼援也大榮聞言稱善遂同往至則見竊棉者三十餘咸携器械一若預知大榮之來者孟某受譚村人一擊立遁歸不敢呼救但云相打相打而已村人亦不敢前往惟聞器械相擊聲甚厲自黃昏起至次晨鄉人上市時尙見大榮手執鐵攔危立田中足入地者半尺旁有坐者有橫臥者有已死者識者勸大榮回家欲解其手中所執攔竭盡力卒不得乃扶之回家大榮命其子曰汝攜梯來我欲臥蓋運功過久非臥梯上不能解手中攔也及下臥梯已折而攔猶堅持不釋其子見狀驚甚卽遣人促其師汗某來汗至曰此用力過度所致非脫攔不能解手中攔乃脫其兩臂之攔攔乃得解

無愁廬雜記

(續)

(無愁)

鳳凰臺

內子呂韻清告余曰天堂地獄之說予素不信特有一事頗與此說相近且爲幼年目覩今述於下質諸

宗教家心理學家。必有以教我。也。鄰人黃某。諱其名。工刀筆。向爲刑房書吏。賦性冷酷。曾終歲不見笑容。有省臬刑吏范某者。與黃莫逆。黃晉省。輒寓其家。導觀司署刑具。而參考之。時邑署天平架。年久朽壞。擬易新製。黃以參觀所得苦心經營而成一具。美其名曰鳳凰臺。蓋一最酷之刑也。圖成出示先父。頗呈得意之色。時予年僅六齡。亦顛趾於傍而觀之。但見圖中畫一方形之架。有轉軸踏板。長短木栓之類。其旁註以小字。亦不辨其何辭。父視許久。面忽慘白。顧黃曰。君造是物。乃奉邑侯命。令耶曰。否。曰。然則獲有獎金耶。曰。否。父笑曰。既非迫於本官之命。又無多金之獎。君亦何樂爲此。不如已。遂碎而火之。黃默不語。既又冷笑而起曰。吾念既起。必底於成。父嘆曰。孺子行入地獄。吾不能援之。出使流毒無窮。亦吾過也。口占一絕云。鳳凰臺上鳳凰囚。答鳳聲中鬼也愁。是刑初名鬼也愁。只恐泥犁最深處。一名已爲此君留。不出一月。刑已製成。稟官試用。適有土盜張三。由縣過司。翻供者再。乃以是刑試之。黃旁立指點約五分鐘。張汗淋漓。指昏絕於地。此刑之慘酷。可想而知。而黃出踞茶肆。欣然自譽曰。苟上吾刑。自非銅筋鐵骨。未有不供。此之謂也。呂紳迂腐。乃以地獄嚇吾書。歎一何可笑。蓋是時予邑吏役橫行。有積資十餘萬者。士紳之端謹者。莫可如何。官亦傀儡而已。苟詢邑人。未有不知者。非予故甚其辭也。

金錢一物。凡由造孽而來。其易較勝汗血經營者。不啻萬倍。黃某積資至是。殆已不少。乃於城南構屋。鳩工構材。樂以忘勞。孰知屋工未半。而疾作矣。疾以脅痛而起。繼又咯血。迷妄沉綿。久而益殆。一夜三鼓。聞呼號聲。隱約可辨。似在黃之左廂。無何黃妻孫氏叩予扉。甚亟。予母披衣起。披關孫蒼皇入泣曰。吾夫疾亟。可畏。請夫人往一觀。言已。牽母裙。偕往。予亦隨焉。時方七月。夜雨濛濛。予披履滑階。幾跌。比入室。見黃

仰臥於床。兩目大張。舌出唇外。寸許。涎血橫流。厥狀可畏。孫不敢近。泣於室。隅。予母不勝駭異。且以室無男子。陰氣中人。悚人毛髮。乃擊壁呼予父至。商略救治之方。父來已久。黃仍瞑然若死。及至曉色。上窗始稍清醒。延至中秋之夜。予姊妹方拜月於庭。忽黃之岳母。踞聲喚僕。予穴窺之。見黃轉輾於床。兩手作撐拒狀。口呼火燙。不已。人撫之。指一着。膚痛若刺。骨髮蓬眼。突形若厲鬼。然卒不死。至新屋工竣。黃欲一觀。其成。孫遂倉卒遷居。鼻黃入屋。未幾死矣。忽忽八年。屋已易主。而黃子雖娶其婦。屢產屢殤。若敖之鬼。竟餒謂之孽報可也。

●非盜

某相國之孫某甲。佻儇而鮮態度。舉動言語。又極下等。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然矣。夙聞春申江上。徵歌選伎。繁華極盛。遂竊母氏珍飾數萬金。一來揮霍。甲固庶出。家中人夙輕視之。既無教育。亦鮮良友。所與來申者。無非馬夫優伶之儔。流氓地痞之屬。成羣結隊。出入花叢。利酒請客。號呶無文。可笑極矣。眷伎曰寶寶。旬日間。浪擲逾萬。以母氏飾物。向伎院買笑。亦從來罕見者。每宿錦帳。黑衣窄袖者。住院中。殆滿客床。烟榻。縱橫盡是也。

時某省盜案失賊甚巨。官中懸賞緝凶。捕役均耽耽注意。凡交通口岸。行商過客。無不留心偵察。而某甲行動則甚可疑。以爲無論何人。當不揮霍若是。而且舉動慌張。行爲粗鄙。不似移氣移體之豪華公子。私詢同行之衆。皆云是爲相國某孫。捕役聞者。尤覺可笑。以爲安有相國之孫。而舉動若此者。遂約同伴。闖入院內。時某甲方蟠膝坐床。沿娘姨旁立。以金水烟袋裝水。烟役入。亦不招呼。突拍甲肩。問老大哥。日來

生意佳否。甲含糊應之曰：佳也。佳也。役一聲叫，鞭四五人，繼進出黑索套其首部。甲亦揚手，掌役頰。甲黨羣進，倉猝無兵器，裂桌柱，亂毆，裂處鋒銳莫當。四五役人無不血流被面者。一場惡戰，房中陳設大都碎成。齏粉。甲亦夷傷數處，血出不止。然彼衆我寡，役不能敵，不得已出手槍轟倒數人。幸中足部不致喪命。甲亦宛轉就擒，腳鐐手拷如擒大盜。黑衣之衛亦纍貫入捕房中矣。起解之際，添喚街捕洋槍隊押其前後。市人咸謂大盜就擒，然而寶寶全家亦不得免。寶寶方擬起身，玉容慘澹，膏沐不施，蓬首跣足，牽拽過市。見者憐之。

時同伴有越出者，求救於上海道。上海道入獄覘視，亦不相識，叩其底蘊，似非冒充。遂發電本籍問明原委，雖得懲役釋出，然擔驚着惱亦云苦矣。

鬧房肇禍

鬧房之舉，本屬雅事。如昔人催粧賦詩，不少佳話流傳。迨市井儉人踵而行之，寔成惡俗矣。吾杭鬧房尤俚鄙難堪。甚至伏地嗅足，備極醜態。或置蝦蟆等物於溺器之內，或床下床頂，須先伏人潛聽聲息。明日播之以爲笑談。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流俗皆然，士夫亦不能免。甚至不能鬧房之人，嘗爲忠厚無能酒闌客醉，一哄登樓，深更半夜，尙不休止，爲新人者止能忍而受之，懼得罪衆客也。其中更有挾報復主某者，故以往日所身受者，還施其人，而加甚焉。刻薄淫穢有難言矣。若僅說笑胡言，引新婦發噱，尙屬最文雅者。

昔石牌樓地方某成衣之家，聚媳婦來會喜讌者三十餘人，皆同業以及絲工也。年少蠢蠢，大都未有室

家新婦爲左右鄰居之人。貌頗不惡。彼等竊睨禁鬻。不覺食指之動。故鬧房之舉。尤爲起勁。顧新婦頗佩強少變通。多人雖歷試方法。極意引逗。新婦啓顏。迄無些微效果。實則彼輩思想淺率。腦筋簡單。倉猝中殊無從覓笑話也。於是手口並舉。漸呈粗莽之形。突有一人以己身辮髮塞入新婦鼻中。新婦不覺微笑。衆人此際之榮幸誠無倫比。於是大笑忘形。甚且敲拍案。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而蕞爾小樓。竟如觀音之落座。俗呼場樓爲觀音落座。於是樓上下慘遭壓死者。至於七人之多。蓋屋本朽腐。失修載重十餘人力。已不支。而以厚底鞋（厚底鞋爲當時體面人所穿。凡赴席之人。必借時式衣履。不論平日手工粗人。屆日必須煥然一新）之陡力齊擊。有不棟折榱崩者乎。所奇者。新人新婦並坐床上。床隨樓板齊下。夫婦二人並得安然無恙。所謂觀音落座。洵不虛也。嗣後新夫婦暫假鄰屋以居。而七人之屍。經官相驗之後。就於其地棺殮之。每值夜色蒼茫。野哭之聲四起。慘痛誠不忍聞。不知新夫婦二人。居於錦衾繡被之中。何以爲情耳。

余按中國人。素無公德之心。而愚蠢自由。不知趨避。爲何物。每因觀看戲橋折舟覆。因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也。俗諺有之曰。三場莫入言明哲之保身也。至鬧房亦足以身死。則甚矣。世界危機之多也。

識字

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蓋謂小學既廢。眞能識字者。舉勿多見也。至今日。讀書種子。愈少。每遇僮人。恆喜調文弄墨。笑柄遂層見疊出矣。嘗有識裸體美人爲果體美人者。讀雜誌爲集誌者。此可云。但識半個字。然市井商僮。猶屬不無可恕。而前清之煌煌太史公。亦有讀鵬搏爲鵬搏者。於是鵬搏翰林。

之名騰笑社會矣。夫翰苑中人，非於文字一道極其考究者歟？而亦有此絕大笑話，不知當日何竟倖售誠不可解。然中國字學沿流溯源，考較不盡浮光掠影者，固屬可笑。而篤學考古者，又往往不能通今相傳。某省學使功深小學，諸生應試卷中，偷遇破體別字，往往發學戒飭。在彼每弄筆墨，字各有本。一日考至某棚，因缺坐具，遂書條飭人辦。差府縣至此不覺生其困難之感。蓋開單須橙，子若干，担也。時方盛暑，柑橙各物市上杳不可得。求之家藏，亦殊無有。而限期又極，忽促不得已。而之巡捕官以爲學使有意刁難，爲供獻地步，求巡捕探學使意見。巡捕索酬金五百，及出報命，須辦橙子數十張也。蓋字書中無橙字，橙者橙之俗體也。學使偶因好古，缺了橙字，下二筆耗去府縣官囊五百金，亦可笑矣。

●歡天喜地

崇德縣有黃歪頭者，善於弦音樂器，爲繚缺以自食。同亦爲人教授琵琶。歪頭之兄蚤世，嫂撫一子一女。子曰歡天，女名喜地，非特生性騷痴而已，而奇形怪狀，歎爲得未曾有。二人之頸特長，能伸至一尺以來。喜地能俯而不能仰，時一俯首至臆，漸引而下。至於膀間，腰背挺立不移分寸。赫然一折首人也。歡天則大異乎，是能仰而不能俯，仰首上視，漸縮其首。至於背部，與當而立者止，能見其身不能見其首也。二人之奇疾有生俱來自幼，至長無一時能強項不屈者。其母愛之無術，可以矯正也。墊以窗檻椅背之屬，意良不忍他人見者，無不稱怪異焉。二人已屆成年，疴瘠不堪，言狀亦不能嫁娶。生子至二三十歲時，相繼夭亡。後據老輩言，二人之祖以射獵爲業。至於數十年之久，黃氏鳥腊馳名一邑。意者殺生太甚，特留此一子一女以饗世人歟。人謂二人形狀與飛鳥飲彈垂斃之時毫無殊異。云由此觀之，黃歪頭亦屬詭狀。

之一。殆因警覺不悟。復由子。以及其孫耳。

澹慮齋隨筆

(續)

(漁笠)

明洪武中。無錫浦長源先生。詩才軼衆。與吳縣吳文度俱有盛名。浦君名句。如細雨疏燈。聞落葉斷雲。高樹見明河。衣上薄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雨中。黃葉孤村。路湖上。青山遠。寺鐘杏花寒。食春江店榕葉薰風瘴。海船均是詩中。有畫讀之。殊令人愛不釋手。

隨園女弟子詩。余少時喜閱之。有席佩蘭女士。于歸鄧氏。伉儷甚篤。嘗有詩贈其良人云。人傳郎在梧桐樹。妾願將身化鳳凰。又云。多君自捲青雲袖。手拂雲鬢代理妝。又云。自憐尺二腰圍減。尙是曠郎不使知。送鄧君應試。余喜錄其七律詩二聯。其詞曰。風花有句憑誰賞。寒暖無人要自知。情重料應非久別。名成翻恐誤歸期。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幸哉鄧君。享此豔福多矣。

文字之妙。貴觸機尤貴運用。如唐黃滔少年應律賦試。題係腐草爲螢。一時苦無生發。詢諸鄰號友人。冀得一二引用典實。友答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青河畔草。蠶螢照讀諸套語。滔頓觸新機。即撥拾成聯云。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又照古人之讀。按切題分。不脫不黏。是能化朽腐爲神奇者。

學問宜存進一步想。處境宜存退一步想。世人境遇坎坷。輒多慷慨悲歌。以自寫其抑鬱牢騷之志。殊不

知。達。人。知。命。君。子。安。貧。着。不。得。一。點。缺。望。之。心。以。自。貶。其。氣。節。昔。石。君。天。基。嘗。有。詩。銘。諸。座。右。兼。繪。一。圖。以。自。況。其。詞。曰。彼。騎。駿。馬。我。騎。驢。仔。細。較。量。我。不。如。回。頭。一。見。推。車。漢。世。人。還。多。拮。据。夫。矜。平。躁。釋。吾。人。當。奉。爲。圭。臬。

前清陸隴其先生。字稼書。初出宰時。柘楊極枯。懸而不用。一如漢劉寬之守郡。但以蒲鞭示辱。冀其悔過而已。旋獲一梁上君子。拘庭質審。先生謂人無棄材。何苦作此下流穿窬事。該賊答言。小人實因家無擔石。待哺嗷嗷。乃不得已之所爲。今而後當痛自懲艾矣。先生宥之去。且給以錢二千緡。俾之爲小本營生計。勿重蹈故轍。詎料不數月間。仍作馮婦。經捕察覺。捉將官裏去。賊泣求曰。吾寧願拷死此地。勿令吾見陸大令也。其德化之感人。有如此者。

國家鼎革之時。凡捐軀殉難者。不論官秩之崇卑。皆足以垂令名於後世。如明末閩典史殉節武林。相傳七十日帶髮一聯。已膾炙人口。又孤山林和靖先生墓旁。附有林典史遺塚。亦有聯云。『大節匹閩公。取義成仁千古於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聞是聯係薛時雨先生手筆。名士吐屬。固自不凡。

薛時雨先生。字慰農。江蘇人。由詞林入仕途。晚年退歸林下。寄情翰墨。其才華之餘緒。多散見於聯語。如前清科舉時代。浙省貢院門首。薛撰聯云。『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候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潮來。』又崇文書院撰聯曰。『講義重名山。與諸君夏屋同居。豈徒月夕風晨。掃榻湖濱。開社會抽帆。離宦海笑太守。春婆一夢。贏得棕鞋桐帽。扶筇花外聽書聲。』一時爲崇文齋長。桃李盈門。蓋備極一時之

盛云。

某名士詩才跌宕。雅有晚唐風格。顧生好自負。目空今古。嘗讀書野寺中。步月空庭。朗誦其月下杜鵑喉舌冷。花間缺蝶夢魂香。一聯以爲平生得意句。雖李杜復生無以尙也。正詠歎流連間。忽一老者冉冉自林中出。揖某而言曰。君之詩則佳矣。顧喉舌夢魂似欠呼應。何不逕改作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蝶夢魂香。較爲精警乎。語甫吐。名士愕然。不覺深深拜倒。因鵠立致詢曰。先生殆詩仙歟。夜深人靜。適從何來。老者笑答曰。君頃言李杜某卽少陵之化身也。言訖。遂杳。名士爲之爽然若失。

唐人律賦善用虛字。如王棨江南春賦。遠客堪悲。朱雀之航頭。柳色離人。莫聽烏衣之巷裏。鶯聲。今人率節去一之字。是於唐賦之音節。全未體會者。又如王棨曲江池賦。兼葭兮葉葉凝雪。楊柳兮枝枝帶風。其情文。繇。邈。從。數。虛。字。盪。漾。而。出。解。此。神。韻。斯。爲。超。詣。

清初四明全謝山先生。年少科名頗無餘子。某屆公車北上。於日暮時偶迷失道。忽途遇二叟。驅車出其前。見全悵悵。知爲失路之人。引與同車。及展詢邦族。二叟訝其立名之早。亟稱爲後生。可畏。語未幾。一叟下車去。一叟遂邀全止其家。全感謝不已。而車停後。先步行。卽見茂林脩竹。間曲徑紆迴。恭立迎逆者。有五十以上子。二人三十以上孫。四五人又有候門稚子。計以十數。全甚羨其天倫之樂。入室後。問姓。道名。幾於應接不暇。迨晚膳時。叟前席致辭曰。某年來茹素已慣。容倩孫兒輩陪侍先生。兼勞訓迪。言時且囑其孫曹云。今日幸全先生遠道。賁臨汝輩。當敬以受教。二童唯唯。席間問經釋義。問有全平生所未經寓目者。莫不贖異。最後入寢室。則鄴架盈盈。羅列案上。全喜極。乃秉燭達旦。泛覽羣籍之弁言。幸腦力自

談 屑

一一

佳得於一夕。中略窺涯。淡次早。主人出相與。譚古今書史。朗朗如數家珍。叟笑曰。先生目錄之學。則可矣。幸有以竟其業。全爲之默。然別後抵京。聞都中人言。始知叟爲致仕之某閣老。繼嗣多才。早已簪纓。鵲起徒以丁大母艱。時適假旋。全之所遇。卽其家也。先生由是益折節讀書。藉成名儒。吾甬父老。今猶能道其事者。

綠野亭邊一草廬詩話

(續)

(山淵)

吾鄉楊英生先生。名彥深。清侍郎楊公蓉浦(名頤)之哲嗣也。賦性敏詰。氣宇軒昂。善吐屬。每於稠人廣座間。發一言。奔奔動人。望之若鶴立雞羣中。生平最善詩古文辭。詩尤憂憂獨造。與先君子交情頗篤。往往以詩句相酬唱。其和友人之作尤多。每於扇頭自書其舊作。得者必寶重之。其適警之句極多。余苦不記憶。茲猶憶其一二聯。如黃雲照水魚鱗薄。白草連天馬足枯。又如烏鴉爭樹日。薄黃葉打門。秋氣深。皆必傳之作也。先生又和茂名朱覺斯五言古一章。多至數十韻。氣息雄厚。寄意深微。而無步和之迹。余因其過長。今已無從記憶矣。余於先生詩。皆散見於友人許。恨未得窺全豹。暇當借先生集一讀之也。

英生先生昆弟四人。先生居長。次爲荔生。次爲蘗生。最幼爲若舟。獨荔生爲庶出。故以荔爲號。蓋英蘗皆正出。荔支則側生故也。四人皆善詩。若舟詩尤有雄氣。惜民國元年死於化州官署。蘗生先生爲人和平樂易。有儒者氣象。尤篤於友誼。余於民國前五年留學羊城。時與之相過從。往往相與論古人詩。每言必

驚人發前人所未發。且得讀其篋中近作。皆骨力沈雄。力透紙背。有幽燕豪士氣。余猶憶其一聯云。壯人肝膽惟雙劍。老我頭顱有一髮。激昂慷慨。情見乎詞。惜余所憶者。廬此而已耳。

余爲貧而仕。籤分黔中。出都時。良友故人。咸以酒餞行。且餞以詩。以壯遠道之行色。余讎陋不文。媿無以答諸公之盛意也。許君杏莊號劍齋。爲余少時同學友。好學深思。詩學尤有淵源。余已略述其家世。并節錄其佳句於前篇矣。今其送行詩。爲五言律二章。其一云。有客臨黔水。高歌出薊中。人言吾黨秀。山看此邦雄。論世應知我。談經竟遇公。十年文酒地。雲樹望玲瓏。其二云。沒世推宏著。自注。君湛深學術。著述極富。曾著有毛詩釋例。古音存。古人書名異文釋。地名異文釋。說文古籀訂訛。諸子通論。史學史。詩學史。文學史。山淵閣經說。札記。詩文集。詩文話諸書。待梓。華年樹重名。自注。君年未滿三十。而學術文章。其爲吾粵士夫所推重。昔曾連任粵省臨時省會議員。及國會議員。學儲秦漢富。自注。君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專精秦漢以前書。思奪雪冰清。自注。君爲詩古文辭。皆古雅淵懿。深得古人之三昧。雲幻傷交道。潭深感別情。送君心似月。長照貴陽城。前章大氣盤旋。一氣卷舒而成。寥寥四十言。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之勢。此體惟唐人有之。次章亦典重凝厚。隻字不肯苟下。一結尤有餘味。惟獎譽太過。不稱其實。余媿不克當耳。許君幼卽善詩。與生俱來。年未弱冠。已裒然成集。前曾刊有琴研堂詩鈔。行於世。惟其昔年之詩。以秀雅勝。自入都以來。更進入雄邁一境。蓋詩境無定。可以隨時隨地而變。燕都首善之區。氣象雄敞。尤足以一拓詩入之心胸。余昔有詩云。文章觀海波。瀾闊詩句入。燕慷慨多信不誣也。余近又見許君題朱覺斯相片詩中。有一聯云。已無天壤容聲淚。自有文章鏤膽肝。又遊十刹海。

詩云綠陰如水浸衣濃。又送其兄思穎之官湖南詩云洞庭春色入詩無。斯又風骨神韻兩造其極者矣。羅君廣嵩送余詩云兩載京華意惘然。不堪回首舊山川。虹橋別後餘三徑。海上歸來盡一塵。潘岳有才偏作令。江郎有恨去鳴絃。蕭條鳥水西頭驛。碧草如煙上客船。（按羅君送行詩原有二章。今行篋祇存其一。）清氣撲人。秀色可餐。聲調亦琅琅可誦。結語意味尤深遠。羅君字宿曼。粵之南海人。昔與余同肄於廣雅書院。今爲北京大學校生。少年英俊。聰穎天生。今復沈毅好學。成就未可量也。昔日同學羊城時。曾共寓於四門外彩虹橋側。故其詩有第三語。



文

苑

珍光公司 眼鏡首飾

特別廉價
週年紀念

本公司自創設以來出品之精中外同聲讚許

荷蒙各界歡迎銷途日廣銳意擴充故本主人不惜

重資特由粵東加聘著名巧匠數員專製首飾

眼鏡 鑲嵌靈妙裝配得宜所造最優等之托

力克片各款眼鏡 驗目配光 研之有素凡

驗光室磨光機等一切器械靡不俱備

兼辦選頭等鑽石珠寶翡翠 製造各種

真金洋裝首飾如彈璜寶鑲小照盒火漆印圖章

戒指手鐲耳圈貨美價廉包用包換務使賜

顧 諸君得有完全之滿意尙希惠臨

上海南京路四百四十三號石路

口西首電話第四四八九號



文苑

●新秋賦以已涼天氣未寒時為韻

(東園)

屋小如船。庭涼如水。亭柳篩青。池菱綻紫。掩秋景之蕭疏。淡秋光之旖旎。起雁羣於荻浦。風信何如。亂蟲語於豆棚。夜鳴不已。時也。水蘋新白。嶺桂新黃。雲明似錦。山媚如妝。薄薄羅衫。雨後之落紅。成陣團團。紉扇風前之衆綠。猶香茶甌。浮煙秋積之槐檀。取火蘆簾。捲月新栽之松竹。生涼則有御溝。紅葉華沼。朱蓮梁辭。燕去橋待。鵲填向針樓。以乞巧。賜珠斛以生憐。新寵借長門之賦。秋詞託永巷之篇。環蘭風新。閣畫氈。之地旌旗。柳露秋宮。皆錦繡之天。更有逝水。惜陰游山。籌費新約。忽諧秋懷。頓感曉行。愛驛路之蟬。蛸夜宿。聽蟲階之絡緯。碧梧葉減。停車息。蒼蔚之陰。紅蓼花疏。寄艇趁清涼之氣。至若衡泌。幽人林泉。仙尉新種。籬花新移。園卉秋來。榮花鳥之情。秋至懸鱸之味。僧院聞木樨香。否有約談。禪漁舟近。水竹居乎。相期釣渭。在金德。盛秋初而日紀。庚辛流火光。清秋夜而星離。午未又若桐。穆氣爽。瓜架暑殘。簡披新竹。室擁秋蘭。爰有流螢而照字。粉乾瘦蝶而穿欄。紙界則芭蕉。暗綠墨池。則菡萏。研丹方夜。讀書六一之秋聲。成賦有時。酌酒兩三之新契。聯歡掃海畔兮。秋風土猶乾。淨望天邊兮。新月實是廣寒。噫。吁。嘻。情由景觸。趣共時移。篋憐蒲葉。鏡妒菱枝。變玉管之新聲。賓鴻未到。探金商之秋意。客燕先知。白帝初逢。新

運啓於今日碧翁無語秋容淡到何時

瑤天笙鶴詞集序

(東園)

慨自荆棘塗墮。枉銅駝之淚。芙蓉隔。嚙難傳。玉燕之書。世局滄桑。惟管城未壞。生涯潦草。幸紙界猶寬。減字偷聲。且修簫譜。長吟短詠。敢輟絃歌。巢父巢居。巢外無地。壺公壺隱。壺中有天。挈塵吏之琴。龜控故人之笙。鶴神交千里。情繫一絃。詩伯纔來。詞仙又至。甲張恐後。乙李爭先。梨棗欲春。桑榆非晚。由庚一什。續補南陔。知已幾人。得如東野。設宮分羽。經徵引商。總衆清以爲林。彙萬類而返節。嘉賓鳴鹿。仙令飛鳧。舒嘯蘭皋。周行萃野。我徽有汪。詩圃先生者。余之同門友也。以文苑鳳毛。主騷壇牛耳。既結同心之契。非無一面之緣。猶憶少時。薄遊芹泮。緬懷壯歲。幾度棘闈。但識姓名。未通警欵。不意報平安之際。乃今在衰朽之年。去日苦多。同嗟寒素。夕陽雖好。已近昏黃。世上千年。不過希夷。沈睡山中。七日願追。王子求仙。此瑤天笙鶴之詞。所由輯也。鯢鯨參差。蛟蛇左右。跼蹐政之企。鳥潘安仁。刻劃雅音。 (謂潘岳有笙賦) 偉胎化之仙。禽鮑明遠。描摩舞態。 (謂鮑昭有舞鶴賦) 一言均賦。六代清才。流逸韻於九皋。結長悲於萬古。瓊樓玉宇。高處生寒。金柱銀筇。愁中消夜。雲花黑白。鬱爲玳瑁之天。霜樹紅黃。掩映珊瑚之海。自來逸老。慣挾飛仙。三百篇蓮。躡齊香。 (謂詩圃有躡蓮寸集) 六十載芸蟬。俱化况詩圃之爲詞也。較白石。鑠碧山。軒玉田。輕樊榭。得草窗之。雋有竹屋之。癡風雨。空山江花筆底。煙霞佳境。謝草池邊。擲地成金石之聲。燭天奪珠璣之色。秋鴻春燕。無感弗通。早雁初鶯。有來斯應。黃花笑冷。紅豆拈新。冊載青衫。一編白紵。客星散而德星聚。舊雨少而今雨多。雲水踪留。雪泥印在。汪倫送我。情深繞岸之桃。吳質依人。愧比踰淮之橘。瓊瑰無夢。

翰墨有緣。白嶽之英。黃山之秀。斯文未喪。吾道不孤。浮白謳思。覺素心其默。契殺青伊。適釐篇日。於靈飛。笙磬同音。協律振千秋之奇響。瑤琨永好。論文定一代之詞宗。樂觀厥成。敢爲之序。

●送劉社民先生之廣陵序

(東園)

濟甯爲古任國。世重幣交。使君爲名大家。職司鹽課。况秉河嶽秀靈之氣。居魯鄒禮義之邦。是以品重珪璋。學標金石。雖牛刀小試。而半盆大治也。賢哉劉嶸尹社民先生。其循良選乎。光輝日月。際遇風雲。十載蛟騰。一行鸚薦。荆生田宅。賦枯樹而皆榮。草夢謝池。挺連枝而並茂。居家孝友。涉世和平。靜樂仁山。動爲智水。朝摩玉闕。暮下金臺。順遇鴻毛。文伯爲萬人敵。高騫足上元。非百里才。指東海之曙霞。迢迢鄉樹。踏西山之晴雪。皎皎嶺梅。捧檄南來。一官匏繫。登樓北顧。幾度蓬飛。槐夏陰清。六六福是。思家之曲。菊秋氣爽。三三徑乃。留客之區。十里春風。簾前扇影。二分明月。橋畔簫聲。方聽鼓於邗江。忽驅車於范堰。紅縈竹馬。碧漾蘋魚。暢萬物之生機。薄四時之秋氣。讀書下酒。大白高浮。(謂好讀淡書)胡鑑隨車。汗青遠照。譬魯士師之聖。不卑不差。矢楚令尹之忠。無愠無喜。連年蟻慕。一旦驪歌。琴鶴俱輕。布帆無恙。芥千金而不視。葉萬卷而可刪。武露與文露同光。行雲共艸雲一色。明知桃熟。轉瞬重來。爭索萍浮。銷魂小別。攀轅者衆。願借寇以何從。臥轍有人。欲依劉而奚自。行矣自公。退食勉哉。努力加餐。東園辭去庚郵。專研子墨。六經註脚。萬古拓胸。藏書則若鼠搬。蠶牙齧齒。杜戶則如魚在藻。潛尾戢鱗。世人惟重面交。純士但知心契。文章知己。自古難逢。著作等身。於今無用。親風四藝。謬承月旦之評。蒙露平生久混。煙波之釣。屢遇名公碩彥。惜余李廣。數奇不圖。鬻叟識我程家學。正空文垂世。仰愧龍門極力尊。經俯慚馬帳企劉寬。

之雅量。北面有緣。比吳質之殊才。南皮會譙。待卿月重光之夜燭。照更明知。惠風再至之時。扇相可久。

●吳門唱和詩序

(稿 燾)

風雨晦冥之夕。鬼語都瘖。山川崩塌之鄉。天心亦醉。溺人一笑。潛驚水底之魚。望帝三更。慘化江南之鳥。指少微於天上。處士誰當。逐野馬於塵中。春婆乍醒。漏舟觴詠。劉伶荷鍤之儔。滿地江湖。王粲登樓之境。叩九閭而莫應。逝八駿以奚追。天實為之哀可知矣。然而書空殷浩已成。手版之倒。持蹈海魯連莫拯。尾閭之橫。洩滾滾新亭之淚。相對南冠。迢迢博望之槎。尙誇西域。撫浮生之若夢。知來日之大難。則惟借商婦之琵琶。慰懷淪落。集小堂之翡翠。潤色單寒。雲出無心。訪吹簫於吳市。客來不速。話傾蓋於蘇臺。孫興公賦筆高華。句麗赤城之秀。楊德祖辯才敏給。詞甄黃絹之微。投轄陳公。酒壘共詩城。並築當塗。李令畫禪。與書聖同參。以茲繡口錦心。寫彼蛾眉曼睩。縱使麻姑真相。非極嬌嬈。亦如天女現身。自然媚嫵。章臺劫後。重教衰柳回青。金谷筵前。不許空箋。曳白遞吟七字。遂足白篇。無非沈李。浮瓜仿南皮之故事。調冰雪蘊拾北里之陳。懽而已。廊尋響屐。隣閱兼旬。論鬯披襟。日空餘子。頽波弗逝。炎暑為消。不知者以為醇酒。婦人詫信陵以自放。其知者以為大招。天問比楚些。而尤哀。僕以磨蝸之身。宮嬪此釜魚之喘息。江淹才退。魂不禁銷。阮籍途窮。醉當便臥。拈來紅豆。本無人骨。相思濕盡青衿。別有傷心往事。念良會未能多得。逝已如斯。倘此途果有解人。歌應當泣。

瘦碧詞

鐵嶺鄭文棹叔問著

●蝶戀花

荷花生日南蕩舟中遇太常仙蝶以酒祝之環袖三匝而去歌以志實

花。砑。瑤。光。三。萬。頃。醉。吸。天。風。吹。下。春。駒。影。靈。蛻。何。緣。同。醉。酹。晚。香。歷。亂。仙。衣。冷。笑。問。羽。官。仙。幾。等。枴。枴。精。魂。來。證。清。涼。境。莫。是。紅。邊。殘。夢。醒。伴。人。冷。醉。楓。江。艇。

●滿江紅

再泛南蕩晚花向殘以南呂室舊譜歌之

紺。海。文。漪。蕩。不。盡。花。意。萬。千。銷。魂。又。斷。橋。西。塊。零。落。翠。鈿。白。捲。酒。波。雙。袖。雪。綠。浮。詩。夢。一。船。山。聽。鬧。紅。深。處。玉。簫。沈。風。露。寒。秋。鏡。外。柔。勝。邊。載。香。去。放。愁。還。散。鞦。飛。餘。綺。綠。點。蘋。烟。吳。綱。難。收。殘。霸。局。越。雲。猶。作。麗。娃。鬢。脂。兩。三。鷗。迹。話。芳。塵。明。鏡。閒。

●壺中天

從友人乞鶴

青。田。大。鶴。洞。天。邊。託。我。夢。雲。曾。綠。自。見。支。公。騰。馭。去。仙。客。也。愁。清。獨。悽。唳。松。寒。瘦。吟。梅。老。誰。倚。南。飛。曲。巢。痕。休。問。故。山。殘。雪。埋。屋。見。說。舊。隱。高。林。有。丹。歌。引。舞。窺。人。都。熟。欲。乞。孤。雲。移。素。羽。幾。日。相。思。對。竹。簾。喚。朝。霞。珠。脚。明。月。待。向。詞。仙。祝。蓬。萊。峯。頂。看。君。招。下。鸞。鶴。

●一薩蠻

題揚州女子靜憐月底修簫譜障子

文苑

六

鏡裏愁妝。熏麝苦細玉。參差卻替花。魂語人瘦於花。花尚妒冷香吹雪。閒庭暮。羅袂寒。誰伴汝。曲曲關。干曲到無憑處。滿把春星和夢數。舊情紅老東風樹。

●好事近

賦水窗梅枝

瘦綠。覓詩痕。昨夜楚雲猶濕。誰坐茜窗。開處恰一枝橫入。芳魂還倩笛招來。兩兩翠禽集。怕向石闌題句。有那人香迹。

●掃花游

江上早春。短篷聽雪。悄然感賦

年涯草草。又綠到江梅。暗吹殘雪。凍枝自折。正風鏡。歷亂酒醒時。節旆流地。芳華倦客。傷春更切。笛邊月喚。一片楚雲都被愁疊。幽事今香絕。記醉至西湖。踏歌雙楫。亂花散葉。作荒波。皺翠替人。嗚咽有限。柔魂曲裏。能銷幾別。豔懼歇。問吳鷗。舊情誰說。

●徵招

立春風雨。憶梅西卷。將作討春小飲

古簾暗雨。江南綠吹來。夢痕都瘦。舊物總翻新。只新愁如舊。杜郎為客久。漫吟老鶯前。花後寂寞。今朝堆盤生菜。咬春時候。孤負五湖心。吳塵裏。輕寒暗疎。歌袖短夢。過風簫。怪銷魂太驟。一年芳事。又怕零亂。梅花十畝。正窺戶。山髻招人。趁雪。篷呼酒。

●臺城路

見池上南枝有憶。

翠。匿。樓。影。驕。如。雪。相。思。五。湖。春。闌。閉。雨。閒。門。人。因。花。瘦。花。更。因。誰。瘦。絕。吟。絃。似。咽。便。喚。起。盈。盈。那。禁。重。折。
嫩。約。塵。空。暗。香。應。妒。袖。羅。襪。年。時。花。裏。賦。別。玉。鬟。臨。水。見。曾。鬪。冰。潔。屨。徑。荒。蹤。笙。樓。細。語。愁。入。一。眉。斜。
月。輕。寒。尙。怯。甚。歌。口。吹。紅。夢。雲。都。熱。殘。酒。東。蘭。峭。風。蘇。倦。蝶。

●釵頭鳳

花步里記所見

屏。山。遠。蘭。期。短。小。花。照。水。吳。妝。涉。紅。窗。隙。朱。唇。的。舊。家。池。館。畫。春。無。迹。覓。覓。悠。然。見。飄。然。散。玉。笙。鶴。
背。天。風。斷。空。亭。立。星。前。憶。便。伊。香。影。荷。珠。量。得。值。值。值。

●祝英臺近

金粟庵主人遇舊歡老妓慧珠席上鼓琴索題其秋絃話月圖

澹。妝。收。殘。篆。裊。斜。月。小。靜。腸。繞。朱。絃。春。是。曲。中。影。分。明。一。把。愁。絲。七。條。分。理。替。人。語。聲。聲。淒。哽。好。風。景。
多。宜。耽。誤。知。音。舊。期。總。無。準。倦。說。心。挑。夢。也。可。憐。境。是。誰。指。上。離。騷。賺。他。紅。淚。儘。彈。斷。袖。痕。香。冷。

●摸魚兒

洪文卿將如京師餞以此曲

又。江。南。落。花。時。節。故。人。一。別。如。雨。酒。鐙。分。影。滄。波。夢。變。盡。白。雲。今。古。君。莫。舞。更。聞。道。蓬。萊。西。有。仙。棧。路。天。

文苑

八

風待舉看蘭雪吹襟松霞勸瓊都戀五湖侶
還記取十里金烟翠霧年年遊衍佳處叢鈴碎珮多瑤怨
分得半囊愁句君且住奈疏俊風懷已是沾泥絮偏儂倦旅對花老荒鉤酒醒殘篋餘思渺南浦

徵招

題唐六如畫黃茅熨斗枋山水卷子爲易笏山年丈作

天心獨有難平處飛來一峯孤峭七十二愁鬢但羅羅雲表任他媧煉巧怕重有爛柯人到喚起山靈問
誰持去袖中青小亂礁鎮無言西崦外摩挲斷烟衰草不見采芝仙賸滄洲畫稿筆端空翠繞設收拾
白雲歸老仗天際壁立蒼茫破萬波昏曉

墨隱廬詩選

●讀唐明皇紀及楊太真傳可以知盛衰之故治亂之原因作詩二十四章係之於後

東園

瀛洲方丈亦仙家燈火樓臺隱赤霞玉雁玉鳧看未了范陽又獻石蓮花
太真宮觀太真居寵愛新移壽邸初調熟羹湯催捧硯翰林醉草黑蠻書
端正樓頭梳洗忙香風一陣進蓮湯綠雲螺黛交心髻紅露燕支半面妝
葱指纖痕印牡丹沈香亭北倚闌干(成句)太平公主嬌生媚石竹羅衫玉葉冠

寫。豔。金。花。一。幅。賤。題。詩。笑。指。李。龜。年。新。成。三。疊。清。平。調。飛。燕。何。曾。恨。謫。仙。
一。騎。紅。塵。送。荔。支。貴。妃。生。日。譜。新。詞。朔。方。節。度。心。先。動。不。惜。金。錢。洗。祿。兒。
蛾。眉。淡。掃。便。朝。天。月。給。夫。人。十。萬。錢。姊。妹。弟。兄。皆。列。土。成。句。皇。恩。無。蕩。又。無。偏。
一。時。榮。寵。扇。椒。風。天。上。人。間。樂。事。同。鎖。子。帳。中。夜。光。枕。美。人。全。在。玉。屏。風。
五。家。爭。路。紫。驄。奔。艷。說。今。宵。是。上。元。黃。袴。小。兒。持。絳。節。綠。衫。年。少。走。黃。門。
百。尺。竿。懸。戲。大。娘。千。金。球。打。醉。三。郎。枕。長。被。大。芙。蓉。帳。花。萼。樓。中。集。五。王。
玉。埋。鸚。鵡。雪。娘。墳。金。畫。鷓。鴒。雲。母。屏。眼。底。漁。陽。成。浩。劫。何。曾。懺。悔。有。心。經。
興。慶。池。無。文。石。甃。長。湯。屋。有。漆。銀。船。楫。珠。櫓。玉。真。華。麗。紅。繡。障。叶平。泥。綠。水。邊。
溫。泉。是。否。落。妃。池。玉。石。魚。龍。變。幻。時。浴。罷。華。清。扶。不。起。侍。兒。着。力。滌。凝。脂。
枉。把。珍。珠。慰。寂。寥。樓。東。虛。度。可。憐。宵。梅。花。開。落。華。林。苑。不。共。楊。花。驛。路。飄。
夜。半。無。人。月。上。遲。梨。花。庭。院。酒。醒。時。偷。聲。滅。字。休。猜。忌。紫。玉。甯。王。笛。一。枝。
每。遇。春。寒。借。酒。消。西。涼。新。貢。是。蒲。萄。尙。衣。昨。夜。催。刀。尺。明。日。深。宮。賜。錦。袍。
宸。遊。幾。見。廣。寒。宮。佳。節。千。秋。八。月。中。張。相。新。編。金。鑑。錄。楊。妃。塵。垢。霎。時。空。
李。後。楊。前。獄。總。冤。莫。談。天。寶。與。開。元。綠。衣。使。者。只。鸚。鵡。仗。爾。能。言。到。覆。盆。
一。片。荒。煙。蔓。草。青。蕭。蕭。瑟。瑟。曲。江。亭。不。知。走。馬。長。安。客。誰。更。看。花。玉。轡。停。
獨。頭。村。莫。問。弘。農。金。紫。銀。青。竟。受。封。禍。水。入。宮。終。滅。火。癡。人。說。夢。讖。豬。龍。

文苑

婦人莫道玉環肥倚枕。逡巡慟玉妃。綺歲纔過三十八。可堪山鬼繫羅衣。
 驄馬依然耀紫韁。斷喉官店是陳倉。可憐一點猩紅血。香濺城東郭北楊。
 劍閣雄關蜀北門。(成句)鳥啼花落怨黃昏。淋鈴苦雨淒涼夜。一曲哀歌最斷魂。
 胸前賸有錦紗囊。落日荒墳照睡棠。枯盡波斯龍腦樹。染衣猶帶十年香。

●新樂府

(東園)

●青紗帳

青紗帳。遠浮煙。下席地上。幕天中間。多少健兒眠。

●紅繡鞋

紅繡鞋。鞋新繡。新未幾時。成故舊。厭舊喜新。今古同。新鞋自比舊鞋紅。

●黃棉襖

黃棉襖。天下服之。天下寶。襖黃棉。天下愛之。天下全。棉襖黃。天下貴之。天下王。

●白練裙

白練裙。兒皎若霜。苟富貴。無相忘。

●皂羅袍

皂羅袍。時世妝。窄窄袖。短短裳。昔尊虎豹。今犬羊。時世妝。何可長。

●近事

(東園)

黎雲。夢。隨。紗。窗。曉。簾。外。數。聲。度。黃。鳥。一。夜。風。梭。織。雨。絲。淡。紅。香。白。添。多。少。

●集宋人詞句

(東園)

已。是。一。春。閒。過。了。飛。花。滿。地。誰。為。掃。綠。楊。庭。院。靜。沈。沈。三。十。六。陂。人。未。到。

●春暮 集詞句

(東園)

花。落。絮。飛。寒。食。路。燕。忙。鶯。懶。青。春。暮。秋。千。移。影。上。回。廊。環。碧。斜。陽。舊。時。樹。

奉和劉足賓 傅編 太守七十壽詩

(東園)

酒。藏。白。墮。幾。經。年。清。學。無。為。笑。濁。賢。三。徑。黃。花。游。燕。地。半。江。紅。樹。賣。鱸。天。鴈。泉。柄。隱。秋。容。淡。彭。澤。歸。來。晚。節。堅。夜。雨。巴。山。如。話。舊。那。堪。事。過。又。情。遷。

量。滿。千。頃。廓。澄。波。粵。鑠。而。翁。兩。鬢。皤。日。麗。桃。街。遺。愛。久。風。清。棠。舍。感。恩。多。痛。勾。一。筆。懷。司。直。夢。覺。三。刀。指。太。阿。父。老。蜀。中。談。德。政。只。知。撫。字。不。催。科。

乾。轉。坤。旋。局。變。更。青。雲。何。處。問。鵬。程。一。心。如。水。傾。三。峽。四。面。皆。書。擁。百。城。瑤。席。傳。花。歌。大。筆。金。盃。浮。菊。祝。長。生。不。知。海。屋。添。籌。處。多。少。沙。鷗。續。舊。盟。

一。笑。吳。剛。老。廣。寒。蟾。蜍。乞。靈。靜。中。看。催。人。馬。齒。虛。過。易。餉。我。豬。肝。素。食。難。鄭。重。明。珠。投。豈。暗。保。全。太。璞。幸。猶。完。去。年。曾。亦。逢。花。甲。詩。酒。流。連。俯。仰。寬。(遠近各省和余壽星明詞凡百家)

●醉後縱筆成句二十四韻

(選青)

愁。來。思。把。新。醅。煮。有。酒。無。看。杯。獨。舉。一。飲。百。杯。猶。不。休。忽。然。據。案。發。奇。語。天。地。惟。生。有。數。才。俗。士。粉。紛。何。

足數自願身藏七尺軀不甘暴棄厚期許豪傑偏多不遇時偶爾遭逢頻見阻壯懷擊碎唾壺歌缺陷難尋媯石補只求沉醉不求醒擬把風雲供吞吐鍊成勁骨受摧殘霹靂當空頭不俯盤根錯節顯奇才中夜聞鷄猶起舞吁嗟時勢若狂瀾挽回絕少中流柱四夷不守可奈何環顧強鄰都逼處禍變時萌肘腋問黨派動輒相齟齬羣雄各峙統一難勢如鳥合軍無主割據併吞意料中字內恐無乾淨土一法甫成一弊生莫靖內訌與外侮國既難強日漸貧羅掘已空度支部雄略男兒萬萬千王道聖功誰建樹我欲絕裾請長纓遠志味比當歸苦不如家食侍慈幃願以芻言達政府徙薪曲突苟無一人一誤再誤將終誤應是蒼生却未完致成魚肉供刀俎非關醉後語顛狂國事家事榮肺腑一事無成四十年大哭一聲淚如雨

●題定夷先生湘娥淚小說

(絳珠)

一陣仙風過洞庭女邊始影美人星開篇不敢高聲讀生怕窗前醉竹醒無端含淚說湘靈悽絕離騷屈子經江上而今誰鼓瑟數峯猶是舊時青

●無題四首用千年一覺揚州夢句

(誤我)

十年一覺揚州夢打破迷團笑此生洛水忍揮神女淚巫山常聽夜猿聲立身豈僅名心淡矢志甘教舉世清記得秦淮花月好從今不念舊時盟
回首當年竟若何而今恨轉比情多十年一覺揚州夢往事都成楚帳歌莫爲錢刀揮意氣烈教慧劍斬情魔扁舟誰載西施去博得千金買苧蘿

海棠謝却月無痕。休向紅顏說報恩。往事已隨秋扇棄。愛河竟爲晚潮吞。十年一覺揚州夢。半夜頻驚蜀帝魂。悟却風流原孽障。梨花滿地不閉門。
過去都成劇可憐。三生說甚舊因緣。花曾妬色遭殘雨。人爲多情墜恨天。僅有此身超佛果。更從何處覓神仙。十年一覺揚州夢。欲渡迷津上小船。

墨隱廬詞選

●別銀燈

▲絳珠琴仙蘋香三女士以此調索和賦以代柬

幾度松風竹雨。幾度兼霜葭露。問鶴江城尋鷗海市。寫入淒涼笛譜。韓非五蠹。人間世到今不去。鑄錯六州鐵。聚時節。總成愁苦。赤子嗷嗷。碧翁夢夢。魚蝦舊侶。塵劫後。不知何處。

(東園)

●更漏子

▲秋夜用玉碧山韻

雨如煙。沙似雪。雲外忽來明月。心地豁。眼波迷。一行新雁飛。絳珠綠。紅燭淚。顧影自憐憔悴。蓮漏轉。菊杯寒。酒懷強自寬。

(東園)

●十六字令

(東園)

文苑

▲秋暮

歸老鳳栖林倦不飛。桐井外。落葉帶斜暉。

●生查子

▲和友人秋咏韻

獨自莫凭欄。成句。有恨無人說。記否。去年秋。共醉金樽月。無語對黃花。有句題紅葉。休怕債來催。又到重陽節。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一陣風來。一陣芭蕉雨。多少閒愁誰與訴。青燈影裏哀蛩語。銀葉秦爭金粟。杜紫韻紅腔。演出新詞譜。舞袖歌衫行酒處。重來只賸梧桐樹。

(東園)

●訴衷情 集成句

晚風楊柳綠交加。腸斷欲栖鴉。年年飛絮。時節猶不見還家。金鳳舞。玉蟾斜。思無涯。半欹犀枕。半禪鸞釵。半掩龜紗。

(詩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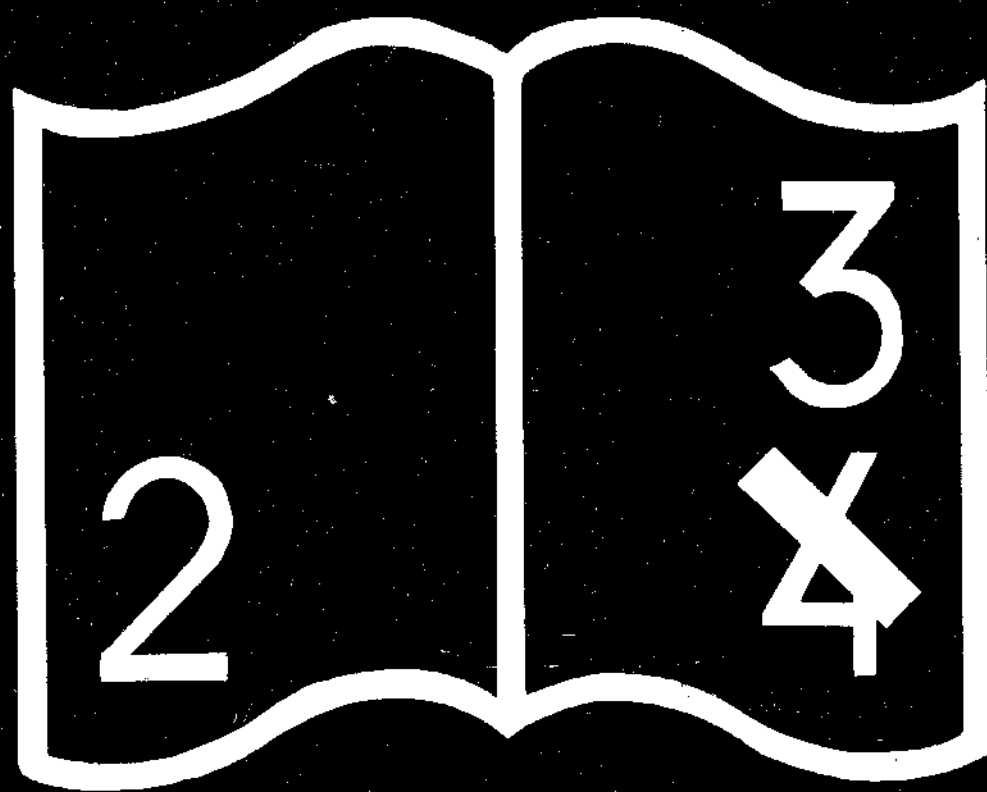
●柳梢青 集成句

紅杏香中綠楊陰。裏芳意。婆娑乳燕穿簾。乳鶯梳翅。乳鴨隨波。碧雲風月無多。漫敲殘銅壺。浩歌笑吐丁香。重澆卯酒。不奈春何。

(詩圃)

●前調 集成句

(詩圃)



编码错误

碧。薛。回。廊。青。燕。平。野。紅。葉。低。窗。幾。度。斜。暉。幾。回。殘。月。幾。綫。餘。霜。風。帷。吹。亂。凝。香。兀。誰。管。今。宵。漏。長。駝。褐。侵。寒。鸞。絃。解。語。鴛。錦。啼。妝。

錦堂春 集成句

(詩 圃)

燕昏鶯曉情緒無悽

素。被。獨。眠。清。曉。青。燈。還。憶。今。宵。別。離。滋。味。濃。如。酒。不。待。宿。醒。消。事。與。行。雲。漸。遠。心。隨。垂。柳。頻。搖。問。花。花。又。嬌。無。語。情。緒。好。無。聊。

訴衷情 集成句用李易安體

(詩 圃)

落。紅。啼。鳥。兩。無。情。(翁。惠。真。阮。郎。歸)日。日。喚。愁。生。(盧。祖。皋。江。城。子)青。樓。夢。好。(姜。夔。楊。州。慢)藍。橋。信。阻。(蔡。伸。西。地。錦)舊。約。無。憑。(陳。允。平。解。連。環)銀。燭。暗。(洪。瑛。蔞。山。溪)玉。琴。橫。(顧。覓。臨。江。仙)怨。遙。更。(吳。文。英。花。上。月。令)半。窗。殘。月。(柳。永。鎮。西)一。抹。殘。霞。(周。邦。彥。雙。頭。蓮)幾。點。殘。星。(周。伯。陽。春。從。天。上。來)

春光好 集成句

(詩 圃)

歌。窈。窕。(胡。翼。龐)舞。婆。娑。(柳。永)兒。橫。波。(賀。鑄)淺。笑。輕。顰。不。在。多。(曹。組)奈。情。何。(康。仲。伯)銀。葉。初。消。薄。暈。(唐。藝。孫)銖。衣。早。試。輕。羅。(張。炎)夢。斷。錦。幃。空。惜。惜。(和。凝)斂。羞。蛾。(孫。光。憲)

減蘭 集成句

(詩 圃)

恨。裁。蘭。燭。(樓。采)月。鏤。虛。樞。烟。透。竹。(趙。君。舉)候。館。梅。殘。(歐。陽。修)滿。地。清。香。夜。不。寒。(陳。允。平)酒。醒。人。遠。(王。沂。孫)人。道。山。長。山。又。斷。(李。清。照)獨。倚。危。樓。(無。名。氏)南。北。東。西。處。處。愁。(朱。敦。儒)

文苑

●祝英臺近

▲過嶼磯孫夫人廟

碧江空荒岸冷晨氣帶烟霧淒緊靈風吹起廟前樹分明萬里歸心千秋遺恨都付與曉鴉聲苦舊吳
土試問大帝英雄今日在何許片石貞魂蘭鞠自終古更憐六代繁華一江流水消滅了紅顏無數

(鏡涓)

一五

●湘月

▲清湘款乃

上去韻

長沙偕廖孟揚(壽鏞)秦霞成(恩煥)渡湘將游嶽麓峯入作

(鏡涓)

橘洲揚柳被湘波漲沒腰身幾尺(昌里切)簇簇梢頭望不盡和水和烟濃碧(邦彼切)四五家村兩三人艇艣背烘朝日(人智切)一聲款乃柳州詩境初識(傷以切)凝想當日西巖煙雲昏曉只漁翁消得(當委切)冠蓋通都爭得似江上綠蓑青笠(郎帝切)種芰風池鋤梅月圃此願何時適(傷以切)興來且去片雲飛過山脊(將洗切)

●臨江仙

▲湘中雨春夜懷伯兄

南國山多雲氣重春來幾日能晴孤衾怯冷夢惺忪雨如離別淚一夜一回傾料得渡淮人北去水程已換山程此時嘶馬促晨行濃霜凹凸路殘月短長亭

(峩卿)

春

囊

三馬路大舞臺東首 大廉小商店 雜貨販賣

本店用人少 開銷省

故定價甚廉 主人

又係負販出身 所進

各貨 均選擇甚嚴

非名實相副之物 概

不濫進 以免購者之

懊悔 如遇國貨之佳

者 必樂為採辦 以

副諸君熱誠 洋貨則

擇其應用者 亦為略

備 以便購者

新到各貨列下

大經毛巾 大川肥皂 自

製大廉肥皂 天津愛國布

中國花露水 廣東藥品

雙薰名茶 魚鬆 肉鬆

雞鬆 企公牛奶 華福

麥乳精 北京松花彩蛋

中國餅干 中國雞蛋餅

罐頭食物 普通化妝品

牙粉 牙刷 各種香皂

洞庭碧螺春 牛髮油 午

時茶 中國線襪 西湖藕

粉 安徽蜜棗 真烏龍茶

西湖龍井茶 治濕濕恩

淨粉 小說新報 眉語

雜誌 國貨月報 近人書



紅樓文庫 (續)

維摩舊色身雨蒼朱作霖外編

為賈寶玉祭林黛玉文

維恨始元年。月旁死魄。日屬往亡。悼紅軒濁玉。特以胡香四兩。靈草一株。火棗盈盤。瓊酥三爵。佐以碧藕。玄梨。惟虔惟稱。玉謹蒸蕙藉茅。沐蘭佩杜。哭祭於瀟湘。妃子顰卿。林妹之靈。曰。嗚呼哀哉。妹竟灑然。舍玉而去。耶。玉何昏昧。失志不省事。由而致吾妹於死。耶。恨玉之生不異於死。痛妹之死不能再生。悠悠蒼天。玉固無以為情。妹又何以為情也。惟是病未服其勞。殮不視其吟。玉棺雖設。仙挂如生。妹之死其真也。耶。抑假也。耶。玉能釋然已於懷。耶。玉嘗詢妹婢紫鵑。欲得妹仙時事。乃又似深怨於玉。卒不少通其意。是何為而然。耶。其真也。耶。念妹氣體雖弱。然元質碧鮮。靈苗玉茁。非甚摧挫。亦當不至斯也。其假也。耶。湘館依然。玉人果安在。耶。抑更有不可解者。彼其之子。何遽在吾側。耶。然則妹之死。殆信然矣。妹真舍玉而去矣。其有不仙。仙乎。遠耶。其尚能珊珊乎。來耶。嗚呼哀哉。玉之生也。何為鵑之怨也。何疑哉。念妹於玉父為

舅甥。玉於妹母爲姑姪。是妹實我之自出也。惜失恃怙。伶仃孤苦。惟我太君斯恩斯勤。妹才清婉。言近指遠。妹質幽閒。氣馥如蘭。妹儀雅麗。人來天際。妹性孤高。厭說金貂。凡厥品評。聊誌生平。而今已矣。霧合雲冥。至我二人之相得也。憶妹初至。便同夙契。兩小無猜。雙煙一氣。飲之食之。起居共之。體之恤之。愛護綜之。拳拳之雅。惓惓之私。相與積誠。而竭慕者。固無間一十二時。特以妹實守禮抑情。崇體雖極。纏綿轉多。牴牾。然而妹有拂意。玉豈不喻。玉之素心。妹亦能覩。玉或無狀。偶逢妹怒。曾不苛繩。終能強恕。若其埋香一窟。變聲三疊。風雨秋悲。關河淚濕。亦由賦性愁多。撫躬恨集。妹固不盡怨夫。玉亦知妹之怨。不因玉而及也。而今則不能不及矣。夫痛玉自幼執迷。病魔易集。兼之癡念縈迂。寸衷焦急。遂爾矢志。孰意顛之倒之。吾二人之變故。竟至斯耶。玉固不足惜。而在妹之怨慕。其有窮期耶。自妹昇於天表。玉無依而洋洋。忽頽然其若夢。通胥響於元堂。謂人諱此芬潔。猶物忌夫清剛。惟艾蕭之當戶。痛申椒其不香。孰爲媒孽。孰爲主張。乃幽明之互隔。山無車兮。水無杭。信金玉之有天。合何木石之徒傷。嗚呼。噫。嘻。察情詞之種種。極遐想之皇皇。思本末之如是。愈摧斷我肺腸。恨事涉乎兒女。曾未可以表章。抑慈命之有在。又子道之當詳。然而妹實爲玉而死。玉儼致妹於亡。始則感以情起。終則情以孽償。妹死而於玉無所負。玉生而於妹彌慨。懔已嗚呼。噫。嘻。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心不可見。障乃日深。恨不早剖。以相示。今空抱憾。夫人琴。誄曰。

筠鑄九節。彌苦辛。生理日淡。悟較真。玉雖未死。厭凡塵。會當排雲叩帝闈。手把芙蓉朝玉真。天高地厚。不可極。此恨此情。日日新。嗚呼。噫。嘻。詞猶未畢。淚已盈巾。聊布情素。愧無次倫。三薰表潔。九頓延賓。芹私良

獻寸心永捫靈其鑒諒。來格來禋。嗚呼哀哉。尙饗。

前半使筆墨痕跡化作雲煙中後綢繆長言恰能道出怡紅所欲言而不能自言與能自言而未及言者淵乎妙哉弟兩辭讀

量取海棠花下淚化為紅豆與人看香國可花盤讀

君豈怡紅化身耶一何言之入情如是也使黛玉有知當更泣不成聲矣梅甫註

絳珠仙冥昇離恨天謝表

離恨天眞如福地册封瀟湘妃子絳珠宮提舉統理靈和岸花緣草夢諸司事臣女林黛玉謹表謝極樂界無爲妙化至慈至聖西池金母闕下伏以茫茫彼岸必藉寶筏以誕登渺渺輕塵共仰祥風之徧拂所由星斗增輝快睹雲輿煥駕風儀肅穆聿瞻羽葆光臨特慮殘花缺月難度邪山膩粉濃脂終沉愛水既得離塵而却垢允宜拜手以揚休臣謹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上言竊惟瓊英落後難希綺席之登飛絮沾餘罕得淨因之證痛臣班列清都魂縈情海祇懷灌溉之私恩便染癡迷之綺習自從墮落歷盡酸辛竟孤玉宇瓊樓諸天秋好妄意青袍紅袖下界春酣詎料三生有石雖堅匪石之心其如五福無緣空有孽緣之鏡譜松風於秋夜靜影如描咒桃雪於春殘浮生自怨是以色比丹華心如黃孽玉壺淚滴極朝啼暮泣之纏綿金谷花飛多蓬轉萍飄之感慨相思有鳥誰憐孤掌之鳴比目無魚空起臨淵之羨從此藥爐日御繭縛恆纏容消却月之奩衣斷流雲之錦絲牽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粉落芙蓉憔悴文君之面約靈蛇於髻上竟欲盤空擊小燕於釵頭終看飛去遂以清淨色身仍返妙蓮香國然而於斯時也心似湯

煎腸如刀割。覺糾纏之愈密。欲解脫而無由。憐活活之情。波問彼。消歸何處。入冥冥之長夜。痛予適自何來。固永悼於重泉。亦幾沉於六道。所幸寶船遙引。金鑰宏開。灑靈雨於銀沙。擁法雲於瑤島。勝因大集。枝枯而還。插瓶中古鏡。旋磨花謝而仍粘樹上。謂認昔來。今去又添一段。因緣。倘言今是。昨非亦造。兩重公案。與汝說法。爲爾安心。臣乃如夢初醒。聞聲下淚。始覺天風木葉。總屬全提。流水行雲。無非妙諦。爾際金泥。玉檢。還教白鶴。啣來者。番世網塵。緣都倩。罡風吹去。竟復絳珠。僊之位。兼膺瀟湘妃之封。蓋伏遇金母闕下。歡喜緣多。慈悲願大。鑪生翡翠之煙。合青女紅兒。皆洗妝而問道。池映琉璃之水。在曉鶯春燕。亦轉舌而談。經致使癡猿捉月。立悟迷津。采鹿馳煙。頓明覺路。仰二天之庇。賴快萬劫之遭逢。自今鴛譜名除。一任蝶鄉。夢好龍膏。滅彩千潭。月印青天。雞舌成灰。一縷香銷。碧館鶻啼。枝上皆成鐘磬之音。蠟淚杯中盡作醍醐之灌。伏願金輪恆轉。法雨時霏。超曠劫於迷津。魔風永滅。沛慈恩於下土。障火都清。將見塵根地淨。無煩慧劍之揮。珠樹春長。不謝天花之影。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涕零之至。謹表謝以聞。

鴛機五色雲錦七襄綿麗中有英氣貴品也弟南醉識

庾信藻思徐陵采筆香史

十華八會如披寶書味菜生識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詞藻之工乃其餘事梅甫註

●文妙真人傳

真人者三生石上之情種也。生於情。長於情。日寢食衣被於情。其情爲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又爲古今男

女。所。不。能。盡。之。情。而。惟。真。人。爲。能。心。是。情。目。是。情。觸。念。是。情。以。至。談。笑。歌。哭。幽。思。夢。寐。中。亦。且。纏。綿。莫。解。轉。輾。於。是。情。轉。輾。於。是。情。而。後。真。人。之。情。盡。真。人。之。情。盡。而。後。古。今。男。女。所。共。有。之。情。亦。盡。能。盡。古。今。男。女。所。共。有。而。不。能。盡。之。情。而。後。爲。深。於。情。而。後。爲。情。之。聖。然。而。真。人。嘗。合。天。地。間。若。有。情。若。無。情。真。有。情。假。有。情。者。皆。欲。一。一。印。之。而。不。嫌。其。濫。於。是。真。人。遂。幾。汨。沒。於。情。又。合。人。世。中。情。之。常。情。之。變。真。極。似。假。假。極。似。真。之。情。多。方。惑。之。於。是。爲。情。誤。而。真。人。時。遂。徘徊。歧。路。迷。罔。失。措。幾。不。得。朕。兆。於。情。故。其。忽。而。愛。慕。焉。忽。而。嗔。恨。焉。忽。而。憂。愁。幽。怨。焉。極。顛。倒。拂。亂。牢。刺。膠。戾。之。致。而。真。人。之。生。於。情。長。於。情。者。且。幾。死。滅。於。情。乃。竟。不。死。也。始。若。任。情。繼。猶。過。乎。情。終。則。爲。太。上。之。忘。情。而。又。非。不。及。情。不。近。情。者。之。漫。託。於。此。實。嘗。汎。濫。夫。情。海。耕。鑿。於。情。田。而。忽。有。得。於。情。之。始。終。故。惟。聖。人。爲。能。復。其。性。亦。惟。真。人。爲。能。盡。其。情。真。人。事。業。碌。碌。亦。無。功。名。念。甫。登。賢。書。遽。以。情。悟。故。欲。傳。真。人。者。惟。茲。區。區。之。情。爲。不。可。磨。滅。蓋。知。是。情。之。體。用。卽。見。真。人。之。體。用。知。是。情。之。去。來。卽。見。真。人。之。去。來。否。必。先。有。是。真。人。之。情。而。後。能。傳。真。人。亦。必。如。真。人。之。忘。情。而。後。可。爲。真。人。傳。余。故。變。其。體。而。叙。述。其。大。較。云。真。人。爲。誰。紅。樓。夢。中。之。賈。寶。玉。也。何。冠。以。文。妙。而。特。稱。真。人。以。於。闌。後。遞。跡。事。聞。於。朝。此。蓋。御。賜。之。道。號。也。

情至生文文至生情低徊宛轉江上峯青俎紅讌

拈一情字爲真人替身猛將悼紅主人寓言道破前幅說得極鄭重後段見得極超豁非情之至不能爲此非文之至亦不能爲此也徒以遊戲目之寃矣弟南醉讀

如譚曹洞禪不著色相自參活句如讀白石詞野雲孤飛去來無跡味禪居士跋

一樓游絲晴空獨裊白描妙處勝於龍眠梅甫註

●妙玉綠玉斗銘

沁詩苗乳而乳灌情田雨而雨其色碧鮮其質綺蒸腴含馥瀉石髓問犀點其誰通曰惟怡紅院之公子

亦諧亦韻清潤碧鮮弟南辭識

鮮伴晨葩秀奪山綠味菜生識

●柳湘蓮退婚致尤三姐自刎判

拔山歌起血斯濺於美人抱柱風高情自堅夫信士豈有心示青松忽改一時柯葉致令冤埋白璧頓流
滿地臙脂今按尤三姐二女同居實薰蕕之異臭十年不字比椒桂而彌辛在賈璉鶻突為媒爰生疑竇
在柳二魚腸用聘早兆凶機究之毛卵鉤髮亦可知為附會何以翻雲覆雨竟欲背其前言以此始者以
此終那不驚飛紅雪出乎爾者反乎爾亦應同喪青鋒惟念情殊威逼事出不虞合依誤殺之條姑免抵
償之罪禁伊膠續儼加遷史之刑恨彼絲牽罰表貞娘之墓

語語平允使君為廷尉氏當不至有冤南辭識

豐盈

續

國貨月報

第二 期 大 改 版

本報專以**提倡國貨發達工商**為宗旨為國貨界公

共言論機關第一期發行五千部早已完全售盡第二期大加改

良以報愛讀諸君盛意內容如戈朋雲陳良玉黃礪生諸先生之

論說鍾衡臧先生之工業王祖德先生之研究王鈍根及瘳鵬兩

先生**最有趣味**之小說以及各工廠之視察記並新發明

中國打字機圖說均為振振有聲之作熱心君子必以

先觀為快也每月一冊逢九發行用紀國恥全年定價大洋

兩元每月**二角**外埠加郵歡迎投稿招登國貨告白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泰華書局及雲南路大慶里一百一十一號

國貨月報社 外埠寄售處各大書坊



豔 牘

擬韻蘭女士寄夫書

(漁 笠)

人。生。不。幸。作。女。子。身。世。上。難。言。惟。聞。閨。事。妾。也。自。幼。失。怙。嬌。癡。性。成。鞠。育。萱。堂。掌。珠。嬌。美。一。舉。一。動。固。不。我。瑕。疵。也。乃。者。時。當。稷。李。詩。詠。天。桃。一。枝。濯。濯。臨。風。郎。君。得。意。雙。泪。盈。盈。帶。雨。阿。母。銷。魂。此。景。此。情。宛。爾。如。昨。能。無。黯。然。神。傷。涕。滂。沱。而。泣。下。沾。襟。耶。所。幸。者。蒙。君。寵。愛。憐。我。憐。卿。燕。爾。新。婚。如。兄。如。弟。鹿。車。手。挽。鴻。案。眉。齊。筐。筥。承。歡。同。懍。鷄。鳴。之。誠。篝。燈。佐。讀。旋。忘。蠶。績。之。勞。帶。綰。同。心。緣。成。美。滿。蓮。開。並。蒂。誼。切。纏。綿。琴。瑟。和。諧。室。家。靜。好。以。此。言。樂。樂。可。知。矣。無。奈。身。已。許。國。事。不。因。人。類。從。軍。之。王。粲。等。負。羽。之。徐。陵。遠。道。馳。驅。長。亭。飲。餞。一。朝。話。別。萬。念。俱。灰。君。歌。行。路。之。難。妾。怨。相。思。之。苦。抱。衾。裯。而。獨。宿。織。文。錦。而。自。傷。吁。嗟。乎。千。水。兮。萬。山。征。騎。一。去。兮。路。漫。漫。攀。桃。李。兮。不。忍。去。采。靡。蕪。兮。意。闌。珊。登。高。樓。而。遐。顧。望。龍。額。兮。在。三。五。心。悵。悵。兮。何。之。情。脈。脈。兮。誰。訴。擲。金。錢。而。暗。卜。兮。指。刀。環。於。極。浦。際。露。白。兮。葭。蒼。隔。秋。江。而。迴。溯。懷。哉。懷。哉。良。人。當。亦。默。爾。自。念。曰。曷。月。予。旋。歸。哉。古。詩。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旨。哉。斯。言。殊。令。

吾反覆沈吟流連詠歎而不能自己也夫雄飛不甘雌伏螫處何如蠖伸妾詎敢以個人眷戀之私情際丈夫進取之壯志惟是豆生南國最繫相思萱樹北堂宜殷孺慕故及瓜可代無愆歸省之期奪錦而回待唱凱旋之曲展矣君子惠我好音

擬陸君答韻蘭女士書

(漁笠)

載別里門迭更衰葦登高望遠覩物懷人頒來錦字分明仿迴文之體製捧到瑤緘鄭重託心諸於毫端
 盟誦之餘如親薌澤人非木石能無感慚交集怛怛然而有動於中耶迴憶去年三月望日余方畢業卿
 始來嬾翠袖添香瑤琴按曲絲與竹兮娛永夕羅與綺兮豔暮春共把蓮杯暢飲合歡之酒乍開菱鏡欣
 窺半面之妝翡翠袞寒深情繾綣鴛鴦枕粲輒語溫存兼以蘭閨日暖援彩筆以吟椒綺陌風輕壁蠻箋
 而詠絮花既名爲解語草亦佩以忘憂豔福之享受孔多良緣之會合非偶人生快事有逾此者乎詎料
 結襍纒踰匝歲判襪卽在崇朝當時驪唱遙傳牽裾淚下今日魚書寵寄握管神馳情深文明意肫語擊
 可奈山川迢遞道路阻脩恨不能插翅飛來挾肺腑以相示也噫一官匏繫萬念旌懸信庾江關頻入征
 夫之夢陶潛廬宅時繁遊子之懷宦海茫茫勞人草草同越禽兮戀煥效代馬而嘶寒祇以預人國是棄
 我自由恨棧難填愁倉幾塞所賴高柔室內尙有賢妻荀粲房中非無令婦躬親紡織光啓門楣庶白髮
 高堂不缺旨甘之奉黃口孺子少聞呱泣之悲言念家鄉免勞顧慮然而年華逝水富貴浮雲蓄日時艱
 愴懷身世不如歸去奚歆人爵之虛榮盍賦來兮共叙天倫之樂事卿旣等停雲有意余豈同流水無情

去國何傷相期聚首還轅在卽再訴離衷先此布聞藉紓綺注。

擬秀筠女士致長安征夫書

(陸 廬)

修。襖。芳。辰。踏。青。令。節。桃。將。作。綬。草。漸。成。茵。撫。錦。瑟。而。空。彈。嗟。藁。砧。兮。遠。托。羈。樓。異。地。聽。淇。水。之。悠。悠。作。客。他。鄉。望。秦。關。之。渺。渺。行。蹤。靡。定。返。旆。何。期。心。曠。恨。而。無。聊。愁。抑。鬱。其。誰。語。翟。泉。鵝。出。河。山。之。引。領。徒。勞。陳。室。雞。鳴。身。世。之。感。懷。不。少。情。絲。絲。兮。无。極。思。裊。裊。兮。孔。長。揮。毫。而。珠。淚。雙。零。落。紙。則。玉。筋。盡。濕。妾。獨。何。心。能。不。悲。哉。夫。鸞。鳳。得。于。飛。之。樂。鷓。鴒。切。比。翼。之。憐。感。物。懷。人。情。烏。能。已。猶。憶。西。風。黃。葉。憫。惻。出。門。南。浦。微波。依依。送。別。輕。車。赴。驛。瀕。行。而。執。子。之。裾。長。笛。歌。驪。雪。涕。而。攀。君。之。駕。曾。幾。何。時。而。韶。華。轉。眼。草。長。江。南。綠。柳。旖。旖。迎。人。欲。舞。此。景。猶。昨。此。情。奚。堪。嗟。月。冷。兮。風。淒。空。幃。寂。處。悵。山。重。兮。水。複。遠。道。長。征。歲。歲。香。闌。常。寄。寶。浴。之。字。年。年。計。吏。頻。緘。徐。淑。之。書。無。奈。鴻。爪。勾。留。魚。書。杳。渺。慨。征。塵。之。迭。起。恨。流。水。之。不。歸。使。儂。望。眼。欲。穿。憂。心。如。結。噫。五。陵。煙。月。盛。說。長。安。三。輔。笙。歌。允。推。鄠。杜。雖。鸞。吟。鳳。舞。皆。羊。侃。之。侍。兒。鵲。願。猿。迴。盡。李。波。之。小。妹。尋。花。問。柳。僂。翠。倚。紅。謂。名。士。之。風。流。亦。文。人。之。韻。事。然。而。天。涯。落。魂。無。非。放。浪。烟。花。地。角。羈。身。不。過。留。連。風。景。他。日。楊。朱。失。路。阮。籍。窮。途。連。壁。無。朋。銷。金。有。窟。在。妾。既。霜。閨。冷。在。君。將。塞。客。衣。單。則。慾。海。茫。茫。載。胥。及。溺。君。豈。始。終。而。莫。悟。也。耶。所。望。速。返。迷。津。不。再。戀。他。脂。粉。言。旋。故。里。猶。能。樂。爾。妻。孥。以。東。方。之。詠。諾。尙。携。少。婦。雖。敬。通。之。跌宕。不。負。室。人。此。其。故。蓋。可。深。長。思。矣。白。雲。北。望。時。切。關。懷。錦。鯉。南。來。母。吝。雅。教。一。緘。奉。達。兩。字。平。安。睹。物。懷。人。幸。一。寄。當。歸。之。藥。感。君。愛。妾。願。無。忘。息。壤。之。盟。

●擬某校書致某君書

(漁山伯謙)

關別載餘。渴想曷極。久擬函布離情。只以塵蹤弗定。未敢飛投寸楮。徒勞郵使。頃晤某君。詢悉近况。動定凝麻。甚慰甚慰。妾蒲草弱質。沉淪苦海。命宮磨蝎。怨尤曷及。自與君遇。恍似三生石上。已訂夙緣。論心定情。備至稠疊。出水火。登衽席。雖分儕小星。而白首偕老。亦所甘也。詎意雁簡。催行頓拆。鸚鵡三唱。驪歌一聲。款乃朝夕。携手并肩。至親至愛之知己。竟揚鑣就道矣。天公不啻奪妾靈魂以去也。從此鏡臺塵封。奩脂冷淚。珠頻彈秋水。盼穿枕上。蜜言窗前。絮語輒一洄溯。寤不成眠。慈悲之中。兼事祈禱。祝君遇險化夷。起居平安。既而靈龜暗卜。喜鵲頻占。竊以爲台旆不數日。便當榮旋。那知由數日迄數旬。由數旬迄數月。去如黃鶴。訊問杳然。嗟乎。妾心碎矣。妾命抑何薄耶。妾自問。肫誠可質。金石奈之何。竟不能格。豚魚感雁。使效蘇武之雁。鳥傳書一腔。哀傷達於左右。豈雁鳥傳書遺事。荒唐不可稽考哉。巧月七夕。翹首銀漢。根觸鵲橋。佳會愴與君相晤。張緒如昔。兩頰猶增豐肌。握手亟道相思之苦。其夢耶。其真耶。假母更不原憫。強妾酬應。稍忤意旨。立加鞭撻。梨花無主。弱絮誰憐。平康生涯。局外人視爲歡樂場。實則殆甚於黑暗地獄也。妾不幸墜落青樓。尙不願若章臺殘柳。隨人攀折。非敢謂潔身自好。特堅抱從一之旨耳。前者某大買餌。搗百金。搗涎之逼。妾留髻死辭始免。一時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紛沓迫脅。均阻之。如某買枕。孤衾寒實。以君故。石可爛。海可枯。情不可移。妾心若此。想君之心。亦如妾之心也。當君別時。歸以匝月爲期。今則經年矣。鎮日遠眺。不見倩影。君縱以公務倥傯。奚無一言寄我。豈以男子心旌。易搖思潮。屏水加以

讀

四

南朝金粉較勝北地燕支。君果新有戀愛耶。濡墨和淚。拉雜滿紙。書至此。言亦殆盡矣。其早賦歸。或速裁覆。臨穎不勝翹盼之至。

●擬某君覆某校書書

(漁山伯謙)

某日郵使遞到惠書。開緘展誦。情話纏綿。騰於紙上。心非木石。能不感動哉。某食言寡信。負卿負卿。汗顏無地。惡作曷極。然猶須判辯者。則以爽約迫於不得已也。自離香巢。就道馳驅。寂寞旅况。難述萬一金陵。停轡小作勾留。申江宿次。訪謁雷雨沿途。踏蹬兩旬。始抵漢皋。行裝甫卸。即擬書報平安。以慰芳懷。詎意病魔來侵。二豎糾纏。倘非回春妙手。續命有湯。小將辟五獨世界。以耶然幾瀕於死。亦云危矣。由是欲碎唾壺。難丟藥罐。治療數月。強支朱履。而問暖詢寒。相吊隻影。且也。骨肌尪羸。實形狼狽。已知已聞之。心痛何如。裁箋輒止。非不願使卿知。不忍使卿知也。今春三月。幸獲告痊。阮郎羞澀。復悲歧路。乃摒擋返滬。應某君之聘。襄理文牘。每過北來友人。輒亟探詢。僉謂妝閣他遷。豔幟別樹。南北異途。關山隔阻。兩地相思。徒縈綺夢而已。回憶躬親。薌澤相見。即訂同心。卿卿我我。情逾膠漆。某非登徒者。流見獵心。豈卿豈章臺之輩。革故迎新。信誓旦旦。誰敢背約乎。羅敷待字。使君無婦。相偕白首。畫眉之樂。當有日也。金桂飄香。時便當北返。把晤匪遙。再敘離情。先此佈肌。即頌壺釐。

墨 漫 廬 隱 墨

(夷 定)

● 萊菔子巡撫

清孝欽后性淫佚。且自恃精明強幹。凡事不多讓人。致中年而後。精力不繼。常服參以資補養。某年因服參過多。胸膈沉悶。異常御醫進藥。不效。均爲束手。蘆溝橋巡檢某。自薦於朝。願爲孝欽治疾。孝欽姑試之。潘以萊菔子三錢。進病果。霍然。孝欽大悅。立遷潘官。屢擢至貴州巡撫。時人諺之。謂萊菔子巡撫云。

● 福昌殿玉佛

改革以來。凡清宮南海中海各殿。悉已改名某某堂。不復名之曰殿。惟懷仁堂。後延慶樓前之福昌殿。巍然獨存。真魯殿靈光也。其故因殿內供奉玉佛。故玉佛本藏在團城。以袁總統夫人好佛。福昌殿本藏鐘鼎甚多。夫人居延慶樓。去殿極近。乃移玉佛於殿。使每月朔望。便於前往拈香。故殿名迄未廢也。

歌

誼

中華國貨月報

出版

本報材料豐富調查確實文字簡切內容完備並奉齊巡按使楊道尹批准由郵局掛號認爲新山紙類遞寄第一期已於陽曆九月十日出版每册售一角預定全年十二册售二元(郵費在內)愛國諸君尙希注意總發行所上海九龍地宴慶里中華國貨月報館北市四馬路望平街新世界及國貨維持會各省各埠均有經售機關

介紹良醫 江一南

星期一 書法大成大家

先生擅長內外科各症而於喉風
 凍癰奶癰癆
 療四種尤爲三折
 肱經驗甚深
 非尋常醫所能望
 其項背現寓西門
 外典當弄凡抱以
 上各症者幸弗交
 臂失之

字無白日功此先賢警後學
 之謂具實非一朝一夕之功
 學成大器非一朝一夕之功
 以造成也滄水林蔭先生書法
 清秀筆力雄健其天姿聰穎過
 于常人愛保國粹起見發明一
 種奇術傳授同志只費一星期
 之功夫便能靈敏書法力致
 勁健且能摹仿古今名筆如前
 朝之顏柳歐蘇近代之翁劉梁
 王及各大家書法心領神悟不
 爽毫髮謂予不信請嘗試之至
 如何學法如每日上午
 何入手請于每日上午
 午至馬立師小菜場南首孟
 納拉路復新里六十三號
 達社訂面

介紹人 董血 陶啓

E調 月 餅 2/4

1 1 2 2 | 3 3 2 2 | 5 3 2 1 | 2 3 2 0 |

巧哉餅師 捧出蒸廚 製仿冰輪 細碾酥

5 5 5 3 | 6 6 5 0 | 3 3 2 2 | 1 . 0 |

芝泥印處 著色新 紅綾比得 無

6 6 5 6 | 1 3 2 1 | 2 2 1 2 | 3 . 0 |

人間天上 冶一爐 團圓兩何 殊

5 5 3 5 | 6 6 5 3 | 2 1 2 3 | 2 2 1 0 |

烘雲油燴 疊雪粉敷 用以佐餐 味尤腴



歌 譜

●月餅

(軼池)

(一) 巧哉餅師 捧出蒸廚 製仿冰輪 細碾酥

芝泥印處 著色新 紅綾比得 無 人間

天上冶一爐 團圓兩何殊 烘雲油燴

疊雪粉敷 用以佐餐 味尤腴

(二) 中秋佳品 應時名鮮 錦簇花紋 巧鑄蓮

玉墩原質 玉兔華 良宵欣賞 延 平分

妝閣鑑影圓 錯將別緒牽 墟餘半壁

薦到芳筵 依約還同 弓上弦

B調 雁 字 4/4

1. 1 1. 1 | 6. 6 6. 6 | 5. 5 6. 1 | 2. 0 |

寫出楚天 秋 筆妙 銜蘆如在 手

3. 3 2. 1 | 6. 6 5. 5 | 1. 2 3. 2 | 1. 0 |

體仿蟲沙 鳥迹留 書空力自 道

2. 2 7. 1 | 3. 3 5. 5 | 6. 6 5. 3 | 2. 0 |

可惜縱橫 奏 難將 價本付校 饑

1. 2 3. 3 | 2. 1 6. 6 | 5. 1 3. 2 | 1. 0 |

不着一字 盡得風流 鴻文賞識 不

歌 譜

雁字 (軼池)

寫出楚天秋 筆妙 腳蘆如在手 體仿蟲

沙鳥跡留 書空力自道 可惜縱橫奏

難將價本付校 饑 不着一字 盡得風流

鴻文賞識不

底事類塗鴉 潑墨煙雲痕入化 行斷遙

空整復斜 文成點不加 豈是作人嫁

頻年傳信到天涯 臨池江水 投筆平沙

爪泥留望 賒

尖⁰調

蟋

蟀

2/4

歌
譜

3	2	7	6	5.	0	2	7
(上)獨 (下)回	得 問	氣 我	之 民	清 情		木 昏	落 夢
6	5	3	3	5.	0	2	7
(上)秋 (下)何	高 人	感 解	不 競	禁 爭		玉 昂	管 首
6	5	3.	5	6	0	7	—
(上)金 (下)豆	籠 籬	霜 花	月 放	夜 處		傾 不	
6	5	2	7	6	5	3.	6
(上)聽 (下)平		無 還	數 是	閒 他	愁 來	離 替	恨 一
5.0:							
(上)并 (下)鳴							

●蟋蟀

(軼池)

獨得氣之清。木落秋高感不
禁。玉管金籠霜月夜。傾聽
無數閒愁離恨并。回問我
民情。昏夢何人解競爭。昂
首。豆籬花放處。不平。還是
他來替一鳴。

砧杵幾家忙。容易金風又送
涼。鬪黑別紅秋戰試。料量
難得三三徑就荒。書味引
初長。伴我青燈一點光。莫
話南朝軍國恨。平章半壁
江山誤草堂。

E C調 閨 中 初 秋 4/4

2 1 2 3 | 5 3 2 — | 3 5 6 5 6 |

龍鬢錦褥 炎涼界 一縷秋魂

2̇ 7 6 5 | 3. 5 6 — | 2̇ 1̇ 2̇ — |

吹送西風 度鏡臺 莽驚心

3 5 6 5 | 3. 5 2 — | 6 1̇ 2̇ — |

林間葉落 墮空階 渾無賴

1̇ 2̇ 6 5 | 6 5 3 2 — |

蟲聲 四壁來

歌
譜

●閨中初秋 (軼池)

〔一〕 龍鬢錦褥炎涼界 一縷秋魂 吹送西風

度鏡臺 莽驚心 林間葉落墮空階 渾

無賴 蟲聲四壁來

〔二〕 碧天如水無塵想 簾捲秋河 倒影銀蟾

流素光 過妝樓 雁聲依約去瀟湘 金

錢卜 燈花伴夜長

C調 運 動 會 4/4

5 0 5 0 1 5 | 6 6 5 - | 3 3 3 2 1 2 | 3 - . 0 |

來 來 來 賽 運 動 會 脚 底 潮 翻 鼻 吼 雷

5 0 5 0 1 5 | 6 6 5 - | 6 . 5 6 2 | 1 - . 0 |

快 快 風 雲 變 聲 欸 奮 勇 莫 徧 徊

2 2 1 2 | 6 1 6 5 2 | 2 1 2 3 5 3 | 2 - . 0 |

譬 將 軍 關 弓 喝 聲 采 疾 箭 離 弦 來

3 . 3 5 3 | 5 3 5 6 5 | 6 . 5 6 1 | 2 3 1 . 0 ||

試 看 旁 觀 一 齊 拍 手 賀 我 奪 得 錦 標 回

5 上 之 ! 乃 彈 音 符 非 高 音 符 軼 池 附 注

歌 譜

五

● 運 動 會 (軼 池)

此。胚。胎。	臺。試。看。他。年。	儕。譬。駿。馬。盤。坡。鷹。擊。海。	通。播。快。快。生。色。軍。人。界。	(二) 來。來。來。賽。運。動。會。進。行。大。鼓。三。	錦。標。回。	來。試。看。旁。觀。一。齊。拍。手。賀。我。奪。得。	徊。譬。將。軍。關。弓。喝。聲。采。疾。箭。離。弦。	吼。雷。快。快。風。雲。變。聲。欸。奮。勇。莫。徧。	(二) 來。來。來。賽。運。動。會。脚。底。潮。翻。鼻。
--------	------------	--------------------	--------------------	------------------------------	--------	----------------------------	----------------------------	----------------------------	------------------------------

D調 競立小學校謠 ¾

<u>5.</u> <u>5.</u> <u>6.</u> <u>6.</u> <u>5.</u> <u>5.</u> <u>3.</u> <u>3.</u> <u>2.</u> <u>1.</u> <u>2.</u> <u>3.</u> 2. <u>0</u>
請看階前蟻 背穴而鬪競英雄
<u>3.</u> <u>3.</u> <u>5.</u> <u>5.</u> <u>6.</u> <u>6.</u> <u>5.</u> <u>5.</u> <u>3.</u> <u>3.</u> <u>2.</u> <u>3.</u> 1. <u>0</u>
請看沙場馬 介甲而馳競戰功
<u>5.</u> <u>5.</u> <u>6.</u> <u>6.</u> <u>1.</u> <u>1.</u> <u>6.</u> <u>6.</u> <u>5.</u> <u>6.</u> <u>5.</u> <u>3.</u> 5. <u>0</u>
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都在物競中
<u>6.</u> <u>6.</u> <u>5.</u> <u>5.</u> <u>3.</u> <u>3.</u> 1 <u>2.</u> <u>2.</u> <u>3.</u> <u>2.</u> 1. <u>0</u>
競爭學術發顯蒙 命名意無窮

歌
譜

●競立小學校謠 (軼池)

(一) 請看階前蟻 背穴而鬪競英雄 請看

沙場馬 介甲而馳競戰功 弱肉強食 優

勝劣敗 都在物競中 競爭學術發顯蒙

命名意無窮

(二) 請看歲寒日 兀立松柏最後凋 請看

亂流處 中立砥柱不易搖 附和依賴 因

人成事 何如自立豪 特立獨行志趨高

蒙養在吾曹

時

調

告 廣 書 新 局 本

再 版 出 書

許 指 嚴 著
南 巡 秘 紀

定 價 六 角

乾隆下遊江南當滿清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備極奢侈當日習於歌頌聖明記載者率多隱諱其遺迹僅得之父老流傳據舊之士病焉民國而後忌諱消除始稍見諸稗官野史窺豹一斑致足珍賞茲本局覓得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南巡秘紀全稿凡十則(一)幌子僧(二)水劇場(三)幻桃(四)野叟曝言全稿(五)無髮國母(六)一夜之瑪喇塔(七)獨一無二之孔雀翎(八)青芝岫小史(九)一箭雙鷗(十)海甯陳慕拾聞都七萬餘言事迹離奇皆未經人道 初版出書後海內人士無老無少爭先講閱數千巨册不脛而走 茲再啟業已出書

上 國 影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痛史外後無作者而痛史又未窺全豹當此外患頻仍國勢累卵之時非有此種小說不足以警國民之醒夢本局有鑑於此特請著名小說家倪軼池莊病骸兩先生著為是書取亡韓之事實演空前之奇文詞旨固極激昂情節亦復離奇其寫宮庭之污亂官吏之醜態與夫韓王末路之淒涼令人忽悲忽憤忽歌忽泣至文筆之精細結構之宏深猶其餘事誠小說界之傑作亦宜講家之好資料凡我同胞當無不以先睹為快尤特色者 卷首有銅版四面如韓皇閔妃伊豫寺內李完用安重根等小影皆書中重要人物封面用韓國國璽製版尤為新奇全書共二十回分上下二冊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錦 里 西 首



時調

鮮花調

送客在潯陽。重一句。蕙花。楓葉。月。浸。空。江。饒。筵。開。不。成。歡。相。對。西。風。惆。悵。
寂寞舉離觴。重一句。恨無絃管慰我淒涼。忽聽得一聲聲水面琵琶輕漾。
悄問費疑猜。重一句。千呼萬喚始過船來。抱雲和遮半面多少含羞情態。
燈剪宴重排。重一句。舟中賓主聊遣愁懷。囑芳卿訴從頭切莫言詞遮蓋。
轉軸撥么絃。重一句。聲聲掩抑似訴當年低眉坐信手彈說盡心中無限。
大小落珠圓。重一句。花間鶯語水底流泉聽無聲勝有聲那禁傷心悲咽。
曲罷四絃收。重一句。一聲裂帛半晌停留東西妨。悄無言月照江心依舊。
小立說根由。重一句。一腔心事萬種眉愁。儂本是往京城家在蝦蟆陵右。
生小落平康。重一句。紅綃一曲妬煞秋娘。喜年少贈纏頭贏得風流宏獎。
翻酒污羅裳。重一句。春風秋月幾度評量。那知道眼前花畢竟卑微魔障。
懷抱舊琵琶。重一句。朝來暮去空歎年華。弟從軍阿姨死冷落門前車馬。

時調

海甯吳君益

時調

薄命恨儂家。重一句兒夫。重利茶作生涯。浮梁去守空船。竟日相思無那。
江冷逼孤篷。重一句少年情事。回首匆匆。夜深時淚闌干。哭醒一場春夢。
淪落感相同。重一句江湖憔悴底事。相逢歎飄生一箇官。更比卿卿愁重。
郵笛記嘔啞。重一句聞君絕調仙樂。堪誇切莫辭彈一曲待我填成詩話。
四座靜無譁。重一句哀音轉急。淚落如麻。最傷心濕青衫。哭倒江州司馬。

醒嫖曲

調寄黃鶯兒

(寄恨)

花柳最迷人。一沾染家便傾。年輕子弟不正經。衣着要新面盤要靈。夷場地界嚇人。禁尋開心。朝歡暮樂。怎肯管經營。

局外眼都清。一進房心就渾。瓜子水菓擺兩盆。解得煩悶破得愁。城引人都入迷魂陣。最動聽攀撐場面。裝出許多情。

書寓算清。高標艷職。用玻罩象皮包車。輕又巧。檀板低敲。歌喉音嬌。胡琴扯出時新調。深情繞昏迷不醒。夜夜度良宵。

長三更占先。攀相好。熟人牽。大小先生都妙年。打扮新鮮。足放金蓮。翠繞珠圍與不淺。一纏綿。天天報効。想買美人憐。

么二本低擋。喊移茶。都到堂。乾濕裝後請通房。擺設平常。舉止輕狂。滑調油腔信口講。貪爽蕩巧相逢。吓就好。赴高唐。

小販也垂涎。跳老蟲不計錢。活洋對斬門兒。掩車夫眠眠。馬夫眠眠。日夜迎送。弗叨厭。最可憐。一朝染毒。終身苦糾纏。

帶局聽京腔。學時髦。到戲場。請客叫局坐包廂。兆貴幾張。迎春幾張。臨時充闊。濫漂帳。現真相。一到節浪。何處覓銀洋。

大餐請朋儕。上酒館。笑顏開。白布套桌刀叉排。橙子團擺列。坐堂差。郎君病酒相好。代假恩。愛耳邊細語。席散早些來。

遊興日漸加。請信人坐。汽車風頭出。足夕陽斜。愚園無講。張園繁華。霎時疾捷。賽飛鴉。趁奢。昏天黑地。日夜戀煙花。

爭氣不爭財。搵醋瓶。吃雙檯。大家鬪。勝賽一賽。幾打局票。早夕安排。大房占定。誰甘退。頂倒煤。鐵牀獨睡。玉人不來陪。

浪子頂肉麻。見雛妓。欲破瓜。猩紅不辨真。和假路。柳墻花。信口亂誇。有些銅鈿。不帶家用泥。沙年年蓬梗。浪迹在天涯。

可笑箇中人。聽粉頭。要贖身。變買田產也開心。不惜千金。怎顧家。貧祇要贏得薄。倖名算多情。信人搵浴。大半沒收成。

着衣愛紛紛。華勢利場。擺工架。窮極打算提。莊賒不思養家。怎管兒娜。一曲春風。一匹紗。慣矜誇。債臺百級。輕薄田人罵。

時 調

四

下脚不自由。空答應。去挑頭。託人到處邀朋友。朝去應酬。暮去應酬。萬貫家財。化鳥有幾時。休勒馬。回崖快樂。過春秋。

青樓最無情。到後來。總現形。牀頭金盡不相親。負了舊盟。變了初心。管教斷送。瘟生命。須猛省。自投羅網。懊悔到誰人。

●學究嘆五更

(寄恨)

一灣秋月掛銀河。想起平生感慨多。只見明星朗朗環帝座。蟲聲泣露。怎不淚滂沱。想當年芸

窗十載仍故我。青雲有志未消磨。况且家徒四壁無隔宿。汲長綆。短累我去奔波。從前是屢把

科名來想望。垂頭好似着風魔。自古道窮愁攻書。雖是男兒志。科舉迷途。實係地網與天羅。世

事變遷時易過。到如今革古鼎新變教科。不但是生靈難將繭子做。白髮催人可奈何。輕移步

一更初。芭蕉葉落雨催詩。為覓蠅頭開子曰店。一番改造怎支持。對鏡汗顏愁失意。良朋

好友斷音書。天南地北蟻命寄。童蒙誤我恨何之。况聞砧杵聲聲敲入耳。蒼茫身世問伊誰。

牛坐板橙無生氣。誰說文章有用到瑤池。二响鼓。枕簟涼。舊事無端細思量。牛女七夕尙有

望。銀河耿耿斷愁腸。憔悴情形誰似我。名譽兩字付汪洋。同道中人像生意。搶百般苦楚倍

淒涼。獨坐寒窗無了局。携將書劍走何方。謀生乏術休妄想。一腔熱淚洒斜陽。聞玉漏。轉

三更。蟋蟀聲中一點燈。我是萬斛愁懷增悲梗。空見一輪皓月伴書檠。顧影自憐心自冷。恨

若天有意不振我家門。猢猻王。雖是南面任。終究嚶嚶。啞啞。不分。况且節包三分人多吝。學

堂干涉。又是一重心。更樓上。報四聲。簷前鐵馬也作不平嗎。天地元黃難通用。何論百家姓。
與三字經。紳士人家少相請。野鷄私熟。陶成。况現在造就人才爲第一。研究新學須精神。
非不要整頓規模。比人勝。其奈智識毫無。何以充文明。五更鼓。月色朦。團扇添愁爲秋風。從
前舊學已無用。一生遺恨入牢籠。你看後學少年多。出衆。獨我生垂暮年。華沒遭逢。荻花瑟瑟
風搖動。宿鳥驚飛在巢幕中。心頭起落思潮湧。因此上寄情紙筆達悲哀。嘆自此生已似君入
甕。言增痛。往事都如夢。兩字頭銜只好署冬烘。

定夷叢刊二集題詞

時

詞

丹梯一層更上有瓊樓玉宇斗杓轉銀漢無聲二分明月流素
 恁霓裳雨衣新舞廣寒宮殿清虛府問阿簧今夕簪花木樨香
 否葉亞枝交藻采綺麗是珊瑚寶樹知多少赤鳳青鸞飛鳴
 常在高處望龍門義義天表抹鰲極迢迢雲路謫仙才筆掃千
 人軍芳垂萬古兩莖蕙英一朵蓮花記洛河耦數攬清景柳
 銜穀霧槐署綃煙薇省金風蘭臺珠露畫中南嶽袖中海壺
 中縮得乾坤小喜鄴侯書架牙籤護弛如來笥分明碎錦零紈
 收歸短鉞長縷七陶八冶百鍊千錘入化工鼓鑄料從今黃
 鐘飛響五岳難容白璧增光砮砮何取鷓鴣屏障鴛鴦機字墨
 華橫溢蟾蜍硯况江州價重雞林買我來紙尾留題尋夢吳淞
 一簾秋雨

調寄鷓鴣序 同社吳承垣東園拜題

齋

齋

清 曾 文 正 公 集 詩 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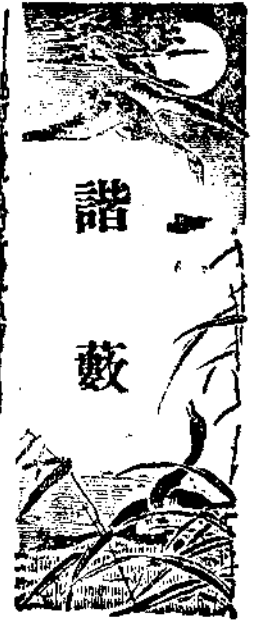
是書為曾文正所纂文
 正為有清一代大儒文
 章經濟遠追古人年
 來坊間刊行石
 印全集獨遺十
 八家詩鈔本局近
 頃覓得是書精製石印
 全書共二十八卷十八
 家為曹子建阮嗣宗陶
 明謝康樂鮑明遠謝
 元暉李太白杜工部韓
 昌黎白香山蘇東坡黃
 山谷右丞孟襄陽李
 義山杜牧之陸放翁元
 遠山等漢唐詩家咸萃
 於是 有此一編
 可以不必再備
 各家專集本局分
 製連史紙有光紙兩種
 外加布套連史紙
 印者定價大洋
 三元用有光紙
 印者定價大洋
 二元刻已出版

新 艷 著 情 作 緣 果 擲

了 說 版 小 出

是書敘一劉姓才郎與沈氏女
 子結婚劉生為金姓之師金沈
 毗鄰而居僅一園之隔書聲人
 影若即若離嗣因眾口雌黃劉
 生辭職回里魯東慕其才作書
 勸駕後復教授於金家賴沈氏
 婢女之力延母舅為壻修緣
 卜三生事費百折此中阻
 力皆由境遇使然其母勉徇舅
 氏之情迫之以留學繼而女
 西歸佳人東渡直至畢業
 回國以主婢而作英皇書中情
 節奇離文筆濃郁措詞皆麗命
 意尤新以飽滿之妙又寫溫
 柔之韻福 不淫不褻宜
 雅宜無俾閱者可忽喜忽歎忽
 驚忽羨洵說林中之善本也全
 書都十萬餘言洋裝一册封面
 繪時裝仕女執花圖用彩色珂
 羅板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
 六角

●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埠大書局



遊戲文章

● 中秋月宮遊記

(穎川秋水)

夕陽已歛涼風徐來雲薄如羅明星燦爛天階夜色較七夕逾形晶潔無何雲亦散星復稀一輪皓月分外光明時也絲竹之聲咿啞簫管之韻嗷嘈而行令猜拳徵歌選舞更極一時之盛問今夕何夕曰陰曆之中秋也問何為樂此不疲曰一年好景此宵為多故及時行樂賞中秋也而人家小兒女復陳瓜果供餅餌香煙結篆燭影騰輝庭前設紅氍毹盈盈下拜迷信耳實亦香閨韻事也有凌雲子者丰神瀟灑韻致踔躑飄飄乎時作出塵想是夕與二三知己飲於酒樓飛觴醉月其樂陶陶酒半酣乃復登泥城橋畔之新建築所謂新世界者凌其絕頂披襟當風冷然善也對此桂華皎潔蟾魂團圓其樂靡極謂安得有升天之機直上青雲一賞月中風景哉夜既半遊人盡散凌雲子不得已亦歸歸而復涉冥想謂昔日唐明皇夜遊月宮聽霓裳羽衣曲千古艷稱彼帝王生有洪福豈真復有仙骨哉特幸遇葉法善耳惜今無法善其人假使此君尚在則登天階闔月府當不令明皇獨步也正思念間恍惚見一道者戴星冠披羽

衣對己微笑曰。子卽自號凌雲子者乎。子有意追蹤明皇作月宮之行乎。此非難事也。盍隨吾行。凌雲子欣然不覺隨之。出門霎時間。身輕於燕。軒軒上舉。自謂列禦寇之御風而行。無此快也。約一刻許。羽衣客曰。至矣。不一里。將至月界矣。吾與子當平步青雲。略表端凝風度。母作不翼之飛。令天上神仙笑我。甘爲禽類也。凌雲子笑頷之。正步履間。陡見白玉爲柱。翡翠爲額之坊。表一上有鳥篆。顏曰。廣寒清虛之府。凌雲子大樂。過坊遙望瓊樓玉宇。隱現雲中。乃悟白樂天所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者。眞善狀空中樓閣也。指問羽衣客曰。此卽嫦娥所居耶。羽衣客點首曰。然。語未竟。笑一仙女翩然戾止。雙渦笑溢。告羽衣客曰。月宮仙子得仙師無綫電。知今夕從人間來。且攜有嘉客遲之久矣。請速行。俾慰盼望。凌雲子愕然。私問羽衣客曰。人間無綫電。曾見之矣。豈天上亦取法塵世乎。羽衣客啞然大笑曰。祇聞巧奪天工。幾見有天上人聰明不及凡人哉。子之所見眞所謂坐井窺天也。爾須知人之才力。皆天所賦。天上先有奇妙之製。品人間乃始得其秘鑰。而竭智盡力以爲之。然祇得十之二三耳。今引爾見嫦娥。後凡有所見。或下同塵寰者。幸無啓齒。恐諸仙子將掩口葫蘆也。凌雲子聞語。慚甚。急隨兩人後進。瓊闕登瑤階。上玉殿。凌雲子擬行參謁禮。仙女急止之曰。免乃改行鞠躬。嫦娥答之如禮。微聞諸仙女已切切私語曰。若個郎君迂酸。甚不知禮宜。從俗耶。且吾仙家脫略慣。何事拘拘禮數。爲凌雲子又慚甚。旣而仙女報衆。仙降嫦娥下階。歡迎肅客入坐。旣定。乃吸甘露之漿。飲羣芳之液。席間除鳳胎龍肉。鸞脯猩唇。外亦有牛炙。凌雲子面現詫異。色羽衣客恐其再致詰問。貽羣仙笑。急附耳語之曰。此食品乃玉帝所允許者。上帝每歲命牛郎貢菜。牛千頭。徧賜諸仙。故吾輩得嘗異味。然不許河鼓以耕田者。充數。違則有罰。君今食之。

得母。疑吾仙家。亦學人。世時。鬻食西餐。平。凌雲子不覺。哇然大笑。席既罷。羽衣客請諸仙奏樂。器以娛。賓諸仙皆含笑。點頭稱可。惟嫦娥獨踟蹰曰。諸樂皆易上手。惟披霞娜一器。西鄰安琪兒獨擅其長。吾輩弄之。尙難入聽。無己其用。電話召密斯安琪兒乎。於是倩一來賓中之女仙。搖電鈴。致意安琪兒。果飄然來。獨按披霞娜。其餘有鼓。華讀。慶弄。繁華令者。有用其他種種樂器者。有歌。霓裳羽衣曲。而婆娑起舞者。緝節。繁音。清歌。妙舞。並皆佳妙。歷一時許。嫦娥更請以新舊樂器合奏。於是有彈。瑤琴者。有鼓。錦瑟者。有吹。鸞笙。與。鳳簫者。移宮換羽。嚼徵含商。已嘆觀止。而歌聲清脆。舞態輕盈。更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階下蟾蜍。又復活潑潑地。鳴聲。閣閣。湊合。節拍。凌雲子曰。異哉。動物亦解六律乎。羽衣客曰。人間有蛙鼓。蟾仙家物。性靈於蛙。故可用以代檀板也。凌雲子嘆曰。此曲祇應天上有。衆仙同日詠霓裳。少陵義山兩詩人。眞不我欺也。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語畢。樂適止。羽衣客曰。時亦晚矣。盍歸休。乃辭嫦娥與諸女仙出。途次。凌雲子詢羽衣客曰。除嫦娥及鄰女安琪兒外。其餘諸女。果何人歟。羽衣客曰。鼓華讀。慶者。封家十八姨也。因姨雅擅此故。又名風琴。弄繁華令者。霜神青女也。霜有繁霜。霜華諸稱。故借以名。是器至代。致電話者。電母秀文英也。(見道書)凡天界用電。諸器皆電母所獨出心裁者。若紛紛弄舊時樂器者。則結璘。望舒。輩皆月宮侍御。予不能一一記其名矣。凌雲子復問仙師何人。羽衣客曰。鈍哉。孺子。猶不識予耶。予卽葉法善也。感子精誠。故引子往游月府。且使知今月古月。雖無同異。而風氣之開。早於塵世焉。言畢。羽衣人忽不見。凌雲子亦豁爾而醒。身在銀牀。冰簟。間。闔中人猶與家中小兒女同玩月華也。

● 歡伯小傳

(潁川秋水)

伯翹姓。其先本出於儀狄。因見惡於大禹。禹乃乘會諸侯於會稽之便。放之會稽山陰。遂長其子孫焉。歷數十傳。適越王句踐。率師伐吳。伯之遠祖名醇者。具壺漿。簞食以饋師。句踐大悅。投醪於河。令士卒競飲之。而賜醇秬鬯一卣。并錫河之嘉名曰投醪河。(投醪河在山陰縣西。又名勞師澤。相傳句踐師行之日。有獻壺漿者。跪受之。投水上。流士卒競飲。戰氣百倍) 誌不忘也。自是翹氏聲名始洋溢於越中。又歷十餘傳。始生伯伯之父諱蘗。本乃祖醞之孽子也。母夫人爲秦中米脂水。姓女。感酒星。(孔融與曹操論禁書天垂酒星之耀) 之精而生。伯伯父名之曰延洪。字以壽光。(黃帝內傳) 時正始皇定秦。以水德王之歲也。(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 漢高祖微時。卽與伯伯相友善。伯伯嘗居王媪武負家。高祖時往訪之一日。不見。不歡也。楚漢爭時。項王約高祖會於鴻門。伯實從焉。時張良見事急。密召樊噲入。噲膽怯。幸伯以激烈語撓其怒。噲始敢放膽。側盾撞入。瞋目直視。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以救沛公。及酈生請立六國。後張良借箸而籌。人咸多其功。不知亦伯之左右其間也。及高祖卽皇帝位。論功行賞。封以伯爵。(焦氏易林酒爲歡伯。徐憂來樂) 食采酒泉郡。(漢書武帝紀) 後高帝崩。諸呂用事。伯憤甚。密謂朱虛侯劉章曰。諸呂擅權。君侯盍懲之。朱虛侯聽其議。懼一人之力不足以敵諸呂。乃仍借重於伯。遂案軍法誅諸呂。逃席者一人。呂后雖知伯實與謀。深惡伯。然亦無奈之何。而伯終懼呂后之修怨也。問計於相國曹參。參曰。伯勿慮。有參在。日夜與我游。當無患。(史記曹相國世家) 參日夜飲醇酒。伯從之。自此遂不復出。歷數漢初諸大政。伯莫不參與。其間然未嘗獨將。故名不甚顯。惟聞伯之族人翹秀才云。伯雖不獨將。固善按兵。(蘇軾詩旋築詩壇按酒兵) 惜高帝晚年。狃於宴安。不肯用兵。致伯懷才不顯。不然將兵十萬。橫行匈奴。

中當不致如後世名將空抱痛飲黃龍之願云。

諧史公曰。余嘗遊會稽山陰。聞有伯之祠宇焉。蓋土人飲和食德。故祀之。其壁間有碑碣。剝蝕殊甚。詢之士人。知爲晉人劉伶所作。頌。援揚雄。趙充國。頌例也。而唐詩人李白所謂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者。實廟中題壁詩云。嗚呼。非伯德澤人人者。深何令人景慕。一至於此。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予於歡伯。無間然矣。

●討私販洋糖傲仿徐敬業討武蠻檄

(漁笠)

真漢奸某氏者。才非善。賈品實低微。自從據得水沙。遂充本行經理。泊乎近歲。更覺喪心。潛因前帳之虧。陰圖一朝之補。見錢開眼。饋氣直欲奔心。討飯賺頭。蠟臉何曾自顧。累夥友於走狗。陷股東於貪狼。加以虺蜴爲心。蠹賊成性。身甘奴隸。志棄邦家。違例壞規。亡廉鮮恥。幽明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癡心發財。豈意取巧己之國貨。棄之而如遺。敵之甘言。樂之而入。穀嗚呼。阮文祥之可殺。李完用之未亡。襟裾馬牛。知良心之已。黑衣冠禽獸。笑厚顏之不慚。某等血性男兒。國民份子。悲實業之墮落。痛奸商之敗謀。劉章匪種之鋤。良有以也。盧鏗同仇之誓。豈徒然哉。是用外馳檄。又內聯團體。俾黨心於利慾。休妄想夫洋財。速正典刑。共究姦宄。東連兩廣。南迄八閩。筆伐口誅。舐排指斥。重夷輕夏。悖入之貨。倒翻去僞。存真壟斷之謀。打破醜聲。播而門楣。敗賊案。揭而生意。衰貪私則攻擊。俱來欺心。則信用全失。以此求利。較甚賣淫。以此謀財。何啻害命公等。或懷壯志。或具雄才。或登告白於報章。或抒悱言於雜誌。公理具在。直道猶存。五七之恥。未滿四億之民。豈死偷猶願全蟻命。拒絕蠅營。不貪唾棄之餘。重作正當之業。凡諸同志。

曲。怒。前。非。若。其。長。此。飲。鳩。甘。爲。害。馬。不。願。漏。卮。之。患。必。招。集。矢。之。凶。要。知。今。日。之。神。州。已。非。黑。闇。之。商。果。

●拍馬者言 仿劉基賣柑者言

(軼池)

客有拍馬者善伺人見狗寶必鑽出之覷然巧言而令色售其技無往不利予怪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弋勳名博利祿畜妻孥乎將依賴以炫交遊乎其矣哉可醜也拍者笑曰吾爲是有年矣吾向賴是以食吾軀吾拍之人樂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可醜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長軍政晉勳位者航航乎干城之選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膺紫綬佩金章者峨峨乎民國之傑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國辱而不知瀆民困而不知援財窮而不知理盜多而不知弭坐糜厚祿而不知恥觀其入廨署出車馬飫膏粱而厭文繡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白日驕人暮夜乞憐也哉予默默無以應退而味其言類滑稽家髡朔之流豈其憤世嫉俗者耶而託拍馬以諷耶

滑稽新語

●錠硬不如人硬

(寄恨)

海上時下風俗多於大小月底必在室內焚燒長錠以求福澤有一貧家婦手紙錠嘆曰錠兄爾若肯硬一硬就濟得我目前用度了其夫聞言即自內答道紙錠如何能硬不若你早些先硬了去湊合這錠兄

● 沽佳釀去了

(寄恨)

一人醉嗜杯中物。日在醉鄉。不務正業。其友規之曰。君嗜酒過甚。非特廢時失業。將來必成酒癮。君其戒之。嗜酒者曰。某有子出門。未歸。心甚焦灼。非此不能。澆我愁也。且俟某子歸後。當遵命戒絕耳。友曰。此言我却未信。君此時能對天立誓否。嗜酒者曰。是又何難。偷某子回來。某酒仍不戒絕。大飲時。必然醉死。小酌時。定然噎死。或跌死。酒缸或淹死。酒池罰某生為麩部之民。死作糟邱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世不得翻身。君以為何如。友轉問曰。然則令郎究往何處去。汝何盼望若此。耶。嗜酒者笑曰。實告君。某子蓋奉使往杏花村外。大酒國內。沽佳釀去了。

● 如此心急

(寄恨)

一爛脚叫化。沿街求乞。羣狗尾其後。爭欲舐之。丐大怒罵曰。孽畜何無禮。乃爾我輩殘軀。少不得是你口中食。何必如此心急耶。

● 王八頭銜

(寄恨)

龜與蛇聯盟。龜年長。蛇次之。一日。蛇見盟嫂風流體態。嫵娜動人。悅之。嫂見蛇長軀潔白。亦頗生戀愛。彼此眼去眉來。大有同情難捨之意。龜固微覺之。而無如何也。一日。龜有事外出。擬一防閑之法。因思蛇性好潔。必用穢物以籠絡之。方可以有備而無患。想罷。謂蛇曰。兄有遠行。乏人照顧門戶。欲倩弟代為管領。弟能之乎。蛇欣諾。龜曰。若弟果肯受兄之託。須看守此門。不可輕離。未識能俯如所請否。蛇亦諾之。於是命蛇坐大門內。龜匍匐行。蛇之四週撒龜尿以圍之。始安心而去。不料龜去後。龜妻即負蛇入內。成其美。

事事畢。仍負蛇至。圈以泯其迹。比龜返。見蛇仍在原處。因竊喜。自負曰。還好。還好。若不是我將老二預裝在圈子裏。我這好好的。一個綠頂子。爲渠轉黃。早加了王八頭銜了。

●誰教你寡慾

(寄恨)

有夫妻二人。貧而多子。艱於衣食。夫給妻曰。多子多累。誰教你多子。妻答曰。寡慾多男。誰教你寡慾。

●不吉利之妙語

(寄恨)

某甲心直口快。一啓齒。慣說不吉利語。人多惡之。一日。赴某湯餅宴。妻尼之不得。爲叮嚀者再。甲唯唯入席。後。初。以婦言是聽。始終不發一語。某甚悅之。臨行出門。忽向某携手致謝曰。今日某一句話。也沒有。說。進。倘某去後。你的小娃娃。患驚風。死了。與我是不相干的呢。

●曹瞞通奸

(寄恨)

吾鄉有王某者。性剛且怒。聞人有不平事。常頓足切齒。百般辱罵。一日。閱三國志。見曹操逼宮。縊死伏皇后。怒不可遏。拍檯打桌。大罵曹賊不已。妻笑慰之曰。好好看書。何又發癡。若此。家用几案。已被汝十碎七八。留此一。張。破案。早是有限了。某盛怒叱之曰。汝無故向我理論。難道要與曹阿瞞通奸麼。

●難道是肉不成

(寄恨)

一人請客無肉。食竟。客有意作謝曰。叨擾叨擾。主人報之曰。簡慢簡慢。已而客復言曰。滿席皆是佳餚。屠停殊太。客氣。主人曰。菜水甚薄。慚愧得狠。客故意作色曰。個中。如不是菜水。難道是肉不成。

●和尚犯法

(寄恨)

甲乙二士同遊至法署前。見一僧荷枷門外。甲曰：和尚，乃出家人，你想爲何事帶枷？乙曰：和尚本來無法。 (變同音) 如今想是犯了法了。

●甯耐泥塗辱

(寄恨)

一人酷信陰陽事，無巨細必擇吉而行。一日，閒行江畔，偶一不慎，失足墜水，兩足深陷污泥中，不得脫。仰視怒潮驟至，將有性命之虞，乃大呼求救。路人聞聲，俱欲入水援之。其人忽搖手止之曰：君等不可造次。最好爲我看看曆本，今日可動土否？否則我甯耐泥塗之辱也。

●大小便預繳減價

(齊一)

沿途大小便有礙衛生，早經警署出示嚴禁。違者拘捕處罰。有鄉人李樹森入城探親，因便急，卽就巷尾小瀨被崗警扭獲，欲拘入署。李央之曰：小的一時冒昧，願照例處罰。警曰：幸你小便，若大便須罰六角，小便三角可也。李曰：小的囊中有銀元一枚，願分兌三角奉繳。警曰：可勿兌全繳可耳。李曰：汝講明小便三角，大便六角，胡強索一元。警曰：無妨，以後任你街頭巷尾大便二次，小便一次，便宜你七角何如？但不能述與他人知道，恐壞我的差使。

鐘 詩 軒 雨 話

(集 徵 葵 陰 郭)

秋 月 睡 鞋

(分 詠 格)

少陵興起乘槎後。	碧。落。淺。沉。銀。漢。影。	對影簾前涼伴我。	籬外頻聞衣杵擣。	照來離婦心中事。	望。爾。團。圓。愁。爾。缺。	捲。簾。笑。妾。窺。蟾。影。	輪。中。桂。馥。爭。摩。餅。
小玉情牽入夢時。	黃。昏。輕。繫。玉。人。跌。	口。歡。被。底。暗。兒。郎。	燈前疑卜藁砧歸。	鈎得檀郎夢裏魂。	背。郎。刺。繡。伴。郎。眠。	偎。枕。羞。郎。捻。鳳。頭。	妾。底。蓮。香。擬。作。杯。

澤林賦

本局新書廣告

原文天演論

周越然校英國赫胥黎先生之天演論名義全球經嚴幼陵先生譯成漢文後不脛而走者何啻數十萬冊數年來統查滬上及各地翻刻者有一百二十餘版之多其價值之高無待贅述茲有友人由倫敦覓得原本致請周君校讎按嚴譯分爲篇段訂成專本印行於世想吾國英文學大家必樂爲購置也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增註原文

海外風土記

中學用英文教科書

是書爲 Edward Reinar 原著以故事體裁記述十五國之風土書中奇聞軼事有史傳所不及詳地志所不載讀之最足引起人之興趣在美國英國久已用爲課本以代讀本惟原書多出彼邦人之口吻不合我國學校之用本局有鑑於此特請周越然先生增訂并增以音義及華文註釋始臻完善學校中用爲課本學生可受二大實益(一)不讀讀本而收讀讀本之效(二)不事游歷而知數國之風土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英音引論

周越然先生編蓋英字之雙聲互韻及發音之長短徐疾初學者恆覺其難本書專爲初學辨音者設法於各字母之變讀及拚切成聲之方法索奧闡微詳舉靡遺無論何等學校皆可用之內分十二課日授一課不及兩星期可畢無論何等難事均能於審音詞典中檢查之無錯毫釐誠爲初學英文研究辨音法之金鍼也裝訂一冊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英文簡易詩選

周越然先生選註解詳明選擇精當誠空前絕後之作也研究英文者不可不備書前並冠以讀法一篇尤爲初等學詩者之便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歐美禮俗新編

本局因民國成立事步武泰西特請俊君啓鵬將歐美各國所有結婚殯葬跳舞宴會旅行造訪等禮編輯成書俾邦人士有所適從焉定價每冊兩角半

實用演講術

附委附勢圖

近年來吾國開會演說之事日必數起而於演講一術絕無善本且每事必先於行偶或臨場乏術勢必謔笑外人故特請葉君鳴續編輯是書實列身議會議院及熱心時事諸君不可不備之書也洋裝一冊定價參角

英文法學通論

是書爲英國葛爾達原著周越然刪譯足爲吾國法政學堂參考之用後附華英對照表尤爲特色洋裝一冊定價一元



譯叢

名著

●美 洲

(續)

伍廷芳博士原著

杜逢一 姚鶴雛 同譯

第十一章 劇場

中人尙忠而伶人演戲則不得不詭譎粉墨登場之時已全忘其本來之面目即謂其爲另爲一人亦無不可故先聖前賢之垂訓則謂人而行僞者殃必及其身如爲優伶中傑出者其行僞之道必異乎衆自非細人無賴潔躬自愛者必不願爲之伶人之在我國其爲輕視已非今始若女伶則尤無之迨近始發現于社會耳稚齡之童一入伶人隊裏卽爲辱行而他時遂無歸入正途之一日卽其智識所及亦僅得爲農工之事而止士林屏弗能入中也人之崇尙誠實至爲專一優孟之爲斷不能齒於衆口新國改建之前伶人不得預甄才之試不得爲官吏著爲律令是類之人薦紳亦羞稱之苟爲閱閱世界斷無願其子爲優伶之事廉隅砥礪之士尤痛絕優伶謂爲汗下然而沙礫之區豈無芳草社會中排擊過甚亦匪盡當也以余所知歐美之人對於優伶殊不異視一例平等與薦紳淑媛無殊此亦非歐美之人不尙德

譯叢

一

行不崇誠實特知樂利主義之真相不以繁文細節爲拘耳西方之人注重美感而中人則惟視其結果之及於品行者以爲斷如上述奢侈之宴會日食數十萬錢而不爲少吝同一意也

女伶之在西方其尊重不亞於人而在中國則身登舞榭便非淑女西方女伶偶一知名之士或爲鉅富之銀行家殊爲數見不鮮之事卽至歌妓亦不難異日爲爵夫人婦女生而歌喉殊衆者舍爲女伶外殊難覓他事以展其才中國女伶則不然當其未入劇場之前其芳名已墮裂矣西方女伶之登臺售藝不過以展其所學耳而其人尤必爲健全勇敢之姝始足傾薦紳富碩之心而與之結褵凡人之心必愛胆識而尊端淑有自愛之心者必足以使人之愛已歐洲人士取婦以胆識尤甚於取姿貌卽具同一之姿色而尋常婦人其胆力終不若女伶之大則寤舍此而就彼而女伶之得偶佳士乃視絕色驚才之婦女爲尤易

演戲所以博人之趣也顧亦非無寓焉觀劇者本爲求樂故滑稽趣劇尤爲坐客所歡迺若演爲嚴正之戲殊無動人笑樂之處則觀者索然如欲就臥但編劇者則不得專注此點而置道德弗顧配置適宜繁簡恰當尙爲餘事而道德一端尤不可不處處注意中劇則頗專重於此爲惡必殃爲善必祥演之窮極點綴而觀者尤樂觀福淫福善之劇津津不已

舍己謀人。中人不若歐美人之甚。中人常獨善其身。美人則不然。樂成人之善。頗極切摯。老莊譚無爲。寧靜自守。不靳靳於化人利世。卽足爲中人道德之指歸。劇場之在國中。爲宗教之作用。有數國爲然。苟利用之以間接感化其國人。爲益亦鉅也。

中國劇場較美爲簡。鄉僻之區。編木蔽席。卽已成。一劇館。觀者率立。無坐。演劇大抵在神廟之中。爲應節酬神之用。一切簡略。帷幕俱無。役人亦少。而爲日角者。亦以男伶爲之。經營布置。率草草。亦無瘖戲。瘖戲以一人演而一人自後說白動作合一。

新聞紙載一事。紐約城中央戲園。新辦一機中。自機中風雷電皆備。風機則中爲一鼓。及一金屬之版。版轉攪絲線。結成之幅。作聲如風吼。電則以錳爲之。而燃以電氣。雷則以數千磅之石。激激而轉發爲怒雷。間以數炮。彈及一鼓。同時並作。震耳欲聾。

中國演劇者。固不須如西方之究極華美。若西方則伶人衣飾之盛。爲余所僅見。吾國通商都會。已漸趨西式矣。而余意則謂戲劇之爲用。固在娛人。而尤須有鼓舞激厲人之作用。以劇者扶翼道德者也。影戲理亦同此。

(未完)

名人趣史

●我之入世談

(續)

(易時譯)

第七節 英國陸軍上將費蘭巨

(John Hinch)

我軍人也。自弱冠投身軍界。迄今垂數十年矣。生平所歷戰事。大小可數十次。軍功戰績。雖不能上。婉惠靈頓。納爾遜。諸先烈。然滄海桑田。淒風苦雨之味。鬼哭神號之境。固已嘗歷殆遍。今老病將死。回憶最初

從軍之歷史猶不能無動於中而爲之低徊不置焉

我投身軍界之日似在五月見習期屆卽補軍職爾時位不過什長耳幸所轄十人半皆總角之交其他或來自田間或自他邑應徵而至雖非素識然以我馭下謙藹隨大隊長駐戍呂開希村晨夕共處亦尙無間言吾隊時奉大隊長令職司梭巡夙興夜寐殆無暇晷而尤以薄暮至夜深時爲最繁故呂開希村周圍十里每當夕陽銜山倦鳥歸巢之候幾無日無我足迹村之人見我戎裝佩及常川遊行始甚驚異久之習見有素相忘無形以我微胖咸爭以胖將軍相呼我亦願而樂之

我性癖繁華自幼卽然一衣之值動值數鎊至是身任軍官所入既豐所以自奉者亦益厚此雖軍界中人之通病我今亦老邁不復癖是然回首前塵恍如昨事猶彷彿憶之我爲什長後之第一日嘗製價值二十鎊之夜行衣一襲衣之於身寬大適中薄暮出巡頗以自豪村人見之嚮知我爲什長者羣謂我已升職莫不相對咋舌竊竊若有所畏又若肅立致敬我見其然稚氣勃發亦故厲色對之以示我威我所轄十人與我不無同癖然台麥爾與克士比二人則身斥我非謂我無恥我初尙優容旋見若曹益肆時亦盛氣斥之台麥爾與克士比脚恨在心常思報復而我華美之夜行衣遂爲若曹所嫉視岌岌不可終日矣

我夜巡呂開希村時必以所部五人爲衛餘留營帳俾管看守習也台麥爾與克士比被斥後之二日我循例仍御華美之夜行衣出巡行近小溪瞥見台麥爾等均各喜形於色心謂若曹前嫌已釋頗以爲慰溪上有橋爲吾必經之地其下泥垢叢積濁氣薰蒸晨間過時陽光所迫我每掩鼻而行蓋呂開希全村

最穢之區也。我時舉目瞭望，見其形如臥龍，屈曲有若古弓，督衆共前，初謂無日不至其地，今亦猶爾，略不芥蒂，詎行甫及半溪中，忽有滃然之聲，似蛙而高，陶息間一物上騰，飛奔吾肘，疾於電掣，我閃避不及，竟爲大驚，失足下墮，轉側之頃，污泥遍體，而我之四肢因下墮之力，過猛且竟深陷泥中，掙扎不出，我華美之夜行衣亦染遍穢垢，瞬成泥衣焉。

爾時台麥爾等但忽忽前進，若無所聞，幸五人中斯金士及郤角脫與我素善，聞聲急趨入溪，力拽我出，始得登陸，卸衣狼狽返營，事後我亦知此實台麥爾詭計，用以報我前斥者，蓋溪中之聲實若曹預擲爆竹所致，爆竹性上騰入水，復出適及我肘，若曹固試之熟矣，我本欲窮究主謀，爲吾華美之夜行衣雪此奇恥，然一念若曹之仇，我實緣嫉彼而然，遂亦置之，而自是厥後，我亦再不華服矣。

春 雨 室 叢 譯

(樹聲譯)

●重財輕命

某製造家爲賊所殺，有人爲登告白於新聞紙，歷叙其遭害情形，纖悉靡遺，而其結語則奇妙不可思議，其言曰：彼雖死，然亦其幸，蓋彼所有巨貲，於被劫之前一日悉數存貯銀行，故彼實絲毫未受損失，僅喪其命而已。

●藥鼠毒粉

譯 叢

一人步入雜貨肆。出一紙裹呈肆夥曰。此中何物。請試嘗之。肆夥急啓。而以鼻嗅之。並以舌尖舐之。曰。此蘇打粉也。其人欣然曰。吾亦云然。願吾妻堅謂此係藥鼠毒粉。請更試之。果何物耶。肆夥曰。吾非鼠。不敢再試也。盍請尊夫人試之。

●萍果噫嘍

天道好還。作法者恆自斃。事之常也。有某某者。性好詭譎。一日就食於肆。侍者進問何食。曰。萍果噫嘍。侍者應曰。諾。某曰。須無噫嘍者。侍者又應曰。諾。某又曰。須無萍果者。侍者返身去。瞬息間。持一空盤至。中僅一匙。及糖少許而已。某大驚。不知何爲。侍者曰。此先生之萍果噫嘍也。無萍果亦無噫嘍者。既視帳單。中所書與侍者所言正同。不得已。付賞而去。

●戰艦模型

英國每製造一新式戰艦。必先製一鑛蠟模型。此海軍部之命也。模型既成。試驗之於渠中。渠乃特爲試驗而築者。闊二十英尺。長四百英尺。模型則長自十二英尺。乃至二十四英尺。所以用鑛蠟製者。取其不滲水。重量不變。便於改製也。試驗後。此模型則藏部中。而英皇亦有艦隊之模型。則以金若銀製者。純係美術品。計自長勝之威廉時。海軍發達以來。大小戰艦之模型。莫不備具。有製於十四世紀。及十七世紀間者。蓋歷代之皇。巡幸海疆時。臣民所貢獻也。聞德皇亦有銀製戰艦模型。自萬京司。Viking 帆船。以迄現金之汽艇。形色。色。羅列靡遺云。

●橡皮

今之戰艦護以鐵甲可謂堅矣。然今之鎗砲無堅勿摧似。鐵甲猶未盡善也。此次歐戰結果當能證明。鐵甲之不適用。蓋鐵甲既非勿可摧之物。且其質重不能護艦底及水平線下緊要部分。致艦身運行不靈。就今所發明之質料中堅難摧。可起而代之者。厥惟橡皮。英科學雜誌記者嘗提議及此。其言至有價值。渠於一八六零年試驗橡皮之抗拒力。將一尺方二寸厚之橡皮一方置汽錘下。而以六寸徑圓彈置橡皮上。汽錘下擊至圓彈片片碎。而橡皮完好如故。彈力依然。又試驗得橡皮經劇烈炸彈之轟炸。除為熱力所溶化者外。絕不受損。此可證以此護戰艦實較鐵甲為佳也。

●軍用刀

英國兵士恆言軍需品中之最經用者莫如鎗頭之刺刀。此數寸之鋼無論受若何挫折鮮有斷缺。而失其原形者。蓋今所用之刺刀已經二十三次嚴格之試驗。而製刀之鋼又復精良。製時鋼既燒紅。置錘機下。錘之。此機每分鐘能錘一千五百次。直至鋼較原形伸長一倍乃止。既更置火中燒之。而滾之於二大鐵棍間。成刀形。乃以鋼石輪磨其口。使薄如剃刀。計製鋼成刀共經二百次之磨練。方呈試驗室試驗之。初將刀試擊。法置刀鐵鉗中。而以之猛斬堅木。設刀製造不良。將立折缺。佳者不稍動也。次將刀試屈。法插刀尖於鉗中。而屈之。成半圓形。猶不折。則將重鐵塊壓其上。以刀之彈力能自伸直。而將鐵塊擊起者。為佳。有將刀插洞中。而屈之。置曲形之木槽內。歷若干時。出之。佳者能自挺直。不稍屈曲。如此類者。共試二十三次。方發給軍士應用云。

易時雜譯

●損友之害

美國康納的克洲有一教員訓子甚嚴。子女偶有不規事。即鞭笞相隨。不少寬假。雖其妻亦弗敢阻。彼見子女擇交損友。每大聲斥之。且必責其改悛。而後已。以是子女咸畏之。然教員事冗。不能常在家。彼外出時。其子女之所爲。固不能知也。一日。時值寒假。教員校事既藏。回抵家中。細稽子女所事。復多不規。其女台麗。且與一品行素劣之女子爲友。不覺大怒。呼女曰。台麗。汝如再與芳沙耳爲友。我必笞汝。弗恕。芳沙耳。劣女也。豈汝尙未之知乎。台麗聞言。心殊不然。辯曰。阿父。果何所見。乃作此言。且兒今年祇十五耳。卽有頑友。亦何害。教員初殊憤憤。卽欲撲女。既忽笑。指壁際火爐曰。吾兒其趣爲我取爐中未燃之煤一塊來。台麗無奈。果以纖手取煤示父。顧煤大且滑。台麗疏于檢視。轉瞬。手脫煤。竟墜其白圍裙上。裙爲之汚。台麗至此。不覺恨曰。阿父命兒爲此。意果何爲。今兒潔白之圍。竟爲所汚矣。教員掀髯笑曰。汝亦知汝裙之已汚乎。實告汝。汝之友芳沙耳。無異以手取煤。煤能汚人。且能炙人之手。汝今友芳沙耳。而未覺其害者。猶煤之汚汝裙耳。他日交友益契。則汝行且如手取已燃之煤。必爲炙肌無疑矣。台麗聞言。心善其父。自是常以其言懸爲座右銘。而再弗納交損友矣。

●拘禮惡報

凡人好拘禮者。往往爲禮致辱。巴黎有律師名金斯荃者。御下甚苛。家中僕從。自庖丁以至隨從。莫不畏。

之如虎。僮僕荷值入侍一言不慎。必被痛罵。其新雇者舉事。每不稱旨。彼見其然。輒如輪囚犯。然教之家。人惡其行。亦嘗隱致諷刺。顧金斯荃則謂僕從侍我所須者金錢。我雇若曹。則欲其悉心相待。教之以禮。責之以言。固我分也。一日同事中有餽以食品者。其僕素狡黠。心知金斯荃頑固入其室。故作愚騃狀。曰：先生。我主有物在茲。即請察收。金斯荃怪僕傲謾。而不敢怒罵。因笑曰：汝何言。僕益肆曰：我言我主有物。送汝耳。金斯荃心謂僕慙。嘆曰：汝殆新僱于亨白士先生者乎。僕曰：然。金斯荃曰：然則汝其來試。暫坐我椅中。我今當爲吾友故。教汝以禮。僕從之。金斯荃乃起立。取物趨至室外。復徐入曰：先生。早安。僕受敝上命。囑以菲儀數事。奉贈先生。乞先生晒納。言畢。恭立。僕側弗動。僕揮手作勢。故作主人狀。傲然曰：汝其爲我置之可矣。汝自康白街來。想已疲敝。我有先令二枚。在其即敬受。返報汝上可也。金斯荃聞言。知被僕愚爲之慚。作無地。然已不及矣。

●虛無黨軼事

俄國虛無黨人之被政府禁錮者。爲日既久。往往瘦死獄中。此俄皇囚各一室之苛令階之厲也。蓋狂狷生涯。度日如年。囚居斗室。既不能得人共語。又無瑣事可爲。實雖欲不死而不可得也。黨人呂木耳夫者。亦因案被逮。而受二年之禁錮于西比亞某獄。當案發時。知難倖免。意二年中不爲一事。雖不患病。亦必癩發而死。乃悉去衣囊。所實獨懷婦人日用縫紉之綱針四枚。惘然前往。警吏搜檢。迄謂彼淺淺者。不足慮。縱之。即獄吏固亦初不爲意也。呂木耳夫既入獄。念往事如塵。思之徒生悲感。乃日以四針把玩。時擲暗陬。時集掌中。以遣閒。暑心有所屬。光陰荏苒。禁居獄中。因亦不覺其苦。而倏忽間。二年竟屆期矣。獄

官承上峯旨本欲病呂木耳夫以廢其身平居見其貌甚豐腴即頗奇詫至是囚室遽闢獄官自外潛窺見彼方覓亡針不得而嘆乃始恍然顧此際呂木耳夫且出悟亦無及矣

●犬妒

西人出行每喜攜其所愛犬與偕而犬善體主意亦緊隨爲衛雖往來人叢中亦能不失其途此西人特性不足怪也英國有哲麥士者亦具是癖所畜共五頭白曰花脫黑曰拔克黃曰伊羅棕色者曰勃朗灰色者曰戈雷各有定名各居以小室儼如犬國哲麥士有所須呼花脫則白者至呼拔克則黑者至主命一聲毫忽不爽而哲亦儼然以犬王自居一日哲麥士有事愛丁堡將束裝遠行念五犬偕出途中餵飼須人殊覺累贅卽召其最愛之灰色犬戈雷曰戈雷我將赴愛丁堡汝可隨我偕行彼花脫輩可不令知也戈雷搖尾應命若甚欣快哲麥士意花脫輩未奉召決不知也詎花脫輩恨戈雷平時獨擅寵眷哲麥士召戈雷時花脫與伊羅已潛窺門次睜目聳尾洶洶然欲得戈雷而甘心迨戈雷搖尾趨出若曹不問原由竟趣撲其首嚙落其耳鼻吠聲狺狺如訴冤狀胸息將戈雷撲殺哲麥士聞聲知變趣出斥阻則戈雷首尾分處而四犬亦早竄遁矣哲麥侯四犬歸審若曹妒性已見戈雷雖死嗣後難免他變卽集四犬于室中而數之曰汝曹狼子野心殺我戈雷不復爲我愛矣言竟各享以彈使四犬於五分鐘間各斃槍下而哲麥士鑒於前轍自是亦再不畜犬矣

劇

識

本局新書廣告

美國制度大要

是書為美國鮑息敦原著沈商君周之彥兩君合譯詳述該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機關之規制範圍權限責任大而至於全國小而至於鄉村市鎮提綱挈要瞭若指掌末附官制表尤為吾中華民國建設時代之國民不可不備之考鏡洋裝一冊大洋兩角五分

法蘭西紙幣禍史

是書為美博士(轉蓋脫) Andrew White 之原著游學美國康乃大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吳江鄭之藩君所編輯其易法國創發紙幣之始因盤濫發紙幣之惡果均逐按年代先後詳述利害意義警關訓旨顯明吾國當財政紊亂之秋得此洵堪借鑑凡政商學各界欲研究理財學者不可不入手一編焉定價大洋六角

最新學校尺牘教科書

是書為吳興包延輝君所編著選材取義均極純正所列書札類皆關於德育體育者為多文字由淺而深篇幅由短而長最合學校生徒之用且格式完備註解詳晰即無師教授者亦易於模仿而篇首之稱謂說明尤為書中特色雖全書四冊定價大洋四角

江山淵譯辣女兒

定價三
角五分

偵探小說夥矣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江山淵先生所譯敘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情彌篤欲與結婚而面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凶器上鐫以生名逼生偕遁生卒不可後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李定夷編民國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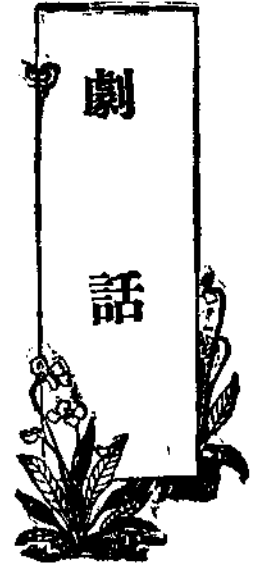
定價四
角

是編為李定夷先生所輯端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廛各種風趣之事實讀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一)壽星集(二)遺老傳(三)官場瑣語(四)試院現形(五)裙釵韻語(六)社會怪談每類多數拾種材料精美事實談諧近來坊間所出諧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於捏造此編獨力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真實卷首更有滑稽名畫四幅開卷一視便可令人捧腹也

名人閒中話

上下二
冊定價
六角

書載中外名人軼事勝景豔跡其他野史所未見共五百餘則歐美衛生法云一日間大笑數次身必康寧舟車往還每苦煩雜艱乎是書樂境自生不特能廣見聞抑且有益衛生也



脈脈談劇

(續)

凡人有一技之長。泯沒無聞時。必有一借徑。其名始著。伶人唱工之佳。亦猶恆人有一技之長也。程長庚在前清時代。爲伶界泰斗。然當其由皖入都。伊始誰知其唱工之佳。且性嗜鴉片。前清道咸時。烟禁甚嚴。食之者殺無赦。長庚由某園主汲引入大內。當差唱做。雖佳人皆以其聲望低而輕之。一日大內又傳差長庚。正噴雲吐霧之際。急斂烟具入而供職。乃烟癮大發。涕泗漣漣。欠伸不已。上知有異。急詢左右。以素有烟癖。對上赫然震怒。飭令杖斃。寺人某叩首力求。乃免命。其速行斷絕。以覘後效。長庚演畢而出。匿居某所。既不登台。又不進內。當差詎復爲上所聞。立飭步軍統領。將長庚拿辦。長庚知終難免。乃竭力運動。左右代爲緩頰。上怒始平。自是仍舊當差。大內而聖眷。翹較前轉隆。程供奉之名。乃大著於天下。至余三勝之得名。與長庚略異。先是三勝廁身某園。爲長庚賞重。延入三慶觀劇者。並不注意。某年冬。三慶全部應某邸堂會。三勝與焉。尙未扮演。立鼓吏後。觀他伶之戲。目御大罽。晶鏡口銜。京七寸旱烟筒。反

著。捨。猓。馬。褂。乃。以。兩。馬。褂。料。併。作。一。馬。褂。者。取。精。遺。粗。氎。毛。潤。澤。深。厚。服。之。者。愈。覺。氣。象。颯。都。某。邸。召。值。台。者。而。詰。以。此。人。爲。誰。以。余。三。勝。對。立。點。兩。齣。一。爲。取。城。都。一。爲。捉。放。曹。三。勝。登。場。聚。精。會。神。做。派。唱。工。酣。暢。淋。漓。佳。妙。至。十。二。分。地。步。由。是。各。王。大。臣。爭。相。延。攬。並。代。游。揚。三。勝。之。名。遂。與。長。庚。相。埒。長。庚。以。阿。芙蓉。膏。得。名。三。勝。以。捨。猓。馬。褂。得。名。亦。伶。界。趣。談。也。

大舞台真小桂芬。固十年前雜伶中巨擘也。曾會串於某園。戲爲四郎探母。與菊仙合演。菊仙臨時告假。事後語人曰。該雜藝術已臻爐火純青之候。聲望赫赫如日方中。老夫久視爲畏友。一昨會串。老夫事前頗覺惴惴。脫登場後。少有舛誤。數十年英名。一旦敗於孺子之手。殊不值得。與其冒險。毋寧藏拙。其見重於前輩如此。曾幾何時。噪子倒敗。尋返津門。調攝兩年。噪音回復。呂月樵介紹入大舞台。噪子寬平。有餘不能拔高。所演戲注重教子。洪羊洞。李陵碑。空城計。伯牙彈琴。桑園寄子等。其中以彈琴爲最佳。引吭而歌。矜平躁釋。至於前擅長之文昭關。取城都。打鼓罵曹。則束之高閣。以此等戲與噪子不合也。頃更肆力於做工。如溫宗卷。七星燈。羣英會。偶一扮演。均頭頭是道。聞係就學於老伶邵寄舟云。

鄙人對於第一台雙處。率多褒詞。有謂鄙人專提倡大噪子。殊不知鄙人之譽雙處者。非譽其噪子之大。實譽其噪子大而善用也。蓋噪子之大。既貴乎能放。尤貴乎能收。既貴乎能高。尤貴乎能低。既貴乎能窄。尤貴乎能寬。孫菊仙在鬚生界。所以能與叫天對峙。而以孫派稱者。即因其具有以上資格也。不過菊仙唱工已入化境。雙處唱工猶未臻自然之域。如謂鄙人專提倡大噪子。則當白文奎未死時。何以對之。默無一言。良以文奎噪子能放而不能收。也能走低而不能拔高。也能寬而不能窄也。此文奎所由與雙處

萬難並論也。第雙處具此一條好嗓子。第一台雖人才濟濟。竟無第二副嗓子。足與之配。故雙處之戲。每晚皆在前數齣。英雄無用武之地。可嘆。

何月山來申。隸新舞台。輿論甚佳。然自予觀之。不過與十餘年前高福安相等。而爲中馴才耳。福安來滬者屢矣。司空見慣。觀客不甚注意。月山之演於新新也。爲破題兒。第一遭名。字新面孔。新滬人觀之。遂不覺耳目一新。奉之爲武生中泰斗。實則月山長靠戲。尙有幾齣。可看短打戲。殊弗若。蓋叫天張德俊輩也。且長靠戲如長板坡。鐵籠山等。打工緊。奏則緊。奏矣。然緊奏太過。卽不免驟。凌慌亂之弊。然而此派最合觀客心理。此輿論所由佳也。

歐陽予倩於青衣一門。研究功深。久有心得。夏間由湘來申。主林少琴。少琴固青衣專家。數十年前服膺余紫雲而勿失者也。予倩昕夕親炙。經其指授。青衣之學。漸造深醇之域。或謂青衣界。食少琴之惠者。不獨予倩。卽享盛名之江夢花。亦得力於少琴。居多也。且也。北京名青衣如吳彩霞。朱幼芬。梅蘭芳輩。來申必往訪少琴。而請益焉。伶界桃李。盡在林門。少琴亦足自豪矣。

客串登台。後台側目。排擠傾軋。層出不窮。猶憶陰四月間。予倩在第一台演宇宙瘋。是青衣正場戲。與唱鬚生之劉榮昇。固風馬牛不相及也。榮昇是晚與粉菊花合演十八扯。所唱聲調。除照例幾齣老戲外。復插入純粹青衣戲。一折戲。爲六月雪。特坐台口。自拉胡索。引吭而歌。極盡夷猶。駘宕之致。若閉目靜聽。幾令人疑爲名青衣。吳彩霞所唱。不知其爲榮昇也。一齣既終。彩聲雷動。某君語予曰。榮昇今日十八扯。可謂別開生面矣。予曰。是有深意存焉。某詰故。予曰。今夕爲予倩登台第一夕。所演者宇宙瘋。榮昇特弄此。

劇 話

狡。獪。冀。以。推。倒。予。倩。使。之。不。克。立。足。也。榮。昇。年。稚。機。械。變。詐。非。其。優。為。必。有。主。動。者。特。未。知。何。人。耳。幸。予。倩。之。字。宙。瘋。唱。工。字。字。珠。璣。做。工。頭。頭。是。道。榮。昇。一。段。青。衣。若。拋。磚。之。引。玉。焉。予。倩。亦。榮。哉。矣。

四



秀

豐

本局新書廣告

是書爲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叙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圓忽蝕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洋洒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繞悽惻又無異相對楚楚妙事也亦文妙也業已三版銷數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賈玉怨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爲先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艷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爲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鴛湖潮已極說部之精洪實玉怨則猶有甚焉三版亦存書無多矣

李定夷譯
奇情小說
紅粉劫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爲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枯虛文字以東方之俊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筆則沉澀樸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時叨略錄之音宜風行四海已出三版也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茜窗淚影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瑋俠俱粵人誼結金蘭情同手足蕙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俠訂婚長齡有同學王子璋相交彌篤藉以蕙秋許之光復之役長齡子璋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瑋俠聞警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台某蕙秋先遁出至寧福訪長齡等不遇再至滬瑋俠亦已脫離苦海一雙完壁偕返羊城始知子璋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無兒子璋乃入贅瑋俠誓不他適仍歸何氏不嫁而寡誠屬可憐然岑苦舊好完聚終身亦蕙秋瑋俠之始願也先生以愜意快心之文章博驚人眩目之事實讀者無不拍案叫絕也

李定夷著
苦情小說
湘娥淚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雖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酌句斟事實悽慘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

定夷叢刊初集

定價六角

定夷善作小說斷續零統俱是名著茲輯爲叢刊一書初集凡分四卷卷一短篇小說卷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十萬言記述新穎趣味濃厚亦香亦豔亦莊亦諧以生花之妙筆集著作之大成是足爲劉記小說放一異彩也



過眼繁華錄

(續)

(蘇客)

(定夷)

王蓮舫惠山山畔人。明山秀水鍾毓名花。斯言洵不虛哉。蓮舫姿首絕佳。豔似牡丹。妝若海棠。真所謂羞花玉貌也。初操水上生涯。為無錫之船妓。畫槳簫鼓。照耀惠山浜裏。一時芳名籍甚。且嚙喉極佳。尤工鬚生聲調。之抑揚宛轉。無不中節。每於歌筵舞席間。聞彼一曲妙音。無不彩聲四起。兼能琵琶。高下疾徐。亦復彈撥。如是客亦頗賞之。性和平。善應酬。無論生張熟魏。皆能使之傾心。一時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勝概焉。所眷有某衣肆兄弟二人。俱稱莫逆。兄弟避道而行。彼此俱不相知。蓋院中成例。客與客不相會面也。嗣與閩人某烟肆生結不解緣。種下孽種。生有一子。後以愛慕姑蘇名勝。遂移居吳王台畔。不復蕩舟營業。即張豔幟於園門外。所業益盛。而絕無自滿之志。益肆力於歌曲。一道精益求精。駸駸乎入室而升堂矣。於是進而學串戲。臺容步法。靡不悉心研究。有信局主人蛟川生者。獵豔之健將也。一見蓮舫。大為傾心。浪擲纏頭千金。如土。蓋凡能博蓮舫歡心者。無所不至。乃黃金易盡。慾壑無底。生漸至周轉。

花 史

不靈。天台縱好不復許窮途阮籍長作入幕之賓。蓮舫遂別眷金業某君。以工於媚術所交無不傾倒。故某君愛彼之熱度亦不減於蛟川生也。有時某君不至蛟川生或暗渡陳倉以結未了之緣。蓮舫顧念舊日香火情尙不以白眼相加。惟一般房侍利慾熏心見生已一貧如此不免時加詛咒勾欄中人惟利是視。利盡則轉眼若不相識世之用情於勾欄者其鑒諸。

蓮舫有養女二。一名小舫。一名小蓮。一名四寶。小舫貌頗楚楚。可人。年事雖幼。性情頗慧。以故不善應酬。非蓮舫所喜。有某紳獨嬖之。謂態度磊落。非風塵中人物。乃以千金娶之。後房尙係連城完璧也。小蓮貌勝於姊。天資聰明。盡得蓮舫衣鉢。五年之前。蘇人爲某善舉事。演劇於春仙茶園。蓮舫登台串演。吳市吹簫一齣。又與小蓮合串。梅龍鎮一時母女芳名大震。亦足見小蓮之不凡矣。(小蓮事詳後節)

蓮舫自錫山起業以來。由錫而蘇。碌碌十餘載。手頭漸有積蓄。除衣飾而外。現金約有五六千。均存放於殷實之店鋪。生息自小舫嫁人而後。大動蓮舫從良之心。頗有厭倦風塵之意。遂不復張豔幟。其時有某紳眷之甚殷。蓮舫見某紳家計殷實。且爲商界鉅子。決意欲嫁之。運動某紳之友。懇爲設法。初用某紳名義。於城內租屋一所。方預備遷徙。爲某紳所聞。不勝駭異。以其事前未曾就商。貿然而爲之。斷不能許。可其事。遂作罷論。其實蓮舫並無他意。不過欲擇良以從。特手續太不分明耳。旋改居閩門外飯店弄。前所歡之金業某君及蛟川生聞蓮舫有從良意。皆爭先恐後。請訂白首。蓮舫於二人之中。棄短從長。某君遂報捷足。議定先行試辦。如果彼此稱心。再作久長之計。於是復遷居城內一塊天鵝肉。爲某君獨占者。約一載許。蓮舫見彼與蛟川生等耳。不特無所積蓄。且負債甚多。殊非可託以終身者。乃復舍而之。他時已

光復之後。蘇州市而日就凋零。蓮舫既從良不成。又生出岫之恩。誠恐蘇州不能立足。不如遷地爲良。因束裝赴滬。卜居清和坊。初由房侍阿彩等所包。蓮舫因此中老手。自知人地生疏。非借重於人。不易結識。一般豪客。故不得不爾也。時蓮舫已當中年。徐娘手韻。總遜少艾。一籌所幸。歌喉未衰。營業不致蕭條。旋與阿彩等脫離。徙居清和前街。自關門戶。聲譽既起。益蒸蒸日上矣。有李某者。本旗人也。光復後。變姓爲李。與蓮舫交情頗深。舊歲蓮舫曾與生一子。蓋李某初眷蓮舫時。與蓮舫交好者甚多。然李工內媚。多心計。卒之均爲所擠。迨後。小蓮賣唱於清和坊。李與蓮舫租小房子於正豐街。蓮舫日中至小蓮處。晚間回小房子。無日不然也。設小蓮和酒忙時。蓮舫相助爲理。或蓮舫遇舊日相知。因此回寓。愈時。李必惡聲相向。或至十二時不返。彼必逕往清和坊尋釁打之。不已。又必挾之同歸。蓮舫忍氣吞聲。不敢忤也。嗚呼。其何精神而能使彼百戰健將如此折服乎。後徙寓大慶里。及小蓮嫁人後。蓮舫倦飛知還。不復養育他女。近聞已與李某再徙蘇州城內長尋。鴛鴦好夢矣。

王小蓮。蓮舫之養女也。姿容韶秀。體態輕盈。既善鬚髮。生兼能花旦。嘗登台串戲。雛鳳清聲。更勝於老鳳也。居蘇州時。年華雖小。已負盛名。光復之後。隨母來申。居新清和。爲某房侍所包。及蓮舫既自關門戶。小蓮亦與某房侍脫離。同居清和坊。又一年。爲某翁所梳櫛。後又與閩人某客作巫山之會。一索得孕。將至分娩之期。不得已。歇業徙居。與蓮舫同寓閘北公益里。後產一女。產後向某客交涉。客竟置之。蓮舫無如何也。時蓮舫與某烟肆主所生之子。年已長成。來申後。就學於西門某小學。某屢欲將此子領回。蓮舫不允去。春某又申前請復爲蓮舫所却。嗣知其子肄業所在。某乃尋至校中。假蓮舫之名。領子出校。偕至湖南。

花史

蓮舫聞得消息。已是望塵莫及。思子情深。日夜哭泣。欲親往湖南。則恐為某所留。不得歸來。且所歡某甲。亦不願蓮舫前往。小蓮見母傷感之狀。意良不忍。隻身赴湘。代母尋弟。果為所得。堅請領回。某迄不許。將及歲暮。小蓮仍隻身而歸。今年歲首。重懸牌於福祥里。重理舊業。後為溥紳某所賞。以三千金置之。適室夏間。余曾見之於哈同花園慈善會中。滿身珠翠。居然如夫人氣度矣。

愈媛媛居閩門外。么二彩雲堂之小本家也。色殊美。玉貌絳脣。柔情綽態。在在足令急色兒心醉。住彩雲堂。隔壁為十年前蘇州花界中之翹楚。惟性情淫蕩。所歡多伶人御夫。以是人頗羞與為伍。時正閩門外極盛之時。大觀園等爭聘京津名伶到蘇演唱。凡稍有聲名者。初次登台。媛媛無不往觀。如遇可意者。眉目傳情。無不入數。假母見其然。教之不效。勸之不從。適城內有某紳欲娶妾。假母遂設法以媛媛歸之。某紳聞訓。極嚴約束。頗辣。後有某花旦。藉蘇媛媛故智。復萌祗以禁網森嚴。不能越雷池一步。遂患消渴病。竟以不起。淫蕩之結局如此。如此情狀。

此處有某花旦
借蘇媛媛故智
復萌祗以禁網
森嚴不能越雷
池一步遂患消
渴病竟以不起
淫蕩之結局
如此如此情狀



河南路

和時

金銀首飾眼鏡號

拋球場

中國美術

吾國商業之失敗實由工藝之粗劣清季惜貧窮所
由來故有南洋勸業之創舉也時本號開

農工商部

發給勸業獎券第二次勸業會定於官廳
二十四日二十四日開會本部時奉時會場陳列
各名評定甲乙給予獎券券

會知通丁致其致連在業原泰內所最優等者總
予獎券券文書次優等者給予優等文書其次則
分別給予金牌銀牌等語故本號有在會場陳列
之銀器于餘件係廣東時和

出品經官查官公同評議其

審定總長核定擬以給予金牌以昭獎勵除分
行咨照並發給金牌外合行通告俾眾咸知為要此
佈

右給廣東時和 收

宣統 貳年 拾月 十四日

發給南洋勸業會官查總長官商部查核

幕甫一週遽逢斯盛介狎赴會願出品之
件無多祇以精巧絕倫幸邀獎勵然本號

未敢以此自驕

數年以來巧復

生巧精益求精

求精良工之

資格倍深美術

之聲名昭著邇

感 諸君維

持國貨之

熱誠用更增

其品類廉

其價格以

副盛意至於本

號貨色名目

繁多恕不具

述倘荷 惠顧

無任歡迎

上海英界河南

路一百念一號

時和號啓